武俠世界

風雲龍虎會（新派俠情湖海傳奇錄）馬騰・著

風雲教崛起江湖，引起一次腥風血雨，羣豪會聚小鎮誓與風雲教週旋到底，……結果，龍虎會別莊，三老鬥孽龍，空前絕後，曠古爍今……



第28年

17

$5.00

編者話

今期刋出的巨型故事乚龍虎風雲會乛，是紀叙一段滄桑變幻的湖海傳奇錄。內容不但精采妙絕，而且場面熱鬧，刺激緊張。講述風雲教崛起江湖後，立即引起一片腥風血雨，武林中羣豪會聚一個小鎮，風雲起湧，誓與風雲教週旋到底，所因何事？耐人尋味。結果，龍虎會別莊上，展開一場精采非凡的乚三老鬥孽龍乛劇鬥，過程空前絕後，曠古爍今！要知詳情，本文有交代。

☆ ☆ ☆

乚霹靂無情乛今期終結，情節發展已達巔峯，毒氣瓷球之秘也揭露無遺，請參閱內文103頁。同時，西門丁的乚雙鷹乛後傳故事乚奪屍乛由下期起開始連載，看過乚雙鷹乛故事的讀者們幸勿錯過。

☆ ☆ ☆

乚雪刀乛自有傳人後，龍玉郎初生之犢，大展雄風，屢破奇案。下期刋出的雪刀後傳故事乚大盜唐意乛，是描述一個屢犯奇案的大盜，所到之處，必然掀起洶湧波濤，永無寧日，羣俠追查之下，發現案中有案，過程曲折離奇，不可思議，下期請看乚雪刀乛傳人龍玉郎怎樣處身事件中去再建奇功吧。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H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H－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142.00
一年港幣$283.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168.00
一年港幣$33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228.00
一年港幣$455.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800半年26期NT.$95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40元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H四六六七九九

武俠世界

第28年
第17期
（總號1409）

1959年3月創刋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五元・
H.K.$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新派俠情湖海傳奇錄／馬騰・文

可飛・圖

龍虎風雲會

躲在裙內的侏儒



春同大地。

天氣雖然還有點寒冷，但到處都可以看到充滿了生機，悅目的點點新綠，就連路上的行人，也顯得生氣勃勃，精神爽利的。

吉慶在十天前，已將那件穿在身上，顯得臃腫的棉襖脫下來，扔到破箱底，如今只穿一件夾襖，走在大街上，不但感到精神爽利，也感到渾身輕鬆的。

吉慶自出娘胎，懂事之後，便很討厭冬天。

不知是先天不足，還是因爲後天缺乏營養，他自小到大便很怕冷，就算穿上了三件棉襖，臃腫得好像一個棉球那樣，他還是感到有一股寒意打從心底裏冒出來，整天瑟縮着，提不起勁到外面走動。

總之一到冬天，他就像一條冬眠的蛇，懨懨懶懶的，提不起精神來，直到冬去春來，脫掉那件又重又厚，就像甲殼一樣的棉襖，他整個人才又充滿了活力。

也因此，這石鼓鎮上的人，給他起了一個大號——大蛇吉慶。

提起大蛇吉慶，凡是這鎮上的人，下至三歲小孩，上至九十老翁，沒有一個不知曉鎮上有這麼一號人物的。

甚至連鎮上的首富——謝家的主人謝沐恩，也及不上大蛇吉慶那麼名頭响亮。

大蛇吉慶可說是鎮上的聞人。

但論到家世錢財，如果說謝沐恩是一頭牛，那麼，大蛇吉慶却連一根牛毛也不是。

因爲他不但是一條光棍，甚至連破屋子也沒有一間，若不是天官廟的那個老廟祝心地好，可憐他無親無故，連一個棲身的地方也沒有，收留他，他就只有露宿街頭了。

他的父母除了給他一個「意頭」吉利的姓名外，便什麼也沒有遺留給他，在他十歲的時候，先後病亡。

自那以後，他便靠乞討與帮工來養活自己。

由於他工作勤快，所以，鎮上的人家都很樂意僱他幹活，因此，他很少挨餓。

而他什麼嗜好也沒有，本來，這幾年下來，應該積到一點錢的，但因爲他一到冬天便要像大蛇一樣窩在天官廟後面的那間存放雜物的小房子內，除了吃飯便不起床，故此，他每一年在春、夏、秋三季積存下來的一點錢，便供給他「過冬」之用了。

「而大蛇」這個外號，就是這樣得來的！

× × ×

大蛇吉慶在五日之前，已被鎮上的首富謝沐恩僱他帮工半個月，他這時候正趕往座落在鎮南頭的謝家大宅。

像他這種身份的人，自然不能從大門進去——這麼早，謝家的大門也未開，他來到謝家大宅前，便繞到左邊小道的小偏門進去。

那道小偏門內是一個小偏院，凡謝家的下人都只能夠從那道小偏門進出，而那小偏院亦是那些幹粗活的下人及僕婦居住的。

吉慶也只能夠在這座小偏院內幹活，不得逾越雷池一步，所以，他雖在謝家幹活，但是却連謝家的一個小丫頭也沒有見過。

因爲通往內宅的那道小院門，有一個粗壯得就像大水牛一樣的漢子看守着——小偏院內的男女僕人若要傳遞什麼東西，那「大水牛」自會傳喚在內室走動的家僕來傳遞。

謝家主人——謝沐恩一向治家很嚴，「內」與「外」分得很清楚，下人若是稍有逾越，都會受到很重的責罰，所以，沒有一個下人胆敢稍有逾規越矩的。

平日，這個時候，小偏院內的長工僕婦經已起床在幹活，但那道偏門也不是大開着的，每一次，吉慶都要拍門，才有人開門讓他進去。

但今日當他走到偏門前，却發現那扇院門大開着，他自不免感到奇怪。

但接着，他吃驚了。

大開的偏門內，躺着一個年約四十多、五十不到的老婦人。

他一眼便認出，那是在謝家負責洗濯衣服的張大嬸。

他起初以爲張大嬸暈倒在地——看不到張大嬸的身上有任何傷痕或血漬，但他立即又否定了，因爲張大嬸若是暈倒了，那麼，偏院內的其他傭婦下人，不會發覺不到張大嬸暈倒在地而不救她起來的，他不是一個渾人，所以他馬上感覺到有點不對勁。

他放眼朝偏院內望去，只見院內躺倒了七八個傭婦僕人，都看不到身上有傷口或是血漬，但從那些男女臉上顯露的驚恐神態，他就算是個白痴，也看出這之前，偏院內一定發生了什麼事情。

他雖然驚怕，仍然壯着胆子，走進去看一下，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他雖然胆子不算大，但是，好奇心却不小。

他走進門內，先俯身彎腰，伸手探一下張大嬸的鼻息，那知道他的一根手指才觸在張大嬸的鼻端上，嚇得他全身抖震了一下，差一點從地上彈跳起來，驚恐地慌不迭縮回手，向後蹌跌了一步，幾乎被石砌的門檻絆倒。

「死……怎麼……死了的……」他咬着咀唇，一張臉煞白，手腳一陣發軟。

原來，他的手指觸在張大嬸的鼻端上，不但感覺不到有絲毫氣息，而且有一陣令他心寒的冰凍。

他雖然沒有殺過人——也不敢殺，但對於一個人死了的情形是怎樣的，他還是知道的！

絕無疑問，張大嬸是死了！

至於是怎樣死的，他就看不出來了。因爲張大嬸的身上沒有傷痕或是血漬，起碼，他看不到！

他轉身慌惶地一步衝出門外，但馬上又窒住脚步，扭回頭往院內張望，慌忙的神色中，透露出一絲好奇之色。

喘了幾口氣，定定心神，他終於抵受不住心中那股越來越強烈的好奇心，雖然心中驚駭，還是走入了院內。

結果，他發覺到院內其他地上的男女，都死了，同樣看不出死因來，這就更加引起了他的好奇心。

接着，他又發現那道通往內宅的月洞門大開着，而在平時，這道門都是半掩着的。

而那個平日有如門神一樣守着月洞門的漢子，就躺倒在門左邊的地上。

吉慶雖然駭怕得汗毛倒豎，但却被心中那股越來越強烈的好奇心掩蓋了，那道月洞門對他有一種強大的誘惑力，令到他不由自主地走前去，就像着了魔一樣。

說起來，月洞門裏面之所以對吉慶具有那麽強烈的吸引力，是因爲他一直無法一窺裏面的天地，因之，對他來說，便具有一種神秘感，基於那種越不可能知道，便越想知道的好奇心理，能夠有機會滿足自己的那份強烈的好奇心，就算明知是龍潭虎穴，也會身不由己地走進去的。

吉慶這刻的情形就是這樣。

他抬脚跨進那個「門神」的腿脚，走入了月洞門內。

裏面，確是別有一番境界。

在他的眼中，那些廳堂房舍，樓閣花榭，無一不是他從未看過的，他感到自己就像走進了仙境一樣，張着口，睜着眼，被眼前的景物氣象看呆了。

痴痴呆呆的，他一直往裏走，根本忘記了這裏是「禁地」，像他這種身份的人是不准隨便闖進來的。

而他也忘記了害怕——對於一路上所看到，東倒西躺着的男女，彷彿視而不見，不知不覺的，連他自己也不知走到那裏了，直到被一聲突如其來的喝叱聲驚得渾身震悚了一下，才驚覺到，自己已走到一座雅緻的小院門前。

那一聲叱喝就是從小院內傳出來的。

他以爲那一聲叱喝是向他發出的，所以，他嚇得差一點雙脚發軟，跪倒下去，定一下神，才發覺到不是，因爲院內另有一把語聲傳出來。

那是一把女人的聲音。

本來，他在發覺到自己走進了不該進入的地方後，驚怕之下，便想轉身撒腿往外奔，以免被內宅的人發現而受到責罰——他最怕被解僱，但小院內的人聲，却又吸引了他，勾起了他心中那股好奇心，猶豫了一下，他就像被鬼迷一樣（事後，他確是這樣對人說的），不由自主地，往院門前走去。

這一次，他沒有一直走入小院內，而是躡手躡脚的，走到院門旁邊，探頭往內張望。

第一眼看到的，是躺倒在院門內的兩具屍體，那兩個死人的臉相——睜眉突眼的，驚嚇得他幾乎張口慌叫出聲。

幸好他馬上驚覺地伸手掩住了咀巴。

因爲他隨即便看到在門內的一座精舍前，有一對男女相對而站。

那男的站在精舍的廊簷下，年約四十上下，身形不肥不瘦，不高不矮，但神態之中，却透露出一股威勢來。吉慶不由打了一個寒顫，因爲他認出，那個中年人就是這座大宅子的主人——謝沐恩。

他曾經在去年於鎮內最有名氣的那家杏花邨酒樓門前，意外地得睹謝沐恩的「尊顏」。

那個女的由於是面對謝沐恩，等於是背對着他，所以，他只能看到那女人的背面。

不過，從那女人的衣着及髮式看來，他猜想那女人的年紀不會很大，應該不會超過三十歲。

因爲那女人的體態婀娜，若是上了年紀的女人，就算不身材臃腫，也不可能還輕盈婀娜的。吉慶看着那女人的裙子，感到有點怪。

其實，也說不上怪，只不過那女人的裙子似乎稍爲長了一點，不但將那雙金蓮遮掩了，還拖在地上，若是走動起來，那準會將地上的垃圾像掃把一樣拖掃了。

謝沐恩的神色很兇厲，就算是白痴也看出，他對那女人充滿了怒意與敵意。

「莫非那些人都是她殺的？」吉慶在心中思忖，眼前又泛現起在小偏院及進入這「禁地」時沿路所看到的那些死人，心底一股寒意泛冒起來，忍不住機伶伶地打了個寒顫。

就在這時，院內的謝沐恩說話了。

他連忙豎起耳朵聽着。

× × ×

「妳是誰？」吉慶聽到謝沐恩向那女人厲聲問，同時那雙眼中厲芒暴射。

「妾身羅綺香。」吉慶聽到那女子脆聲說，語聲中沒有半點怒意，聽在耳裏，很悅耳。

「羅綺香？」謝沐恩在咀裏唸了一遍，眼中露出惘惑之色，大概沒有聽聞過這個名字，聲音一沉，「妳這麽一直闖進來，殺了我那麽多人，是什麽意思？」

那女人——羅綺香「格格」輕笑了幾聲，說道：「他們不讓妾身進來，只好殺了他們，免得阻手阻脚的，只怕這時候也見不到你。」說來輕描淡寫的，彷彿就像打死兩隻蒼蠅那樣等閑。

吉慶聽在耳中，却又忍不住打了個寒噤。

那女人雖然聲音清脆，但心腸一定比蛇蠍還要惡毒！

「妳要見我，大可以登門求見！」謝沐恩怒道：「妳這麽闖進來，不會有什麽好事吧？」

「謝沐恩，你果然是個聰明人！」那女人「格格」笑着，吉慶雖然看不到她的臉孔，但從那笑聲，可以猜到，那女人一定是笑容滿臉的。

「說！」謝沐恩怒喝一聲，「妳找我到底有什麽事？」

「殺你！」羅綺香語聲清脆的。一點

也聽不出有半點兇狠之意。起碼，吉慶就聽不出來，不過，他心頭却大大地震跳了一下。

「好！好！夠爽快！」謝沐恩怒笑一聲，兩道目光凌厲有如刀鋒般射着羅綺香，「妳爲什麽要殺我？」

「恕難奉告。」羅綺香脆聲說。

「嗯！」謝沐恩的目光忽然閃爍了一下。「妳這麽說，妳來殺我，應該不是妳自己的意思，是麽？」

不等羅綺香答話，他又說道：「我想遍了，也想不出曾經認識妳，又或是聞過你的姓名，換言之，我與妳應該沒有什麽仇怨，以此推測，妳要殺我，極有可能是受別人指使，也就是說，妳極可能是一位殺手！」

「隨便你怎麽說！」羅綺香說道：「你果然是一個聰明人！」

「哈哈哈……」謝沐恩狂笑了起來，好一會，才說道：「我要是一個聰明人，就不會讓妳一直闖進來，殺了我那麽多的人！」

羅綺香「嗤」地笑道：「謝大財主，那只能怪你養了一批飯桶！」一頓，又說道：「你若不是一個聰明的人，就不會吩咐其他的手下及家人躲避起來。」

吉慶聽了羅綺香後面那句說，才驀地發覺，謝家大宅內，除了謝沐恩，果然一個人影也不見，大概都躲藏起來，以免有更多的人被殺死！

「話已說完了，妳要殺我，就動手吧！」謝沐恩一步走出廊簷外，眼中殺機暴射。

「你以爲我殺不了你麽？」羅綺香輕佻地一笑。「妾身既然胆敢闖進來，自然有把握殺得了你！」

「我倒要瞧瞧妳用什麽手段殺我！」謝沐恩「哼」地一聲，陡地脚下一滑，便欺到羅綺香的身前，一招金龍探爪，左手疾往她的右肩頭抓去，右手以「指劍」戳向她的咽喉要害！

謝沐恩這出手兩招，雖然招式平凡，但勢道凌厲迅猛，其聲勢懾人心魄！

吉慶在院外窺望着，被謝沐恩那驚人的身手看得目瞪口呆。

因爲他根本不知道，謝沐恩這位大財主，原來是會武功的！

但令他更驚奇的是，羅綺香居然只是腰肢一擰一擺，有如風擺楊柳般，便避過謝沐恩那驚心動魄的兩招攻勢，他在心中暗叫一聲：「不好了，這女人原來是會仙法的！」

接下來，他簡直看得眼花繚亂，根本分不清楚誰是誰來，只見兩條人影閃繞騰挪，好一會，他才能夠分辨出，閃繞騰挪的人影是謝沐恩，另一條有如風擺楊柳，只在原地三尺左右範圍內轉動的人影，是那個女人羅綺香。

陡地，兩條人影一貼，隨即響起拍的一聲（其實是兩聲）擊響，原來謝沐恩迫羅綺香對了兩掌，接人影一分，羅綺香顯然吃了虧，悶哼聲中，身形向後蹌跌出三數步。

而謝沐恩顯然在內功上佔了上風，他只是上身晃動了一下，口裏發出一聲長笑：「姓羅的妖婦，有什麽厲害的手段，快點施展出來，你若殺不了我，我可要教妳知道厲害，妳要付出代價！」

長笑聲中，疾撲向身形還未站穩的羅綺香。

羅綺香發出一聲驚叫，腰肢向後倒折，企圖避過謝沐恩的撲擊！

吉慶看到這裏，要不是他一直用手按住咀巴，只怕已驚叫出聲來！

× × ×

謝沐恩似乎早就料到羅綺香會施展倒折楊柳枝這一招來躲避他的那一下比虎豹還要兇猛凌厲的一下撲擊，在撲掠到她的身子上空的剎那，右手疾探，只聽「咔」的一下繃響，自他的右袖中飛射出一道閃亮的劍光，急刺向她的心胸要害。

但却在那剎那，羅綺香那條拖地的長裙驀地一翻，一條短小的人影電射般「鑽」出來，寒芒暴閃，血雨飛濺，只聽謝沐恩發出一聲慘厲的大叫，身子在空中挺搐了一下，有如一塊隕石般，墜掉下去！

而那條短小的人影一個翻滾，落在恰好挺起腰身的羅綺香脚下，裂咀朝她笑了一下，那模樣古裏古怪的，赫然是一個不到三尺高的侏儒！

羅綺香讚賞地伸手在那侏儒的頭上摸了一下，那侏儒仰起頭，露出一抹邪惡的笑容，一蹲身子，掀起裙脚，一頭鑽回入去。

長裙一垂，那侏儒被長裙籠罩着，從外表上看去，一點也看不出，羅綺香的裙內，居然收藏了一個侏儒！

墜跌在地上的謝沐恩大瞪着一雙眼，眼瞳雖然渙散，但仍然可以看到從中透露

前，悄悄地溜走，不然，他肯定活不過今日。

但他的兩條腿似乎不聽他使喚，移動不了，急得他幾乎暈厥過去。

不知花了多大的氣力，那兩條像有千鈞重的腿才能夠勉強移動，但就在這時，他看到羅綺香瞧着謝沐恩的屍體尖笑幾聲，惡毒地說道：「哼哼！姓謝的，你雖然厲害，還不是栽在我的手下！」話一落，便轉過身，朝院門這邊走過來。

吉慶一見羅綺香走出來，嚇得他魂飛魄散，要逃，那根本逃不過羅綺香的追殺，想躲，附近那有躲藏的地方，除非他曉得飛天遁地，否則，他肯定逃不過羅綺香的毒手。

而羅綺香在轉身向院外走時，吉慶終於看到她的樣貌！雖然說不上艷麗，但却妖媚，特別是那雙桃花眼，簡直會勾魂攝魄。而年紀果然不很大，大約二十七八左右，這麽樣的一個女子，吉慶若非親眼目睹她的「秘密武器」殺了謝沐恩，要是在街上遇上，他是怎麽也不相信，她會是一個那麽兇狠惡毒的女子！

眼看着羅綺香快走出來，只要她一走出來，便立刻發現吉慶，吉慶非死不可！

吉慶雖然窮到無片瓦遮頭，但他却不想死，就如螻蟻尚且貪生一樣，在這生死存亡的關頭，他忽然急中生智——裝死，希冀能夠逃得過羅綺香的毒手！

悄沒聲地，他躺倒在地上，身子扭曲着，大睜着雙眼，却裝出死人的樣子，凝定不動，側着臉，朝向外面。

他才躺下裝死，羅綺香便已嬝嬝娜娜地一步走出院門，從她走動姿勢，根本看不出她的裙子內藏着一個——侏儒。

她在走出院門，經過裝死的吉慶身邊時，扭頭朝地上的「屍體」瞧了一眼，脚步隨即窒緩了一下，似乎對於這具屍體有一點疑惑，這從她倏然微蹙的眉尖可以看出來。裝死的吉慶自然瞧到她的神情，他本來就已經屏息着不敢呼吸的了，恐駭之下，他幾乎窒息得暈厥過去。

幸好羅綺香沒有走到他的身前，細加察看，不然，他就無所遁形了。

只是略爲遲疑了一下，羅綺香便收回目光，一直朝外面走去。

直到聽不到羅綺香的脚步聲，吉慶才敢從地上一骨碌翻身跳起來，長長地噓了口氣，這才發覺到，他那一件夾襖已被冷汗濕透了。

剛才，說險，眞是險到了極，他的眼睫毛若是稍爲顫動一下，也逃不過羅綺香的目光；又或是羅綺香清楚地記得，她沒有在院門外殺過一個人，那麽，他就只好眞的到地府去見閻王爺了。

這或許是吉慶命大，命不該絕，又或是羅綺香在闖入來的一路上，殺的人太多，根本記不起是否在院門外殺了一個人，總之，吉慶這一次是逃過了一個大難。

急促地喘息幾口氣，吉慶忽然大大地震抖了一下，慌張地左右四顧一眼，看不到宅內有人走出來，他忙不迭急急地往外奔。

謝家大宅內死了那麽多人——連謝沐恩也死了，他若不趁宅內的其他人走出來察看之前，溜出宅外，要是被人發現他還留在這「是非地」中，那時，只怕有他麻煩的了，說不定，他會揹黑鍋！

一口氣從原路走到小偏院，還好，一路上皆沒有遇上什麽人，喘口氣，他急忙從偏門走出去，一逕走回天官廟，不敢被那廟祝看到，悄悄地溜回他那間「房子」中，躺在那張板床上，蓋上被子，來個裝病。

那樣，他就可以免却不少麻煩——他可以詐他因爲病，一直躺在床上，沒有到謝家去帮工，那麽，謝家發生的命案，就與他一點關連也沒有了。

像他這種人，雖然不會昧着良心幹壞事，但是爲了省却麻煩，最好就是明哲保身。

×　×　×

吉慶雖然裝病緘口，謝家發生了命案的事，在未到晌午前，便傳遍了鎭上。

傳出消息的，是謝家那一部份在羅綺香未找到謝沐恩之前，便聽從謝沐恩的吩咐，躲藏起來的妻兒子女以及管家丫鬟等人。

他們是在謝沐恩死去後，大約半個時辰後，再也蹩不住，先由那個叫謝福的管家偷偷走出來窺看，發現老爺謝沐恩被人殺死，大驚之下，慌忙將主母及少爺小姐等人叫出來，消息便這樣傳到鎭上。

經過點算，謝家連主人謝沐恩在內，一共死了十五個人。

而謝家是鎭上的首富，謝家出了事，自然哄動了鎭上的所有人！

一時間，鎭上的人都在議論紛紛，却無從知道謝沐恩與十四名家僕傭婦爲何被殺死的。

既然不知道，那自然引起鎭上的各種猜測，因此，各種傳言滿天飛。

最奇怪的是，謝家在主人被殺後，居然沒有去報官，這是大違常理的，除非謝沐恩的被殺其中隱含了什麽不可告人的秘密，否則，像他們這種人家，焉會不報官，平白放過那殺人兇手！

謝家這種有違常理的舉動，自然又令到鎭上的人紛紛瞎猜妄測起來。

這一整日，鎭上的人談論的話題，都離不開謝沐恩主僕十五人被殺這件兇案。

這是石鼓鎭近年來唯一最慘重的一件兇殺案。

×　×　×

吉慶躺在床上，無論是閉上眼或是張開眼，眼前都映現出今早在謝家所看到的怵目驚心的情景，特別是謝沐恩被刺殺的那一幕，更是強烈清晰地反複出現，令到他心驚肉跳的，出了幾次冷汗。

躺到晌午時分，他再也躺不下去，他無法忍受那反覆映現在眼前的那些慘象，終於掀開了被子，下床走出房外，往廟外走去。

在前面的神堂前，遇上那老廟祝，他只好向那好心的老人招呼一聲。

那老廟祝却詫異地瞧着他，訝道：「阿慶，你今早沒有到謝家幹活麽？」

吉慶的心頭跳動了一下，含糊地說道：「今早我起床……頭有點暈……感到不大舒服，躺到現在才好些……，便起床到外面吃點東西。」

「阿慶，那眞是天公保佑了。」老廟

祝邊說邊向神龕內供奉的天官神像合掌拜了拜。「你知道麽，謝家出了命案，連謝老爺在內，共有十五個人被殺死！你今早若是到謝家去幹活，說不定也會遭了殃！」又向神像拜了三拜。

吉慶聽老廟祝那樣說，不得不裝出驚怕慶幸的樣子，說道：「阿公，謝家好端端的，怎會被人闖進去行兇殺人，連謝老爺也被殺了，是什麽人那麽大胆兇惡，殺人行兇？」說到這裏，摸摸腦袋又說道：「莫非眞的是天官保佑？不然，好端端的，我今早怎會頭暈，要是我今早到謝家幹活，說不定連我也遭了殃，我要好好地拜謝天官的保佑。」說完，恭敬地合掌彎身，向天官拜了三拜。

老廟祝待吉慶拜罷，才說道：「阿慶，我剛煮了一鍋粥，你不要到外面去吃了，省個錢吧。」

吉慶感激地說道：「阿公，你對我太好了，不過，我聽了謝老爺的消息，心裏感到又悶又不舒服，想去喝杯酒，解一解悶。」

老廟祝好心地說道：「阿慶，酒能傷身亂性，喝兩杯就好了，你不要喝得太多啊。」

吉慶說了聲：「阿公，我曉得的。」接苦笑一聲。「就算我想喝多兩杯，也沒那麽多的錢啊。」

走出天官廟，吉慶一逕來到那間開在橫街頭的小酒舖，在一張空桌子前坐下來。叫那個小伙計阿生送一壺酒上來，再要了一碟鹵猪肉，一碟鹵花生，便自斟自飲起來。

一杯酒下肚，那顆慌怯怯的心定了很多，心情也不那麽悶了，倒了一杯酒，又喝起來。

但隣桌的三個酒客的說話，令到他的心情又虛怯煩悶起來。

那三個酒客說的是謝家主人謝沐恩被殺的事情。

「老七，聽說殺死謝沐恩的兇手，是一個眼如銅鈴，髮似鋼針，血盆大口，兇猛高大的惡漢殺死的。」

另一個酒客接口說道：「廣田，你聽那一個說的？」不等那個叫做廣田的朋友說話，便又說道：「據我所知，殺死謝老爺及那十多名男女下人的兇手，是一個老妖怪般的老醜婦。」

「老常，是那一個對你胡謅的？」第三個酒客，也就是那個叫老七不以爲然地說道：「據我聽來的絕對可靠的消息說，殺死謝老爺與一衆男女下人的，是一羣強盜。」

「老七，你不是白痴吧？」廣田嘲笑道：「這種消息你也相信？簡直沒有腦袋的！」

「廣田，你才是人頭豬腦！」老七有點生氣地瞪着那廣田，正想接說下去，老常已開口說道：「老七，廣田說你是沒有腦的，說得一點不錯，你怎不用腦去想一下，若是強盜闖入謝家去殺人，怎會無聲無息的？就算不驚動整個鎭子的人，也會驚動附近的人家吧？」老七咀唇噏動，似乎想反駁，老常却緊接着說下去：「還有，你幾曾聽說過，強盜只是殺人而不搶刧財物的？據我所知，謝家只是有十多人被殺，財物却一點損失也沒有，要是眞的是強盜幹的，謝家的人還會不報官麽？那豈不是白白放過了那些強盜？」

一頓話說得老七啞口無言。

喝下一杯酒後，他却不服氣地說道：「既然不是強盜幹的，那麽，到底是什麽人？」

「當然是那個老醜婦殺的了！」老常搶着說：「我這個消息最確實。」

「確實個屁！」廣田嘆道：「一個老醜婦，有什麽能耐殺得了謝老爺與十多個男女下人？難道謝老爺等人是被老醜婦的樣子嚇死的麽？」一頓，加重語氣道：「所以，應該是我聽說的那個高大兇猛的惡漢殺的！」

「你憑什麽說是那個高大兇猛漢子殺的？」老常不服氣地反問。

「因爲只有像那樣的惡漢，才能够殺得了謝老爺與十多個男女下人！」廣田一副理所當然的樣子。

「哈，照你這麽說，那凡是高大兇猛的人，都是惡人了？」老常哈哈笑道：「那麽，鎭北頭那個姓牛的屠夫，說得上高大兇猛了吧？他豈不是大有嫌疑？」

廣田被老常說得脹紅了一張臉，生氣地叫道：「總之，我相信那個兇手是一個高大兇猛的惡漢！」

老常也不相讓，冷笑說道：「我也相信兇手是一個老妖婦。」

老七聽兩人各執一詞，也一口咬定他聽到的消息——是一伙強盜幹的最眞確，結果，三個人就那樣爭吵得臉紅脖子粗起來。

在一旁喝着酒的吉慶當初聽他們三人又說起謝家發生的命案，感到很虛怯煩悶，但聽到他們居然各自說出一個兇手來，又感到好笑，幾乎忍不住笑出聲來，待到三人各自咬實自己聽到的消息是最眞確的，耳赤臉紅爭吵起來，那簡直是耳朶受罪，無法再忍受下去，忍不住衝口而出地叫道：「你們別爭吵了，殺死謝老爺那些男女下人的兇手，是一個女子！」

老七等三人猛聽有人大聲說話，不由都住了口，一齊扭頭向吉慶那邊望過去，一眼看清楚原來是「大名鼎鼎」的大蛇吉慶「喝」斷了他們的爭執，他們都是認識吉慶的，老常首先詫訝地說道：「大蛇，原來是你，你說是一個女子殺死謝老爺等十多人的，你是怎麽知道的？」

廣田與老七異口同聲地說道：「是啊，大蛇，聽你說得那麽肯定的，莫非你親眼看到不成！」

廣田與老七最後那句說，本是衝口而出，取笑他的，但吉慶聽在耳中，却大大地震動了一下，也驀然驚覺到自己太多嘴了，需知禍從口出，不但會惹來一身麻煩，還會惹來殺身之禍，想到這裏，不由機伶伶地打了一個寒顫，慌忙說道：「不！不！我今天根本沒有到謝家去幹活，我也是在不久之前聽人說的！」

「呸！原來你也是聽人說的？」老常三人幾乎是同時「呸」了一聲。老七說道：「那你剛才說得那麽肯定，你不是喝醉了吧？」

吉慶那一壺酒喝了一半左右，就算他酒量再差，也不可能喝醉的，但他沒有分

辯，也沒有再答理老七三人，轉同身子，自顧自喝起酒來。

只聽老常拍拍枱子說道：「說起來，我們三人所說的兇手，還不是一樣是聽來的？有誰親眼看到了？剛才咱們爭得臉紅耳赤的，其實，是咱們喝醉了才眞，否則，怎會爲那些聽來的消息爭吵個不休，要不是大蛇橫裏揷上那句話，說不定，我們現在還在爭吵不休呢！咱們要謝謝大蛇才對。」

廣田馬上贊同。「是要謝謝大蛇，若不是他，咱們說不定會爭得翻臉成仇，那可划不來。」

「就這麽走過去向他說一聲謝謝麽？」老七扭頭瞧着那邊的吉慶。

「這……」廣田搔搔頭，一時間想不出怎樣個謝法。

「咱們就請他喝酒，替他付上酒錢吧！」老常說：「怎麽樣？」拿眼掃了兩人一眼。

老七與廣田齊聲說道：「好主意，就請他喝酒。」

老常三人果眞替吉慶付了酒錢，然後，喝完壺裏的酒，便離開了那酒舖，却沒有告訴吉慶，替他付了酒錢。

結果，吉慶喝完那壺酒後，要付賬離去，才知道老七三人替他付了酒錢，他只好生受了。

× × ×

就在謝沐恩以及十幾名男女下人被殺的第二日，鎭上陸陸續續地，出現了不少扎眼的人物。

說那些人扎眼，是因爲那些人都是跨刀帶劍的人物，有的是糾糾武夫，有些是僧道婦人，總之，就是扎眼。

這不免引起鎭上人的好奇與驚疑。

因爲這石鼓鎭雖然平時也有很多南來北往的客商途人在鎭上逗留歇脚，間中也有走鏢的達官們在鎭上經過，但是却從來沒有像今日這般，忽然出現了這麽多的武林人物，這怎麽不教鎭上的人感到驚奇疑慮呢。

特別是在謝家發生了命案之後，這就更加顯得不尋常了。

盡管鎭上的人感到疑慮，但鎭上的酒樓飯舖，却一下子變得熱鬧了，老闆與伙計自然樂了。

做生意的，管他是什麽人，只要來光顧，吃喝完了有錢付賬，那是無任歡迎。

鎭上最大的那家酒樓就在鎭口那條大街頭，名叫醉仙樓，由於佔了地利，因此，出現在鎭上的大部份武林人物，都是醉仙樓的座上客。

未到晌午，醉仙樓上巳是座無虛席，人聲喧嘈。

醉仙樓的老闆與伙計看到這種生意鼎盛的情形，又高興又担心，因爲萬一那些武林人物在三杯酒下肚，發生什麽爭執的話，動起手來，那就損失慘重了，所以，那位老闆一直在祈求天官菩薩保佑，不要弄出事故來。

後來的人見醉仙樓巳沒有空位置，只好到大街內的其它酒樓飯舖。

但也有人什麽地方也不去，一逕走向謝家。

到底這些扎眼的人物到來石鼓鎭，有什麽目的？

這是令到鎭上的人惴惴不安的原因。

一逕直趨謝家的那些人，原來都是謝家的親朋，他們是趕來吊喪的。

而謝家門前早巳掛白點燃着素燭，大門半開，門前站着那個老管家謝福與另一個家丁，主人死了，他們自然也要帶孝，負責招呼那些來吊喪的親戚朋友。

能够這麽快便趕到來吊喪的親朋，自然是住在附近一帶，至於遠親，自然不可能這麽快便得到消息趕到來。

所以，吊喪的親朋不多。

不過，鎭上那些與謝家有來往的人家，免不了也要去吊祭，所以，謝家也頗爲熱鬧。

晌午才過，有一個身上沾滿了塵汚的年輕人，來到謝家大門前。

謝福老遠便打量着那年輕人，但怎麽看，也認不出那年輕人是謝家的貴親或是朋友，所以，他在那年輕人走到大門前，便巳超前一步，對那年輕人說道：「這位哥兒，你是……」下面的話雖然沒有說出，但就算是蠢笨如豬的人，也能够明白他的意思。

那年輕人脚步一停，透了一口氣，瞧了謝福一眼，才說道：「老伯，我是來吊喪的。」

謝家死了人，這個時候來謝家的人，除了吊喪，難道會來道喜的麽？那年輕人那麽說，等於沒有同答謝福那句話，所以，謝福只好明白地說道：「這位哥兒，老漢是問你，是我家主人的貴親及朋友？」

年輕人拍打一下身上的塵土，才說道：「老伯，我根本不認識你家主人……」

「那麽？請問哥兒，怎樣稱呼？可是，貴長輩與我家老爺有什麽淵源！」謝福在謝家是世代爲奴，由於他對謝家忠心耿耿，所以，謝沐恩才提到他做管家之職，由於他在謝家幹了幾十年，對於謝家的一切，自然也瞭如指掌（當然，這只是表面上的一切，謝家的秘密，他不可能知道，就像謝沐恩爲何被人殺死，他就不知道是什麽原因了），他見識得多，自然不會那麽孟浪，貿然得罪人，因爲他知道，主人謝沐恩生前結交了不少朋友的，說不定，眼前這位年輕人就是謝沐恩的一位摯友，在聞悉噩耗後，由於某一種原因，不能親來吊喪，便派一個晚輩來也說不定的，他若是貿然的出言不遜，豈不是要得罪了對方。

那年輕人看一眼大門兩旁掛着的藍字白紙燈籠，才沉緩地說道：「老伯，我姓袁，名介安，我的長輩與我一樣，根本不認識貴上，所以，根本沒有淵源，這純是因爲我有些事情要請敎一下謝家的人，特來貴府吊祭貴上。」

謝福聽那年輕人——袁介安那麽說，不由又打量了對方兩眼，謝家突然發生這麽可怕的變故，對於來歷不明的人，自然要多加小心了。「袁公子，我家主人不幸被兇徒所殺，宅內人心悲惶，你既然不是家主的什麽親朋故友，在這種時候，請恕老漢不便招呼你進去，你請同吧。」

謝福這一番話，可說頗婉轉了，而且，也在情在理，他自問不致於開罪了那年輕人——袁介安。

袁介安臉上沒有一絲慍怒不悅之意，只是說道：「老伯，本來，我與貴上素昧生平，而貴上新喪，確是不便到貴府上打擾的，但我這一次來，乃是想查出殺貴上的兇手到底是什麽人，說不定，我可以替貴上報那殺身之仇！」

謝福聽袁介安這麽說，心頭馬上活動起來，說眞的，家主被人殺死，却是至今連兇手是什麽人也不知道，既然眼前這年輕人可能有辦法查出殺死老爺的兇手是什麽人，那又何不招呼他進去。當下改容說道：「袁公子旣然那麽說，請跟老漢進去見家主母。」

說完，欠欠身，領着袁介安往靈堂走去。

謝沐恩的夫人及兒子皆披麻戴孝的跪在靈堂的兩邊，一臉悲痛之色，在燒着冥鏹。

袁介安走入靈堂，照例上一柱香，而謝福乘這機會，趨到謝夫人的身邊，低聲說了幾句話。

謝夫人聽着，抬起眼，打量着袁介安，微露思疑的神色。

不過，她還是招待袁介安在靈堂左邊的一座小偏廳內坐下來。

謝夫人的年紀只有三十多歲，謝福一直站在她的身後，待袁介安喝過一口茶，她才抑住悲痛，開門見山地說道：「袁公子，聽阿福說，你來寒家，主要是想查出殺害拙夫的兇手是什麽人，是麽？」

謝介安認眞地點頭說道：「謝夫人，請恕區區在這個時候，還來煩擾妳。」

「袁公子別這麽說，只要能够找到殺死拙夫的兇手，妾身感激不盡，定必重重報答！」謝夫人擧袖輕拭一下眼角，蹙蹙眉尖說道：「不過，連寒舍內的人也不知道殺害拙夫的人是什麽人，袁公子只怕很難查出那個兇手是誰！」

『夫人這麽說，在平常人看來，那確是無辦法查出殺害謝前輩的兇手，但在區區看來，仍然是有跡可尋的。」袁介安滿有信心地說。

「袁公子，不知你要怎樣個查法？」謝夫人瞧着袁介安，眼中滿是希望之色。

「首先，我要請問夫人一句，貴府中人，眞的沒有一個人看到那個兇手的樣子麽？」

「沒有！」謝夫人答得很肯定，「拙夫在聽到幹雜活的小偏院傳來下人的慘叫聲，便像大禍臨頭般，馬上吩咐妾身帶着兒女，連同內宅的丫環家僕等人，躱藏在秘室中，若沒有他的叫喚，不可擅自出來……後來，實在憋不住了，便着阿福悄悄地走出秘室，到外面去看一下老爺到底怎樣了，結果……發現老爺……」說到這裏，抑止不住悲泣起來。

謝福插口說道：「袁公子，老漢從秘室內走出來……發覺老爺躺在寢居院子內的地上……死了，而兇手巳不見了。我敢肯定的說，活着的人中，誰也看不到那個兇手是什麽樣的人，相信只有那些被殺的人才看到那個兇手，可惜……死人是不會說話的！」

「謝夫人，雖然沒有人看到那個兇手是什麽樣的人，似乎無從追查下去，但區區還有一個法子，可能會查出一些綫索來。」袁介安毫不氣餒地說。

「什麽法子？」謝夫人澀聲問：「袁公子，請說。」

袁介安掋掋咀，說道：「謝夫人，區區說出來，只怕妳會不贊成那樣做。」

「袁公子，只要能查出殺害拙夫的兇手，妾身什麽也答應你！」謝夫人說得很堅決。

「謝夫人那麽說，我就說出來，但希望妳不會反悔。」袁介安目光凝視着謝夫人。

「絕不會反悔！」謝夫人決然地道。

「我想察看一下謝前輩屍身上的傷口！」袁介安一口說出來。一頓，急急解釋道：「謝夫人，謝前輩旣然是被兇手殺死的，那麽，他的身上一定有傷口，那傷口若是形狀特別，就可以從中察看出，那是被什麽利器殺死的，再從那利器之上，追查出兇手是什麽樣的人物！」

停頓了一下，又恐謝夫人仍然不大明白，再補充說道：「江湖上，武林中，有很多人使用的兵器，是頗爲特別的，若是特別的兵器造成的傷口，也有異於一般的兵器弄出來的傷口，那是很容易辨認出來的。當然，那要對兵器很熟悉的人，才能够從傷口的形狀，辨認出是什麽兵器弄出來的。」

謝夫人似乎巳完全明白袁介安的解說，頻頻地點頭，待他說完，便說道：「這麽說，袁公子你一定是很熟悉諸般兵器的了。」

袁介安直率地點點頭說道：「區區自幼便在家師的敎導下，辨認研究各種兵器的。」

「嗯。」謝夫人目光閃了一下，點頭說道：「本來，拙夫巳死，若是翻動屍體，那是對死人不敬，令到他死後也不安寧，但爲了查出兇手是誰，說不得只好對他褻瀆了，相信他也不會見怪吧。」

袁介安聽謝夫人同意讓他查看謝沐恩的屍體，忙連聲稱謝。

至於他爲什麽要替謝家找出殺死謝沐恩的兇手，那就不得而知了。妙的是，謝夫人居然也沒有問他。

這是不是有點奇怪？

× × ×

謝沐恩的致命傷口是在小腹下的丹田要害上，那是一個偏窄的傷口，但却很深，幾乎刺穿了背後，袁介安仔細地察看過那傷口後，斷定那是由一柄極之鋒利的短七弄出來的！

而七首，乃是一種很普通的護身兵器，江湖上，武林中，相信有不少武林人身上都懷有短七以作護身救命之用，所以，袁介安無法可以從那個傷口上，推測出，到底兇手是一個什麽人物。

對於袁介安未能從丈夫的致命傷口上，猜測出兇手可能會是什麽樣的一個人物，謝夫人自然大感失望，但她可沒有一絲怪責他的意思。

仍然是在那小偏廳內。

袁介安却感到有點不好意思。

他正想說兩句致歉的說話，謝夫人巳搶先說道：「袁公子，妾身幾乎忘了向你請敎，你爲什麽會找上寒舍，要替妾身找出殺害拙夫的兇手？」雙眼定定地瞧着袁

介安。

袁介安想也不想就說：「謝夫人，不瞞妳說，區區一直追蹤一個殺人兇手，一直追到這附近，但却忽然失去了他的踪跡，恰好聽聞貴府發生了命案，區區懷疑是他幹的，便趕來這裏，冒昧到府上打擾，目的就是想證實，是不是那像伙幹的，皆是，區區肯定可以從死者的傷口上，辨認出是什麼兵器弄出來的，從而判斷是不是那個像伙幹的！可惜却不是，不然，若區區能够將他擒殺，也就等於替謝前輩報了殺身之仇！」

謝夫人聽完袁介安的說話，這才釋然。「袁公子，你一片好心，本來，妾身是應該好好地招呼你在寒舍小住的，無奈發生了……」

袁介安忙起身朝謝夫人抱拳說道：「謝夫人，區區冒昧打擾了，區區心中很不安，就此告辭了。」

謝夫人也沒有挽留，站起身來，對身後的謝福說道。「阿福，代我送袁公子出去。」

看着袁介安在謝福的帶領下，已走出廳外，她忽然省起了什麼，急急叫道。「袁公子，請停步，妾身忽然省起了一件事，說不定你可以從中辨認出，那些下人是死在什麼樣的……手法下，因此而查出兇手是誰！」

袁介安在廳外停下來，擰轉身，說道：「謝夫人，妳是說，那些下人都不是死在兵器之下？」

謝夫人頷首道：「他們的身上皆看不到有傷口，妾身也不知他們被什麼東西殺死的。」

袁介安目光大盛，急聲道：「謝夫人，聽妳那麼說，那些下人極有可能是被厲害的掌法或是指法……等手法所殺死的，可否讓區區看一下，說不定，可以查出一些有關兇手的綫索來。」

「阿福，你帶袁公子到停放屍體的地方去。」謝夫人朝謝福說。

謝福應諾一聲，便帶着袁介安，往幹雜活的小偏院走去。

原來，那些被殺的男女下人的屍體，都停放在小偏院內的一間屋子內。

袁介安只查看了兩具男屍，便在兩具屍身的胸部發現了一點紫黑色的指痕，他的臉色微微變了一下。

站在一旁的謝福也看到那一點紫色的指痕，他詫異地問道：「袁公子，他們那裏怎會都有一個紫黑的指痕的？是被什麼東西弄出來的？」

袁介安吁口氣，說道：「老伯，那是被一種極厲害的指法弄出來的，他們就是因爲在那裏中了一指，才會死的。」

「指法？」謝福詫駭地瞪大眼。「一根指頭怎會有那厲害，在人身上戳一下，便戳死人！」

袁介安聽出謝福對於武功一道，是個門外漢，若要解說得令他明白，那要花費一番唇舌，所以，他也不向謝福加以解說，只簡單地對他說道：「老伯，武林中有很多種極厲害的指法，有一種金剛指法不但可以戳死人，就是一塊大石，也可以戳出一個洞來，殺死這些人的那種指法，比金剛指還要厲害！」

謝福聽得咋舌不已，噓口氣，說道：「袁公子，那你是看出，殺死他們的那個兇手，使的是……那一種指法了？」

袁介安點點頭。

「那要不要連那些屍體也查看一下？」謝福指一下其餘的屍體。

「不用了。」袁介安說：「請帶我去見謝夫人吧。」

謝福點點頭，便又帶他囘到靈堂左邊的那座小偏廳內，謝夫人早巳坐在那裏等着。

還未待袁介安坐下來，謝夫人便急不及待地說道：「袁公子，看出點什麼來麼？」忽然醒起還未請他坐下來，抱歉地說道：「袁公子，快請坐下再說，唉，妾身心急得幾乎失禮了。」

袁介安坐下來，說道：「謝夫人，他們都是被一種極厲害的指法殺死的。」

「夫人，奴才看到，張升與李二的心胸上，都有一點紫黑的指印。」謝福插口說。

「袁公子，你可是辨認出，那是什麼指法麼？」

「不錯！」袁介安點點頭說：「那是一種極厲害歹毒的指法——黑煞指法！」

「袁公子，你既然能够辨認出那是黑煞指法，當然也知道在武林中，什麼人擅使這種指法吧？」謝夫人目光閃爍地瞧着袁介安。

袁介安頷首道：「據區區所知，江湖上，武林中，能够練成這種黑煞指法的人，只有兩個。」

「是那兩個？」謝夫人疾聲問。

「一個是黑煞神君余日成，另一個就是他的弟子飛鼠孫坤。」

「袁公子，既然只有他們兩人練成黑煞指，那麼，他師徒就是殺死拙夫的兇手了！」謝夫人說時咬牙切齒，悲憤地說。

袁介安道：「謝夫人，雖說只有黑煞神君師徒練成了黑煞指，但却並不一定是殺死謝前輩的兇手……」

「爲什麼？」謝夫人悲忿地截道。

「謝夫人，區區很明白你的心情，區區那麼說，是因爲說不定，有什麼心懷叵測之徒，偷練了黑煞指，嫁禍給黑煞神君師徒。」

謝夫人想了一下，頷首道：「袁公子說得未嘗沒有可能，妾身自會小心求證的，不過，既然巳知只有他們師徒練成了黑煞指，那首先要找他師徒查個清楚明白。殺夫之仇不共戴天，妾身說什麼也不會放過那個兇手。」

「謝夫人妳那麼說，區區就放心了。」袁介安道：「區區提醒妳，不過恐怕這是什麼人佈下的一個陰謀，若是魯莽，說不定會引起一場大風波。」

「謝謝你。」謝夫人感激地說：「袁公子，妾身雖然心切夫仇，但却不會亂來的。」

「謝夫人，區區打擾了，就此告辭。」袁介安站起來，朝謝夫人抱拳一拱。

謝夫人也站起來，朝袁介安檢衽一禮。「袁公子，你帮了寒舍這麼個大忙，妾身理應好好地招呼你才是，無奈……拙夫新喪……」說到這裏，悲咽起來，說不下去。

袁介安忙道：「謝夫人，別客氣，區區還要急着去追查那個像伙的踪跡，告辭了。」

謝夫人強抑悲傷，朝謝福說道：「阿福，代我送袁公子出去。」

謝福答應一聲，將袁介安送出府外。

袁介安出了謝家大門，抬頭看看天色，發覺日巳偏斜，肚子忽然咕嚕一陣鳴响，才醒覺到，自己還未吃午飯，不由伸手撫撫肚子，往大街那頭走去。

一網兜住毒烟彈

醉仙樓的老闆及伙計最害怕的事情還是發生了。

事情發生在午後，食客漸散的時候。一直担着心的老闆眼見食客陸續離去，約走了五成左右，本來擠擠的店堂顯得疏落了，不禁噓了口長氣。

但隨卽他才放下的那顆心又吊了起來。因爲他發現，留下來未走的食客，幾乎全是跨刀帶劍的江湖武林人物，有些在淺斟慢酌，有些則在猜拳痛飲，興緻勃勃的，沒有離去的意思。

老闆是個生意人，雖然算盤撥得响，但對於眼前的武林人，他可是一點「轍」也沒有，因爲他不是武林人。

但幹他們這一行的，「見多識廣」，什麼樣的人沒有見過，知道這些大爺們是不能開罪的，正所謂拳頭在前，官府在遠，要是開罪了他們，那等於是與自己過不去。

所以，他雖然提心吊胆的，巴不得那些「大爺」一哄而散，但却不敢在那些人面前，有什麼表示。

終於，有些大爺大概酒喝够了，又或是坐得屁股生痛，陸續有人結賬離去，老闆看着那顆吊起來的心，才又慢慢地放了下來。

漸漸的，店堂內只剩下三成的人客左右。

也就在這時，忽然走入兩個高大威猛的跨刀大漢來。

有客人光顧，幹他們這種買賣的，照例是不能拒絕的，何況，那兩個大漢又是那麼威猛的人，且帶着刀，自然不是好相與的。

老闆的眉頭皺了一下，看着那個叫大成的伙計招呼那兩個大漢在一副空座頭坐下，他只好在心中求神拜佛，保佑不要再有「大爺」來光顧。

那兩個大漢要了兩壺酒，也不用杯子，提起酒壺，就往嘴裏倒，那樣子够豪放，倒也配合兩人的威猛外形。

忽然間，那個紫黑臉膛的大漢陡地執壺的手一揚，那個酒壺疾飛向斜隔着兩張枱子的四個食客的其中一個的頭側！

而另一個淡金臉膛的大漢，却一張口，「浦」地一聲，自他的嘴中噴出一道酒箭，疾射向那張桌子的四個人，快射到的剎那，「酒箭」倏地炸了開來，有如百十顆珠子，濺射向那四個人！

淡金臉膛大漢的這一手，可就顯出了他精純深湛的內家功力了，並且，還顯出那道「酒箭」的神妙。

這稱得上是絕技。

擲出酒壺的紫黑臉膛大漢也不是庸手，因爲那個飛擲出的酒壺在堪堪飛到那個人的頭側前的剎那，突然間凌空疾旋起來，自壺咀中激射出一溜酒珠來，飛射向那四個漢子。

這簡直是神乎其技，想不到這麼粗豪威猛的大漢，居然能够施展出那麼巧妙的巧勁來，店堂內的所有人，可以說都開了眼界（包括那四個猝然受到襲擊的漢子在內）！

那個老闆一直在注意着店堂內那些大爺的動靜，那兩個大漢的這一「手」，他自然瞥到，雖則心裏哀叫一聲：「苦也！」但仍然禁不住暗讚一聲：「妙！」

那四個猝然遭受到襲擊的漢子顯然也不是尋常人，其中那個斜對着那兩個大漢坐着的尖臉漢子，在紫黑臉膛大漢揮手擲壺的剎那，便巳驚瞥到，臉色驟變之下，疾喝一聲：「小心！」按在枱面上的左手一抓一掀，「嘩朗」聲中，杯傾碟瀉，而其餘的三個漢子的反應也不謂不快，那剎那各自連人帶椅，斜撲倒翻開去。

但他們却料不到那個酒壺那道酒箭那麼奇妙地乍生變化，只聽篤篤篤一陣激响聲中，同時响起四聲痛叫聲。

而店堂內的其他食客，亦巳驚睹這一下變化，發出了一陣驚讚聲與驚叫聲。

那個老闆却幾乎沒有哭出聲來，嘴唇顫動着，也不知他是在祈禱，還是在無聲地哭着。

也難怪他這麼憂急的，因爲這些「大爺」在店堂內動手，肯定會毀壞枱椅杯碟，那麼，遭殃的就是他了，那可是要花錢買的啊，萬一弄出命來，驚動官府，那就麻煩多多了。

× × ×

受襲的那四個漢子，只起來了三個，頭臉及身上，都淌流出血來，不用說，他們都被那些激濺四射的酒珠射破了身上的皮肉。

沒有起來的那個，就是眼急手快，掀翻枱子的尖臉漢子。

原來，他以爲可以利用翻倒的枱子，替他遮擋那些激射過去的酒珠，那知道那些酒珠却由於蘊含了那兩個大漢所發出的渾厚內勁，居然將那張枱面射穿了，有幾顆酒珠在射穿枱面時，勁道弱了不少，射在他的身上，自然沒有像其他三個同伴那麼強猛，三個同伴皆死不了，他又怎會死？擊斃他的，是那個酒壺！

那個酒壺不知怎的，居然神奇地繞飛斜擊在他的頸側上，硬生生將他的頸脖擊折，他的頭怪異地歪擰向後。

那三個漢子哼哼唧唧地站起來，雖然受了傷，但動作却不慢，一下子便將身上的兵器亮出來，一眼看到同伴死了，本巳扭曲的臉剎那變得更加難看，六道驚駭中帶着狠厲的目光，一齊射在那兩個大漢的身上。

那兩個大漢雖然仍然坐在椅子上，但兩人均注視着那三個漢子，眼中殺機畢露，嘴角噙着一抹輕蔑的冷笑。

其餘的食客由於大多數是武林人物，所以，倒也不怎樣慌亂，抱着看熱鬧的心情，在旁觀看着。

自然，也有人在竊竊低說着什麼話。

只有少數幾個不是武林人物的客人，白着一張臉，急急結賬離去。

但也有幾個胆大的，等着看熱鬧。

老闆哭喪着臉，搓着手，暗自叫苦不迭，一個勁地祈求天官菩薩保佑，那兩伙人不要再發生衝突，以免損失慘重。

「兩位雖然名頭響亮，但咱兄弟自問沒有與兩位結下什麽樑子，兩位爲何要遽爾出手，殺了賴老三？」說話的是那三個漢子中年紀最大，上唇留了兩綹鼠鬚的漢子。

左邊那個紫黑臉膛的大漢重重地哼了一聲，說道：「因爲他死有餘辜！」

坐在另一邊的淡金臉膛大漢沉宏地接口說道：「爾等三人也是！」

那三個漢子臉色又變了一下，另一個嘴角左邊長了一個嬰兒拳頭般大的肉瘤漢子，厲聲說道：「關鎭西，咱兄弟雖然名聲不大好，但卻沒有招惹過你們，就憑你們那一句話，就可以胡亂殺人麽？」

「哼，那豈不是你們的說話，比王法還管用麽！」接口的是最後那個酒糟鼻頭的漢子，一臉憤厲之色。

一時間，觀看的那些武林人中，有不少人低哄出聲。

兩名大漢目光如電地掃視了店堂內的武林人物一眼，淡金臉膛大漢——關鎭西冷笑一聲，說道：「陰山四蛇，你們表面上雖然沒有犯下什麽足以取死的惡行，但你們的另一種秘密身份，只怕在某家揭出來之後，在場的不少同道，都不會放過你們！」

關鎭西乃是關西雙傑之一，而關西雙傑一向是焦不離孟，孟不離焦的，不用說，那個紫黑臉膛的大漢就是雙傑中的另一傑趙長雄！

提起關西雙傑，江湖上，武林中，可說大名鼎鼎，沒有人不知曉兩人的大名的，但也有不少人聽到他倆的大名，便眉頭大皺。

那是因爲兩人不但武功高強，並且嫉惡如仇，加上好管閒事，那些江湖敗類，武林強梁，不知有多少人栽在兩人的手下，大吃苦頭，甚至丟掉性命，黑道中人又稱兩人爲關西雙煞！

× × ×

陰山四蛇說起來也是頗有名頭的人物，由於四人的武功路數旣狠又毒，所以，在武林中很少人胆敢惹上他們的。

但今日，他們碰上了關西雙傑，可說遇上了尅星！

因爲關西雙傑在武林中，乃是出了名天不怕地不怕的硬漢！

那些武林人物早已認出雙方的身份，其中部份白道中人看到關西雙煞出手懲處陰山四蛇，都在心中叫好，但另一些黑道中人，却大不以爲然，由於懼於關西雙傑的名頭，他們雖然心中不憤，但却不敢有所表示。

但當所有在場的武林人物聽了關鎭西的那一句說話後，莫不感到奇詫而哄動起來。

「關大俠，他們另外一個秘密身份是什麽，請說出來聽聽。」有人叫。

「嘿，不知是不是他們胡言亂說，找藉口來殺人！」又有人叫。

「混帳！關西雙傑豈是那種信口雌黃，嗜殺兇殘的人！」有人叱罵。

一時間，哄叫聲亂成一片。

不管是不是胡言亂說，總之，在哄叫聲中，陰山四蛇剩下的三蛇却臉色變幻不定，眼中閃射出惡毒的光芒。

關西雙傑對於那些人的哄叫亂嚷，充耳不聞，只是注視着陰山四蛇的擧動。

終於，有人大叫道：「各位都靜一靜，聽聽關西雙傑怎麽說！」

不少人附和，隨即，便漸漸靜下來，所有人的目光，皆注視着關西雙傑與陰山四蛇——不，應該改稱三蛇才對。

關西雙傑互相交換了一瞥眼色，關鎭西虎地從椅子上站起來，先掃視了在場的所有同道一眼，目光一轉，落在陰山三蛇的身上，語聲宏亮地說道：「各位，某家現在就將他們的秘密身份，向各位揭露出來！」說着用手一指陰山三蛇。

衆人皆靜靜地聽着，沒有人出聲，只等他說下去。

陰山三蛇這時都臉色灰白，就像待決的死囚般，垂下頭來。

「各位，近年來……」關鎭西才說到這裏，陰山三蛇陡地動了。

無聲無息，但是動作都異常迅疾地動了。

而且，他們配合得嚴絲合縫。

——三蛇，一個騰空，一個下竄，一個平飛，分成上中下三路，直撲向關西雙傑。

不過，三人却沒有向雙傑動手，只是各自撒出了一件物事！

那是三顆黑黝黝的彈丸。

不少眼尖的武林人物一眼認出那三顆彈丸是什麽物事，紛紛驚叫出聲：「七毒滅魂彈！」

就在驚叫聲中，在場的黑白兩道人物，莫不爭先恐後地往外面掠去。

因爲他們都知道，「七毒滅魂彈」乃是陰山四蛇最爲歹毒的一種暗器，其實，那是一種毒烟彈，據江湖傳說，這種滅魂彈乃是陰山四蛇的師傅——陰山蛇君採用七種絕毒的蛇毒練製成的，發出的時候，暗運巧勁，那彈丸便可以在射近對方時，自行爆裂開來，爆射出大團烟霧，任何人，只要吸入一點點，也立死無救，除了預先服食了解藥，方能倖免。

如此歹毒的暗器，自然人見人怕了。

只聽「拍啦拍勒」陣陣碎响聲中，那些在店堂裏面不近門口的武林人，紛紛撞破左右後三面的窗櫺 衝出屋外，有些輕功好的，乾脆騰拔起來，撞碎瓦面，以躲避那爆發噴射的毒烟。

那一霎間，眞是鷄飛狗走，好不「熱鬧」！

那個老闆因爲不知滅魂彈的厲害，沒有逃避出去，看到一座店子窗碎瓦穿，破毁得不成樣子，心痛得他搥胸頓足，幾乎想不顧一切找那些人拚命。

但却只是虛驚一場。

因爲那三顆七毒滅魂彈根本就沒有在空中自行爆裂開來。

原來關西雙傑在陰山三蛇擲出滅魂彈的刹那，像是早有準備，一抖手，撒出兩面絲網，極其巧妙地將那三顆滅魂彈兜網

住，大概在撒出網子時，暗中巧注了一股內勁，約束住三蛇暗施於滅魂彈上的巧勁，以致不能爆裂開來。

陰山三蛇本來以爲，憑着師門的歹毒暗器七毒滅魂彈，就算不能將關西雙煞毒死，必也逼得兩人狼狽逃避不可，因此，他們沒有在施展上滅魂彈後，乘機遁逃，身形一落，仍然留在堂內。

但當他們瞥到滅魂彈被網住，居然沒有爆裂開來，三人那份驚駭，簡直是無法形容。

他們立刻就逃。

分從三個不同的方向逃。

老大赤練蛇余大民破瓦而逃。

老二花瘤蛇井洪向左邊的破窗子掠出去。

老四兩頭蛇向平向左邊的窗口急射。

三人向三個方向逃，在他們的如意算盤中，以爲雙傑只得兩個人，任是他們身手如何了得，也不可能同時將他們追截下來，而且，他們這一着，還可以令到雙傑在一時之間，無所適從，不知追截那一個好，稍一猶豫，就會讓他們逃逸出去。

那知道，他們三人却一個也逃不了。

而去追截三蛇的，就只是趙長雄一個人。

剛剛因爲他要將網兜着三顆滅魂彈的網子，遞給關鎭西小心拿着，若是拿着去追截三蛇，一個不小心弄破了滅魂彈，那就不堪設想了。

只見他身形一個彈縱，那麽高大的一條身形，却輕捷得有如一頭飛鳥，手一探，便已抓住赤練蛇余大民的一隻足踝，一甩，便將之擲回老四兩頭蛇向平，同時間，他的左脚尖一挑一撥，脚下的一張椅子被挑飛起來，疾撞向老二花瘤蛇井洪的身上！

井洪與向平居然閃避不過，幾乎不分先後，被那張椅子以及扎手扎脚的余大民撞跌落地。

更巧的是，兩人分別被那椅子及余大民的手肘肩頭，撞上了身上的兩處穴道，全身一陣痲痹，跌墜落地上時，居然起不了身。

而趙長雄的身法好快，只不過一眨眼間，便先後將三人身上的三四處重穴點封了。

三「條蛇 癱在地上，動彈不得。

人影紛閃中，從三面的窗外接連有人掠入來，看清楚，原來都是先前躲避出去的武林人物。

他們都是在逃出店外之後，發覺店堂內並沒有烟霧飛騰散冒，接有人瞥到雙傑用兩張薄薄的網子將那三顆滅魂彈兜網起來，知道沒有危險……便又自窗外縱越入來。

這時，不論黑白兩道，由於剛才陰山三蛇根本不顧會波及他們而施放滅魂彈，對「三蛇 的惡毒，都恨得牙癢癢的，都恨不得在三人的身上戳個血洞。

他們想是那樣想，却沒有動手，因爲，他們不敢搶在雙傑之前，處置三蛇。

但還是有人搶先向三蛇下手。

先是從瓦面上的一個破洞口擲下一顆烟彈，「波 的一下爆响聲中，一團烟霧迅即爆騰飛散開來，一下子便將大半個店堂籠罩了，隨即，便响起三聲悶窒的慘叫聲。

由於不知那些烟霧是否有毒，所以，在烟彈爆散開來，烟霧翻滾的刹那，那些掠回入來的武林人物，莫不爭先恐後搶掠出去，或是屏息竄避開去，就連雙傑也恐怕烟霧有毒而閃掠不迭，一時之間，根本無暇顧及三蛇與那個施襲的人。

待到他們弄清楚烟霧無毒，並消散了大部份，他們才敢掠回三蛇的身邊，但三蛇經已瞪眼裂咀，死翹翹了。

他們都是被割破喉管致死的。

旣然烟彈是在瓦面上一個破洞擲下來的，那麽，暗算三蛇的人，也應該是從那個破瓦洞口跳掠下來的。

不過，雙傑却沒有穿上瓦面，追截那個暗算的傢伙。

因爲兩人都料到，那個施放烟彈，殺死三蛇的傢伙，應該早已逃了，追也是白追。

若是不趁機趕緊遁逸的，那簡直是白痴！

但仍然有人嚷嚷着要上瓦面追趕。

雙傑也沒有阻止那些人，兩人見三蛇已死，等於無法從三人的口中，問出對他們有用的話來，兩人於是分別在三蛇的身上翻搜起來，結果，只搜到一些銀兩與幾張銀票，搜不到兩人認爲有用的物件。

兩人立刻離去。

但却被一個人叫住了。

兩人轉身一看，發覺那個叫他們慢走的人，是一個年約五十上下，白臉長鬚，外表頗似一個飽學宿儒的老者。

兩人立刻就認出那老者是誰。

趙長雄雙拳一抱，對那老者說道：「原來是秦老兄，未知秦老兄叫住某家與關老大，有何指敎？」

原來那老者就是有靈山一鶴之稱的秦中鶴。

秦中鶴的輩份雖然比關西雙傑大一輩，但論名頭，却不及雙傑，所以，他也不敢托大，連忙抱拳還禮道：「趙大俠，關大俠，指敎不敢當，秦某叫住兩位，不過想請兩位告知咱們，陰山四蛇的秘密身份是什麽？」

其餘的武林人物都看着關西雙傑。

雙傑互相看了一眼，趙長雄目光一掃那些武林人物，說道：「各位，在某家說出陰山四蛇的秘密身份之前，某家想請各位說出忽然到這裏來的原因。」

秦中鶴與那些武林人物互相看了一眼，跟着，其餘人的目光都落在秦中鶴的身上。

秦中鶴明白衆人的意思，輕咳一聲，對關西雙傑說道：「兩位，秦某與各位同道忽然來到石鼓鎭，乃是聽到一個消息，風雲敎的一個分舵，有可能就在這鎭上或是附近。所以，秦某與這些曾受過風雲敎肆毒的同道，紛紛趕來這裏，欲搗毁風雲敎的分舵，找出該敎的總壇所在，討還血債！」

秦中鶴說到這裏，捏緊拳頭，臉上露出憤恨的神色。

其餘的武林人物，臉上的神色也是一片憤恨之色。

原來，秦中鶴有一個兒子被人殺了，

外間的人却不知道眞相——是被什麼人所殺，因何被殺，只有他知道個中原因——因爲他拒絕了風雲敎的邀請——出任該敎的一個舵主，他的兒子便被風雲敎殺了。

殺子之仇不共戴天，何況，秦中鶴雖然有五個兒女，但却只得一個兒子，獨子被殺，後繼無人，怎不敎他傷痛欲絕，發誓就算拚掉一條老命，也要與風雲敎算清這筆血債！

但風雲敎在江湖上武林中，乃是一個新近才組創，但却極之神秘的帮會組合，江湖上的武林人雖然都已聽聞風雲敎的大名，但知道這個組合存在於什麼地方的，却找不出一個，除非你是風雲敎中人。

也因此，秦中鶴差不多在江湖上找尋了一年，也不得要領，直至在十日前，他於湘江邊上的一個小鎭，無意中聽到一個消息：風雲敎的一個分舵，可能設在石鼓鎭上或是附近，他當然是寧可信其有，便兼程趕來，在路上，遇上了不少同道，其中有些是相識的，談說起來，都說是聽到風雲敎這個神秘敎派的一個分舵可能設立在石鼓鎭或附近，而他們都是有親朋或是師友被風雲敎殺害的，便抱着報仇之心，趕來石鼓鎭，希望找到那個分舵，與風雲敎算帳。

× × ×

關西雙傑聽了秦中鶴的說話，臉上微露喜色，趙長雄也曾聽聞秦中鶴的獨子秦彤被殺的事，馬上猜想到，可能與這一次秦中鶴到石鼓鎭來找尋風雲敎的一個分舵有關連，當下說道：「秦兄，令公子於年前被殺，是否與風雲敎有關連？」

秦中鶴的臉肌抽搐了一下，悲沉地道：「犬子就是被風雲敎中人所殺的。」一頓，咬牙切齒地道：「秦某與風雲敎是誓不兩立！」

「秦大俠，風雲敎是否因爲你不允加入該敎，所以殺了令公子？」說話的是一個粗豪的黑大漢。

秦中鶴聞聲轉頭往那黑大漢望去，認出他是祁連山青峯寨的副寨主雷宏，頷首說道：「雷宏寨主，你猜得一點不錯，犬子正是因此被殺的！」

「秦大俠，俺的盟兄也是不答應他們的邀請，加入他們，因此被殺的！」雷宏憤怒地說：「那個什麼風雲敎好大的胃口，要咱青峯寨歸屬於他們組織之下，不要說俺盟兄不答應，就是俺與寨中的一衆兄弟，也不會答應。」

原來，青峯寨可不同一般的山寨，他們從不幹打家刦舍的勾當，專門向那些貪官汚吏，爲富不仁的土豪富商打主意，無論什麼鏢局子在青峯寨的勢力範圍內經過，例必要留下「買路錢」，由於數目不多，那些鏢局子都樂得奉上「買路錢」，正所謂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走鏢的但求一路平安，花些少銀子，自然不在乎。

青峯寨在江湖上也因此得到很好的聲譽，武林正道中人，都不將之視爲黑道強梁。

而雷宏口中所說的盟兄，就是青峯寨的寨主淳于山。

「俺也是聽到消息，帶了幾個弟兄兼程趕來，將那個鳥分舵砸了，俺替盟兄報仇！」雷宏握着拳頭，虛空作了個砸下去的動作。

「我的師兄也是不答應加入風雲敎，被該敎的人殺死的！」說話的，是一個年約三十上下，粗眉大眼的年輕人。

其他人紛紛接口說起來，有的是師長被殺，有的是知交好友被殺，總之，他們都是要找風雲敎報仇的。

待衆人稍靜下來，秦中鶴舉手擺了擺，示意衆人不要再說，才對雙傑說道：「兩位，秦某與各位同道已說出來此之意，兩位……」

趙長雄不等秦中鶴說下去，便含笑說道：「秦兄，各位同道，可惜陰山四蛇經已死了，不然，各位可以在他們的身上，出一口氣，並且，說不定還可以從他們的身上，查出風雲敎的分舵所在，甚至總壇所在！」

「趙大俠這麼說，莫非陰山四蛇是風雲敎中人！」秦中鶴疾聲說。

「秦兄，陰山四蛇，正是風雲敎中人。」趙長雄正容說：「陰山四蛇在這裏出現，說不定，風雲敎的一個分舵，眞的就在鎭上或是附近！」

「可惜陰山四蛇都死了。」關鎭西接口說：「那個殺死另外三蛇的人，一定是風雲敎中人，殺他們，一定是滅口！」

「爲了滅口，居然連自己人也不惜殺死，他們的手段好毒辣！」一個于思滿臉的漢子忿然說。

「這個風雲敎一定不會是什麼好貨色！」另一個背插一把斬馬刀的中年漢子卑視地說。

「他們若是好貨色，也不用那麼神秘，並且，用那種惡毒的手段來對付不肯加入的同道了！」說話的是一個年約三十出頭的女子，在場的人，大部份都認出她就是紫雲莊主楊邁的夫人方紫秀。

原來，方紫秀在未與楊邁成親之前，一直在江湖上走動，當年拜倒在其石榴裙下的，大不乏人，但楊邁却獨佔鰲頭，贏得美人心，自此，方紫秀便很少在江湖上走動，偶爾，也是有影皆雙，不知羡煞了多少人。

但這一次，她却是獨自一人來到這裏，因此，有人便猜想到，楊邁可能遭遇了什麼事故。

「楊夫人，賢伉儷是有影皆雙，怎麼這一次不見了楊莊主……」秦中鶴瞧着方紫秀，不敢將下面不吉利的話說出來。

方紫秀眼圈一紅，含悲帶恨地說道：「秦前輩，拙夫在五個月前，亦遭風雲敎中人殺害了！」一頓，切齒道：「他們要拙夫加入，將紫雲莊作爲該敎的一處分舵，拙夫一向淡泊閒散慣了，自然不會在自己的頭上套上一個金鋼箍，加上又不明風雲敎的底細，便一口回絕，那知道，旬日後，便遭了毒手！」

衆人聽了，都爲她難過。

「各位怎會知道你們的親友師長，是被風雲敎的人殺害的？」趙長雄問。

「趙大俠，秦某犬子被殺之後，屍體上放着一封信簡，那信箋上寫明犬子被殺，乃是秦某不答應加入該敎的一種懲罰，其上還有該敎的一個特別印記。」秦中鶴說。

其他的人紛紛接口說出，他們的親友

師長被殺之後，屍體上都留有那樣的一封信。

雙傑聽了衆人的說話，自然明白了。

不過，有人却不明白他兩人爲何也要找上風雲敎的人——陰山四蛇，與該敎作對。

「兩位大俠，未知兩位找上風雲敎的人，是否該敎也與兩位有什麼仇怨麼？」提出這個問題的，是方紫秀。

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射在雙傑的身上，他們雖然沒有說話，但從他的目光，可以明白地看到，他們都想知道那個原因。

趙長雄自然明白衆人的意思，掃了衆人一眼，說道：「各位同道，某家兩人與風雲敎根本沒有什麼仇怨，咱倆之所以找上陰山四蛇，是因爲想從他們的身上，查出該敎的總壇所在地，將該敎的底細挖出來，查清楚該敎的首腦人物，是否昔年殺害咱倆師叔的那個魔頭！」

話聲才落，秦中鶴便脫口說道：「趙大俠，你所說的那個魔頭，是否昔年有東海孽龍之稱的夏侯不羈？」

「正是！」趙長雄頷首。

「令師叔上官彤昔年與夏侯不羈於泰山雲海峯決鬥的事情，秦某曾聽家父說過，據說，令師叔與夏侯不羈鬥了一日半夜，誰也勝不了誰，但結果，令師叔却死在那魔頭的掌下。據家父說，令師叔之所以會喪生在那魔頭的掌下，是因爲不愼中了他暗算的，兩位，這是否屬實？」

關鎭西憤然道：「秦兄，這確是事實，敝師叔的屍體經家師仔細檢視過，發現敝師叔的右腕上有一點極細小的血孔！經家師研判，敝師叔是在與夏侯不羈動手時，不愼中了他的一枚獨門暗器，消魂蝕骨針，因之內力迅速消蝕，死在他掌下。」

「本來，若是公平決鬥，敝師叔若是死在他的掌下，那自是沒話可說，但他暗中施放暗器——消魂蝕骨針，那便是暗算敝師叔，這有違公平決鬥之道，因此，家師發誓，無論上天入地，也要將他找出來，向他討個公道明白。替敝師叔報仇，但那魔頭却忽然失了踪，不知躲到什麼地方去了，家師一直追尋了多年，就是找不到他的一絲踪跡，也不知他是生是死，後來，家師臨終前，遺命要咱倆無論如何，也要找到那魔頭，生要見人替敝師叔報仇，死也要見其屍，否則，不但敝師叔死不瞑目，就是家師，也不瞑目。」趙長雄低沉地說：「咱倆深受家師敎養之恩，不敢有違家師遺命，這些年來，都在追查那魔頭的下落……直到年前，才查出在江湖上忽然冒出來的那個神秘組合——風雲敎，有可能是那魔頭創立的。」

頓了一下，趙長雄加以說明道：「各位大概也聽聞漢中一條龍游四海游大俠吧，年前，咱倆在蒙山下，發現他倒在一棵大樹下，當時，他滿身是血，身上少說點，也有十五六道傷痕，咱倆都以爲他已經死了，那知道他還有一絲氣息。雖經咱倆盡力搶救，結果還是死了，不過，他在咽氣前，說出了消魂針三個不連貫的字……後經咱倆仔細檢查過他的屍體，才發現他的左腿側，有一點極細小的血孔，再聯想到游大俠所說的三個字。因而懷疑他可能是中了消魂蝕骨針……負創多處而死的，埋葬了游大俠之後，在附近還發現一處地方有打鬥的痕跡及血漬，猜想可能是游大俠和不知什麼人物打鬥弄出來的。咱倆在那附近找尋了一遍，意外地在一叢野草內，發現一塊鐵牌，其上鐫有風雲御天地五個字。最初，咱倆也不知這是什麼帮派組合的號牌，後來，風聞江湖上冒出一個只聞其聲，不見其『人』的風雲敎，驀然想到那塊鐵牌上的五個字，聯想到那塊鐵牌可能是風雲敎的一種號牌，咱倆便決定從這個風雲敎下手追查，誓要查出那魔頭是否風雲敎內的人物！」

「各位，某家與師弟經過多方的尋查，直到最近，才查出陰山四蛇乃是風雲敎中人，幾次想將之擒下，逼問出風雲敎的秘密。那知道他們機警溜滑異常，有幾次都被他們溜掉了……直到這一次，追踪到他們到這裏，本來想將他們擒下的，那知道……」

衆人聽了雙傑的說話，都明白了兩人找上風雲敎的原因，但也莫不心驚，因爲夏侯不羈的名頭太大了，雖然在場的人可能沒有一個見過其人，但都聽聞過他的大名，而且是如雷貫耳，對於他昔年的暴行，耳熟能詳。

若風雲敎眞是東海孽龍所創的，那麼，他們要找該敎算帳，那何異拿自己的生命來開玩笑，有不少人已露出怯意。

但秦中鶴却是夷然不懼，喪子之痛，簡直比死還難受，他早已豁了出去，只要能够替兒子報却血仇，死何足惜！「兩位，如今陰山四蛇全挺了屍，也等於斷了綫索，未知兩位打算怎辦？」

趙長雄的眉頭略略皺了一下，說道：「秦兄，既然你們都先後聽到消息——風雲敎的一個分舵可能就在這附近一帶，而陰山四蛇又在這裏出現，相信這不會是空穴來風，在無其他辦法之下，何不在這附近搜查一下，或者會找到該敎的分舵也說不定。」

「嗯，這確不失是個沒有辦法中的辦法。」秦中鶴頷首道：「兩位既然與咱們的目的相同，可說是敵愾同仇，咱們這麼多人，管他是風雲敎還是風牛敎，咱們都不用怕它！」

「但東海孽龍夏侯不羈可是個……極厲害，殺人不眨眼的魔頭啊！」有人微帶怯意地說。

衆人循聲望去，發現說話的是一個圓臉漢子，但却生了一雙三角眼，雙傑一眼便認出其人乃是黔北黑道上的一號人物，外號囫圇吞棗的呂良。

秦中鶴也認出其人，說道：「閣下既然畏懼夏侯不羈的名頭，那大可以立刻掉頭便離開這裏，沒有人會強要你留下的！」話中含有譏諷之意。

呂良口一張，却馬上便闔上了，狠狠地盯了秦中鶴一眼，二話不說，立刻掉頭走出店外。

秦中鶴哂然一笑，掃了衆人一眼，高聲說道：「各位同道，那一個若是像呂良一樣，畏懼夏侯不羈這個老魔頭的，請馬上離開，別不好意思。」

衆人你眼望我眼的，結果，又有幾個低下頭，灰溜溜地走出了醉仙樓。

看看沒有人再走了，秦中鶴又高聲道

：「各位，要走的都走了。咱們留下來，那表示不懼夏侯不覊這個老魔頭，也表示不懼生死了，咱們以前雖然各行其是，甚至不同『道』，但如今咱們都是抱着對付風雲教的同一目的，以前的都撇開不說，如今咱們可要聯結起來。那樣，咱們就像一條擰成一股的大麻繩一樣，不易被斬斷，却有足够的力量將一頭兇猛的惡虎綑綁起來，各位，明白秦某的意思麽？」

衆人呼叫道：「明白，咱們都願意聯結起來，一起對付風雲教！」

秦中鶴待衆人靜下來，便轉對關西雙傑說道：「兩位都聽到了各位同道的話，兩位的意思如何？」

趙長雄與關鎮西互相看了一眼，同聲說道：「秦兄，咱倆與各位同道的意思一樣。」

秦中鶴聽兩人答應與他們聯合在一起，可高興了，其他的武林人物也大是興奮，因爲在衆人之中，要算雙傑的武功最高強，有他們加入，不但力量大增，信心也增加了。

有時候，信心比力量還重要。

君不見，世上有不少力量微薄的人，却憑着他們堅靭不拔的信心，達成了就算是擁有強大力量的人也不能够做到的事情麽？

「各位同道，俗謂：『蛇無頭不行』，若是衆說紛紜，那就不知聽誰的了。如今秦某有一個提議：咱們必須選出領頭的人來，那麽，行動起來，也有所依循，未知各位意思如何？」

衆人馬上呼叫道：「好啊！」

秦中鶴於是說道：「各位同道，咱們之中，要算關、趙兩位名頭最响亮，秦某提議，就推他們兩位作咱們領頭的，各位同意麽？」

衆人轟然呼叫道：「贊成！」

關、趙兩人却急急搖手道：「各位同道，多承看得起某家兄弟，說到名頭，某家兄弟只是浪得虛名，依某家兄弟之見，咱們之中，要數秦兄輩份最高，還是由秦兄作咱們的領頭比較合適。」

秦中鶴急忙擺手道：「兩位別謙辭了，秦某雖然痴長幾歲，但論名聲武功，皆不及兩位，秦兄可是不敢担此重責，還請兩位不要推辭！」

雙傑正要說話，方紫秀已搶先說道：「妾身有個提議：就讓秦前輩與關、趙兩位大俠作咱們領頭吧！那就不用你推我讓了……」

衆人哄地齊聲叫好。

三人見衆人同聲說，知道若是再推三說四的，那就未免矯情了，於是，三人不再推辭。

就這樣，三人成了衆人領頭的。

× × ×

「秦兄、關大俠、趙大俠，咱們如今怎麽搜法？」雷宏心急地問。

衆人立刻將目光投射在三人的身上。

秦中鶴與關西雙傑互相看了一眼，低聲商量了一會。才開口說道：「各位同道，秦某與關、趙兩位大俠的意思是：咱們有——」說到這裏，用眼睛點算了一下人數，才接說下去：「一共是三十二個人，就以四人爲一組，分成八組人手，四組在鎮上，四組在鎮外，分別向四個方向搜尋，希望能够將風雲教的那個分舵找出來。」一頓掃了衆人一眼，高聲說道：「各位有沒有異議？若有更好的主意，不妨說出來大家參詳參詳。」

衆人互相覷看了一眼，齊聲道：「就這麽辦吧！」

「各位既然沒有異議，那麽，咱們就來分派一下，然後立刻展開搜尋，在天黑之前在這裏聚集，若是那一組遭遇事故，便發嘯爲號，記着，一長一短，凡聽到嘯聲的一組人手，火速趕往支援，若是有那一組找到了風雲教的那個分舵所在，切不可輕舉妄動，三人留下監視，派一人趕回這裏報訊，待其他七組人手聚齊之後，才採取行動。」

秦中鶴與雙杰商議了一會，再向衆人詳細地交待行動的細節。

衆人都沒有異議。

將人手分成組後，分派了每一組搜尋的方向，於是便立刻展開行動。

在離開八仙樓前，雙傑將一錠約五兩重的金錠遞給那個哭喪着一張臉的老闆，說是賠償打鬥時損壞的枱椅杯碟，餘下來的，請他叫人埋了陰山四蛇。

那老闆登時綻開了一張笑臉，連聲多謝，打躬作揖地將雙傑等人送出門外。

要知道，那時候一兩金子足可以兌換二十兩白銀，五兩金子便是一百兩銀子，他的店子雖然窻破瓦穿，但枱椅等雜物損毁不多，二三十兩銀子足够賠償，請人來埋葬陰山四蛇，就算買四副薄棺，也要不了二十兩銀子，總之，他說什麽也可以白袋五十兩銀子，等於發了一筆小財，他怎不高興？

難怪他在送走了雙傑等人後，笑得闔不攏咀地對那些伙計說：「哈哈，我倒巴不得每天都有這樣的人在店子內鬧事。」

一個伙計却冒失地兜頭向他潑冷水。

「那些大爺可不是個個都像那兩個那樣心腸好，手頭闊的，多的是手狠心毒，殺人不眨眼的傢伙，萬一有一次碰上那樣的大爺，不但一把火燒掉了店子，殺得性起時，連咱們也殺了，就算你已聚了金山銀山，那又怎樣？難道可以搬到陰曹地府去享用的麽？」

那老闆聽得機伶伶打了個冷顫，一下從發財夢中驚醒過來，臉上訕訕的，呼喝那些伙計動手清理破損的物件，跟着他便跑往鎮西橫街口的那家棺材店——能够省幾個買棺材的錢，怎能够放過。那可是袋入自己腰包的啊。

× × ×

就在距八仙樓後面兩條橫街的一條巷子，有一家叫温柔窩的妓院。

鎮上的人都知道，温柔窩眞正的老闆就是今早才被人殺死的謝沐恩，不過，打理這家妓院的是一個叫蔡興的中年人。

蔡興是名義上的老闆。

温柔窩的姐兒這麽多年來，都沒有一個是出色的，因此，生意不算太好也不太壞。

因爲凡是有妓院這種地方，自然會有「逐臭」之夫，或者有寡人之疾的人去光顧。

其實，這也沒有什麽大不了。因那乃

是人之所欲也。

這時候，温柔窩雖然已經開了門，但這種生意，不知怎的，總是要到晚上才熱鬧，大概日間的人都要做生意幹活吧，又或是在燭光下才够情調，總之，自掌燈以後，來銷魂的人才多。

當然，日間也不是沒有，但却只有疏落的三五個人，所以，不論是鴇母還是姐兒，都是懶洋洋的，提不起精神。

在温柔窩内那棟高三層的紅樓上，最高那一層的一個房間内，那本來是一個叫紅綾的姐兒住的，現在，却聚集了五個漢子。

至於那個紅綾，這時候正在大廳内閒磕着瓜子兒。

那五個漢子只有兩個坐着，其餘的三個，一個站在後窻前，另一個倚在側窻上，第三個則靠在房門前。無論是門外有人經過，或是窻外有人偷聽。都逃不過那三個漢子的耳目，這五個漢子如此小心提防，看來要在房内商談什麽緊要的事兒。

坐在面對房門那張椅子上的是一個中年漢子，高挑的身子，雙頰削陷，臉無三兩肉，就是這種人，鼻子也是尖削的，尖尖的下巴，總之，看上去，那張臉也是尖的。

不過，他的雙眼却厲芒隱現，透露出一種陰鷙狠厲的神色。

坐在尖臉漢子左手邊椅子上的是一個大塊頭漢子，只看外表，也够嚇人的了，而他的身份，就是温柔窩的打手頭兒。

至於那尖臉漢子，正是温柔窩的名義老闆蔡興。

這種時候，他們窩在一個姐兒的房間内，到底有什麽事兒……

只聽那大塊頭漢子崔大低聲說道：「副舵主，忽然間來了那麽多的武林人物，據說，他們是聽到一個消息，才趕來這裏的，屬下派去醉仙樓打聽消息的手下剛才趕回來回報，那些傢伙分成八組人手，正在鎮内外搜尋，屬下担心他們會搜到這裏來。」

聽崔大對蔡興的稱呼，原來他不但是温柔窩的名義老闆，還有另外一種身份——副舵主，而聽崔大的說話，莫非他就是風雲教設在這裏的一個分舵的副舵主？說不定，這座温柔窩就是風雲教的分舵所在地。

蔡興一直摸着尖尖的下巴，眼珠子轉動了一下，陰陰地輕笑了幾聲，才說道：「崔香主，你担心什麽，就算他們搜到這裏來又怎麽樣？咱們這裏是温柔窩，男人來快活的地方，大門外掛的可是温柔窩的招牌匾，可不是掛着風雲教石鼓鎮分舵的招牌，就連那些姐兒也被蒙在鼓裏，那些傢伙無論如何精明，也查不出這裏就是本教的分舵，你放心吧！」

「但讓他們在這裏擾擾攘攘的，始終會讓他們查出一些蛛絲馬跡來的……」

蔡興却截斷了崔大的說話，陰沉地說道：「崔香主，你少担心吧！教主既然叫人放出那個消息，自然有極之巧妙的安排，不怕對你說，教主已在鎮内外各處，安排幾個請君入甕的佈置，現在你可以放心了吧？」

「原來教主他老人家在暗中部署的。那屬下大大的放心了。」崔大裂咀直笑。

忽然，站在後窻前的那名漢子轉頭急促地說道：「副舵主，有四個人向這邊搜進來！」

蔡興霍地從椅子上站起來，兩步搶到後窻前，微微探頭往外張望了一下，果然看到有四個武林人物正從一條横巷向這邊走來，忙縮回腦袋，對走前來的崔大疾聲道：「崔香主，快下去叮囑各位弟兄準備一下，千萬不可緊張，一切都要像平常一樣，誰要是露出一點破綻來，誰就按帮規處死，知道麽？」

「知道了，副舵主！」崔大挺了挺腰板。

「嗯！」蔡興笑笑。「崔香主，這件事之後，若教主擢升我爲正舵主，我一定會在教主面前擧薦你任副舵主之職！」

崔大感恩載德地說道：「多謝副……不，舵主提拔，屬下一定粉身碎骨，以報答舵主提携之恩。」

「好了，咱們現在快下去吧。」蔡興得意地笑說：「不管他們來不來這裏搜查，總之有備無患，以免措手不及，被他們瞧出破綻來。」

說着，五人出了房間，急急往樓下走去。

就在他們往樓下走去的時候，在那房間的瓦面簷角上，倏地騰掠起一條人影，半空中腰一折，有如一頭飛鳥般，投掠落院牆外的一棵樹上，身形迅即隱沒於枝葉中。

那人影的身法快疾得有如驚鴻一瞥，就算院子内有人，相信也沒有那麽銳利的目光，瞥望到那條人影。

× × ×

負責搜查東南這一帶地方，是以趙長雄爲首的一組四個人！

這一組人之中，有一個和尚，他就是枯竹林枯竹寺的枯竹大師。

他是因爲師弟枯葉僧被風雲教的人所殺，在聽到消息後趕來替師弟報仇的。

其他兩人一個是漢中黑道上的一號人物——猛鷹沈信威，另一個是外號破山刀的陸定國。

他們在這一爿地方搜查，當然不是所有的地方皆搜查的，只是對於有些可疑的地方，才加以搜查，而且，他們不是官差，自然不便明目張胆地登堂入室，公然搜查，幸好他們都身懷武功，很輕易便潛入可疑的地方，暗中加以查探，但搜查了大半爿地方，却沒有什麽發現。

他們對於温柔窩這個地方，自然不會放過，四個人都是老江湖了，知道像温柔窩這種地方，表面上看來不大可能會是風雲教的分舵所在地，因爲這種地方乃是被一般人視爲下流的地方，稍有廉恥的人，都不想與這種地方扯上關係，但正是這種地方，最易被人利用作秘密場所，因爲有那一層「骯髒」的外衣遮掩，欲加以隱蔽的人正好利用作掩飾，所以，這種地方往往掩藏了很多不可告人的秘密。

趙長雄四人自然不會放過這種地方。

他們決定進去查一下。

這種地方，只要是有錢的人，都可以堂而皇之地走進去，因此，趙長雄決定將四個人分成兩組，一組「明查」，另一組

暗探。

正當他們進入溫柔窩的時候，趙長雄驀地發覺到，在斜對面的一處巷口，有一個人探出半邊身子朝他們招了招手，迅即縮回去。

趙長雄沒有立刻掠過去，只聽枯竹大師疾聲道：「趙施主，剛才那邊的巷口似乎有人向咱們招手，貧僧瞧得不大清楚，趙施主可曾瞧到？」

沈信威與陸定國聽枯竹大師那麼說，急忙往枯竹手指的那邊望過去。

趙長雄壓着聲道：「大師，某家瞧到了，那是一個年輕人，某家恐防有詐，所以沒有立刻掠過去。」

「趙大俠，那人鬼鬼祟祟的，說不定是故意誘咱們過去——」沈信威在黑道上混，自然比較多疑。

陸定國却不以爲然地說道：「這可說不定，或許那人有什麼秘密的消息要告訴咱們，却又怕被附近的人瞥到，所以才那麼小心！」

趙長雄正想說話，那邊的巷口，剛才那個探出身子向他們招手的年輕人又閃出半邊身子，向他們猛招手，臉上的神色頗爲焦急。

趙長雄不再猶豫，疾聲對枯竹三人說道：「三位，某家且趕過去看一下，三位請隨後接應。」

話落，人巳箭一樣掠向那巷口。

掠到巷口前，他不敢大意，右掌護在胸前，一閃掠入巷口內。

那個向他們招手的年輕人就貼身站在巷口內的一邊牆上，一見趙長雄趕過來，臉上微現喜色，急不及待地對趙長雄說：「趙長雄，不認得區區麼？」

趙長雄定睛一瞧，馬上脫口叫道：「袁少俠，是你！」

原來那個向趙長雄招手的人，就是在晌午時份到謝家吊祭的那個年輕人——袁介安。

「趙大俠，區區還担心你不認得我了。」袁介安噓口氣說道：「區區與趙大俠只不過在那家茶寮內共坐一桌，喝了一碗茶，想不到還認得區區，這可省了區區一番唇舌，好讓你相信區區的說話了。」

原來，在五日之前，趙長雄關鎭西曾在路邊的一間茶寮歇脚時，與袁介安共坐一桌，彼此交談了數言，互報了姓名，袁介安知道兩人就是名頭响亮的關西雙傑，對兩人欽仰不已，並說他師父經常向他提及兩人的大名，雙傑便欲問其師大名，他說出來，原來他的師傅與雙傑的師門頗有交情，後來袁介安由於急着要追趕一個輾轉追踪了數百里的一個武林人物，匆匆別過雙傑，想不到，又在這裏遇上了。

「袁少俠，你……」

趙長雄才開口詢問，便被袁介安截斷了。「趙大俠，你們不是要找尋風雲敎的一個分舵所在麼？」

趙長雄訝異地點點頭，袁介安立刻說道：「區區剛巧在無意之中，打探到一個秘密——風雲敎那個分舵的所在地。」

「在那裏？」趙長雄幾乎忍不住伸手一把抓住袁介安的雙臂。

這個消息不但令他感到意外，也感到一陣興奮激動。

「就在這座溫柔窩妓院內！」袁介安伸手一指斜對巷口的溫柔窩，「區區可是無意中打探到的，本來，區區是想到那裏查探一下，區區要追殺的那個傢伙是否匿藏在那裏面，那知道，區區却找遍了，也無發現，却在那座紅樓的三樓瓦面上，偷聽到一間房內的說話聲，從瓦縫中往下窺望，赫然發現，交談的兩個人，一個是妓院的老闆蔡興，他正是風雲敎設在這裏的分舵副舵主，另一個大塊頭叫崔大的，是妓院的打手頭兒，眞正的身份却是分舵的一位香主……」

「趙大俠，這豈不是得來全不費功夫！」說話的是陸定國，他與枯竹及沈信威分別自兩邊的屋簷上飄掠下來。

原來，他們爲安全起見，自兩邊掠上瓦面，萬一趙長雄踩落陷阱內，他們也好救援，而三人在瓦簷上，都聽到袁介安的說話，知道那不但不是陷阱，而且，還獲得了意外的消息，大喜之下，急急飄掠下去。

趙長雄少不得替袁介安介紹枯竹三人，沈信威却急不及待地說：「趙大俠，既然這位小兄弟探查到溫柔窩就是風雲敎的分舵所在地，咱們還不派人趕回醉仙樓，等到其他幾個的同道趕回來，然後採取行動。」

趙長雄却擺擺手道：「沈兄，急也不在一時，既然知道了他們的窩，還怕他們跑得了？」一頓，目注袁介安說道：「袁少俠還有話要說的，咱們聽完了，才趕回醉仙樓不遲。」

接對袁介安說道：「袁少俠，你不是還有話說麼？」

袁介安不由佩服趙長雄目光之敏銳，心思之精細，當下急急說道：「趙大俠，區區還偷聽到那位蔡舵主說，風雲敎分舵有可能設在這裏的消息，乃是該敎的那位敎主故意派人放出去的消息，並且，那位敎主巳在這附近幾處地方佈下了陷阱，誘你們其中的幾組人手入甕，趙大俠，請快些派人趕去通知其他幾組的武林同道，以免他們落入那位敎主佈下的陷阱中！」

四人一聽，莫不大吃一驚，陸定國焦急地說道：「趙大俠，事不宜遲，咱們立刻分頭趕去告警！」

枯竹大師哈哈一聲佛號。「阿彌陀佛，我佛慈悲，但願其他幾組施主都平安無恙。」

趙長雄却皺起雙眉，憂慮地說道：「希望能夠趕得及在其他幾撥武林同道踏落陷阱之前，發出警告，召回他們。」

「趙大俠，那就快些發出警號吧。」陸定國情急地道。

「陸兄，千萬不能夠在這裏發出警號（嘯聲），萬一令到溫柔窩內的雲風敎徒衆，誤以爲咱們巳查出溫柔窩就是他們的分舵，因而倉惶遁匿起來，那就……」趙長雄說道。「咱們必需在鎭外發出嘯聲，那樣，才不會令到他們有所警覺而遁匿起來。」

「那就快趕到鎭外發嘯示警吧。」陸定國說。

「大師，有勞你留在這裏，在暗中監視溫柔窩內的動靜。」趙長雄對枯竹大師說。

枯竹合掌爲禮。「趙施主請別那樣說，貧僧定當寸步不離地監視那地方，三位請與這位小施主快去示警並馳援其餘幾組施主吧。」

趙長雄知道情勢緊急，再不能拖延，馬上說道：「陸兄，沈兄，咱們快趕到鎭外！」一頓，接對袁介安說道：「袁少俠，可否帮忙咱們一下……」

袁介安義不容辭地說道：「區區理當效力。」

趙長雄沒有再說什麼，一揮手，當先向巷子的另一頭掠去。

袁介安三人緊隨其後。

未幾，鎭外便响起三聲短促但却厲烈的嘯聲。

那是羣雄在展開搜索前，約定了的示警召集訊號。



雷宏不愼中伏爲翻雲手所困。

陰謀設阱陷羣豪

青峯寨副寨主雷宏與另外三個武林人一組，負責搜索鎭外西南方向那片地方。

他們聽到那三下短促却厲烈示警嘯聲時，想退出那片小谷地時，已不可能了。

他們是被一個形跡可疑的傢伙，引入那塊谷地內的。

他們才進入去，便巳發覺到不大對勁，但却沒有怯懼之意，只是加了小心，一直往裏面走去。

其實，那塊谷地只有畝許大小，本來一目了然，却由於裏面長了一片野竹子，遮蔽了最裏面的一塊地方，看不到野林後面的地方有些甚麼，而他們都想到，風雲敎既然如此神秘，那麼，該敎的一個分舵設在這種隱蔽的地方就不足爲奇了。再加上那個神秘漢子竄入谷內後，便不見了影踪，而谷內除了那片竹樹林子能够藏匿之外，其它的地方根本無可藏身，因此，他們都懷疑那個漢子可能藏匿在竹林內。就算竹林後面不是風雲敎的分舵，但捉到那漢子，說不定可以查問出一些綫索來，故此，他們都抱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心情，往竹林那裏走去。

直到他們聽到那三下示警的嘯聲，因爲事先有約定：若是聽到那示警的短嘯聲，則無論眼前發生了甚麼事情，也要趕回醉仙樓去。

因爲三下短嘯聲代表發生了極緊急的事情，也只有在最緊急的情形下，才能够發出這個訊號，所以，雷宏四人毫不猶豫的，立刻轉身往谷外掠口。

但谷口巳被封住了。

封住谷口的，是一排二十個灰衣上繪有風雲變幻圖案的漢子，每一個的手上，皆執着一具可以連發的弩弓，若是一次可以連發三箭，二十個人，就是六十支，就算四人身手再了得，也衝不破那陣密集的箭雨。

因此，雷宏四人的臉色刹那都變了。

絕無疑問，這是一個陷阱，而那個行動鬼祟的漢子正是誘他們入阱的餌，既然他們巳陷入了對方事先佈下的陷阱中，那麼，他們就不可能輕易地脫出這阱了。

因此，四人的心頭都往下一沉。

「哈哈哈……」陡地從竹林內傳來一陣狂笑聲，笑聲中，一把得意中帶着狂態的語聲飄送出來。「四位巳是甕中之鼈，四位不會蠢到不識厲害，乃妄想脫困出谷吧！」

隨着這說話聲，從竹林走出一個身穿月白長袍，胸前綉有風起雲湧彩圖的中年人來。

雷宏四人在笑聲响起時，便巳扭轉頭往竹林那邊望去，一眼瞧到那個中年人自竹林內走出來，四人俱不由都倒抽了一口氣！

雷宏脫口疾聲道：「是你——翻雲手顧臨風！」

其餘的三人正是因爲都認出那中年人正是武林中有名的邪門高手——翻雲手顧臨風，才忍不住倒抽了口氣的。

據武林傳言，翻雲手顧臨風練就一種邪門掌功；一雙手掌，有如鐵鑄一樣，不懼刀槍，再配以那一套變幻莫測，剛柔隨

意的翻雲掌法，據說，武林中不少高手就是因爲難測其虛實變化，因而敗在他的掌下，而敗在他掌下的高手，沒有一個可以在事後說出與他交手的情形及他的掌勢變化的，因爲每一個敗在他掌下的高手，都被他殺了！

也因此，武林中至今沒有人說得出他那套翻雲掌法的招式變化來。

而不論是頂尖高手或是未入流的庸手，凡與人交手，能夠知彼知己，自然佔了較大的優勢，特別是頂尖高手較量，往往就是憑着棋先一着——先一步預知了對手的下一招式變化，因而搶制先機，一擊克敵，也因此，武林中有不少高手或是門派，對於每一家每一派的武功招式及變化，都加以研究，目的就是想熟悉各門派的招式變化，從而制敵機先，那就佔了很大的勝數。

而事實上，武林中的各家各派，都有研究別的門派的武功路數及變化，從而想出尅制對方武功的招式，但武林中各家各派，對於顧臨風的武功招數——翻雲掌法，却是一無所知，也因此，他在武林中就成了一個神秘莫測的人物，更由於他從不放過一個敗在他掌下的對手，更被視爲一個邪惡嗜殺的人。

總之，武林中人聽聞其名的，莫不眉頭大皺。

因爲誰也不願與一個武功路數像一個「謎團」的人交手，那何異墜入五里霧中，虛怯怯的摸不着底。

幸好，一直以來，雷宏四人都沒有遇上這麼個不可捉摸的人，但這一次，却終於遇上了。

他們會不會像以前死在顧臨風掌下的那些高手一樣，今日也會喪生在他的掌下呢？

而他們之所以能夠一眼便認出顧臨風，那是從他的兩條眉毛上認出來的。

江湖上，武林中，從來沒有出現過只有一條眉毛的高手，但在十多年前，却出現那麼一個高手。

他就是——

翻雲手顧臨風！

只有一條左眉的顧臨風！

右眉禿禿的結滿了疤痕。

至於他那條右眉怎會禿的呢？自然沒有人知道，但不少見過他的人都一致猜測，那極有可能是被火燒傷了，以至痊癒之後，再也長不出眉毛來了，並且留下了疤痕。

這個特徵，就成了顧臨風的招牌，江湖上武林中幾乎無人不知，雷宏四人終年在江湖上打滾，怎會沒有聽聞過武林中出了一個只有一條眉毛的「神秘」高手——翻雲手顧臨風！

×　×　×

打了個哈哈，顧臨風那條左眉聳揚了一下，陰沉地對雷宏四人說道：「雷寨主，還有這三位，眼下只有兩條路任你們走，相信四位都是識時務之俊彥吧？」

雷宏與另外三人相顧一眼，吸口氣，說道：「顧臨風，俺想問你一個問題！」

顧臨風一副自得的神色，悠然說道：「雷副寨主，有話只管說。」

雷宏道：「你是不是風雲敎中人？」

顧臨風一指月白長袍上的那幅風起雲湧的彩圖，傲然地說道：「這就是本敎的徽號，能夠加入本敎，乃是顧某的一種榮幸！」

「顧臨風，你幾時被人抽去了一身骨頭？」四人中那個生性最直，外號一聲雷的賀橫山雷打般說道。

顧臨風那條左眉跳動了一下，目中厲芒隱現，但倏忽隱沒了，毫不動氣地說道：「雷副寨主，只要你們歸順本敎，本敎正在用人之際，本座可以向你們担保，敎主一定會重用你們的。」

「咱根本就不想加入甚麼敎，受人管束！」另一個叫毛人初的夷然說道：「咱們可不想好好的人不做，却去做狗！」

這一句說，終於令到顧臨風勃然變色，右邊那條結滿了疤痕的禿眉泛起一陣紫黑，狠厲地說道：「不識抬舉！顧某倒要看一下，你們的骨頭有多硬！」

「顧臨風，你咋唬不倒咱們的，咱們打從决定要替被你們這個烏龜敎殺害的親友師長報仇，便巳豁了出去，生死在所不惜，你有甚麼手段，只管施展出來！」雷宏欲開口說話，却被那個外號叫衝天炮的林勇搶先發話。

「好！好！好！」顧臨風就這一瞬間，勃然而起的怒意巳經平息下來，連連點着頭說道：「四位旣然不怕死！還站着幹麼？」

一聲雷吼喝一聲，便欲衝出去與顧臨風拚命，却被雷宏伸手攔阻，並向他使了個眼色。

賀橫山雖然魯莽，但畢竟在江湖上混了那麼多年，雖然未能一下子意會雷宏的意思，但却想到他必有用意，因此按捺着不動。

「顧臨風，聽你的口氣，你在風雲敎中的地位不低呀？」雷宏雖然外表粗豪，實則心思頗靈活，他之所以阻止賀橫山動手，是想從顧臨風的口中，打探到另一些有關風雲敎的秘密，萬一若是能够脫身的話，總算有所收獲。

顧臨風傲然道：「好說，顧某承敎主看重，現任本敎雲龍堂主之職。」

「請問，咱們若是加入貴敎，貴敎主委派咱們担當何種職務？」雷宏問。

「這……」顧臨風眼珠轉了一下，含糊地說道：「待四位加入本敎之後，相信敎主一定不會虧待你們。」

「咱們可否在未加入貴敎前，先知道貴敎主是何許人，大名怎樣稱呼？」雷宏問出了他最想知道的問題。

但顧臨風是條老狐狸，似乎巳看出了雷宏的用意，乾笑一聲，說道：「你們只要加入了本敎，很快便可以晉見敎主，那時，你們不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敎主是個怎麼樣的人麼？那勝過顧某呆口拙舌的向你們描述。」

「顧臨風，貴敎主是不是昔年的東海——龍夏侯不羈前輩？」林勇插口問。

「請恕顧某不便說，四位若想知道，顧某還是那句話，只要四位見到本敎敎主，不就清楚明白了麼？」顧臨風露出一抹奸滑的笑意。

「老奸巨滑！」毛人初再也忍不住，脫口說出來。

顧臨風也臉色一沉，陰狠地說道：「好說！彼此彼此吧。」頓一頓，雙眼陡睜，厲聲道：「看來，你們是不見棺材不掉淚，那就讓你們吃點苦頭吧！」

「嘿！就讓俺來領敎一下你的厲害吧！」賀橫山話出口，巳如一頭猛虎般，衝向顧臨風。

顧臨風却夷然不動，露出一個嘲弄的表情，完全沒有動手的意思。

這情形，雷宏與林勇，毛人初都看出有點不對勁，正想開聲提醒賀橫山小心，那知道突變就在這時候發生。

只聽顧臨風疾喝一聲：「倒也！」賀橫山如响斯應，驟然撲跌在地上！

雷宏三人看得眞切，同時變色驚叫出聲。

他們看到，賀橫山不是自己跌倒的，而是被突然從地上蹦彈起來的一根繩索絆倒的！

不用說，那條繩索早巳預藏在地下，在顧臨風喝叫「倒也」的刹那，繩索的兩頭便應聲被人自兩頭猛扯起來，賀橫山在冷不防之下，便被絆倒。

而就在賀橫山絆倒的刹那，顧臨風却動了——身形一閃，出指如風，一連點了他身上三處大穴。

賀橫山掙扎欲起的身形刹時窒住了，起不了身！

雷宏三人在驚叫聲出口的刹那，却不約而同地搶撲出去，去搶救賀橫山，並與顧臨風拚一拚，因爲他們都知道，根本不可能善了，與其束手待斃，何不拚他一拚呢。

但三人才搶撲出去，竹林內陡地飛射出十多支斷竹來，令到他不得不先應付那些如箭矢般激射過來的竹子。

那十多根竹子雖然來勢急激，但憑三人的身手應付起來綽有餘裕。但就在三人閃避封擋那些竹子的刹那，三人只覺眼前一條人影有如鬼魅般幻閃了一下，幾乎是同時感到身子一麻，摔倒下去。

待到他們倒在地上，才看清楚，那幻閃的人影原來是顧臨風！

雷宏三人總算見識了顧臨風的身手。

雖然不是見識到他的翻雲掌法，但却見識了他那驚人的身法。

不過，三人都有點不甘，因爲顧臨風若不是乘着他們應付那些竹子之機，而向他們出手，他們自信還能够應付得了，不致於連一招也沒有交手，便被其點倒。

顧臨風邊再點了他們身上三處穴道，邊自負地冷笑道：「三位連顧某的一招也接不下，避不過，眞不知敎主怎會不讓顧某乾脆地殺了你們，却要招攬你們！哼哼，若不是敎主有命不得傷害你們，顧某早巳一指一個，戳死你們！」

雷宏怒罵道：「這時候還自吹甚麼大氣，有種的，與咱們見個眞章，某家就算身首異處，也死得甘心！」

「嘿嘿，顧某可沒有這種閒心與你們『嬉玩』，顧某還有要事待辦！」顧臨風接高聲喝道：「來人，將他們綁起來！」

喝聲中，隱隱傳來了一短一長的烈嘯聲。

顧臨風神色微動，疑惑地放眼向嘯聲傳來的方向望去，而雷宏四人却心頭震動了一下，他們都知道，那發出嘯聲的，是他們其中的一組人手，從嘯聲傳來的方向——西北方，那正是以秦中鶴爲首的一組人手搜索的那一片地方。

那麼，他們那一組肯定遭遇了甚麼事情，否則，不會發出一短一長的告急嘯聲的。

驀地，雷宏猛省起，自己怎會忘了在踏落顧臨風佈下的陷阱時，忘記了發出那種告急的嘯聲，要是能動，他眞想狠狠地摑自己兩巴掌，若不是自己忘記了發出告急訊號，說不定有那一組人手聽到，及時趕到來救援，那麼，說不定他們就不會落在顧臨風的手上！

雖然遲了，但自己這一組旣然出了事故，好歹也要發出告急訊號，也好讓其餘的幾組人手知道，從而提高警覺。

所以，雷宏馬上張口發出一短一長嘯聲。

可惜，他巳被顧臨風點了氣海、丹田等重穴，一身眞氣內勁無法提聚起來，故此，那兩聲嘯聲只比普通人略高一點，恐怕只能够傳出山谷外，再遠一些便不可能了。

他不由懊惱着急萬分。

顧臨風在雷宏發出嘯聲時，想阻止巳來不及，因爲他巳驀然猜到，那一短一長的兩下嘯聲，極可能是一種表示出了事的訊號，他正想給點苦頭雷宏吃，但聽到雷宏的嘯聲與普通人的大叫無異，這能够傳得多遠？立刻改怒爲笑。「雷副寨主，留點力氣吧！像閹了的公鷄叫般！嘿嘿，你那些同路人聽不到的，哼，原來那兩下嘯聲，乃是一種通知別的同路人，表示自己出了事的訊號，哈哈哈……」顧臨風陡地大笑起來。

好一會，他才止笑說道：「不怕對你說，本敎敎主早巳在石鼓鎭附近的幾處地方，佈下了陷阱，相信這時候你們當中的幾組人手，經巳落入了阱中，成爲甕中之鼈！」

「呸！」賀橫山怒罵道。「什麼風雲敎風牛敎，都是烏龜王八蛋！只會縮起來暗算人，你奶奶的，若是男子漢大丈夫，與俺光明正大地對着幹，俺就算被你們剁成肉醬，也不會哼一聲！」

「你媽媽的！」顧臨風終於忍不住發作了，「我倒要看看你的骨頭有多硬，你要是不哼一聲，我倒是服了你！」提脚便往賀橫山的身上亂踢亂踏。

賀橫山被踢得滿地亂滾，臉腫鼻靑，鼻子流出血來，但他就是不哼一聲，從他緊咬牙關以及抽搐的臉孔看來，他是在極力忍受着。

「你媽媽的，我非要你叫不可！」顧臨風的神色獰厲得就像一頭兇惡的野狼，一脚踏在賀橫山的左胸肋上，狂叫道。「叫，叫！我要你叫！」每說一個字，便暗加力道踏下去，雷宏看得瞪眼睜眉，恨不得一頭將顧臨風撞死！

忽然，响起肋骨折裂的難聽聲响，賀橫山的頭上冒出豆大的汗珠來，一張臉腫脹得紫紅，雙手十指用力地抓入泥土中，但仍然不哼一聲。

終於，他的頭一歪，昏厥過去。

但却始終沒有哼出一聲來！

顧臨風的臉色變得極之難看，正想運起全力踏下去將賀橫山踏斃，陡地，從東南及東北兩個方向，先後傳來一短一長隱約聽聞的烈嘯聲，雷宏三人一聽，便知道，另兩組人手可能與他們一樣，出了事！

那接連傳來的兩下告急訊號，却救了賀橫山一命。

顧臨風似乎被那兩聲告急訊號消解了心中的狂怒及殺機，忽然收回踏在賀橫山胸肋上的腳。

「哼哼，就這樣放了他，太便宜他了！」顧臨風惡毒地道：「我非要他叫出聲來！我不信他抵受得了敎中那種種煉獄般的酷刑！」

雷宏「呸」地吐了口唾沫。「屁！不要臉！」

顧臨風臉色驟變，但隨即便恢復過來，陰陰笑道：「雷副寨主，你會爲你那一句話，付出代價！」

雷宏眼一瞪，正想怒罵顧臨風，但却瞥到林勇露出怯懼的神色，毛人初也是怯怯的，不由氣一泄，狠狠地瞪了林、毛兩人一眼！

顧臨風抬頭看一下天色，揮手喝道：「將他們三人也綁起來，馬上走！」

× × ×

趙長雄也聽到第一次——從西北方向傳過來的告急訊號，剛好他正是趕往那邊馳援秦中鶴那一組人手，嘯聲入耳，他便知道秦中鶴那一組人手出了事，他在緊急之下，恨不得脅生雙翅，一下子便趕到去，解救秦中鶴四人。

但他心底却知道，無論自己奔得多快，已經來不及了，原因是，風雲敎的人既然已預早佈下了陷阱，那麽，秦中鶴四人發出的告急訊號，就是表示他們已踩落那陷阱內。

風雲敎的人既然已佈下了陷阱等着，自然佈置周密，决不會讓落阱的「獵物」，有走脫的機會，因此，只怕他趕到去時，秦中鶴四人早已落在風雲敎的手中。

如今他只盼望負責搜索鎭外四個方向的其餘三組人手，在袁介安等人找到他們之前，沒有出事。

但他却大大的失望的。

未幾，他便聽到東北，東南方傳來的告急訊號，令到他驚急不已，只好祈盼西南方那組人——雷宏四人僥倖地，沒有出事。

他却不知道，雷宏那一組却是最早出事。

只是，由於雷宏穴道被封，無法運聚眞氣內力，以致發出的告急訊號——一短一長的聲音無法遠遠地傳送出去，令他聽不到。

終於，他來到一處腳下，發現了一柄遺在一塊石下的勾鐮刀。

他認出那是秦中鶴那一組人中，那位外號叫勾魂刀的魏明的獨門兵器，他心頭不由一沉，在附近搜尋了一遍。發現了不少腳印及動手搏鬥痕跡，他雖然不願相信，但却猜到，秦中鶴他們是在這山崗下，遇伏被擒的。

唯一令到他稍安的是：地上沒有留下血漬，及屍體，這表示，秦中鶴四人極可能是被擒下帶走，沒有被殺死！

掠上山崗，趙長雄四下張望，希望能够發現踪跡，但却甚麽也沒有發現，他只好從原路掠下山崗，趕回鎭上。

× × ×

醉仙樓內，負責搜查鎭上其它三個地方的人手經已在聽聞緊急召集訊號後，先後趕回去，但由於醉仙樓內沒有人留下來等候他們回來，所以，那三組人手都不知道發生了什麽事，要將他們召回來，只好紛紛猜測着。

本來，趙長雄是準備留下一個人，對趕回來的同道說知發生緊急召集訊號的原因的，但留下一人，便不够人手分頭趕往鎭外四個方向追尋秦中鶴等四組人手，所以，他改變了主意，認爲救人要緊，就讓那些趕回去的人納悶一下好了。

醉仙樓那位老闆由於趙長雄賠償了他一錠足五両重的金子，而他早已合算過了，足足淨賺了五十一両三錢銀子，這種生意到那裏去找，因此，他對這些武林人物再到他的店子內光顧，無任歡迎，就算再有人在店內打鬥，損毀了枱椅等物，甚至連店子也拆毀了，他也無任歡迎，反正有銀子賠償，說不定，因此而發了財，不用再開店子營生。

他吩咐那些伙計好好地招呼那些「大爺」，心中在盤算着，就算那些「大爺」不在店內生事，單是酒茶錢及打賞的錢，就是一筆可觀的進賬。

趙長雄趕回醉仙樓時，經已是紅日西沉時分，天邊的晚霞有如火燒一樣。

他在心裏暗忖：「看來，今晚大概要下雨了。」

在醉仙樓內正在喝着悶酒，胡亂猜測的那二組人手，一見趙長雄走進來，紛紛將目光投射在他的身上。

趙長雄看到那三組人手平安無恙，沉重的心情總算輕鬆了一點。

「趙大俠，怎麽只得你一個人？你那一組人手不是發生了什麽事吧？」說話的是一個名叫林樂的年輕人，據他自己說，乃是山西大刀門的弟子。

衆人都緊緊盯着趙長雄，等他說話。

趙長雄掃瞥了一眼，看到那些伙計站得遠遠的，才壓着聲對衆人說道：「各位同道，某家那一組人手沒有遭遇什麽事故，反而有重大的發現……」

「是那一組同道發出緊急召集訊號的？」有人截口說道。「趙大俠，你知道發生了什麽事情麽？」

趙長雄沉重地說道：「各位，那訊號是某家發出的……」

「趙大俠，發生了什麽事？」又有人心急地打斷了他的說話。

「各位，某家得到一個確實的消息，風雲敎一個分舵設在這鎭上，附近地方的消息，乃是風雲敎的敎主派人放出這個消息的，並且，該敎在附近幾處地方佈下了陷阱等咱們踏下去，因此，某家才發出緊急召集訊號，希望能够及時將所有的同道，召集回來，不致陷落在風雲敎佈下的陷阱中，那知道……」

「趙大俠，是否有那一組人手出了事？」有人叫。

「秦中鶴秦兄那一組的人手已知經已出了事。」趙長雄沉重地說：「某家在找

尋秦兄那組人手的路上，只是聽到秦兄他們發出的告急訊號，不久，又聽到某家師兄與魯烈烱那一組人手發出的告急訊號，……結果，某家在一處山崗下，發現了魏兄的獨門兵刃勾鐮刀，附近的地上，還留有打鬥的痕跡……其家猜測，秦兄那一組極可能已出了事……」趙長雄將他看到的與猜測的說了出來。

十二個同道聽了趙長雄的述說，莫不色變，一個叫丁亮的漢子叫道：「趙大俠，聽你那麽說，鎭外的四組人手中，起碼有三組出了事了。」

趙長雄沉重地點點頭，「如今只希望雷副寨主那撥人沒有出事！」

「趙大俠，枯竹大師他們呢？怎麽不見他們？」說話的是方紫秀。

趙長雄吁口氣：「枯竹大師現正在一處地方監視……而沈兄與陸兄，還有一個叫袁介安的年輕人，分頭去追尋另外三組人手，大概也快回來了。」

「那個姓袁的年輕人是什麽人？」有人問。

「袁少俠乃是某家師門故交的一位弟子，就是他，向某家告知風雲敎的陰謀詭計。」趙長雄正想說出發現風雲敎的分舵所在，也是袁介安對他們說的，但忽然改變主意，住口不說。

因爲若是這十二個同道之中，若有風雲敎的人混在其中，那就會走漏了消息，被他們聞風先遁了。

他這種顧慮不是沒有根據的，因爲他們這一些人，都是臨時結合在一起的，彼此之間不但不大了解，有些甚至是不相識的，那就難保沒有風雲敎的人混在其中。

因此，還是謹愼小心一點的好。

「趙大俠，你不是說，有重大的發現麽？」有人忽然問。

「趙大俠，到底發現了什麽？」又有人接口問。

「各位，確是有重大的發現，不過，事關重大，恐怕隔牆有耳，因此，請恕某家暫時賣個關子，待到所有的人都趕回來，採取行動的時候，某家才可以對各位說出來。」

趙長雄的話還未說完，便有人插口說道：「趙大俠，你這麽說，可是不信任咱們，懷疑咱們的身份？」

趙長雄循聲望去，發覺那是一個自稱叫馮玉虎的處子，據他自己說，他是河西神斧門的弟子。

「趙大俠，你若是不相信咱們，那咱們不如散伙，各行其事的好，若是還留下來，還有什麽意思？」說話的是一個看來毫不起眼的漢子，趙長雄却記不起，他姓甚名誰。

「閣下這麽說，表面上言之有理，但據妾身看來，你是在煽風點火——巴不得咱們散伙！」方紫秀盯視着那個漢子：「說！你到底是什麽人！」

本來，衆人在聽了馮玉虎以及那漢子的說話時，都感到不滿，認爲趙長雄那麽說，是懷疑他們，但聽了方紫秀對那漢子的指斥，他們又感到，那漢子說出那種話，確是別有居心，因此，他們暫時拋開心中的不滿，紛紛將目光移注在那漢子的身上。

那漢子在衆人的注視下，顯得有點慌怯，目光閃爍地看了衆人一眼，聲大氣粗地說道：「各位同道，我不過實話實說，有什麽居心，趙大俠那樣說，可不是明擺着不信任咱們麽？」

本來，趙長雄在馮玉虎那樣說時，已生氣，但當他聽了方紫秀的話後，馬上冷靜下來，同時想到，這位不知來歷，其貌不揚的傢伙，有可能是風雲敎混入來的一名手下，冷笑一聲，他對那樣貌普通的漢子說道：「閣下，話不可以這樣說，眼前，咱們的情勢擺明了，已處於極不利的地位，說不定，咱們已成了甕中之鼈，落在了風雲敎的掌握之中。在這種情勢下，小心謹愼一點，難道不好麽，某家不是不信任各位，但閣下敢担保，咱們之中，沒有風雲敎的人混入來麽？萬一因此而走漏了消息，那豈不是功虧一簣？」

衆人聽着，有不少人頷首表示讚同趙長雄的說話。

那漢子也閉上了咀巴。

方紫秀開口說道：「趙大俠說得對。」頓一下，轉對那漢子說道：「起碼，妾身就不知道閣下的姓名來歷，換轉是妾身，你會不會也對妾身生疑？」

接環顧一眼所有的人，高聲說道：「各位，有誰認識這位朋友，叫得出他的姓名的？」

衆人面面相覰，誰也說不出那個漢子的大名來。

那漢子臉色驟變，神色極是張惶，但却不敢動一下，方紫秀盯緊了那漢子，高聲說道：「各位同道，有誰知道這位朋友的大名及來歷的，請說啊。」

仍然沒有人說話。

忽然，馮玉虎怒喝一聲：「原來你就是風雲敎的人，胆敢混進咱們之中，你娘的，不能放過你！」

喝聲中，霍地拔出插在腰間的一柄銅斧，疾劈向那漢子的頭上！

衆人都料不到馮玉虎會忽然向那漢子動手，冷不防之下，欲阻止已不及，眼看着那柄鋒利的銅斧便要劈在那漢子的頭上，忽然間，一指飛來，叮的一聲，彈在斧身上，硬是將那柄銅斧彈歪開去。

衆人在那刹都看不清楚是誰出的手，及至銅斧被彈歪，有人發話道：「馮玉虎，你才是眞的風雲敎中人！」

衆人這時才看清楚，發話的人乃是趙長雄，那一指也是他彈出的！

趙長雄一橫身，便擋在那漢子身前，目中神光暴射，直盯着馮玉虎。

衆人定定神，不由自主的，將馮玉虎與那漢子圍起來，有人似乎已想明白了趙長雄那句話的意思，怒視着馮玉虎！

「趙大俠，你怎麽說我是風雲敎的人？」馮玉虎忿然地嚷叫起來。「難道我出手劈那個風雲敎的兎崽子，有什麽不對的麽？」

「哼！」趙長雄沉聲道：「你劈他一斧沒有什麽不對，不對的是，在咱們還未查明確定他就是風雲敎的奸細時，你憑什麽一口咬定他就是風雲敎的人？」

一頓，趙長雄接又說道：「除非你也是風雲敎中人，才有可能知道而確定他的身份！」

方紫秀首先附和道：「馮玉虎，你還有什麼話說！

「他奶奶的，居然想來個棄卒保兵，幸好趙大俠目光銳利，識破了他的奸計，不然，除掉一個，仍然留下一個，那才是心腹大患！」丁亮怒叫。

衆人紛紛怒喝起來。

馮玉虎與那漢子臉色大變，那個漢子畏怯地抖震了一下，臉色死灰地垂下頭來，但馮玉虎仍然強辯道：「趙大俠，我自問與你無仇無怨，你爲什麼要一口咬定我是風雲教的人？我可不像那傢伙，我有名有姓，有來歷——乃神斧門的弟子，各位相信也聽聞過敝門吧？神斧門雖然是個小門派，但也算得上是正派，試問，我又怎會是風雲教的人？」

衆人可是被他那番話說得怔住了，誰也想不出反駁他的說話，連趙長雄在一時間，也爲之語塞。

馮玉虎見各人被他的話「問」倒了，更加得「理」不饒人，環掃了衆人一眼，激憤地說道：「各位，什麼事也要講眞憑實據的啊！趙大俠，你找到了什麼證據，一口咬定我是風雲教的人？」

趙長雄吶吶着正想說話，忽然，門外走進一個人來，隨口說道：「要證據還不簡單，馮玉虎，你敢讓趙大俠及各位同道搜一下你的身上麽？」

衆人循聲望去，趙長雄驚喜地叫道：「袁少俠，是你！」

走進來的人，正是袁介安。

趙長雄見衆人臉上露出惑然的神色，忙加以說明道：「各位同道，某家先前所說的那位向某家報訊的人，就是袁少俠，他還慨允帮忙趕往東北方那片範圍，追尋某家師兄那一組人手。」

衆人聽趙長雄那樣說，才算「認識」了袁介安。

袁介安朝衆人抱拳環揖，說道：「區區袁介安，見過各位前輩同道。」

衆人看到袁介安雖然年紀輕輕，但却挺拔不凡，自不免對他另眼相看，紛紛向他抱拳還禮。

趙長雄一見袁介安同來，由於心念師兄等四人的安危，因而忘却了正在做的事情，急不迭說道：「袁少俠，可找到敝師兄那一組人手？」

袁介安臉上的笑意馬上收斂了，低沉地說道：「趙大俠，找不到。但區區却在一座廢莊宅內，發現了打鬥的痕跡，在這之前，更聽到那種告急的訊號——一短一長的兩聲烈嘯聲……只怕關大俠他們已出了事……」

衆人一聽，心頭沉沉的，趙長雄心切地道：「找到屍體麽？」

「沒有！」袁介安虛口氣說：「只有一兩點血漬。」

「這還好。」趙長雄喃喃說道：「他們大概被風雲教的人擒下帶走了。」

忽然，起了一陣騷動。

趙長雄急忙瞧看，原來是馮玉虎乘衆人的注意力集中在袁介安身上的刹那，欲乘機溜走，却被方紫秀等人及時發覺，出手阻截他，馮玉虎不甘束手就擒，瘋了一樣亂砍亂劈。

但他又怎敵得過四五個高手的聯手截擊，不到三招，便被方紫秀一掌切在他的右腕上，那柄銅斧噹啷一聲墜落地上，一個叫龔大慶的右手一把扣抓住他的左肩頭，丁亮則一連幾指，戳在他的身上，封住了他幾處大穴！

刹時，馮玉虎便動彈不得，但他的頭上却暴沁出豆大的汗珠來，一張臉也變得灰灰白白的，雙眼絕望地亂轉着。

忽然，有人驚叫起來。

原來，那個漢子見馮玉虎被擒，大概自知脫不了身，居然一掌切在自己的喉頭上，喉骨碎折，自殺身亡！

趙長雄正想開口請丁亮搜一下馮玉虎的身上，丁亮已動手搜起來，很快，便從馮玉虎的身上搜出一塊圓鐵牌來，其上一面鐫有風雲湧捲的圖案，另一面却鐫有一行小字：風雲教香主之號牌！

「嘿哼！」丁亮晃動着那塊鐵牌。「瞧瞧啊，他還是風雲教的一位香主啊！」接遞給了趙長雄。

趙長雄看過那塊鐵牌，擧起來，以便讓衆人都看到，高聲說道：「都看清楚了麽？」

衆人自然看得很清楚，齊聲應道：「看清楚了。」有些人跟着朝馮玉虎吐唾沫，罵道：「呸，你奶奶的，看你這兔崽子還抵賴得了。」

「看他長得好眉好貌的，眞想不到，會是風雲教的兔崽子，方才他還口口聲聲的自稱是神斧門下，要是被神斧門的門主神工鬼斧鐵萬鈞知道，怕不一斧將他劈爲兩爿！」有人感嘆地說。

趙長雄將鐵牌遞給袁介安細看，怒視着馮玉虎，說道：「姓馮的，現在你無話可說了吧？」

馮玉虎悶聲不吭。

忽然有人叫道：「趙大俠，揪出這個兔崽子，正好從他的身上，查問出風雲教那個烏龜分舵在什麼地方！」

「對啊，那兔崽子若是不說，有他好看的！」有人接上口叫。

趙長雄正想說話，馮玉虎忽然頹然軟倒下去。

站得最近的丁亮怪叫道：「不好了，他奶奶的這兔崽子服毒自殺了！」

衆人往地上的馮玉虎瞧去，發覺他的臉泛起一片紫黑色，口角流出一縷紫黑的血沫來，跟着，他的眼耳鼻也淌流出黑血來。

「好厲害的毒藥！」有人駭叫。

「這兔崽子不知着了什麼迷，居然尋死也不洩露該教的秘密。」方紫秀搖頭嘆息！

「這倒未必！」趙長雄說道：「該敎一定是有一套極嚴酷的教規，令到失手被擒的手下就算是死，也不敢透露該教的秘密！那種懲罰可能比死還要慘酷，否則，誰願意寧死也不說半句話，要知道，加入該教的人，都不會是什麼好傢伙，他們當然不會有那種視死如歸的氣概！」

「他奶奶的，他這麽兩眼一瞪，咱們豈不是捉到鹿，也脫不到角？」有人忽然怒罵。

「不過，咱們也不是一無所獲，總算揪出了風雲教混入來的兩個奸細，可說是除去了心腹大患，不然，只怕咱們全栽在風雲教的陷阱中，還不知道是怎麽回事。」方紫秀說道。

袁介安忽然說道：「趙大俠，陸大俠與沈大俠回來了。」

衆人循聲往店門外瞧去，果然看到沈信威與陸定國一齊走進來，陸定國的背上揹着一個人。

衆人立即迎上前去。

趙長雄疾聲道：「陳兄，沈兄，找不到他們麽？」

陸、沈兩人皆神色沉重地搖搖頭。

「陸兄背的人是誰？」說話的是陸定國的一位朋友——譚海。

「是吳兄。」陸定國低沉地說：「我是在一處林子邊，發現他的。當時他巳經死了，本來我想就地埋了他，但想，還是將他揹回來，也好讓各位知道，他們那組人巳出了事。」邊說，邊將背上的那具屍體放到在一張枱面上。

衆人定眼望去，認出那具屍體果然是吳再道，在他的喉頭上，赫然有兩個血洞，像是被人以雙指抓扣出來的。

「陰陽鎖喉指！」袁介安仔細地打量了吳再道喉頭上的那兩個血洞，脫口叫出聲來。

「袁少俠，你眞的看清楚了嗎？」趙長雄臉上變色，失聲道：「眞的是陰陽鎖喉指？」

「趙大俠，你仔細看一下，這兩個血洞是不是一個大些，深點，另一個較小及淺一點？」袁介安指點吳再道喉頭上的那兩個血洞給趙長雄看。「這正是陰陽鎖喉指殺人的獨有特徵！」

趙長雄經袁介安指點給他看，發覺那兩個血洞果然如袁介安所說的那樣，不由動容道：「袁少俠，若吳兄喉頭上的這兩個血洞眞的是被陰陽鎖喉指法弄出來的，那麽，獨擅這種歹毒指法的二指魔煞歐陽餘子，豈不是還活着？」

衆人一聽二指魔煞歐陽餘子的大名，莫大悚然變色。

因爲二指魔煞歐陽餘子，在江湖上武林中，曾經掀起過一片腥風血雨，無論黑白兩道，他一概不賣賬，照殺可也——不論與他是否有過節，又或是開罪了他，總之，他就像一個魔煞般，所到之處，人亡血洒！

而他殺人的手法，就是施展陰陽鎖喉指，因此，每一個被他殺死的人，喉頭上都有兩個血洞，乍看之下似乎大小一樣，其實，是有分別的——左大右小，深淺也是一樣，這就是陰陽鎖喉指的特徵。

由於歐陽餘子雙手上只有右手僅剩姆食二指，左手掌是光禿禿的，一根手指也沒有，又由於他嗜殺，江湖武林人便給他起了一個外號，二指魔煞！

幸好他前後在江湖上武林中出現了一段很短的時日，便忽然消失了踪影，不然，武林中受其屠殺的人數還要多。

誰也不知道他爲何失了踪，就像誰也不知道他爲何要屠殺武林中人一樣。

他的出現，他的失踪，就他行事的作風，就像一個謎，誰也猜不透。

但是，他在江湖上武林中所造成的殺刦，却在江湖上武林中留下了永難磨滅的烙印。

當年歐陽餘子在武林中造成的腥風血雨，距今巳一十四年，但袁介安說出他的名字，衆人便記起了他，這足以證明，他留給武林人的印象，是如何深刻！

× × ×

「趙大俠，若是二指魔煞重現江湖，並且是加入了風雲教，那將會是武林中的一場浩刦！」說話的人乃是江淮道上頗有名氣的人物——左手劍麥子秋。他說話時，神色中露出懼怯之意。

「袁少俠，你眞的看清楚，認出那是歐陽餘子獨擅的陰陽鎖喉指？」方紫秀帶着希冀的神色對袁少俠說。

袁介安肯定地道：「方女俠，區區敢以生命担保，絕對沒有看錯，當年家師反復向區區講解過陰陽鎖喉指的精妙之處，及其殺人後所留下的特徵，區區記得很清楚。」

「請問袁少俠令師是那位高人？」丁亮問。

「袁少俠的師傅就是武林中尊稱爲武林通人的諸葛百機前輩。」趙長雄代表袁介安說出他的師傅的名諱來。

衆人一聽，莫不露出欽仰之色。

「袁少俠原來是諸葛前輩的高足，那眞是失敬了。」方紫秀朝袁介安施了一禮。「令師諸葛前輩學究天人，對於天下武林各門派的武功瞭如指掌，對於武林中的十八般兵器，奇門兵刄，甚至連武林中幾乎沒有人叫得出名稱的怪異兵器，也搜羅精研。你是諸葛前輩的高足，你說的話，妾身可是深信不疑。」

袁介安忙不迭還禮，謙道：「方女俠太過奬了，區區不過幼承師訓，承蒙家師傳以衣砵，可惜區區天生魯鈍，所學不及家師十之二三……」

「好了，袁少俠別謙了。」趙長雄打斷了袁介安的話。「咱們還是先葬了吳兄的屍體，然後大家商議一下下一步的行動吧。」

衆人皆沒有異議，正準備抬起吳再道的屍體離開醉仙樓，一羣人就在這時出現在店門口，將門口堵住了。

衆人紛紛往那羣人望去。

那羣人約有七八個，為首的人年約四十許，穿一件錦袍，神色兇戾，一步踏入店內，目無餘子地橫眼掃視了衆人一眼，昂起頭來，不再瞧衆人一眼。

在他身後的八名漢子，一律身穿淡灰勁裝，四個執刀，四個執槍，一字排開，將店門口堵死了。

衆人之中，起碼有一大半認出那個身穿錦袍的是何許人，不少人都吸了口氣，只有趙長雄、袁介安神色不變。

「朱瘟神，原來是你！」趙長雄沉聲說道。

錦袍人——朱瘟神鼻子裏哼了一聲，傲然道：「趙長雄，既然認出是朱某人，還不束手歸降？」

提起朱瘟神，也是江湖上的一號煞星，本來，他的姓名叫朱温臣，但由於他像瘟神一樣，在那裏出現，必有人會遭殃，因此，武林中人便取其諧音，稱之爲朱瘟神。

但他與趙長雄比起來，還稍遜一籌，他却一副不將趙長雄與衆人看在眼內的自

大狂態，可能他的背後有什麼仗恃，才敢如此目中無人。

趙長雄已猜到這一點，所以，他一點也不動氣，冷冷地道：「朱瘟神，你背後的主子是誰？」

朱瘟神打從鼻子裏噴出一口氣來，大刺刺地說道：「天下間，除了本教教主能够令朱某心甘情願地歸附驅使之外，還有誰？」

「狗！」有人吐了口唾沫在地。

朱瘟神却詐作聽不到，斜睨了趙長雄一眼，說道：「趙兄，你是一位俊傑，不會不識時務吧？」

趙長雄早已猜到朱瘟神可能是風雲教的人，但他却詐懵扮傻。「朱瘟神，你要咱們歸順，也要說出你那位主子是誰，讓大家估量一下，他够不够份量讓趙某聽命於他。」

「趙兄，別詐傻扮痴了。」朱瘟神冷冷笑道：「本教教主英明神武，赤手空拳創立了風雲教，正欲大展鴻圖，趙兄若是歸順本教，朱某包管你前途無限！」

「哼哼，原來是風雲教的龜孫子！」陸定國罵道。

朱瘟神這一次終於臉色變了一下，似欲發作，趙長雄却搶先說道：「朱瘟神，某家連貴教教主是何許人，都不知道，這未免太有點那個吧？」

「這不成問題。」朱瘟神接口說道：「只要各位答應歸順本教，朱某立刻帶各位去拜見教主，那時，各位不就知道教主乃何等人物了麽？」

「放屁！」丁亮怒喝：「你以爲咱們是甚麽人？三歲小孩？也不怕笑掉了咱們的大牙！」

「該死！」朱瘟神這一次終於忍不住發作了。「眞的敬酒不吃吃罰酒麽？」

趙長雄正想說話，方紫秀已說道：「朱瘟神，就憑你與那幾名手下，就吃定了咱們麽？」

衆人聽他那麽一說，有些胆怯的，也陡地胆壯起來，紛紛向朱瘟神呼喝起來。

朱瘟神却一副有恃無恐的樣子，冷厲地掃視了衆人一眼，慢慢地說道：「朱某還有自知之明，不過，你們也別忘了，有不少人落在本教的手上，趙兄，你不會這麽快便忘記了有一位師兄吧？」

「某家不勞你提醒！」趙長雄恨得牙癢癢的。

「如此最好！」朱瘟神陰陰地說道：「朱某在趕來這裏之前，你們那些傢伙已在受苦，你們若是早一點答應歸順本教，他們便少受一點苦，各位不會那麽忍心的吧？」

這分明是要脅！趙長雄再也忍不住，怒吼一聲：「朱瘟神，你們將某家師兄等人怎麽樣了？」

這一聲喝，有如天雷乍响，震得所有的人皆心神震撼了一下。

一條人影也就在那剎那有如魅影般，幻閃向朱瘟神，眼慢的，根本看不到。

只見朱瘟神悶哼一聲，身形暴退，接着是一聲怒喝，以及兩下沉實的掌擊聲。

趙長雄目光何等銳利，在那條人影幻閃的剎那，已看出是袁介安，不由暗自佩服他的機靈——乘着各人心神皆震的剎那向朱瘟神出手，來個擒賊先擒王！緊接着，他瞧到袁介安以極之迅速怪異的手法，向朱瘟神進擊，朱瘟神在冷不防之下，着了一下，但他也不是省油的燈，暴退中，也出了手，結果，兩人對了兩掌，似乎誰也佔不到誰的便宜。

這一剎間的交手情形，在場衆人之中，只有像趙長雄這種高手瞧得一清二楚，別的人就只是見到眼前幻閃了一下，根本看不到甚麽。

直到兩人對掌，分開，停住，衆人才看到，那條人影原來是袁介安。

衆人看得呆住了，對袁介安也不由另眼相看。

單是袁介安剛才所顯露的那種如幻似魅的身法，就令到他們由衷嘆服，自愧不如了。

何况，袁介安還是一個年紀輕輕的年輕人。

「朱瘟神，你果然有兩下子！」袁介安淡定地瞧着已暴退出店門外，一臉駭異之色的朱瘟神說，就像他根本沒有與對方動過手一樣。

朱瘟神倒吸了口涼氣，忍受着左臂肘有如斷折般的劇痛——原來他在驟不及防之下，被袁介安的掌沿擦削過臂肘。已經這般痛了，若是被切中，只怕他那條右臂廢了。「你……你是什麽人？」

朱瘟神對於眼前的年輕人——袁介安，打從心底裏生出一股懼意來。

那是因爲袁介安剛才展露的一手太高明厲害了。

「區區袁介安。」

朱瘟神可是從未聽聞過這個「大名」，這更令他怯懼。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年輕人，居然身懷如此驚人的絕技，他可是生平第一次遇到。

「殺！」他陡地大喝一聲，人却一個暴閃，逼到那八名刀槍手的身後。

那八名刀槍手暴喝一聲，刀砍槍刺，一齊往袁介安的身上招呼。

別看他們只是隨便地劈出一刀，刺出一槍，只有當事人的袁介安，才感受到自己全身上下，已被八柄刀槍封罩住全身上下，而且，還有數股勁氣湧壓過去。

不過，他却夷然不懼，因爲他已瞧出了破綻，身形一個急閃，便已往那處破綻疾閃過去，雙手一撥一抄，便已抄住三柄長槍。

他才抄拿住那三根長槍，那八個漢子却驀然向後暴閃，其中那三個長槍被抄拿住的漢子居然鬆手棄槍。

袁介安先是怔了一下，隨即便感到有點不對，驟變也就在這剎那發生了。

地塌山崩般，忽然間，整座醉仙樓倒塌下來，轟轟隆隆聲中，塵飛土揚，柱倒樑斷，瓦碎磚飛，只聽店内的武林羣豪發出一陣驚叫聲。

緊接着，有數條人影從倒塌中的樑柱碎瓦中衝射起來。

「射！」只聽朱瘟神暴喝一聲。

弓弦聲一陣急响，嗤嗤疾响聲中，從倒塌的屋牆四面，激射出一陣激矢，向那幾條人影射去。

那幾條人影中的兩個，倏然發出一聲長嘯，掌袖齊舞，硬是將射來的激矢全部

撥擊劈折落地。

「火箭侍候！」

又是一陣弓弦聲，只見點點火光，帶着破空之聲，有如流螢一樣，「飛」向那幾條人影。

這火箭可是沾不得的，若是皮肉沾觸上，那便會被炙傷，要是沾上衣衫，便會被燃着燒起來，所以那是沾觸不得的。

因此就比剛才的箭矢難於應付了。

「速向下墜！」聽喝聲，是趙長雄的聲音。幾條人影急向下墜。

險險的，那些火箭從那幾條急往墜下的人影頭上縱横交錯射過。

原來這時候已天黑了，因此，看不清那幾條人影是誰。

那幾條人影才避過那陣火箭，便聽到一聲喝：「分頭殺敵！」陡地「炸」射開來，朝四面的弓箭手猛撲過去。

「放毒彈！」是朱瘟神的疾喝聲。

「波波波波」一連幾下爆炸聲，有五六團烟霧爆散開來，迅即擴展瀰漫，一下子便將四面遮蔽起來。

那幾條人影一聽「毒彈」兩個字，疾射的身形陡地一個倒翻，凌空翻掠同去，急往下墜。

但有一個却慢了那麽一霎，被驀地從烟霧中激射過來的箭矢射中，慘叫聲中，有如隕石般直墜落地。

其餘的幾條人影幸好墜得快，不然，也會吃那些激射的箭矢射中。

由於晚風很急，那些翻翻滾滾的烟霧被晚風一吹，很快便消散，而那幾條墜下去的人影直到那些烟霧消散，才敢從瓦礫中跳起身來。

四察一下，朱瘟神與他的手下，不知在什麽時候，經已溜得不見一個人影。

夜色中，依稀可以看到，那幾條僥倖沒有被倒塌的屋子壓埋住的人影，原來是趙長雄、袁介安、方紫秀、丁亮、陸定國、沈信成，剛才被箭矢射中的那一個，是陸定國的好友譚海。

不幸，他被一支箭矢自腰側射入去，尖矢幾乎從另一邊的腹側露出來，傷重致死。陸定國抱起譚海的屍體，仰天發出一聲憤怒的長嘯！

「快救人，不然火勢猛烈起來，被壓在瓦礫下還未死的同道，便會被燒死！」趙長雄焦急地說道。

一言提醒了各人，他們立刻動手，而一一瓦礫之下，也有動靜，結果，他們一共救出了近十個武林同道，只有三個因爲被倒塌的樑柱砸中，死了。

其實，他們的樣子也很狼狽，灰頭土臉的，後來，他們也救出了醉仙樓的老闆與伙計。

那個老闆雖然沒有死，但却砸斷了一條腿，也够慘的了，這大概就是對他的貪念的報應吧。

火勢乃是被火箭所引發的，這時候經已雄猛地燃燒起來，起了火，自然有人來救火，以免被波及，趙長雄等人安頓了老闆及伙計等人，便攙扶着傷者，往大街内的四海客棧走去。

他們也要找個地方安頓好受傷的同道，何况，他們還未吃晚飯。

在走向四海客棧的路上，趙長雄拜托袁介安趕往温柔窩，通知枯竹大師一聲，以免他焦急。

袁介安答應一聲，便往温柔窩那邊走去。

泰山三老擒孼龍

温柔窩這時候燈火明亮，熱鬧得很。

袁介安打從温柔窩的大門前走過，幾乎被一個拉客的鴇母扯了入去，幸得他一身塵污，向那鴇母咧牙一笑，幾乎沒有將她嚇暈過去，這才得到脫身。

忽然，他看到一條頗爲熟悉的背影走入温柔窩的大門内，驀地，他想起來了——那不就是自己輾轉數百里要追殺的那個傢伙麽？

他幾乎想不顧一切地衝入温柔窩内，將那傢伙一把揪出來，然後，押他同去，在好友的墓前，殺他以祭亡友之靈。

但他却忍住了。

既然那傢伙進入温柔窩内，那麽，一時三刻之間，是不會出來的，他大可以代替枯竹大師，一方面監視着那傢伙的動靜，另一方面，也替趙長雄等人監視住温柔窩内的動靜，可謂一舉兩得。

找到了枯竹大師，他簡略地將這段時間發生的事情向枯竹說了一遍，聽得枯竹連頌佛號不已。

待枯竹走後，袁介安走向温柔窩大門斜對的一條巷子内，掠上瓦面，伏在一角簷影下，監視着進出的人。

×　×　×

枯竹大師趕同四海客棧，找到了趙長雄等人，對衆人略說了一下在監視期間，温柔窩沒有什麽特別的動靜。

趙長雄等人已換過乾淨的衣服。受了傷的也敷扎好，而受傷的那幾個武林同道，傷勢都不算重，只是被砸傷了皮肉或是擦損了手脚，敷了藥後，都沒有什麽大碍，也因此，他們已商量好，在吃過晚飯後，便向温柔窩動手，搗破風雲教的這個分舵，一來也算出口氣，二來，說不定可以從那些風雲教的兔崽子的身上，查問出該教的總壇所在，那便可以直搗黃龍。

而他們之所以决定在今晚動手，乃是基於「兵貴神速」，「出其不意」，而受傷的同道在行動上都沒有什麽不便，使決定向温柔窩下手。

他們吃過晚飯後，便直撲向温柔窩。

這樣，就算有風雲教的人在四海客棧附近監視着他們的動靜，也來不及趕同去報訊！

×　×　×

伏在瓦簷上的袁介安忽然發現了一件極之奇怪的事情。

一個女子居然從温柔窩的側面後院牆内掠出來。

本來，像這種地方，有一個女子從牆内掠出，也不怎麽奇怪，因爲不少俠女或是別有目的的女子，很多時都會隱身在這種風塵地方，這是最易隱蔽身份的了。但温柔窩却有點特別，那裏是青樓烟花地，實則乃風雲教的一處分舵，暗中有武林人物出入，那就值得注意了，何况，袁介安正在監視着這裏的動靜，如今發現有人暗中出入，那自然不能放過了。

而深深地引起袁介安的好奇心的，乃是他發覺到，那個女子在掠出來後，在暗黑冷寂的巷子內略為一站，裙脚一掀，居然鑽出一個小矮人來，仰頭吸了口氣，便又一低頭，鑽回那女子的裙內。

跟着，那女子便往巷子的深處掠去。

袁介安幾乎以為自己花了眼，看到的只是幻像，眨着眼睛，那裏眼花了，看到的是眞的！這簡直奇異得不可思議，一個女子的裙子裏面。居然收藏了一個人——一個小矮人，但表面上却一點也看不出來，而且瞧她掠去的勢子，一點也沒有因為裙內藏了一個人而受到影响，這麽奇怪的一個女子，引起了他的興趣！

而使他更感興趣的是，那個女子到底趕往什麽地方呢？會不會是風雲教的人？九成九是！說不定，她正趕往風雲教的一個秘密地方。驀地，他的心頭一動——若她是趕往囚押關大俠等人的地方，那豈不是……

他立刻像一條魅影般，自瓦簷上閃掠疾射向那個女子掠去的方向。

× ×

趙長雄等人一共是十一個人，當他們撲到了温柔窩時，枯竹大師却找不到袁介安。

他們自然不知道袁介安因為追踪一個裙子裏藏着一個小矮子的女子，連輾轉追踪了數百里的一個殺友兇手也暫時拋下不「理會」，目的就是希望能够跟踪那女子而有意外的發現——查探到關禁關鎮西等人的地方。

不見了袁介安，自然令到趙長雄等人心焦不安，但眼前的情勢又不容他們猶豫拖延，以免被温柔窩內的風雲教徒聞風逃匿，因此，趙長雄下令立刻攻入去。

十一個人，分成三組，第一組由趙長雄帶領三個人，由大門闖進去，第二組由方紫秀帶領，也是四個人，從後面摸入去，來個前後夾攻，第三組由陸定國帶領，專責放火及接應堵截。

趙長雄那一撥聲勢洶洶地往大門內闖進去，先是被一個鴇母伸手攔着，而被沈信威一掌擊出丈外，撞在門旁的牆上，爛泥一樣滑倒下去。

但立刻從大門內撲出兩個兇猛的漢子來，其中一人，正是妓院裏的打手頭兒崔大。

崔大當門一站，由於身形高大，簡直有如一尊門神一樣，頗能嚇倒人。

但却只能嚇倒普通的嫖客，對於趙長雄等人來說，簡直不將他放在眼內。

「唉，你們沒有長眼睛的麽？」崔大裝模作樣地瞪着他那雙牛眼，滿以為可以嚇倒眼前的四個人。「你們不想活了麽？還不快滾？」

另一名漢子，也帮腔咋唬起來。「你們的狗眼長到什麽地方去了，也不能睜開眼睛瞧清楚這是什麽地方，便亂闖亂撞的，找死麽？」

「滾！你才找死！」喝聲中，只見陸定國與沈信威雙雙撲向崔大與那個漢子，一出手，便毫不留情。

只聽「砰砰」兩聲，跟着是崔大與那名打手的兩聲慘叫。

只見兩人分別飛摔入大門內，崔大撞塌了一面屏風，那名打手却自倒塌的屏風上面飛摔入去，叭聲撞在一根柱子上，發出一聲狂嚎，口噴鮮血，登時了賬。

這一來，自然驚動了裏面的人——嫖客以及那些打手人等。

趙長雄身形一掠，當先搶撲入去。

崔大皮粗肉厚，雖然捱了沈信威一掌，斷了兩根肋骨，却仍然能够站起來，欲往內奔去。

但却被沈信威一把抓住衣服，將他扯回來，左右開弓，「啪啪」兩聲，摑得他七葷八素的，接伸手揑向他的喉頭，狠聲說道：「說！這裏是不是風雲教的一處分舵？」

崔大被揑得幾乎閉過氣去，雙眼直翻，吐着舌頭說道：「你……你們是什麽……人？」

「你奶奶的大狗熊！」沈信威在黑道上也是一號人物，整人的手段還會少得了，膝頭一提，狠狠地撞在崔大的胯下。「擠出你的鳥蛋黃來，看你說不說！」

崔大彷彿被人將他的背樑骨抽掉一樣，全身猛搐了一下，癱軟地彎起身子來，悶悶地發出一聲慘厲的嘶叫，那張臉一點血色也沒有。

這時候，趙長雄與其餘兩人已撲入了燈火輝煌的大廳內，那些姐兒及嫖客早已大驚失色地躲在裏面去，堵住他們的，是七八名打手模樣的漢子。

崔大終於緩過一口氣來，却說不出話來，只是點頭。

因為那一下痛得他幾乎沒有昏厥過去了。

「說！你是不是風雲教的人？」沈信威兇狠地喝道。

那一陣強烈的疼痛還未消散，崔大連說話的氣力也沒有，只好又點頭！

「誰是你們的分舵主？」沈信威又厲喝。

這一次，崔大終於有些少氣力說話了，咀唇噏動了一下，發出極微弱的語聲來，沈信威却聽不到他在說什麽，他正想喝叫他說大聲一點，倏地，一道電芒斜刺裏閃射出來，「噗」地一聲，射在崔大的背側上。

崔大發出一聲慘厲的嘶叫，身子挺搐了一下，便頹然軟倒落地。

他的側背上，赫然揷着一柄飛刀，却只露出一截刀柄來！

發出飛刀的那人手勁好猛！

沈信威怒吼一聲，有如一頭狂怒的豹子般，撲向射出飛刀的那個地方——大廳左邊對開的一叢花樹。

大廳內的趙長雄三人已與那七八個漢子動上了手。

那七八個漢子根本不容趙長雄三人說話，悶聲不吭的，便向趙長雄三人撲過去，三人除非甘願被對方殺死，不然，只好與之動手。

趙長雄一出手便擊飛一個漢子，但另兩個漢子却夷然不懼地向他撲過去。「颯颯」兩聲，兩柄刀交叉向他斬劈下去！

趙長雄連眼皮也沒有顫動一下，雙掌拍出，寄準無比地拍擊在那兩柄刀的刀身上。

那兩個漢子刹時如受巨力撞擊，虎口

震廝，兩柄刀脫手飛起來，人也「蹬蹬」地倒退了兩大步，才穩住身形。

但立刻便被像一陣風般「捲」過去的趙長雄扣住左右肩井穴。

忽然，外面有人大叫：「趙大俠，屋子快爆炸了，快出來啊！」

趙長雄與陸定國兩人聞言，心頭猛烈震撼了一下，對於風雲教的手段，他們在一個時辰前，已領教過了，幾乎被倒塌的屋子壓埋在下面！趙長雄疾喝一聲：「陸兄黃兄，快走！」扣着兩個漢子肩頭的雙手一鬆一翻一拍，那兩個漢子頸脖一歪，左右飛摔出去，而他的人已一個斜旋，向外撲射！

陸定國大喝一聲，連環擊出五六拳，硬是將那兩個纏住他的漢子逼退開去，身子一仰，向外倒射出去。

被趙長雄稱作黃兄的——黃華坤，也急不迭往外撲去。

那兩個與他動手的漢子在聽聞外面的那聲喝叫後，立刻自動退下，轉身向就近的窗口撲去。

他們都是人，也怕死，自然不想葬身在這大廳內，當然急着逃命了。

顯然，這七個漢子根本不知道這座大廳即將爆炸，否則，他們在與趙長雄三人動手時，神色間多少也會顯露出來。

趙長雄三人先後撲出大廳外，不自禁扭頭往大廳望去，只見那兩個纏鬥陸定國的漢子亦驚惶逃出來。

但他們却逃不出去。

因為就在這刹那，「轟轟轟……」一連五六下爆炸乍然响起，趙長雄三人感到地面似乎震動起來，三人急不迭撲開去，以免被濺射於碎木磚瓦射中。

塵烟翻揚，木石碎射中，整座大廳搖撼震動着倒塌下去，發出的聲响恍似山崩地塌，令人魄動神搖！

趙長雄三人可謂歷過生死的人了，但還是第一次目睹如此「壯觀」的驚人情景，莫不色變心驚！

最令二人悚目驚心的是，那兩個才奔到廳門前的漢子活生生被倒塌的大廳生葬活埋的情景。

那兩個漢子惶懼絕望的嘶叫聲，像他們這種不易動容的人，也為之感到惻然。

風雲教這種手段，也算惡毒了。

三人怔怔地看着那座剛才還是富麗堂皇，燈火輝煌的大廳在眨眼間便變成一堆瓦礫，忽然，他們被一陣呻吟聲驚動了。

他們立刻循聲望過去。

立刻，他們便發覺那一聲聲的呻吟聲發自丈許外的一個花架之下，同時，他們也看到，大廳後面的那座紅樓已燒起來，有三條人影正向這邊掠來了。

他們立刻就認出，那是負責接應及截風雲教的徒衆的丁亮三人。

趙長雄立刻向那個花架掠去。

陸定國與黃華坤跟着掠去。

他們掠到花架前，丁亮三人亦已經掠到，發現花架下躺着一個人，赫然是沈信威！

在他的左胸上插了一柄刀子，深沒至柄！

趙長雄正想蹲下去將沈信威扶起來，看看他還有沒有救，陸定國已搶先蹲下來，扶起了斷續地發出低弱的呻吟聲的沈信威。

衆人都緊張地看着。

「沈兄……」陸定國邊探着脈息邊低聲叫。

沈信威却一點反應也沒有。

「陸兄，怎樣？」趙長雄緊蹙着眉頭問。

「脈息弱而散亂……」陸定國抬起頭說，露出担憂的神色。

「盡盡人事吧。」丁亮說。有一種兔死狐悲的感覺。

也難怪他有這種感覺的，沈信威雖然是一個黑道人物，但畢竟他是為了對付風雲教而傷重垂危的，也說得上是他們的同路人了，一個「同伴」死了，誰也會生出哀戚的感覺的。

陸定國點點頭，有人從身上取出一瓶丹丸遞給他。「陸兄，這是培元固本丹，給他吃三顆，大概有點效用。」

陸定國接過，正想拔開塞子倒出來給沈信威喂下去。沈信威却突然身子一挺，大叫一聲，張口噴出一口血來，雙眼暴睜，叫出兩個字來。「飛……刀……」頭一歪，咽了氣。

衆人見他死不瞑目，心中一陣難過。

「趙大俠，咱們還是離開這裏吧！」黃華坤說道：「火勢越來越猛，若是被趕來救火的人看到咱們，有點不便。」

趙長雄頷首道：「說得對，咱們還是離開這裏吧。」

丁亮接口道：「那些兔崽子在點燃了火藥引子後，便不知往那裏溜了。」

「丁兄，呼叫示警的可是你們麽？」黃華坤低問。

「是。」丁亮說：「丁某與李兄馬兄從側面院牆翻進來，在那面搜索了一會，發覺不到什麽，便往前面這邊掩來，恰好看到幾個傢伙在點燃火藥引子，咱們三人便撲過去想阻止，却被近十名漢子圍攻，情急之下，便高聲呼叫，幸好趙兄你們能够及時奔出來。」

「趙兄，怎麽不見方女俠他們的踪影了，」李策說道。

李策這一說，趙長雄等人才醒覺起，方紫秀那一撥四人在聽聞爆炸聲後，不會不趕到前面來看一下的，但自始至終，既不聞他們四人的聲息，也不見他們的踪影，這就有點不對勁了，趙長雄疾聲道：「丁兄，你與某家到後面看一下，其餘的人馬上追出去，在外面等咱倆。」話未說完，已掠向後面。

但搜遍了整座温柔窩，也找不到方紫秀四人的踪影，也發現不到一個人，連那些嫖客姐兒，鴇母也不見一個，大概那些人在爆炸時乘亂溜出了温柔窩。

方紫秀四人忽然失了踪，那只有兩個可能：一是他們中了暗算，被風雲教中人擒下擄走了，二是他們由於急着要追踪風雲教的人，無暇通知他們。

温柔窩內的火勢越燒越猛烈，火光映紅了夜空，他們不能再留下去了，只好掠出牆外，找到已退出外牆外面的陸定國等人，走回四海客棧。

這一次的行動，他們可說失敗了。

因為他們根本沒有什麽收獲——一點

關於風雲教的秘密也查不到，唯一說得上收獲的，是殺了幾個風雲教的徒衆，毀了他們的一處分舵，但這些對他們來說，一點用處也沒有，而他們又再失去了五個人（對於方紫秀四人的失踪，他們都不敢奢望），這個損失，比起那「收獲」來，大得多了。

因爲他們本來便不夠人手的了，再失踪了四個人，人手更少了，就算風雲教的人出現在他們的眼前，他們也無能爲力，奈何得了他們。

× × ×

袁介安這一次的收獲可謂大了，他覺得自己這一次決定放棄那個殺友兇手，而跟踪那個裙子內收藏了一個小矮人的女子，可謂「英明」極了。

最令他感到興奮的是，他的猜測沒有錯，那個女子果然是到一處秘密的地方——囚禁關鎭西等一衆人的地方。

那是一處異常隱秘的地方。

袁介安雖然很想將關鎭西等人救出來，但他還是按捺住了。

單憑他一己之力，雖然不無可能救出關鎭西等人，但却沒有絕對的把握，萬一救不了他們，自己反而也被擄去，那豈不是錯失了一個救人的大好機會，因此，他決定暫時隱着，趕回去知會了趙長雄等人，計議好後，才動手救人。

當他正想悄然離去的時候，發現那個女子又現身掠出來，於是，他便暗中跟在後面，看看那女子到底要到什麽地方去，說不定，又會有出乎意外的發現。

跟踪那女子來到一座廟宇外，他才發覺到，已回到石鼓鎭上。

跟着，他便認出，那是天官廟。

看着那女子從廟後的圍牆掠入廟內，袁介安不由思忖起來。「莫非風雲教的重要人物，就躲藏在這廟內？」一縱身，他已從另一面掠上了瓦面，潛掠到後面。

立刻，他便聽到了下面傳來一陣人語聲。

他馬上將耳根貼在瓦面上，傾聽了起來。

「你就是吉慶？」袁介安立刻清楚地聽到那女子在問一個人的說話聲。

「是……你……饒命！」是一個男子的聲音。

聽這一問一答，原來那女子是來找住在廟後一間小房間內的大蛇吉慶。

「你若是老老實實地回答我的問話，我不會爲難你！」那女子的語聲溫和了一點。

不用說，這女子就是殺死謝沐恩的羅綺香了。

大蛇吉慶似乎沒有剛才那麽害怕了。「妳……問吧。」

「你認得我麽？」羅綺香將臉湊近吉慶。

大蛇吉慶渾身顫抖了一下，囁嚅着說道：「我……不……我……沒有見過……妳。」

但他臉上流露出來的神色，却明白地顯示出，他是見過她的，這自然逃不過羅綺香那雙眼睛，逼近了一點，羅綺香冷聲說道：「你再看清楚一點！」

大蛇吉慶惶恐地將目光閃避開去，吶吶着，說不出話來。

「說！」羅綺香的語聲冷厲得令人心悸！

「我……」大蛇吉慶顫抖着咀唇，幾乎說不出話來。「見……過妳。」

「你還見到了什麽？」羅綺香接問，語氣又放緩下來。

「見……到你……殺……殺……了……謝老……爺……」吉慶經已崩潰了，不由自主地說出來。

「那麽，你也看到我殺謝沐恩的經過了？」羅綺香的語聲溫柔得教人心頭暖暖的，並且露出一抹笑容來。

吉慶却像見到蛇蝎一樣，恐慌地直往後退縮。「不，我沒有看到……那時……太快了……我根本看不清楚！」

「哼哼，那表示你是看到了！」羅綺香發出兩聲令人心悸的笑聲。「你不該太好奇，太愛管閒事！更不該不會喝酒却去喝個半醉不醒的，對人胡說殺死謝沐恩的，是一個女子！」一頓，復又發出憐憫的樣子，說道：「本來，我已忘記了那同事，很不幸，却被我無意中聽到有人傳開了你說的那句說話，爲了我那個秘密，我不得不殺了你！」

說着，纖手一伸，尖刺的指甲直往吉慶的喉頭插去。

吉慶驚叫一聲，想退，那知退無可退——原來已退到牆角前，雙眼一翻，昏死過去。

瓦面上「崩」的一下疾响，一縷勁風疾射向羅綺香揮出的兩指！

羅綺香大吃一驚，聽風聲急勁，便知道發出暗器的人腕勁很強，不敢不避，縮肘收指，險險避過那枚暗器！

「啪」地一聲，那枚暗器擊在牆脚上，原來是一塊瓦片！

瓦面上只有袁介安一個人伏着，不用說，那枚「暗器」是他發射的了。

羅綺香仍然想殺死吉慶，以免她的「秘密」傳了開去，那時，她收藏在裙子內的那「件」秘密武器，就不再成爲秘密，因而威力大減，甚至喪失了作用！

她的手肘倏縮暴伸，仍然以尖利的指甲插向吉慶的喉頭。

但袁介安就像猜到她必會再出手一樣，「颯」地一聲，第二枚「暗器」又激射向她的手指！

羅綺香知道伏在瓦面上的，乃是一個高手，她不敢不縮手，身形暴退的剎那，乘勢飛起一脚，踢向吉慶的小腹丹田。

小腹下的丹田，乃人身大穴之一，若是被她那尖尖的金蓮踢中，吉慶肯定當場喪命。

但第三枚暗器緊接激射而下，目標正是她踢起的那條腿！

她只好急不迭收腿。

「嗖」地一聲，一條人影隨着瓦塊破碎聲，從瓦面上一個忽然爆裂開來的瓦洞上，疾墜下來，恰好擋在吉慶的前面。

月光從那個破瓦洞內投射下來，恰好投在那墜下來的人身上，恍似披上了一身銀光般，有一種天神般的莊嚴氣概。

正有袁介安。

羅綺香那一退，幾乎退出小房間外，本來，她若是想溜，大可乘勢溜之乎也，

但她仍然想殺了吉慶，連袁介安也一併殺了才走，那樣，她身上的那「件 秘密武器，就可以繼續保留下去，殺人於意外之中！

狠狠地盯視着袁介安，若是目光也可以殺死人的話，那麽，袁介安早已被她殺死了，她恨透了眼前這個年輕人，她恨不得在他的身上戳出十五六個血洞來！

「妳爲什麽要殺他？」袁介安詐傻扮懵，伸手指一下昏倒在牆角下的吉慶。

「你是什麽人？」羅綺香不答反問。

「區區袁介安！」袁介安磊落地一口說出自己的姓名來。「妳又怎樣稱呼？」

羅綺香却不答他，只是輕哼了一聲。

對於「袁介安」這個名字，她可是迅速地在心裏想了一遍，却想不起曾聽聞過這個姓名，那就表示，他不會是什麽有名頭的人物，這叫她心頭放鬆了不少。

既然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人物，那麽，也不用太過顧忌對方了。一個名不見經傳的人，身手再了得，也高明不到那裏，她若是怕了他，那她還用在江湖上混下去麽？何況，她還想在風雲教的「鴻圖壯舉」中，建下一番「事業」！

她一定要殺了這兩個人，否則，她就完了！

「你到底是什麽人？」羅綺香忽然一步步地往後退。

袁介安一步步逼上去，「區區不是告訴妳了麽？」

「我不是問你的姓名，是問你的身份來歷。」羅綺香再退一步，已退出房外。

「區區的姓名，就代表了我的身份來歷！」袁介安緊逼不捨。

「你都聽到了我與那個臭吉慶的說話？」羅綺香仍然往後退。

「妳猜猜看！」袁介安居然與她開起玩笑來。

羅綺香却不理會他那句含有玩笑的說話，反問：「你爲什麽要出手救他？」

「區區恰好遇上了，又看不過眼，所以便出手。」袁介安淡淡地說。

「我知道你已伏在瓦面上好一會，你一定聽到我與大蛇吉慶的說話！」羅綺香一直忍着不動手，只不過想確實地知道，袁介安到底知不知道她身上的那個秘密，好決定是否使用那「件 秘密武器。

她那件秘密武器只有在對方毫不知曉的情形下，才能一擊奏功！

「區區若說一句也聽不到，妳一定不會相信，若說全聽到了，那實在太寃枉自己，所以，妳還是自己猜吧。」袁介安與羅綺香鬥起智來。

這時，兩人一進一退，已來到院子當中，今晚的月色彷彿特別皎潔，在院子的地上舖下了一片銀光，兩人的身子溶在月色中，比在小房間內時，彼此看得更加清楚。

「算了，我與你無仇無怨，我不殺那個臭吉慶，你不會不讓我離開吧？」羅綺香說完，不等袁介安說話，便一擰身，斜掠向那堵有點殘破的圍牆。

「區區與你雖然無仇無怨，但也不能就這樣放妳走！」袁介安身形一個縱掠，追截過去。「妳一定要留下姓名！」

羅綺香根本不是想溜，她這麽做，只是誘敵之計。

她一定要殺了袁介安，以便保住那個秘密——不管他是否知道！總之，寧可殺錯，不可放過。

殺一個人，對他來說，簡直有如拍死一隻蚊子那樣平常，她那個秘密，却一定要保持！

她反手一掌拍向袁介安。

袁介安左掌急翻，急封拍來的一掌。

「啪」的一聲，兩掌交擊，羅綺香痛呼一聲，一個身子往前飛摔出去。

袁介安的身形只是窒了一下，便呼喝一聲：「妳走不了！」撲掠過去。

羅綺香直「飛 出丈外，身形才飄墜在地上，身子晃了晃，才穩住身形，一眼瞥到袁介安撲掠到來，叱喝一聲，雙袖交拂出去。

袁介安左掌急護住頭臉，右手疾向她的一隻袖子抓去，撲掠的勢子仍然那麽迅猛。

驀地，一條矮小的人影自猝然翻揚起來的裙子內電射出來，挾着一道寒芒，激射向袁介安的腰腹之間部位。

兩下裏的距離不到五尺，而袁介安的頭臉不但被羅綺香交拂的雙袖遮蔽了，也被自己的右掌遮擋住，在那樣近的距離下，頭臉又被遮蔽住，而那條矮小的人影又是那麽奇突——根本令人意想不到，這一擊，應該是萬無一失的！

而這種「局面」，乃是羅綺香精心「擺佈」出來的，目的就是要一擊殺死袁介安！

因爲他已隱隱地感到，對方雖然名不見經傳，但從其機智的對答中，顯示不是一個尋常人物，所以，她更加堅定了殺他的決心，不惜一交手，便施展出她的秘密武器！

一個藏在她裙子內的，不用「出場」的時候，便以手脚緊緊附在她的腿上的侏儒。

謝沐恩就是被那件秘密武器——裙子內的侏儒殺死的！

那剎那，她甚至忍不住在心裏發出一聲惡毒的冷笑，小子，你後悔已經來不及了！

她却懵然不知，袁介安早已知道她的裙子內藏着一個小矮人，在瓦面上竊聽時，雖然她與吉慶都沒有明白說出來，她是怎樣殺死謝沐恩的，但心思精靈的他，却已猜想到，她必是利用那個裙子內的小矮人，出其不意地擊殺謝沐恩的。不然，她爲何要那麽累贅，把一個小矮人收藏在裙子內？

所以，袁介安一直暗中留意着她裙子內的那個小矮人的動靜，在交手一擊中，更感到羅綺香那一掌根本沒有多少勁力，顯然是故意被他震飛的，目的就是誘他上當，因此，他表面上裝出懵然不知、暗裏，一直提防着，在這種情形之下，他自然不會來不及應變——那忽然從裙子內射出來的小矮人。

說得明白點，他是故意誘她「動用」那小矮人——一件秘密武器！

在這種情形之下，他怎會應付不了那個小矮人！

護在頭臉前的左手驀地往下一揮，寒

芒電射，只聽那條矮小的人影發出一聲短促的慘叫聲，血濺中，短小的軀體被一「分爲二！

但是上身那一截去勢雖然窒緩了一下，但餘勢未盡，仍然射向袁介安的腰腹之間。

袁介安似乎早已料到會這樣，左手往下一揮的剎那，身形也一個偏閃，恰好避過那半截撞向他的軀體。

而他的右手，亦已抓住了羅綺香的一隻袖子。

那是羅綺香爲了誘他上當，故意讓他抓住了。

這一次可是弄巧反拙了。

那侏儒被一揮兩段，她自然一眼瞥到，慘叫聲入耳，她幾乎三魂不見了兩魂，七魄也不見了四魄，還幸她是個在江湖上混了不少日子的人，隨機應變，她是絕不含糊。

一咬牙，「嘶」的一聲，她硬是以「指刀」將被抓住的那隻袖割斷，同時一脚飛起，恰好將那侏儒跌墜下去的下半截軀體踢飛向袁介安的身上。

羅綺香這一着，袁介安倒是沒有料到，所以，他慌忙閃躲開去，有點狼狽。

避是避開了，但是身上却被那半截飛撞過來的半截軀體濺射開來的血點濺中了幾點。

就這一瞬之間，羅綺香口裏發出一聲厲嘯，一個身子斜掠急射向牆頭，一閃，便自牆頭上掠射出去。

她的身法好快！

只不過慢了那麽一瞬間，袁介安縱掠上牆頭時，羅綺香已急掠出十數丈外，欲追，很難追得上，他只好眼看着她飛掠而去，直到看不到羅綺香的身影，才自牆頭上掠下去。

在月光下看清楚那個小矮人的樣子，醜惡極了，原來是一個長得異常矮小的侏儒，却無法看出他的年紀來。

抬頭仰望一下夜空，皎潔的月兒巳斜掛在夜空中，想到趙長雄等人在温柔窩附近找不到自己，不知如何惶急不安，他馬上一掠而起，往四海客棧掠去。

× × ×

趙長雄乍見袁介安平安無恙地囘來，高興得緊緊地抓住他的雙臂，只是笑。

趙長雄一個人坐在房內，沒有睡，袁介安是在窗外看到他，便自窗外跳入房內的。

「袁少俠，你去了哪裏？」好一會，趙長雄才放開袁介安，拉他坐下來。

「趙大俠，眞對不起。」袁介安向趙長雄道歉。「只因區區忽然發現了一個形跡可疑，居然在裙子內收藏了一個侏儒的女子，自温柔窩內院牆掠出來，區區不免大是好奇，本來，區區巳無意中發現那個追踪了數百里的殺友兇手走進温柔窩內，……但區區認爲，還是跟踪那個女子好些，說不定有什麽重大的發現，因此，區區便暗暗跟踪下去，結果，讓區區發現了一個大秘密！」說到這裏，他的聲音忽然壓得低低的，將他的發現及誅殺了那個藏在女人裙子內的侏儒的經過，向趙長雄扼要地說了出來。

趙長雄聽完之後，興奮得幾乎想將袁介安緊緊地擁抱起來。「袁少俠，你這個發現太好了，眞是太好了！」

「咱們正愁人手不够，知道了他們被關押的地方，咱們就可以去救人了！」趙長雄一副急不及待的樣子。「袁少俠，救人要緊，馬上叫醒其他的同道，趕去救人吧！」

袁介安却說道：「趙大俠，救人雖然要緊，但也不用急在一時，咱們都不是鐵打銅鑄的，昨日經歷了那麽多事故，也應該讓他們休息一下，明天才去救人，你說好麽？」

趙長雄想想，覺得也是，便點頭說道：「好吧，明天才去救人吧！」

接又說道：「袁少俠，你爲了咱們的事而不惜放過捉拿那個殺友兇手的機會，某家很感激，若是有用得着某家師兄弟的地方，你只管開口，某家與關師兄在所不辭！」

袁介安慌忙道：「趙大俠，你言重了，家師經常敎導區區，在江湖上行走，要是遇上値得帮忙的事情，一定要盡力去帮忙。帮忙別人，等於帮忙了自己，正如種瓜得瓜，種豆得豆一樣，區區只是謹記家師敎訓去做。」

接問道：「趙大俠，你們可有對温柔窩採取行動？」

「有。」趙長雄嘆口氣。「可說一無所獲，反而又損失了方女俠四人。」將「攻打」温柔窩的經過，說了一遍。

袁介安聽完之後，也憂慮地蹙起了眉尖。

「袁少俠，不但方紫秀四人失了踪，沈信威沈兄也死在飛刀之下，咱們如今只剩下六個人！」趙長雄沉沉地說道：「幸好風雲敎的人沒有找上我們，不然，只剩這幾個人，如何應付得了！」

「趙大俠，你說那個沈……是被飛刀殺死的？」袁介安緊緊地看着趙長雄。

「是啊！」趙長雄惑然地看着袁介安。「他的左胸插着一柄飛刀，發射飛刀的那個人手勁好強，那柄飛刀只露出刀柄來，沈信威在臨咽氣之前，還大叫一聲『飛刀』！」

「莫非是他……」袁介安嘟喃一句。

「袁少俠，你說什麽？」

「趙大俠，區區追殺的那個殺友兇手，是一名飛刀手，可說百發百中，區區那位知交好友，就是死在那人的飛刀之下，而沈信威也是死在飛刀之下，因此區區思疑，殺死沈信威的人，極有可能就是區區要追殺的那個人！」

「嗯，你在未追踪那個女子時，曾發現殺死你好友的那個傢伙進入温柔窩內，說不定，那傢伙就是風雲敎的人，沈信威就是他殺死的！」

「有道理！」袁介安曲指敲一下桌面，發出「篤」的一聲。「趙大俠，那咱們可是同仇敵愾，一條道了！」

「有老弟你加入，咱們可是實力大增，不用怕風雲敎那些魔頭兎崽子了！」趙長雄可高興了，連稱呼也改了。

一頓，接下去說道：「老弟，你殺了那個女子收藏在裙子內的侏儒，殺得好，不然！若是咱們以後遇上她，在毫不知情之下，怕不都死在那個收藏在她裙內的那

個侏儒的手上！」

「趙大俠，區區正是想到這一點，才狠下殺手，一刀將他殺了！」

「老弟，天快亮了，咱們也歇息一下，明天好去救人！」

× × ×

翌日一大早，趙長雄便被客棧的伙計叫醒了。

原來有人着那伙計將一封信交給趙長雄。

趙長雄接過那封信，關起房門，而靠在椅子上睡過去的袁介安也被驚醒了，趙長雄朝睡眼惺忪的袁介安晃晃那封信，說道：「九成是風雲敎的人寫來的！」

他果然沒有猜錯。

他想不到的是，那封信居然是風雲敎的敎主寫給他的。

信的內容很簡單，要趙長雄等人在日上三竿時，帶着剩下的幾個人，趕到鎭東外約五里左右的謝家別莊，拜見那位敎主，並答應歸順該敎，否則，便在他們的面前，一個一個地殺死被擒的人，直到他們答應爲止。他們若是不敢去，又或是弄什麽鬼，他也會殺死所有被擒的人，希望他以那些人的生命爲重！

下署風雲敎大敎主幾個字。

將信遞給袁介安，趙長雄揑着拳頭，沉重地說道：「老弟，風雲敎居然用關師兄等人的生命，要脅咱們歸順該敎，簡直豈有此理！」

袁介安看完那封信，也皺起了眉頭。

「趙大俠，你準備怎辦？」

「老弟，肉在爼上，咱們還能怎麽辦？」趙長雄攤攤手道：「難道還有其他的法子麽？」

袁介安想了一下，搖搖頭道：「除了依照他們的話去做之外，的確是沒有其它的辦法了，除非咱們不顧關大俠等人的生死！」

一頓，袁介安又接說下去道：「這當然不能！不過，咱們可以隨機應變，一邊派人去赴約，一邊偷偷地去將關大俠等人救出來，那麽，他們不就無法要脅咱們了麽？」

「妙啊，某家怎麽會想不到的！」趙長雄一拳擊在手掌上。「老弟，你的頭腦就是够靈！」

「老弟，咱們合共起來，只有七個人手，如何分派？」趙長雄這時已完全依賴袁介安了。

袁介安說道：「一組兩個人，去解救關大俠他們，另一組五個人，去赴約。趙大俠，你說好麽？」

「兩個人去救關師兄他們，會不會人手太少了？」趙長雄担心地說道。

「趙大俠，只要小心一點，應該是够了，若是去赴約的人太少，那反會引起他們的思疑，萬一他們將赴約的人擒下，雖然將關大俠他們救出來，但又反用被擒的人要脅咱們，那咱們豈不是一樣處於下風嗎？」

「嗯，老弟所慮極是！」趙長雄說道。「那就煩袁老弟挑一個人去救關師兄他們，那地方你到過，比我們都熟悉，某家與其餘四位同道去赴約。」

袁介安很爽快地答應了，接下來，兩人又商量了些對付風雲敎的辦法，然後，袁介安挑選了丁亮，化裝改容，穿上店伙計的衣服，從客棧的後門溜了出去。

趙長雄則過了一會，才將陸定國、黃華坤等四人喚醒，將那封信給四人看了，然後，將應付的辦法說出來。

陸定國、黃華坤四人在經歷了那接二連三的事故後，都巳將生死置諸腦後，俱都表示願聽趙長雄的安排，只要是對付風雲敎，就算是死，也無所懼！

趙長雄見四人俱無異議，便決定了，接下來，又對四人詳細地說了一番話。

那都是他與袁介安先一會商議的，對付風雲敎的幾種辦法。

看看時候差不多了，五個人便離開了客棧，往鎭東頭走去。

× × ×

五里外，傍山依水處，果然有一座不算大，但也不小的莊子。

那就是謝家別莊。

趙長雄帶着陸定國黃華坤四人昂然走向那座別莊。

在別莊的大門前，早巳有人在「恭候」着。

那自然是風雲敎的人了。

五人被請進了別莊的那座大廳內。

大廳內亦早巳坐滿了風雲敎的人。

當中那張交椅上坐着的，是一個年約三十多四十未到的男子，身穿黃色錦袍，其上綉繪了七彩的風起雲湧、席捲大地的圖案，兩旁各坐了三個年約從四十許到六十多不等的長袍人，他們的長袍上，也綉繪了風雲圖案，只是氣勢沒有當中那人圖案上的那種「席捲」之勢。

在兩排椅後分別站着二十名抱刀漢子，這種架勢，倒氣勢森嚴。

趙長雄五人却夷然不懼，因爲他們巳將生死置諸度外。

連死也不怕，還有什麽可怕的？

大廳內沒有別的椅子，看來，風雲敎的人想折辱一下趙長雄五人！

趙長雄五人却不以爲意。

五人就站在當中那個黃袍人的對面。

他們連腰也沒有躬一下，傲然地挺立着。

照眼前的座次排列看來，當中那張大交椅上坐着的黃袍人，可能就是風雲敎的敎主。

至於左右坐着的六個人，其中有三個，趙長雄五人都認出他們是誰。

其中坐在左邊第二張椅子上，那個只有一條眉毛的中年人，不就是翻雲手顧臨風嗎！

坐在顧臨風下手的那個老者，趙長雄也認出，此人乃黔北惡鬼盧非仁，右邊第二張椅子上的那個中年人，就是陰司客常五。

坐在常五下首的，就是巫山一怪屠樂天！

這四個傢伙，都是黑道上的煞星，想不到都在這座別莊內出現——投靠了風雲敎！

至於左右兩個坐在第一張椅子上的兩個六旬開外的老漢，趙長雄不知道兩人是何許人也，但從兩人那精芒閃爍的眼眸，顯示出兩人內功修爲高明得很。

趙長雄對於坐在當中那張交椅上的黃袍人，無論怎樣看，也認不出他是何許人，這倒是大出他意料之外，因為在他的想像中，風雲教主十有八九是東海孽龍夏侯不羈，但那黃袍人根本不是。

這不免令他感到意外。

「趙長雄，你們來了，很好。」當中那黃袍人終於開口說話，聲音沉沉的，似乎有一口痰卡在喉頭那樣。

「你們三人聽着，本人就是本教——風雲教大教主！」黃袍人以威嚴姿勢說。

趙長雄五人默不出聲，只是看着黃袍人——風雲教的大教主！

「本教宗旨：一統武林，號令各門各派，武林中人，莫不受本教統御，本教萬世昌盛，永統武林！」黃袍人站起身來，揮動雙手，作出不可一世，君臨天下的樣子。

好一個狂夫。

「教主萬歲，永統武林！」顧臨風等六人以及那四十名持刀漢子一齊朝黃袍人躬身呼唱。

黃袍人樂得手舞足蹈，狂笑起來了。

趙長雄却聽得汗毛倒豎，心中暗叫一聲：「瘋子！狂人！」

好一會，黃袍人才止住笑聲，不可一世地掃了趙長雄五人一眼，說道：「本教正當擴展之際，因此，極需人手，五位都是識時務的人，不會不答應加入本教，共圖偉業吧？」

趙長雄却說道：「貴教主為何非要咱們加入不可？」

「因為各位皆是本教極需的人材！」黃袍人雖然狂妄，却懂得在適當的時候，說一句恭維話。「各位可說代表了武林中各門各派，分佈在江湖各處，各位若是加入本教，本教的勢力馬上擴展到江湖上各個地方，武林中各門各派也就等於納入了本教的統轄之下，本教統率武林之日，指日可待！」

「為什麽要殺了咱們的親友師長？」陸定國憤然道。

「那只怪你們敬酒不吃吃罰酒！」黃袍人說道：「這可怪不得本教！成大事者，不拘手段！」

「你殺了我們的親友師長，我們便會被懾服而加入貴教的麽？」黃華坤憤然地說道。

他的一個兄長被風雲教的人殺了。

「各位已無選擇的餘地。」黃袍人霸氣十足地說道：「難道你們不顧被擒的人的生死麽？

黃華坤馬上閉上咀巴。

「貴敎脅迫咱們加入，不怕咱們暗懷異心麽？」趙長雄開口說道。

「本教主自有辦法教你們不敢對本教懷有異心。」黃袍人滿有把握地說道。

「是不是以藥物控制咱們？」那個叫李灝一的淡然說道。

「聰明！」黃袍人說道：「你們都是聰明人，不會不知抉擇吧！」

「咱們要先見一下某家師兄及秦中鶴秦兄等被貴教擄囚了的同道。」趙長雄說道。

「好，」黃袍人說道：「不出一刻，你們就會見到他們，那時，你們可要給本教主一個肯定的答覆！」

一頓，加重語氣說道：「聽着，到時你們仍然不知進退好歹，本教主就下令在你們的面前，一個一個地殺死那些人，你們大概不會那麽狠心，看着他們被殺死的吧？」

趙長雄衆人却閉上咀巴不出聲。

黃袍人得意地注視了五人好一會，忽然說道：「你們與本教為敵，簡直是自取滅亡……」

「逆我者死，順我者生……」左右兩邊的抱刀漢子一齊呼唱起來。

倒也頗具聲勢。

五人却聽而不聞，神色不動了。

× × ×

突然之間，外面响起一陣呼喝打鬥聲，大廳內，除了趙長雄五人暗喜之外，黃袍人以及顧臨風等風雲教的人，莫不聞聲色變。

黃袍人霍然從椅子上站起來，疾聲道：「顧堂主，你出去看一下，發生了什麽事情？」

顧臨風恭應一聲，離座欲出，那知一羣人已撲進大廳來，為首的兩人正是袁介安與關鎭西！還有秦中鶴、方紫秀等人。

趙長雄等人忍不住歡呼一聲，急急迎上前去。

黃袍人與顧臨風等人神色驚變，再也坐不住，「虎」地齊站起身來。

「老弟，你眞行！」趙長雄拍一下袁介安的肩頭。

袁介安忙謙道：「若不是丁兄相助，就憑區區一個人，也救不了關大俠、秦前輩他們。」

關鎭西吁口長氣。「咱們也該與他們算算賬了。」

「對啊，」有人大叫：「被那些兔崽子關了半日一夜，也該出口悶氣了。」

「他們用陰謀詭計暗算咱們，這口氣，俺怎麽也咽不下！」雷宏怒視顧臨風。

「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秦中鶴也在怒叫道：「難得風雲教的人都在這裏，咱們正好與之淸算所有的血債。」

一呼百應，衆人可謂仇人見面，份外眼紅，羣情激憤。

「呔！」黃袍人陡地大喝一聲，震得各人都不由靜了下來，但却怒視着他。

「嘿嘿！你們以為救出了被本教抓起來的人，便可以與本教對抗麽！太不自量力了……」黃袍人陰森森地沉聲道：「你們也未免太小覷本教了！」

語聲才落，陡地發出一聲烈嘯。

衆人都被那一聲烈嘯震得心頭微震了一下。

黃袍人好深厚的內功。

烈嘯聲才起，自黃袍人後面的屛風，左右的幃幔後，衝出一羣人來，為首的兩人，一個是年約三十五六，左右咀角有一道刀疤的漢子，另一個赫然就是羅綺香。

衝出來的漢子一共有二十多人，手上都執着一把可以連發的弓弩，半月形散開來，對準了趙長雄等人。

而那左右兩排抱刀漢子亦左右一抄，將衆人圍堵起來，作勢欲動。

同時間，外面也响起叱喝聲，未幾，便有七八名風雲教徒衆在一個漢子的帶領下，押着幾個人走進來。

趙長雄等人急忙望去，被押進來的原來是賀橫山等人。

原來，賀橫山毛人初等六個人，在關鎭西等人衝殺入大廳前，被分派守在大廳外，以作接應，但不知怎的，一下子便被風雲教的人擒下了。

而大廳的門口，也被近十名風雲教的弓弩手堵住了。

窗外人影閃冒，刀光閃閃，也被風雲教的人封堵住了。

情勢的變化，快得有如風雲幻變，令到衆人不及應變，瞬息之間，便陷入了對方佈下的「牢籠」中。

「哈哈哈……」黃袍人發出了一陣狂笑。

趙長雄關鎭西及秦中鶴袁介安等一衆人，莫不吸口氣，面面相覷。

這一次，他們若是不就範，只怕都要死在這裏了。

「趙長雄，關鎭西，你們已落在本教主佈下的鐵牢之中，是降是亡，速作選擇吧。」

衆人都不出聲，但神色間都露出決不低頭的氣概。

「你！」袁介安忽然伸手指住那個自屛風後衝出來，咀角上有一道刀疤的漢子，怒喝道：「想不到在這裏找到你。」

那漢子目光閃縮了一下，色厲內荏地說道：「在這裏找到了我又怎樣？奈何得了我麽？」

「原來你也是風雲教的人！」袁介安厲聲道：「那麽，你殺我的好友，也是奉命而行了。」

「不錯！」那人說道：「岑逸生不識抬擧，堅拒加入本教，我奉教主之命，殺他！」

「閣下到底是什麽人？」袁介安忽然伸手一指黃袍人！

「本人不就是本教的大教主麽……」黃袍人傲然地說。

「你那張被人皮面具遮蓋了的面孔，到底是什麽樣子？」袁介安直指黃袍人的臉面。

衆人聽袁介安那樣說，都不由詫然將目光射在黃袍人的臉上，但却看不出他是戴了人皮面具的，大概那張人皮面具製作得很精細吧。

「哈哈哈！」黃袍人笑道：「好眼力，年輕人，你叫什麽名字？」他這樣說，等於承認了他是戴着面具的。

「區區袁介安。」

「年輕人，本教主很賞識你，你若答應加入本教，本教主答應給你一個雲龍堂副堂主之職！」黃袍人說道：「若想知道本教主是何許人也，只要你們答應加入本教，在擧行入教儀式時，本教主自會取下面具，讓你們得睹本教主的眞面目。」

「老孽龍，你的把戲也玩够了，戴上那張勞什子面具只能騙騙後生小輩，騙不倒這些老傢伙的？」聲音是從大廳門外傳進來的，所有的人聞聲都不由往大門那邊望去，因此都沒有發覺到黃袍人在驚聞那話聲時，眼色劇變了一下。

只見一個頭髮灰白，身穿破衣的老叫化當先走進來，堵在大門前的那近十個風雲教徒衆，不知怎的，像是中了邪一樣，木然不動，被那老化子一撞，倒下兩個，其餘的仍然木立着。

那幾個漢子自然不是中了邪，在場各人都看得出，是被一種極高明的手法制住了。

跟着，又有四個老人家走了進來。

其中一個，袁介安已然認出，正是他的師傅武林通人諸葛百機！

諸葛百機已有二十多年沒有在江湖上出現了，這一次却突然現身，而且是聯同幾位在武林中極有名望的耆宿出現，不但令衆人大感意外，也令人感到不尋常。

趙長雄與大部份武林同道都認得出來，那位老化子乃是有風塵俠丐之稱的祖八公。

武林中的人都知道，祖八公乃是當今丐帮帮主莫沛然的師叔了，其輩份之尊，可想而知！

諸葛百機被武林中人尊稱為武林通人，其身份之尊崇，比祖八公猶高。

另外三位老人，知道其姓名身份的不多，起碼，在場的武林同道之中，除了趙長雄師兄弟外，沒有一個知道。

「晚輩趙長雄，關鎭西，拜見泰山三老三位老人家。」趙長雄關鎭西兩人故意將三位老人的名號說出來。

在場之人，一聽「泰山三老」四個字，莫不悚然動容！

風雲教的顧臨風等人，莫不暗吸一口冷氣。

黃袍人的眼色也劇變了一下。

泰山三老的名頭，在武林人的眼中，有如三位「仙人」一樣，其輩份就在諸葛百機及祖八公兩人之上，經已足足有四十

年不過問江湖中事，這一次，却突然出現，可謂異乎尋常。

× × ×

袁介安高興地叩見了師傅，衆人都鬆了口氣，臉上閃露出興奮的神色。

有這幾位當今武林中數一數二的武林耆宿出面相助，他們還有什麽好怕的！

他們跟着發覺到，那些在窗外堵着的風雲敎徒，一個個皆木然不動，不用說，正是那五位老人家出手封住了他們的穴道了。

窗外的風雲敎徒被制，大廳內的人——連黃袍人也不知覺，這五位老人家的一身修爲，可想而知。

「師傅，你老人家與四位前輩，怎會忽然在這裏出現的！」

袁介安忍不住心中的好奇，向諸葛百機詢問。

「還不是爲了那條老孽龍！」諸葛百機伸手一指黃袍人。「祖老兄查出新近冒起的風雲敎乃是由這條老孽龍一手創立，準備在江湖上興風作浪，肆虐武林，因而找上爲師，意欲制服這條老孽龍，但却查出他已練成虎躍龍騰十九式，恐防合爲師與祖老兄之力，也制服不了他，因而爲師便與祖老兄到泰山極頂，請出三老，承三老一口諾允……還好趕得及趕來這裏，不然，若被這條老孽龍又潛藏起來，那就不知要費多少功夫才找到他了。」

「哈哈哈……」黃袍人狂笑起來，聲震屋瓦，突地取下臉上的人皮面具，露出本來面目，蟹面短鬢圓目粗眉，一臉狂態的臉孔來。

趙長雄與關鎭西皆脫口疾聲，叫道：

「果然是你——夏侯不覊！」

「是老夫又怎樣？」夏侯不覊狂妄地說道：「老夫當年殺了你們師叔，想不到你們一直記着，好，好，正好今日一併清算！」

「老孽龍，你今次再也走不脫了！」祖八公說道：「朱瘟神與一衆在外面佈伏的孽子孽孫，都給幾個老傢伙收拾了！」

「伏牛雙妖，想不到你兩個不在伏牛山頭頤養天年，却助紂爲虐，難道忘記了當年對老朽的承諾？」泰山三老中的崔巍崔老人對坐在左右第一把椅子的兩個老者說。

那兩個老者自泰山三老現身，便已神色不安，如今聽泰山老大這麽說，馬上誠惶誠恐地對三老說道：「三位老人家，晚輩知錯了。」

「那還不趕回伏牛山！」崔老人揮揮袖子。

伏牛雙妖慌不迭馬上奔出大廳。

「泰山三個老傢伙，老夫可不怕你！」夏侯不覊狂叫。

「老朽等正要領敎一下你這條孽龍新近練成的虎躍龍騰十九式最近已練到什麽火候。」

× × ×

泰山三老與東海夏侯不覊的那一戰，可謂空前絕後，曠古絕今。

結果，那條孽龍被三老制服，帶同泰山極頂囚禁起來。

而風雲敎也從此風雲流散！

（全文完）

說岳全傳連環圖故事之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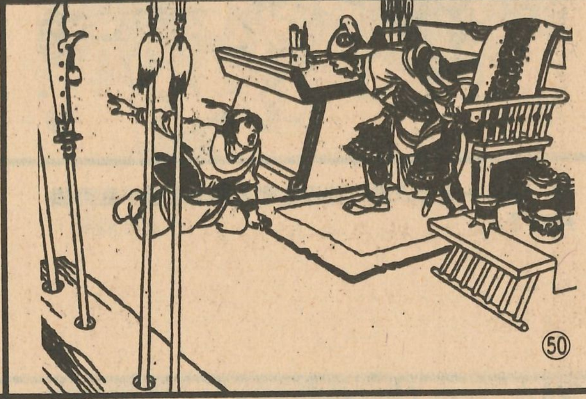
牛頭山（二）

徐玉珊·編繪

〔說岳全傳〕是一部民間文學作品，多年來在民間廣爲流傳，深爲大衆所喜愛。岳飛和他率領的將士們，堅決抵禦金兵侵略，英勇奮戰，不怕犧牲的精神，激勵着廣大民衆，人們愛戴岳飛，以"撼山易，撼岳家軍難"這樣的詞句，贊譽他和他的軍隊，岳飛不愧爲我國古代的一位傑出的民族英雄。



49　牛皋馬上出殿，吩咐軍士守住上山要路，請總兵速回潭州，稟報岳元帥。



50　雨停以後，金兵正要上山，忽見已有宋兵把守，慌忙報知粘罕。粘罕大吃一驚，立刻派人報與兀朮，請求速派大兵來搶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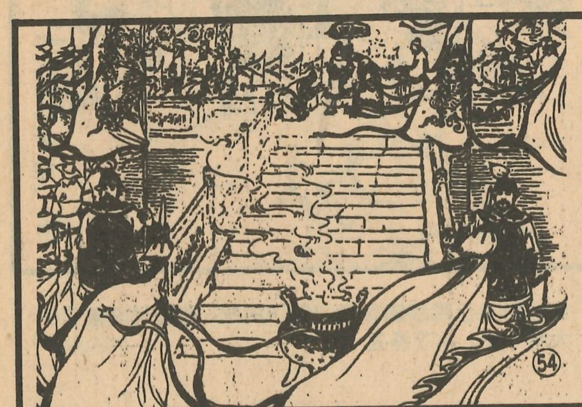
51　兀朮未到，岳飛已經率領大軍先趕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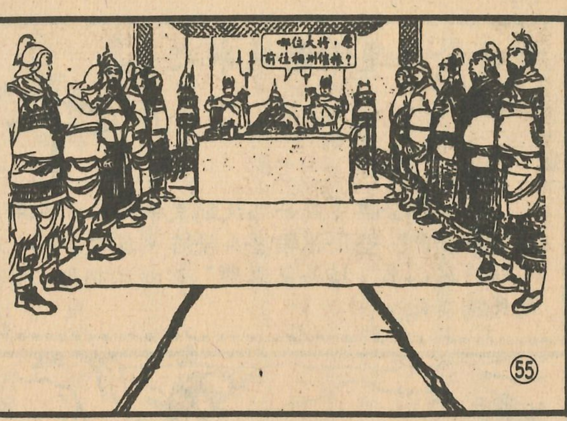
52　岳飛見靈官殿狹小，就吩咐將士再往山中找安身之處。張保找到一所道觀叫玉虛宮，有幾十間房屋，住着一伙道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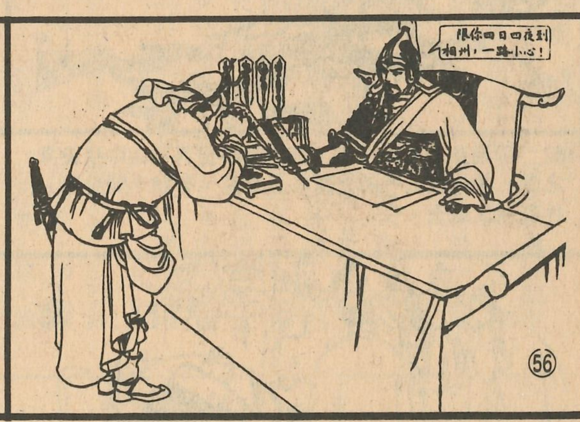
53　高宗因一路受了風寒驚嚇，生起病來。岳飛將高宗和李綱等大臣送到玉虛宮。老道士說出梁山神醫安道全現在此處。岳飛忙叫請來，給高宗治病。



54　高宗依李綱主意，在靈官殿築起一座高台，封岳飛爲"武昌開國公少保統屬文武兵部尚書都督大元帥"。



55 第二日，岳飛升帳，對衆將說"皇帝得病，牛頭山被金兵圍住，一時不能冒險突圍，現在最要緊的是下山催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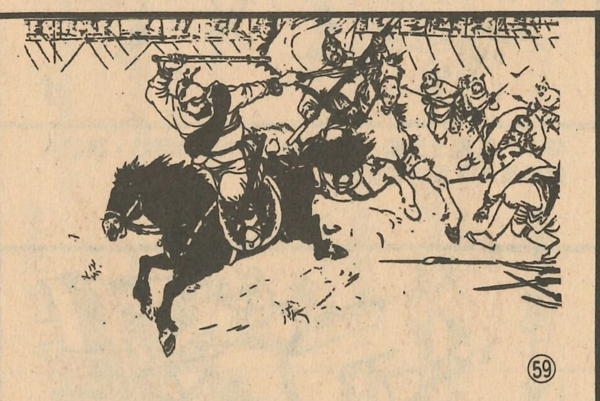
56 牛皋應了一聲："小將願往！"岳飛又囑咐了幾句，將令箭和文書交與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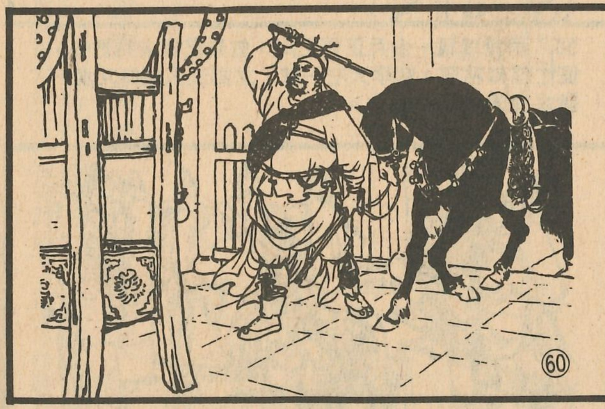
57 牛皋上馬提鐧，獨自跑下山來，到了粘罕營前，大叫一聲，冲了過去。



58 他舞動雙鐧，踹進金營，逢人便打。粘罕聞報，拿了溜金棍上馬來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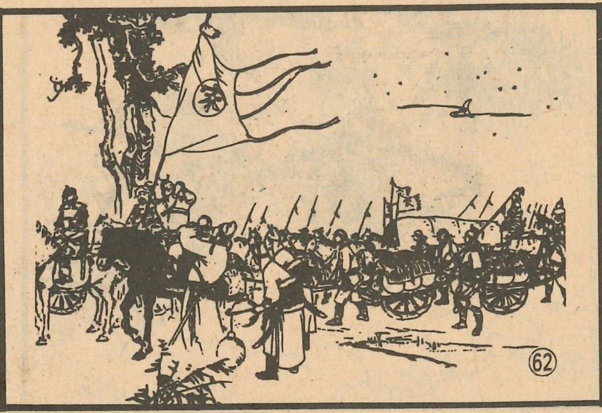
59 牛皋一連七八鐧，打退粘罕，冲出敵營，直奔相州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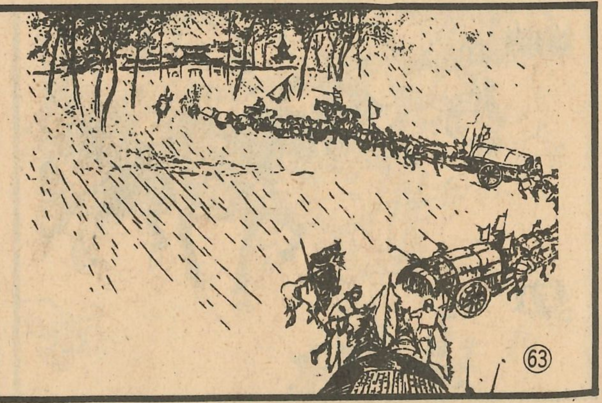
60 牛皋日夜趕路，到了相州節度使轅門下馬，等不及通報，親自擊鼓驚堂，因用力過猛，一鐧就把鼓打破了。



61 劉都院慌忙接見。



62 當夜糧草準備齊了，劉都院點兵三千，文給牛皋，護送前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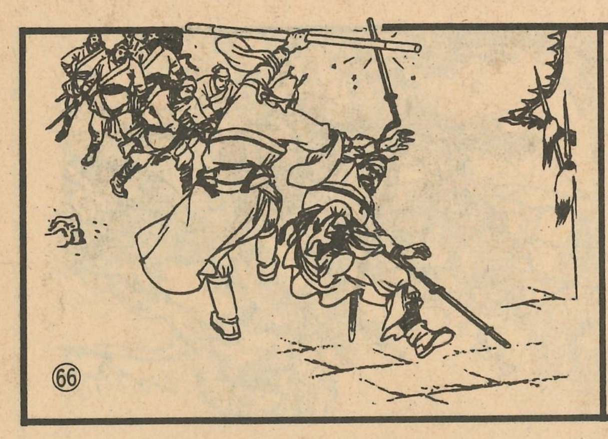
63 牛皋押着糧草，走了一日，遇着大雨，見前面有一帶紅牆，以爲是座廟宇，就叫軍士把糧車推進去躲雨。



64 不料這裏是汝南王王府，那王爺的後代叫鄭懷，力大無比。他聽得家將報知，就提了大鉄棍出來。



65 牛皋見鄭懷來得凶猛，還以爲是搶糧的，舉鐧就打，鄭懷忙掄棍招架。



66 鬥了四、五個回合，鄭懷一棍擊落牛皋的雙鐧，把他擒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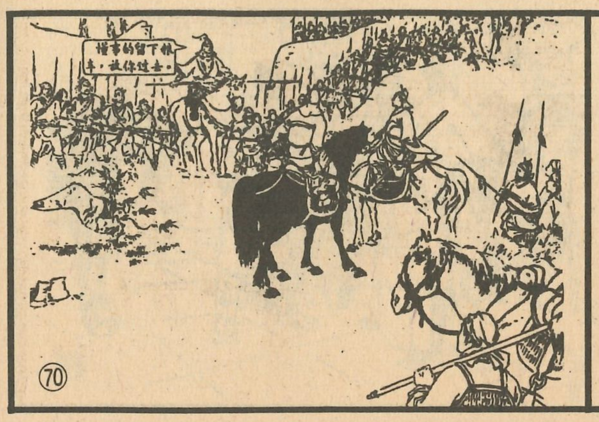
67 鄭懷走進裏邊廳上，叫家人綁了牛皐，推到面前喝問。牛皐大聲叫道："年青人不得無禮！我是牛皐，奉令催糧上牛頭山保駕的。"



68 鄭懷一聽，慌忙下來解了綁，扶牛皐中間坐定，解釋了誤會，並說願與牛皐結拜兄弟，同上牛頭山立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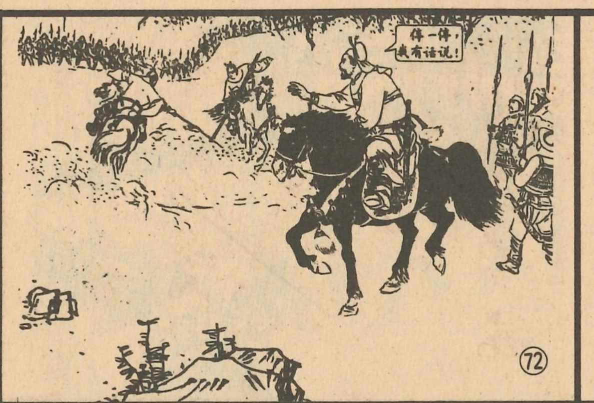
69 第二日，鄭懷就收拾行李，跟了牛皐一同起身。



70 這天，走到一座山邊，忽聽得一聲鑼响，擁出五六百嘍囉。爲首一位少年，白袍銀甲，頭戴白盔，身騎白馬，手提銀槍，截住糧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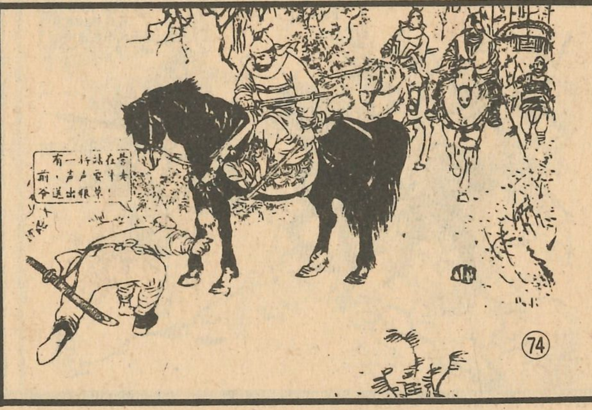
71 牛皐大怒，正要出馬，鄭懷搶先提棍上前去戰。那少年也掄槍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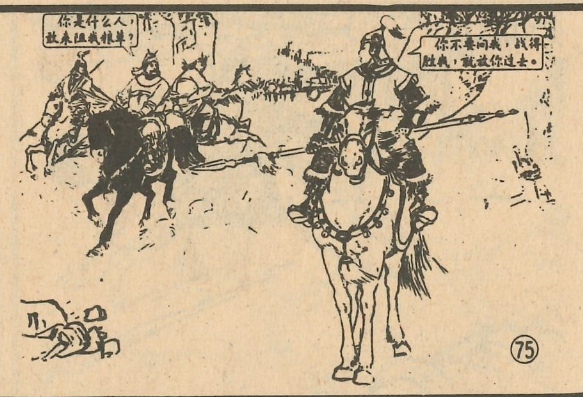
72 二人大戰三十多合，不分勝負。牛皐暗想：我與鄭懷戰不上四五合被他擒了，他却贏不了這位少年，眞是棋逢對手。就拍馬上前，叫他倆住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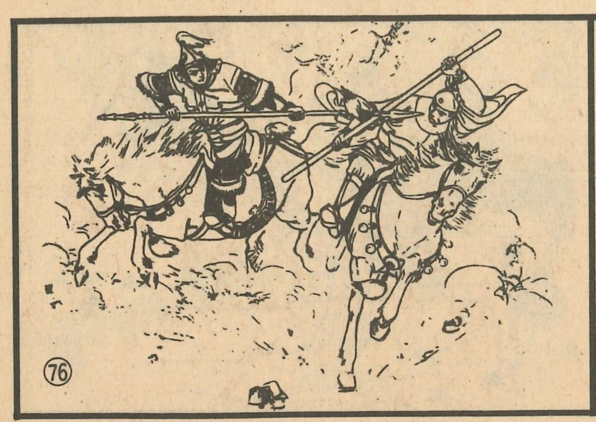
73 牛皐說明來歷，勸那少年同往岳元帥麾下爲國効力。那少年原來是東正王後代，名叫張奎，因奸臣當道，在此落草，聽了牛皐的話，棄槍下馬，願意同去牛頭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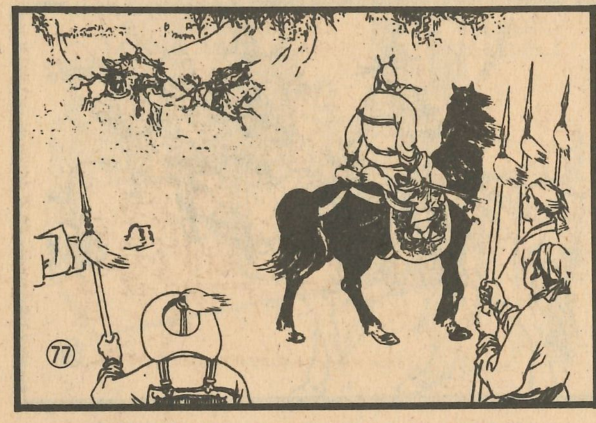
74 三人合兵同行，又一日來到一個地方，軍士報說，前面有四五千人馬，扎住營盤擋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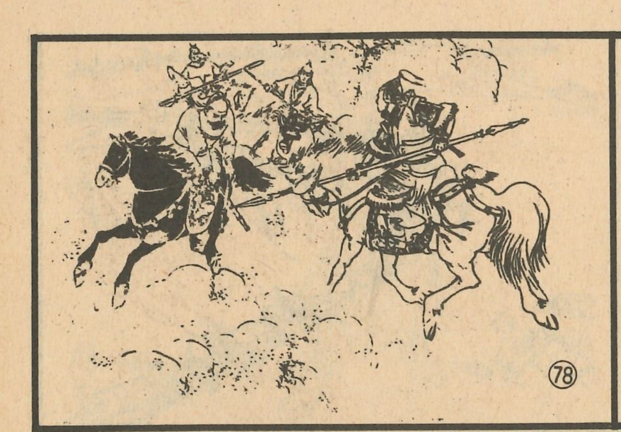
75 牛皐同鄭懷、張奎上前，只見一個後生，頭戴金盔，身穿金甲，手提一杆鏨金虎頭槍，口稱要與牛皐大戰三百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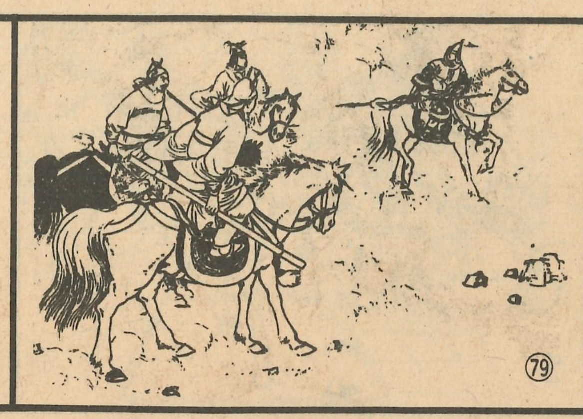
76 鄭懷大怒，擧棍向前便打，那後生架開棍，一連幾槍，殺得鄭懷渾身是汗，氣喘吁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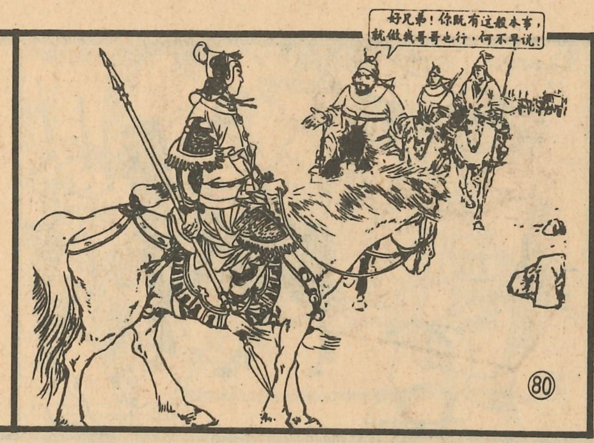
77 張奎把銀槍一擺，上來助陣，又戰了二十餘合，鄭懷和張奎兩人有點招架不住。



78 牛皐也擧雙鐧上前助陣。三個戰一個，還不是那人的對手。



79　三人正着慌，忽見那人跳出圈外，叫聲"且歇"。三人收住了兵器，只是喘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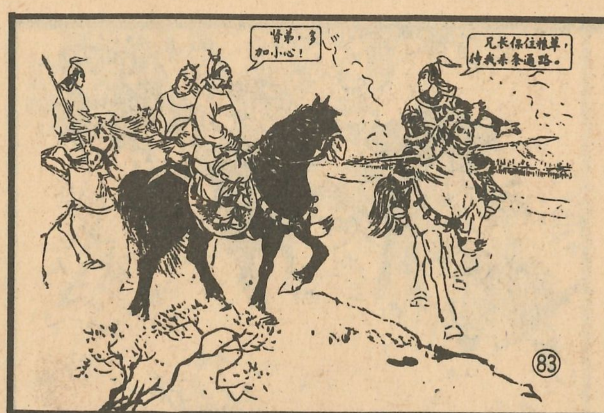
80　那人說，他叫高寵，原是到牛頭山去保駕的，知道牛臯到此，特來獻獻武藝。牛臯大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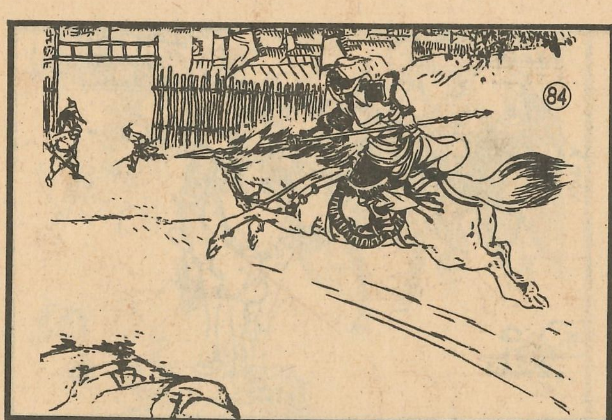
81　四人結了兄弟，並了隊伍，高寵在前頭開路，牛臯同鄭懷、張奎押後，望牛頭山進發。



82　這時兀朮已到，四方八處，扎住營盤，將牛頭山圍得水泄不通，準備把宋朝君臣餓死山上。



83　押糧隊伍到了牛頭山。高寵望見金營，連接十餘里，便向牛臯要求，由他冲進敵營，殺條通路。



84　高寵一馬當先，大叫一聲，冲入金營。牛臯便叫鄭懷、張奎左右輔翼，自己押後，催趕糧車急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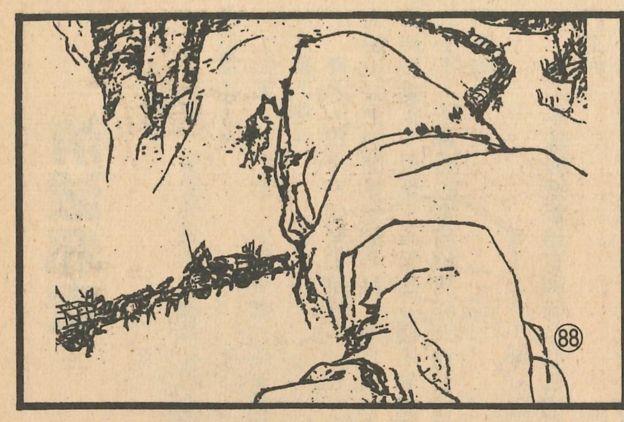
85　高寵槍挑鞭打，如同砍瓜切菜一般，打開一條血路。左有鄭懷，右有張奎，一槍一棍，猶如雙龍攪海。牛臯在後，舞動雙鐧，好比猛虎搜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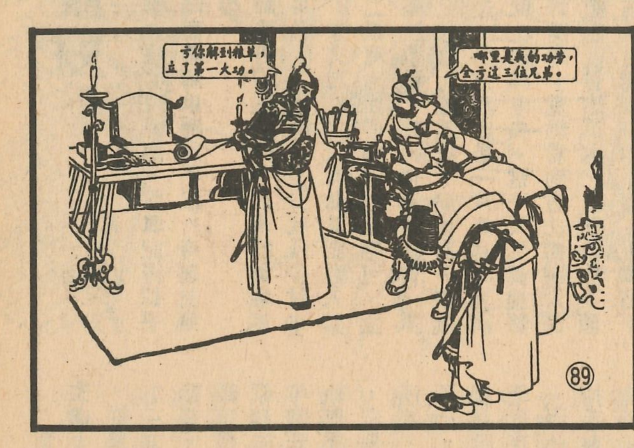
86　兀朮忙差下四個金將迎戰。高寵一槍刺死一個；第二槍，又把一個挑下馬去；第三槍，另一個也送了命；再一槍，末一個胸前添了個窟窿。



87　後邊又來了一個黃臉金將，使一條狼牙捧打來，被高寵一槍戳透，把個屍首直拋向半天裏去了。金兵們嚇得個個無魂，人人落魄，只顧奔散逃命。



88押糧隊伍冲開十幾座營盤，直上牛頭山去了。



89　牛臯繳了糧草，帶了新收的三個兄弟參見岳飛。岳飛大喜。



90　第二天，岳飛升帳，對衆將說，被困山頭，終不能持久，必須與金兵決戰一場，保天子回京。他問哪位將軍去下戰書。牛臯又要求派他前往。　（待續）

飄香令

消滅邪魔　平定倭寇

俠義奇情短篇故事

江山·文　可飛·圖

楔子

清晨第一道陽光透過窗櫺照在弘眞的月白僧衣上。

弘眞，廿二歲，少林卅七代俗家弟子，六歲入寺。

今天，和十六年來的每一天一樣，在太陽出來之前開始他的早課，到日出後半個時辰結束。但是，今天是一個不尋常的日子——不尋常的事開始於昨天送飯給盲禪師時。

× × ×

每天早課完送飯給盲禪師是弘眞的例行工作。

盲禪師法號元滅，輩份上比當今方丈晦明大師還長一輩，寺裏的晚輩因他雙目失明都背地裏稱他盲禪師，弘眞記得似乎從他入寺時盲禪師就隱居不出，寺裏見過他的人很少。

盲禪師隱居的地方在寺西南的鉢盂峯上。鉢盂峯過了二祖庵再上去就是少林寺禁地，除了方丈之外，只有弘眞能進入禁地送飯。二祖庵，相傳禪宗二祖慧可，立雲斷臂，堅決不渝，遂得傳達摩衣鉢，其後徒衆爲紀念他而建此庵。庵後有一條陡削登山小道，小道盡處是一片梅林，盲禪師的禪房就在梅林中央。這一天弘眞提着飯籃進入禪房時，竟然看到方丈晦明大師坐在盲禪師右下首的草蓆上。弘眞放下飯籃正要離去，盲禪師叫他道：「弘眞留下聽。」

盲禪師面容清瘦蒼白，看來年歲比方丈還少幾歲，他說話時面部肌肉完全不動，從緊閉的雙唇中發出怪異低沉的聲音道：「方丈請說吧！」方丈道：「此事說來話長，師侄長話短說，天國東南沿海遭受倭寇侵擾已經十五年之久，倭寇過處，城鎭殘破，屍積遍野，十室九空。嘉靖卅四年朝廷以胡宗憲先生總督浙閩，計殺倭首徐海陳東，餘黨奔舟山，爲俞大將軍所定，至是賊勢稍戢。但是另一股由漢人汪直所率，招納徐陳殘部竄擾蘇浙皖三府聲勢不小，而內中有一批東瀛浪人武士，結綠林黑道助紂爲虐，神出鬼沒十分難纏。他們夜闖營寨，襲殺大將，使人防不勝防。因此去年年初胡總督帥差總兵戚大人親持手書來寺，請求本寺結合武林同道協助官兵平定倭寇。因此師侄在三月間廣下武林帖邀集各大門派正道俠士合參百餘人，公推本寺達摩院主持晦聽爲首，共赴閩浙應援。五月及十月晦聽遣人來信道平倭進展順利，沿海城鎭十有六七收復，幾度與倭寇正面交鋒均大有斬獲。但今年一月突接華山派一清道長來信道晦聽中了異毒，命在垂危，且東瀛新來幾位高手十分厲害，中原同道已死傷過半，情況相當不利。因此師侄又遣羅漢堂晦定、晦戒再率十位悟字輩師侄前往赴援。二月中旬晦戒護送晦聽回寺，聽晦全身泛黑，七孔流血，氣息微弱，人事不知。晦戒持晦定書信要求即刻大舉赴援，師侄因此再下武林帖，定三月上旬大會羣雄，連深山大澤隱逸高人也多方設法請出山助陣，明日便是大會正日。」

方丈說到此住口不言，半晌，盲禪師說道：「方丈如此處理甚當，却又找我作甚？」

方丈道：「只因事有變化，蓋自二月下旬即有消息自東南道上，東瀛武人欲直接對本寺不利。三月初更有消息，三位東瀛高手與數位漢人黑道高手連袂而來，欲尋本寺生事，一路行來遇阻即殺，已傷了卅多位正道俠士。前兩日各派赴會人士來寺帶來消息道青城派十二位赴會道友，全數慘死在趙縣城郊，五台山七位師父死在井陘西方大道旁，另外張家口鐵拳帮、寶鷄府玉劍門，太原府晏家拳，洪澤湖船帮等派與會俠士一一遇難，由此可知，來人十分兇殘，而且是針對此次大會而來。」

盲禪師問道：「這次與會的有幾個好手？」

方丈答：「稱得上一流高手的有武當白鶴劍俞青山，崑崙雲中居士盛平，南儒大弟子馮止一等人。」

盲禪師又問道：「元寂師兄呢？」

方丈道：「元寂師伯閉關三年，尚有六月才滿，師侄不敢打擾。」

盲禪師道：「有你和俞青山、盛平、馮止一等人，對付幾個小國武人，應該不致於不濟才是。」

方丈道：「師叔所說不錯，但此事尚有蹊蹺之處，其一是晦聽所中之毒，據師侄所知頗似當年毒魔歐陽無罪的手法。此點不可不防，其二是，青城、普陀等派道友之死都很奇異，據看過的人說他們全身無傷，雙目圓睜，無法判斷爲何種武功所殺。至今我方傷亡慘重，而敵人來歷一無所知，因此師侄不敢大意，少林百年聲譽不保事小，中原武林淪入萬刦事大，不得不請師叔裁奪。」

盲禪師說道：「好吧！你先命人將晦聽抬去放在藏經閣三樓正廳，將門窗緊閉，然後全部退出，注意閣內不可留一人，自有人去救他。其他事我另有安排，你去吧。」

方丈道：「是，師侄告退。」

× × ×

武林大會召開的地點在千佛殿，千佛殿又名毗盧閣，建於萬曆十六年　因殿內那幅三百尺見方的大壁畫「五百羅漢朝毗盧」而得名。

弘眞進入大殿時，殿上已坐滿了武林豪士，掌門方丈晦明大師坐在北面的左下首，晦戒在左，悟有、悟靜侍坐兩側。北面上首坐着兩人，左首身穿藏青道袍、面色黝黑，滿腮黑鬚，雙目威勢逼人，正是武當首席高手白鶴劍俞青山，右首那人極瘦極高，臉色白中泛青，身着麻布白衫，兩眼半睜半閉，對周遭事如不聞不見，正是崑崙雲中居士盛平。北面右首也坐了兩人　左邊的一人儒服綸巾，中等身材，容貌端肅，乃是南儒大弟子君子劍馮止一，右邊一人身材粗矮，銀髮銀鬚，笑容可親，乃是江湖上最富人望的洞庭湖卅六寨總寨主，笑面佛趙子童。其餘東南兩面也都坐滿了羣豪，總數不下百餘人，却是人人面色凝重，不聞笑語之聲。

弘眞直趨方丈身前，呈上盲禪師交給他的一個錦囊，錦囊封口上寫着「面呈方丈、立即拆閱」八個字。方丈取過錦囊拆開封綫，取出一幅黃布，布上寫道：「在來客中尋一位雙足殘廢老人，一切聽其吩咐。」

方丈看了困惑的問弘眞道：「元滅大師交給你這個錦囊時吩咐了什麼？」

弘眞答道：「大師說：請方丈一切按照錦囊指示行事。」

方丈微搖了搖頭，轉身問身旁晦戒道：「晦戒，今日來客中可有一位雙足殘廢老人？」

晦戒低頭思索半晌道：「不記得有這樣的人。」

方丈吩咐悟有道：「悟有，去找知客弘道來。」

悟有躬身應是退下，片刻帶一年青和尚來道：「回方丈，弘道來了。」

方丈問道：「弘道，你想想，這數日你接待的來客中，可有一位雙足殘廢的老人？」

悟有凝神思索一會道：「好像有這樣一個人……對了，是跟山西蔡家神拳的人一起來的，據說是半路從馬上跌下來，摔斷了腿給人抬來的，現在應該和馬夫僕役一起，在廊殿裏休息着呢！」

方丈道：「帶我去見他。」

弘道心裏嘀咕着，方丈親自去見一個殘廢的老僕役做什麼？却不敢發問，帶着方丈來到偏殿的走廊下，只見東一堆西一堆的馬夫僕從衆在那裏閒聊抽烟，直尋到廊底才見到一個衣衫破舊的老人，獨自一人靠坐在柱子上閉目養神，走近看時，只見他雙腿齊膝而斷，面帶愁苦之色，怎麼看都是貌不驚人，却見方丈近前躬身施禮

道：「老丈請了。」

直說到第三遍，老人才睜開惺忪睡眼，左右端詳了一下道：「大和尚，你是叫我？」

方丈點頭道：「正是。」

老人道：「可是家主人有事吩咐？」

方丈道：「不是，是今日大會要請先生主持大局。」

老人眨眼道：「你說什麽？」

方丈說道：「要請老先生主持今日大事。」

老人搖搖頭道：「你說什麽我不懂，我腿斷了不能做什麽事，要洗衣煮飯去找阿福他們。」

方丈回過頭以疑惑的眼光看着弘眞，只見弘眞上前施禮道：「天機上人您老安好。」

方丈臉色一變道：「弘眞，你說這位老先生就是廿年前失踪的博古通今無事不知的天機子？」

弘眞恭答：「回方丈，正是天機上人前輩。」

斷腿老人不解的問道：「誰是天機上人？」

弘眞伸出左手，用右手在左手上畫了一個符號，對老人說道：「天機上人，這位前輩請您老人家協助方丈主持今日的大事。」

老人看了手勢，擧頭端詳了弘眞半晌道：「是誰教你來找我的？」

弘眞道：「正是這位前輩。」

老人道：「好好好，抬我走吧！」

× × ×

弘眞與弘道用木板抬着老人到大殿門口時，所有廳內的人已聽到消息，站起來恭迎這位廿年前的傳奇人物，看到抬進來的是一個貧苦殘廢的老人時，一陣驚訝的低語迅速傳了開來：「這會是廿年前名聞天下的天機子？」

「不太可能吧！」

「沒聽說天機子斷了雙腿呀！」

「……」

武當白鶴劍迎了上去，單掌問訊道：「前輩眞是天機子？」

老人抬眼看了看道：「青雲子的好徒兒，看來功夫還不錯。」

聽到老人說到他恩師，兪青山怔住了。這時笑面佛趙子童盯着老人看了半天，突然大叫道：「天機子前輩，眞是你，我差點都認不出來了，你什麽時候斷了腿的？爲什麽這麽憔悴呢？」

天機子道：「老童，難爲你還認得出我，今天我們只談大會的事，此外的事誰也不要提，多言賈禍，唉……好了，大家坐下來，站着幹什麽？嗯，盛平、馮止一、晦明，咦！元寂大師呢？什麽？閉關！唉呀！也罷！也罷！」

天機子一面口不停，一面吩咐將他抬坐在晦明旁邊，等所有人坐定下來，又開口道：「好了，大家坐好了，嘴巴閉着，豎着耳朶聽，今天來的敵人總共是七個人，三個日本國武士，四個漢人。先講三個倭人，一個叫小野善鬼，是所謂的浪遊修練者（註：所謂浪遊修練者，就是日本武士流浪各地，找人比武以修練武藝之人），他的本領源自一刀流，但因爲行爲不檢被逐出師門，此後周遊天下與人比武，大小卅三戰未嚐敗績，決鬥經驗極豐。第二個伊賀的忍者七助，忍者是聚集在伊賀谷與甲賀谷的忍術修練者，他們能無聲無息，化身爲影，接近敵人，出其不意的襲殺。第三個是吉岡直光，這人不是普通的武士，吉岡家是室町幕府的『將軍家指南』，意思就是足利將軍的劍術指導，號稱扶桑第一，足利幕府敗於織田信長後，吉岡家也出亡海外，是日本國的第一流武士。而吉岡直光便是當代吉岡門當主，又稱做吉岡憲法（註：憲法就是當主，也就是門主之意）。四個漢人，第一個是倭首汪直的謀士名叫楊聖訓，人稱智多星，頗有智謀，可惜漢賊不分。第二個是浙皖兩府販私鹽的漕帮的首席殺手，半刀斷魂陰非，此人以快刀與狠聞名，號稱殺人只須半刀。因爲漕帮已經和倭寇搭上綫，所以帮主萬鎭山派他來助陣；第三個更難對付，這個人人稱歐陽先生，與當年毒魔歐陽無罪淵源頗深，可能是他的子侄輩。晦聰就是中了他的毒：毒魔雖邪却自視甚高，御下也嚴，不致於和倭寇有什麽瓜葛，這次他會來是另有人指使，不過他出手的可能性不高，最好不要惹他。至於第四個人，身份很神秘，我不便說，他要出手的話，只怕現場無人——呀！呸呸呸，不能說，到時候自然有人出頭。」一口氣說到這裏，天機老人喘了一口氣，喝了一口茶，看全場還在鴉雀無聲地等他再說，馬上道：「好了，講完了，還愣在這兒幹嘛？討論討論怎麽對付呀！」說完又轉過頭仔細打量了弘眞上下一番，問方丈道：「大掌門，這個年青人是誰呀？」

方丈答道：「是本寺卅七代俗家弟子，法號弘眞。」

天機子又再看了弘眞兩眼，點點頭若有所悟地樣子。

白鶴劍兪青山站起來抱拳四方一拱道：「各位英雄，這沒有什麽好討論的了，等一會兒那批賊人來時，把倭人武士都交給我兪某，其餘由盛兄與馮老弟出手，給他來個一網打盡，也讓倭賊知道一點厲害，盛兄，馮老弟以爲如何？」

盛平只抬了抬眼皮，一聲不作。

馮止一起身抱拳道：「兪老師差遣晚生敢不從命，這些倭賊殺人越貨無惡不作，不施以敎訓不行，武者止戈也，古人說以殺止殺是之謂也。但此次大會由武林的泰山北斗少林寺主持，我們來者是客，須聽從掌門晦明大師的差遣爲是，兪老師以爲然否。」

晦明大師宣一聲佛號道：「阿彌陀佛，倭賊手段殘酷人神共憤，動手在所難免，但四名漢人中兩人身份特殊，天機上人語焉不詳，貧僧還要請敎。」

天機子道：「能說的我說，不能說的就不能說，你問吧！」

方丈道：「毒魔歐陽無罪卅年前就名震天下，當時江湖上相傳毒魔湘屍飄香符，南儒北卜無劍王，是武林中的絕頂高手，但在廿年前這幾個人一齊在武林中失踪，如今毒魔傳人出現，到底是受了何人指使？貧僧曾聽說毒魔施毒無人能防，但他這一門有很多禁忌，到底是什麽禁忌？也要請敎上人。」

天機子陷入沉思，自言自語道：「毒魔湘屍飄香符，南儒北卜無劍王。」

「好大的聲名呀！廿多年前只要聽到這幾個人的名號，就能把人嚇得屁滾尿流，廿年了，廿年沒再聽人提起了，唉！時間過得眞快呀！那時候我雙腿還沒殘呢！多威風呀！武林人士來找我請敎問題，那一個不畢躬畢敬的。一直到廿年前的那一天，早上烏鴉當頭叫，我就知道不妙，四個人一起來……咦？我說到那兒去了？糟糟糟，又在胡言亂語了，呀！晦明，你問毒魔是吧！毒魔，還好他那一門有禁忌，要不然江湖人不給他毒光了，毒魔一伸手神仙也搖頭，沒有人躱得了，好在他那派一代單傳，祖上傳下來的規矩，有三條：第一條，一天不殺兩個人，第二條，不殺婦女、小孩及不會武功的人，第三條，不與官府、異族、帮派勾結。總是他祖上的人明理，怕多造了殺孽遭惡報。今天來的那個歐陽先生，最好不要去招惹他，誰先招惹他誰先倒霉，至於誰差遣他來的，不能說，不能說，萬萬不能說，再問也沒有用。」

晦明大師又問道：「上人，據貧僧所知，今日這件事與廿年前那件事有莫大的關係，廿年前毒魔湘屍飄香符，南儒北卜無劍王，突然一起失踪，據說這裏包含了一件大陰謀，而這個陰謀一直在暗中繼續行進着一直到今天，上人對這件事能不能再透露一點？」

天機子道：「我說過不能說，南儒的大弟子在這裏，你不會問他嗎？」

馮止一起身抱拳道：「各位前輩，晚生對這件事所知有限，也從來不會向人提起過，既然掌門大師說與今日之事有關，晚生也不便隱瞞，只有向各位說上一說。事情的發生，是在廿年前，好像是嘉靖十四年三月的樣子……那一天上午巳時，恩師在書房讀書，我帶着師弟師妹們在院子裏練功，晴空萬里，好一個大晴天，突然之間一片烏雲飄了過來，天色一暗之際，不知道從那裏飄來了陣香味，從來沒有聞到過那麽濃馨的香味，我正要問師弟們有沒有聞到，突然發現嘴巴張開發不出聲音來了，身體也動不了了，就好像夢魘一樣，師弟師妹們也一樣，大家都僵在那兒，連腦筋也好像停頓了一樣，不知過了多久，出只覺得濃香逐漸散了，神智也慢慢清楚了，等手脚一能動，我馬上帶着師弟師妹回到大廳裏，叫他們留在那裏不要離開，然後立即去書房找恩師要向他報告這件事，我進到書房去時看到恩師，我從來沒有看到過恩師的臉色這麽難看的，他看到我就問我有沒有聞到奇怪的香味，我就把剛才的事說了一遍，恩師也沒再說甚麽就叫我出去了。當天師父就出門了，大概過了十幾天才回來，回來以後就請叔伯們商議事情。恩師家是一個大家族，世代書香，出了不少大官，田地房產，綿延百里，提起蘇州謝家，誰不敬仰。就從那一天起，三天內，田地房產變賣一空，全族老少各散東西，偌大一個謝家，就此在蘇州消失了。我也奉命和師弟妹們分赴他鄉，隱姓埋名，恩師吩咐如果數年內，江湖上沒有發生甚麽大事，那時才能再出江湖。我們走了，恩師也就失踪了！廿年來我和師弟們不斷在探訪恩師的下落，却一直沒有一點消息。」

笑面佛趙子童問天機子道：「莫不是飄香符……」

天機子不置可否道：「老童，你把飄香符的傳聞說給後輩們聽聽。」

趙子童道：「是的，毒魔湘屍飄香符，飄香符又叫飄香令，據說只是一張紙，出現的時候會伴隨着一種異香，這種異香會使人動彈不得，接到這一張紙的人必須要按紙上的命令去做，如果在限期內沒有達成令上的任務時，接令人全家老小及全帮全派都會遭到毒手，因此，它等於是一張催命符，故稱飄香令，當時江湖上幾個大派，就是不信他這一套，結果全派的人僕無一活口，以後就沒有人敢違背飄香令了。」

馮止一道：「晚輩後來也査知是飄香符，可是這飄香符名頭雖大，却神秘異常，晚輩調査十幾年，却一點蛛絲馬跡也尋不到，却是何故？」

趙子童道：「接符的人不遵命的已全死光了，遵命的人照例不准洩漏半句，自然江湖上就沒有人提飄香符了。而且近十年來飄香符好像也很少出現。」

馮止一道：「那麽飄香符到底是一個人，還是一個組織呢？」

天機子環顧全場叫道：「唐三缺。」隔了半晌，東邊羣豪之中站起了一個臉色灰敗的中年人道：「前輩，可是在叫我？」

天機子道：「正是叫你，今天這個情形特殊，把你廿年前在飄香符手下刦後餘生的經過，給大家說一說吧。」

唐三缺全身簌簌顫抖，牙齒打顫道：「前……前輩，你……你怎麽知道的？」

天機子道：「我，我怎麽不知道，天下有我老人家不知道的事嗎？不要怕，今天有人給你撐腰，儘管說吧！」

唐三缺擧起面前酒壺灌了半壺酒，停了片刻才開口道：「那時候我才八歲，那一天就像做場惡夢，直到現在我還常在夢中驚醒，汗流浹背……

「四川唐門，享譽江湖已有百年，那時候還是相當興旺，我是三房的一系，那時候族長是二房的伯祖，我們叫他二太爺，事情是怎麽發生的，我們小一輩的人根本不知道，只知道有一陣子，家裏好像變得很緊張，父親一早就去大堂裏開族會，回來又心情沉重的和母親一直商量着甚麽事，一點都不准我們聽。孩子們在家裏都不敢吵鬧，就結伴到外面玩。過了大概旬日的樣子，緊張的氣氛好像慢慢鬆下來了，那時在外地的叔叔伯伯們都不約而同的回來了，家裏反而熱鬧起來，伯叔們喝着酒暢談江湖上的見聞，我們小孩子在旁溫酒遞菜，一面聽那些有趣的故事，一面偷挾菜吃，還有叔叔伯伯帶給我們的各地零食小吃，眞是高興呵！直到那一天事情發生了，大清早，四個大門門口被畫了四條紅綫，各寫了四個大字『越綫者死』，早上出去買菜的僕婦，到中午還沒回來，阿福在門外掃地，就倒在紅綫以外，三房的兩個族弟，大清早出去玩沒回家，他們母親出去找也失踪了。那天中午族長下令任何人都不准跨出大門一步。我也被關在家

裏進房門都不准出，可是消息還是傳來，大伯、二伯和四叔奉命出去找尋失踪的人，只有二伯全身浴血掙扎囘家，說了幾句話就死了。六叔拚命要衝出去找他失踪的妻子和兒子，被二太爺老大一個巴掌打倒在地。全族陷入了愁雲慘霧之中，男人們聚集會商，女人們相對飲泣，小孩子噤若寒蟬。卅一天晚上酉時，二太爺把我們小孩子都叫到大廳裏，對我們說了一番話 這些話我到今天還記得清清楚楚 二太爺逐一摸着我們的頭，叫着我們的名字，二太爺七十多歲的人、二三十個孫子名字記得清清楚楚 他說道：『孩子 今天爺爺可能是最後一次跟你們說話了 唐家享譽江湖百廿年 經過多少的大風大浪 都安然渡過 這一次的災難却不知如何了，敵人又陰險狡詐．又武功高強．施毒的本領還在我們唐門之上。爺爺和你們父親與伯伯叔叔在江湖上數十年的名聲 也不是靠矇騙來的 這一次要與敵人周旋到底，但是說實在的，爺爺沒有必勝的把握，所以不能不預留退步 所以現在我交待三點你們全部要牢牢記住 永遠不能忘記。第一．毀我們全家的敵人是飄香符，你們二伯拚死逃囘來。告訴爺爺對方主腦有三個人：一個身穿的大紅衫老嫗、一個穿麻布道袍的道士、一個兩個手始終攏在袖子裏，面罩白布的怪人。第二，你們囘去之後，我就要你們父母把你們藏起來．準備充份的食物給你們，如果沒有爺爺或你們父母去叫你，絕對不准出來，你們要一直躲藏，藏愈久愈好，到沒有東西吃，非出來不可，才小心地偷偷地出來，出來以後不管看到甚麽都不准逗留，立刻離開家去外地投奔本門的親友，注意不可對外人洩露自己的身份。第三，本門的所有武功，毒藥的製法，及家史都藏在某處，事情過了三年之後，再去找出來，勤練武功，報此血海深仇，記住，武功一日不成，一日不准重蹈江湖。這三點你們都記住了沒有？』我們都記住了，二太爺又說：『當然，我們不一定會輸，如果我們贏了，兩、三天就會叫你們出來，如果沒有人叫你們，卅就是輸了。你們就是負起報仇和重振唐門的千鈞重担的入了．好好珍惜自己，孩子們，去吧！』

「囘去之後，爹娘就把我藏在密室中，準備了好多的食物飲水，我一個人躲進密室怕得很，爹向我保證，他們一定會打敗敵人放我出來，我當然相信，大家都說二太爺的武功天下無敵，我進去了，密室門關起來 我一個人在三尺見方的斗室中．一天．兩天，三天……我喉嚨哭啞了，怕得整天整夜發抖 沒有人叫我，我幾次想開門衝出來，投到娘的懷裏，想到二太爺的話，我知道我不能，多少次從夢中驚醒，夢到爹娘身首異處，斷了的頭還在叫着我的名字。我嚇得頭疼欲裂，不知過了多久，我只知道唐家的担子落在我肩上，我不能死，而多藏一天就多一份生機，我省着吃省着喝，終於水喝完了、喉嚨乾得要燒起來，我開了門走出來了，老天！我找不到爹娘了，只有屍體，腐爛的，生蛆的，爬滿蒼蠅的屍首，我滿身尿糞，腿也嚇軟了，從密室爬到大門爬了一整天，昏倒了好幾次，我不知道我怎麽活過來的，病了一個月，然後一路行乞去投奔嫁到大同府的姑媽，姑媽看到我時再也認不出我是誰。後來我才知道整個唐門逃出來的只有我一個人。我取了秘笈，日夜練武，心中唯一想的只有報仇，報仇。」

說到這裏，唐三缺淚流滿面，聲音沙啞，滿廳羣豪人人聽得矯舌不下，唏噓嘆息。

廿三年前名滿天下的四川唐門滅門之事，當時轟動武林，年長之人還略有記憶，自此之後，飄香符再沒有人敢不聽令行事，威力之大，勝過皇上聖旨。

天機子對晦明大師道：「大掌門，你身爲武林第一大帮掌門，見多識廣，足不出寺，能知天下大事，你且說說這飄香符是些甚麽人？」

晦明道：「據貧僧所知，飄香符之人行事十分隱密，廿五年橫行江湖，殺孽無數且不留活口，但百密總有一疏，僥倖存活的人口中傳出來，飄香符主要是四個人，人稱爲飄香四鬼使，如這位唐兄所說的，紅衫老嫗人稱紅衣鬼嫗，麻布道袍道士人稱無影鬼道，輕功絕頂，雙手攏在袖中．面蒙白布的神秘人，人稱無面鬼手，另有一個眇一目的駝子，善使暗器人稱千手鬼駝，這四個鬼使極少成雙出現，在毀滅唐門時，三人一起出手，算是絕無僅有的事，此外還有約三、四十個飄香鬼卒，在江湖上也稱得上一流高手。」

此時突見弘道飛奔進來，對掌門晦明躬身說道：「掌門大師，對方已經到山門了。」

晦明問道：「可有發生衝突？」

弘道說：「遵掌門吩咐，以禮相待，不加阻攔，沒有發生衝突。」

晦明起身四面抱拳道：「各位寬坐，貧僧去迎。」只聽廳口一聲清亮的聲音道：「不敢有勞方丈。」

× × ×

廳口一暗，只見七個人一字排開站在廳口，中間一人儒服綸巾，手搖摺扇，剛才開口的正是他。

儒生脚踱方步，領着一行人行到大廳正中，向四座一抱拳道：「各位英雄請了，晚生楊聖訓，謹代表敝上汪大統領向各位問好。」

西座傳來幾聲斥罵之聲，楊聖訓面不改色，手搖摺扇提高聲音道：「此番西來，敝上諄諄告誡晚生道，中土英雄豪傑，個個武藝超羣，俠骨豪情令人敬仰不已！敝上有幾句至情至理之言，要晚生轉告各位。」

西座一個粗豪漢子豁然站起，戳指罵道：「漢奸賊子，有屁快放，放完了就領死。」

一語未完，青影一閃，此人已挨了一個耳刮子，倏去倏同，出手的正是站在西首的日本武士，粗豪漢子愕了半晌，才攪清楚是怎麽同事，衝出去就要拚命。

白鶴劍俞青山起立道：「陳兄請慢，交給貧道。」身形一起，輕飄飄落在廳中，面對着楊聖訓學着粗豪漢子一樣，戳指一字一句道：「漢奸賊子，有屁快放，放完了就領死。」

青影一閃，日本武士閃電般欺近身舉掌便打，俞青山使出大摩雲手，一舉手滿

天掌影，日本武士何曾見過如此變幻無方的掌法，一花眼間左頰已被掌緣掃到，此人變招也快，急化掌爲指 直取俞青山雙目，逼得俞青山收掌後躍，兩人一合便分，日本武士却已吃了虧。他怒吼一聲，拔出七尺長的武士刀，這時只聽楊聖訓咳嗽一聲，摺扇作勢要日本武士退囘，日本武士極不情願的收劍退囘。

楊聖訓拱手向白鶴劍俞青山道：「這位想必是武當山俞眞人吧！果然好本領，俞眞人且請稍安勿燥，待晚生將話說完如何？」

俞青山道：「且瞧你有何話說。」袍袖一拂，飛身落囘座中。

楊聖訓再一次向四座拱手道：「敝上言道．方今大明皇帝信任奸相嚴嵩 國政大壞 又任用宦官主持『礦監』『稅監』，貪汚暴虐，殘害人民，攪得天下人心鼎沸．還不止此 地方上官府與富戶 鄉紳勾結欺壓善良百姓 被稱爲『三害』。汪大統領被迫不過．率衆起義．抱持着掃三害．除惡官，救民水火的宗旨，轉戰各地替天行道，實在是順天應人之舉，敝上言道，各位英雄深明大義，只是受了官府矇蔽，挑唆與我們義軍作對，使得雙方都有死傷，實在大違義軍悲天憫人的宗旨，因此敝上特命晚生來向各位英雄解釋一切誤會，希望從此罷兵止戈，甚至携手合力，共同投効義軍，圖謀大擧，來日共享富貴．各位以爲然否？」

晦明大師口喧佛號道：「阿彌陀佛，楊施主果然好口才，可惜枉讀聖賢之書，却如此不辨是非黑白，倭寇燒殺擄掠，所過之處屍横遍野，城鎭一空，如此殘暴行爲天下皆知，任你舌粲蓮花，也不能變黑爲白，老僧勸你趁着造孽未深之時囘頭是岸，老僧保你平安，否則天下英雄嫉惡如仇，只怕你等無法全身而退。」

笑面佛趙子童起身道：「姓楊的，你旣自稱有求和之意，爲何半路阻殺我與會同道？」

楊聖訓說道：「晚生一行自東而來，半途是有幾路英雄誤會我們有不利於少林寺的意圖，經晚生好言解釋，不爲採信，不得不起而自衛。至於參加此次大會的道友，聽說在途中有所死傷，這却與晚生等無關，試想趙縣、井陘、大同府等處南北遙隔百里，我等又沒有插翅，如何能到各處殺人？晚生來時，也曾和敝上言道，江湖英雄講究的是以武會友，手底下見眞章，恐怕不是憑晚生這一張拙舌，三言兩語所能說動，所以敝上就差遣了在下身邊這三、五位粗通拳脚的侍衛武士，來向中土英雄討教一招兩式，敝上言道，以武會友，絕不可傷了和氣，還要請晦明大師裁奪了。」

晦明道：「你等旣是有備而來，較量是在所難免，我方人多，老衲不欲以多爲勝，你就劃出道兒來，我們接着便是。」

楊聖訓道：「我們這一行七個人，晚生是手無縛鷄之力，這一位，」手指着他左邊貼身一個披髮白袍，面皮僵黃的人道：「是在下身邊書記，也不會功夫，餘下五人便分向你們五位英雄討教，三勝兩負，如我方僥倖勝了一場，就要請在座的英雄們投効義軍，共襄盛擧，如果我們敗了，轉頭就走，各位以爲如何？」

俞青山霍然站起道：「好個姓楊的，打得如意算盤，你們如果勝了，饒你們全身而退，如果敗了，需得全部自刎於此，向天下英雄贖罪。」

楊聖訓面容一肅道：「俞老師且莫動怒，須知貴方人數雖多，要想留住我們却只怕還力有未逮呢！自古道兩國相爭不斬來使，在座都是江湖上成名露臉的人物，想來不致連這點道理都不懂吧？何況各位想想，在座的英雄，都是武林中上上之選的人才，如果還不能打敗敝軍幾個二流侍衛，卅即使全去投效卅胡宗憲、戚繼光，只怕也是徒勞無功，全軍覆沒罷了。」

俞青山怒道：「好賊子，待我先敎訓於你！」長身飛出，擧掌便向楊聖訓臉上摑去。

楊聖訓左邊的矮胖日本武士，不知如何出手的，電光石火之間，一柄三尺的短劍已迎向俞青山的胸前，俞青山一驚之下，一個觔斗倒翻了囘來，胸前衣服已劃破了一道口，驚得一身汗。

晦明大師道：「倭賊好一個二等侍衛，你們傾巢而出，還請了人助拳，大概抱着必勝的心吧，老衲給你一個公道，你也不必再辯，你們勝了，我方此次增援計劃取消，如果你們輸了，要留你們在本寺，請你們首領汪直親自來要人。」

晦明知道對方這五個人身手相當了得，而自己這一方除了自己、馮止一、盛平之外，餘人武功平平，只怕一擁而上徒然多造死傷，何況楊聖訓左邊卅披髮白袍人武功深不可測，不如就與他賭五陣輸贏，勝算較大。

而楊聖訓心中却想，今日來此主要目的在折服中原武人，消除他們再一次增援官軍的計劃，如果對方眞的一擁而上，只怕無法全師而退，而且多結仇家反而不美，便道：「客隨主便，就依大師所說，却不知各位英雄是否守此約定。」

晦明大師問道：「各位英雄可有其他高見。」

衆人紛紛道：「就依掌門吩咐。」

馮止一向晦明拱手說道：「諸位前輩且請寬坐，這一陣權由晚輩請纓，打個頭陣。」

這時倭寇這一方，左首青衣武士出列，手指俞青山道：「阿拉達哇一嘟禮西哇卡宏都拉。」

楊聖訓道：「這位英雄對方才俞師傅的卅一掌頗不服氣，要找俞師父再較量一下。」

俞青山道：「我便再敎導敎導你。」擧步行到廳中。

這青衣武士蓬首垢面，身寬膀闊，便是浪流修練者一刀流的棄徒小野善鬼，這時他定氣凝神，雙手捧定七尺長刀，擧刀青眼，凌厲的眼光盯視着俞青山的雙眼，一股強烈的殺氣逐漸向四周擴散，俞青山見到對方這架式，頗不可輕侮，但是剛才一擊得手，心中不免輕忽，這時脚下不丁不八，左手持鞘，右手下垂，靜候對方出手。

這時晦明大師宏聲道：「俞施主不可大意。」一語未畢，小野善鬼一聲驚天動地的大吼，雙手持刀直刺俞青山胸膛，俞

青山左手持鞘一橫將刀擋開，却不意一口濃痰飛向面門，兪青山頭一偏避開濃痰，只覺下腹一涼，兪青山右手急使斷雲袖一揮將對方打了兩個觔斗，低頭看時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只見一口三尺短刀插在自己腹部，鮮血緩緩滲出道袍。

原來日本武士均身藏兩刀，一長一短，短刀別在腰際通常不用，而在兪青山橫劍架開小野善鬼長刀時，小野立刻將長刀丟棄，嘴裏一口痰出其不意的吐向兪青山面門。趁其分神閃避時，右手同時拔出短刀送入兪青山腹部，可嘆白鶴劍兪青山，一把縱橫江湖廿年的白鶴劍尚未出鞘就輸得如此不明不白，兪青山雙目圓睜，口中閣閣有聲，衆人無不大驚。

這時從未開過口的崑崙雲中居士盛平忽然開口道：「兪兄 忍片刻勿死，看我爲你報仇。」也不見作勢，身子如行雲流水般已到場中。

楊聖訓道：「第一場勝負已分，盛英雄是打第二場吧。」

盛平道：「我也要向他討敎。」指着小野善鬼道：「這一陣算你們便宜，贏了不算，輸了照算，來吧。」

楊聖訓何等精明，心中一盤算着：這盛平爲了要替兪青山報仇，說了贏不算，輸了照算，如此白賺一場，何樂不爲？即使敗了，死傷一個小野善鬼固無所謂，也可讓忍者七助先看一看對手虛實，這是有利無害的，便也不阻止。

這盛平成名甚早，在江湖上輩份也高，爲人方正不阿，只因爲生性沉默不愛與人交往，終年隱居在雲封霧鎖的崙崑山上，得了一個雲中居士的雅號，他的飛鷹十三式和一管烏金簫在十餘年前就罕逢對手，他性雖孤僻，却與兪青山有過幾面之緣，兪青山敬他爲人方正，他也愛兪青山直腸直肚，兩人頗爲相契。

這時眼見兪青山敗在這倭賊詭計之下，死不瞑目，要讓他死前眼看見他爲他報仇，說得一句：「注意了。」兩袖一拂如大鵬展翅人已到了半空，頭下脚上撲向小野善鬼，兩袖揮舞之下，只見滿天袖影，如白雲蓋頂，正是盛平一出手就施展他成名絕技——飛鷹十三式的最後一式雲中現爪，這小野善鬼決鬥經驗豐富，眼光何等銳利，知道這滿天袖影全是虛招，因此，只是擧刀在上段等着這袖影中出現的致命一擊。

刀光一閃，人影已分，盛平落身在小野之後，背向小野，坐在近廳門的人赫然發現盛平胸前衣服上滲出血跡，這時砰的一聲小野善鬼已俯倒在地，後腦殼鮮血淋漓，已經一掌斃命了。

盛平運氣閉住了穴道，回轉身走到兪青山身前道：「兪兄，你仇人已死，瞑目吧！」一語甫畢，兪青山雙目一閉，軟身倒地。

原來盛平袖中藏爪襲向小野頂門，小野長刀閃電般迎向盛平胸前，在這千鈞一髮之際，盛平行險招吸氣含胸，收右爪出左掌一個觔斗翻到了小野身後，左掌已拍到敵人的後腦殼上，雖然一擊得中，可是這閃電般迎胸一劍終究未能避開，左胸前刺了一個洞，鮮血汨汨流出。

楊聖訓道：「盛英雄果然好功夫，這第二場就由七助兄向盛英雄挑戰了。」

趙子童道：「姓楊的，你不見盛先生受傷了嗎？這第二場就由我趙某來接着便是。」

楊聖訓道：「盛兄要爲兪英雄報仇，受傷是自己的事，如果每個人輸了都要人報仇，報完了仇又換一個人上場，那在場百餘人，這還打得完嗎？」

這雲中居士盛平一身內功着實精純，仗着一口眞氣閉了胸前穴道，竟自止住了流血，當下返身回到場中，對第二個日本武士道：「來吧。」

這位武士身材十分瘦小，穿着緊身黑衣，腰懸一隻革囊，正是伊賀的忍者七助，七助躬身行禮手一揚，半空中轟的一聲，一蓬青烟爆開裹住了自己的身形，盛平退後兩步凝神待敵，過了半晌不見動靜，青烟散處却已不見了七助的人影。

原來忍者最擅長的是隱身術，他們能利用各種天時地物將自己隱藏起來，然後出其不意現身殺人，因此在日本戰國時代，諸侯都聘用他們做密探與殺手。

這雲中居士盛平修爲精深，眼前不見了敵人，毫不慌亂，竟自盤腿坐了下來，約莫過了盞茶光景，四座旁觀羣豪已有人不耐煩的叫了起來：「這那是比武，這是比逃命嘛。」

話到半途變局已生，只見四面八方不知從何處飛來百十隻五彩紙蝴蝶，紙蝶翩翩之中無數暗器從四方射來。戰鬥在一瞬間結束，忍者七助玉府穴被烏金簫點中倒地不起，一支短劍却插在雲中居士的左腹部。

楊聖訓說道：「這第二場雙方勢均力敵，只是盛英雄受傷重些，該當是我方勝了。」

盛平道：「放屁！」一手拔出腹中劍上前指到七指的頸際，「我一伸手就殺了你，是誰受的傷重。」說話之間，腹部的血終於止不住一滴一滴滴落在地上。

楊聖訓道：「勝負已分，何能再下毒手，盛英雄請收劍吧。」

盛平生平訥於言詞 此時竟不知如何應答，滿廳羣豪無不氣憤，這時天機子開口道：「楊聖訓，我眞爲你丟臉透了，汪直怎會派你這種人出來丟人現眼，就算沒吃過豬肉，也看過豬走路，盛平這一簫打在你那忍者頸側的玉府穴上，只要稍一吐力就可震斷他頸骨，你想脖子斷了還活得成嗎？盛平這傢伙婦人之仁，不忍殺無仇無怨之人，却由你這瞎了眼的在這裏胡說八道，如今便算勝負未分，比武繼續，盛平你一劍殺了這賊忍者，看看是死人贏還是活人贏，你姓楊的不愛惜自己的性命，只怕令手下人寒心嘔！」

一席話說得楊聖訓臉色一陣紅一陣白，心中惱怒萬分，却是句句在理叫人反駁不得，同時也眞怕自己硬不認輸，叫忍者七助讓人殺了，對自己人實在不好交待，便道：「盛英雄先請將劍收了，這場便算盛英雄贏，只是今日武林大會座上都是有頭有臉的人物，豈容一個殘廢老頭在這裏汚言穢語，大家還要臉不要臉，煩晦明大師立刻命人將這老傢伙趕了出去，以免擾了正事。」

天機子聽了此言一陣狂笑，笑得前俯

後仰道：「我老人家說話從沒有錯過，說你瞎了狗眼你就是瞎了狗眼，你不認識我老人家，不會回去向你祖父請敎請敎，我天機子今天有興緻敎訓你這後輩，還算是你祖上積德呢！」

這天機子雖然武功絲毫不會，但天生博聞強記，眞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江湖上人要向他請敎事情無不畢恭畢敬，楊聖訓側身江湖也多少聽過傳聞，聽了天機子大名，倒也不敢回嘴，這時候見盛平已收刀回座由少林寺人服侍療傷，便向半刀斷魂陰非道：「陰英雄，這第三場可要麻煩你了。」

陰非一領首慢步出列，只見他身材削瘦，一身短打，雙目精光四射，面容冷肅無比，一翻腕一把短刀從袖子裏翻出握在手上，那刀比普通刀短了半截，握在手上好像和手連在一起，這邊廂馮止一也請命上場。

這馮正一是南儒失踪前親傳絕藝的大弟子，天資聰穎用功又勤，一身功夫已有一派宗師的地位，而他爲人又歉虛有禮，江湖上人無不尊敬，只見他儒服綸巾，持的是一支三尺鐵筆，來到場中拱手施禮道：「請指敎。」

陰非道：「注意了！」一刀以不可思議的速度，從想不到的角度攻了過去。

原來一般人用刀使得是砍劈削擋的招式，而這陰非的短刀却完全不受刀招的限制，像自己的手臂一樣靈活自如，他能刺能撩招招角度令人想像不到。

而馮止一南儒高徒豈是等閒，一隻鐵筆不離身周，每一招都等對方招式用盡才在近肌膚處把對方擋開，百忙之中左手併指如劍，却能尋隙進攻。

這一番打鬥雙方短兵刄以快打快，眨眼之間已交換了數十招，招招驚險無比，旁觀之人無不捏把冷汗。

這陰非號稱半刀斷魂，與人相鬥多是一招半式就了結了對手，今日遭逢對手，鬥了近百招還未佔到上風，這位橫行十三省漕幫第一殺手，左手一翻居然又一把刀到了手上，施出從未使過的雙手刀絕技出來。

而令人驚奇的是馮止一雙手一合，一隻鐵筆變成兩支，雙手使出成名絕技子母筆，見招封招仍是鬥了個棋鼓相當。

這一場令人目眩神迷的決鬥，在雙方交換第一百招時突然結束，這一招馮止一右手鐵筆在胸前封住了對手左手一刀，却不防機關一響，對方刀中藏刀飛出，馮止一左手子筆急伸，千鈞一髮中將對方半截飛刀盪開半天，劃脇下而過拖了一長道血口。

陰非雙刀一收，抱拳道：「馮老師武功蓋世，在下贏得僥倖，還請恕罪。」

這一刀雖然出於偷襲，但打鬥中誰也沒有規定不能各出奇謀，況且陰非又自行把話挑明了，馮止一竟無話可說，抱拳向晦明道：「晚生有負使命，向天下英雄謝罪。」

一筆向自己左手手腕劃去，竟欲自殘左手。

衆人相隔均遠，齊呼不可，却來不及相救，耳聽一聲尖銳破空之聲，噹的一聲，一物飛來將鐵筆震開，瓷屑散飛，竟是一隻茶杯。這隻茶杯破空之聲如此勁急，力道旣大速度又奇快無比，衆人愕然四顧竟不知是從何處飛來。

晦明道：「馮兄千萬不可如此，勝敗乃兵家常事，況且老衲看出馮兄採守勢觀察對方刀路，百招一過就要反擊，此戰失利非戰之罪，馮兄不需自責，幸好座中有高手相救，貧僧敢請擲杯者現身相見。」

四座寂然，不聞應聲。

這時楊聖訓左側的矮胖武士已緩步行到場中，此人步履沉穩，氣定神閒，雖是小國倭人，却是大宗師氣度，便是「扶桑第一，將軍家師範」吉岡門當主，吉岡憲法。

這時羣雄一看對方氣勢，知道不是前三人可比，趙子童要待出戰，却不免遲疑，自己敗了不打緊，却要壞了大事，晦明大師袍袖一拂，站起身來道：「貧僧來會他。」

天機子忽道：「大掌門且慢，老夫要向你推薦一個人出馬。」

晦明道：「此陣不容再有失，便請前輩指示請那位高人出場？」

天機子手指弘眞道：「他。」

晦明目瞪口呆道：「此子是老僧徒孫輩，入門雖久，武功尚未登堂奧，前輩是在說笑？」

天機子道：「老夫言出如山，從來不開玩笑。」轉頭對弘眞道：「你沒有對敵經驗，可担此重任？」

弘眞垂首道：「但憑前輩吩咐，晚輩盡力而爲。」

天機子道：「要有自信，去吧。」

弘眞向掌門晦明稽首後行入場中，滿座羣豪看到這關鍵的一戰，派出的竟是一個少林寺弘字輩的小僧，無不嘩然。吉岡憲法瞇着一雙細眼打量着弘眞上下，覺得怎麼也看不出一點特殊之處，心中也不禁納罕。

弘眞來到場中向吉岡稽首道：「請前輩指敎。」

吉岡七尺長刀出鞘問道：「哇達酷西漏烏庫依哇浪得卡？」

楊聖訓說道：「吉岡師父是問你用何兵刄。」

弘眞行到座旁取了一隻竹筷回到場中：「晚輩以此向前輩討敎。」

吉岡心中實在疑惑這小子到底有什麼詭計，但他自信任何花樣都逃不出他眼底，這時也不多言，擧刀中段以平輩之禮相對，不卑不亢尊重對手，確是大師之風。

這時弘眞右手拇指拈箸尾，左手立掌胸前，臉上神色漸轉湛然，全身衣服無風自動，周身五尺範圍疾風迴旋，一雙眸子竟隱現五彩光華，一時之間寶相莊嚴，令人不敢逼視。

晦明愕然回顧天機子道：「前輩，這是什麼功夫？」

天機子道：「無相劍炁，老夫所料不錯。」

晦明道：「你是說無劍王——」

這時場中弘眞口喧佛號道：「晚輩有僭了。」箸尖一顫，遙指吉岡全身大穴攻了上去。

吉岡憲法扶桑劍王豈是等閒，敵不動我不動，敵欲動我先動，七尺長刀一揮，

家傳絕學旋空斬搶先攻了過去。

這一番交戰與前幾場大不相同，對敵雙方，一持七尺長刀，一持不盈尺竹箸，雙方竟是倏合倏分，三五番相遭不曾交得一式。原來雙方都覺對方招式變幻莫測，實在沒有制敵的把握，所以不得不一接便退。

這時兩人開始繞着一個圓圈旋轉，雙方眼睛凝神注視對方，一眨也不敢眨，脚下每一移步便聞方磚破裂之聲，戰况雖不激烈，緊張程度却超過前幾場數倍。兩人一意尋找對方身形、步法、肌肉，甚至意志上的破綻，以便一擊得手，竟至目眦盡裂，汗如雨下，漸漸步履轉慢，這一場精神與意志上的戰鬥，竟比刀劍相交更使人精疲力竭。

這時晦明大師忽有所悟，口拈一偈道：「空無所染，發菩提心，外息諸緣，返照自觀。」

弘眞聞言脚步漸緩之下竟自停步不行，雙目一闔，竟閉上了眼睛，右手竹箸遙指吉岡，却見吉岡面對弘眞繞圈而行，愈走愈快，圈子却愈來愈大，汗濕衣襟之下竟似爲弘眞竹箸所驅使，無法停止下來，只見他脚步愈來愈快　竟隨着竹箸所指飛奔起來，猛然間一聲斷喝，吉岡舞刀護身倒縱出圈，躬身行禮道：「依的烏達輪禮哇魯呀！」言罷氣喘不已。

弘眞收箸張目，左掌立胸道：「晚輩承讓。」

旁觀衆人看得如墮五里霧中，楊聖訓也瞠目結舌不知所以然。天機子却低聲對晦明道：「這小和尚已得無劍王六成眞傳，眞虧得他的。」

這時五場比試已過四場，兩勝兩負，只剩最後一場，楊聖訓親自走到歐陽先生身前施禮低聲道：「本來不敢勞動先生的，想不到今日戰况如此不利，竟然打成了平手，非得先生帮忙不可。」歐陽先生斜眼看向那披髮白袍怪人，那人頭一點，歐陽先生便舉步行了出來。

這毒魔歐陽一門本身武功不高，用毒之技却是天下無雙，雖然毒魔湘屍南儒北卜齊名，但只要毒魔施毒，那三人也非敵手，只因那三大禁忌，一天只毒一人，如對方人多，先派一個人去送死，餘人便不忌憚，因此受了極大的限制。如今毒魔傳人出頭，羣俠面面相覷，誰敢當這毒魔伸手？即使拚了性命不要，也是無論如何贏不了這一場。

這時晦明長身起立向天機子道：「貧僧拚死與他一搏，如有失閃，還請前輩處理大局善後。」

弘眞忽道：「敢請方丈暫住，元滅大師吩咐如果毒魔門人出手，請天機子前輩拆此錦囊。」取出一個錦囊交與天機子。

天機子拆閱之後，一聲怪笑：「好、老夫去會他。」命弘眞、弘道將他抬入場中。

這下衆人更是傻了眼，天下皆知天機子身無半分武功，怎麽會是他來會這毒魔傳人，這不是送死嗎？

天機子對歐陽先生道：「老夫來和你比這一場，這比法與前幾場有所不同，老夫雙脚殘廢年歲又大，自不能和你後輩動手動脚，老夫便講一個故事給你聽，講完之後如你不認輸，便算是老夫輸，你看如何？」

這眞是天下一大奇聞，衆人活了一輩子也沒有一個人聽說過，說故事能使人認輸的，歐陽先生說道：「好，就聽你的故事。」

天機子道：「大家坐下聽，故事很長，也很精彩，坐下聽得舒服。且說江寧府寧南王有一幼子從小愛好武藝，每日向府裏武師討教武功，十五歲武功已經不錯，自稱金刀小霸王，年少氣盛又仗着王子身份，結黨橫行江寧一帶，搔擾良民，爲鄉民所痛恨，十八歲那年在揚州瘦西湖，五亭橋畔調戲遊湖婦女，爲一中年乞丐勸阻不聽，被一掌傷了胸腹之間，當場昏迷不醒，回府後臥床月餘，此後武功全失，而且終身不能動武，經此一番事故，此人竟幡然悔悟，遠離小人，勤於讀書，漸漸受人尊敬，但他雖不能練武，愛武之心並不稍減，便廣散資財，結交十方英雄，談說武林軼事珍聞引以爲樂，卅歲時並贏得蘇州小孟嘗的雅號。卅五歲那年寧南王朱宸濠一案破家（註：一五一九年，朱宸濠南昌稱兵作亂，敗於贛南巡撫王守仁），使他失去財富與地位，乃改名換姓移居洛陽。此後由於他博學多聞，武林掌故如數家珍，上知天文下通地理，成爲武林中人有疑問時爭相請教的對象，他自己訂了個規矩，凡向他請教的必以相等的秘密交換，因此他所知愈多，四十歲時望重武林，得了個天機子的雅號。事情發生在他四十七歲那年某天，早上一起床他就覺得心神不寧，好像有事要發生一樣，果然門房來報大門口來了幾位客人，一位中年儒生，一位跛脚卜者，一位服飾華麗面容僵黃，以及一具由四個麻衣人抬着的銅棺。雖然他見多識廣，這回也變了臉色，連忙親自出迎，將一行人讓了進來，分賓主坐定後，中年儒生抱拳道：『先生可知我等爲何人？』天機子道：『尊駕等就是名聞天下的毒魔湘屍南儒北卜。』此言一出，三人面容頓時一改，毒魔也一歛輕視之色。南儒續道：『先生可知我等爲何而來？』天機子手一揮道：『四位請隨我來。』隨將來人引入密室，待抬棺者出去後，開動機關閉了密室門才道：『爲了飄香符。』南儒這時乃向北卜拱手道：『申先生所說果然不錯，此事非向天機子請教不可。』這時湘屍也從銅棺中出來。仍由南儒發言：『我等來此是請教先生飄香符的來龍去脈。』各位，你道這四大奇人連袂來詢問這飄香符的來歷，究竟是什麽道理？這就是廿年前江湖上一大懸案的關鍵，今天老夫就告訴你們，原因是這四個人同時接到了飄香令，令上只有一句說，南儒接的是：『與北卜、毒魔、湘屍聯手擊殺無劍王。』北卜接的是與南儒、毒魔、湘屍聯手擊殺無劍王，其餘兩人也一樣。老夫雖號稱無所不知，這飄香令的來龍去脈却所知有限。而且你想飄香符的秘密誰敢洩露，但是當代四大奇人一起駕臨，這機會千載難逢，我對這四人秘密的好奇心終於戰勝了恐懼，就答應以我所知飄香符的秘密來交換四個人武學上的奧秘。最後我還奉勸了他們一番話：『飄香符的行事是不擇手段的，你們四人聯手雖然勉強可和四大鬼使一拚，但是你找它找不到，他却會乘你們落單時予以各個擊破，所以我勸你們不能違背他的命令，但以你們的身份也不見得肯甘心聽令於它，所以唯一的辦法是去找無劍王，一起商量一個應付之策。』於是他們問如何可找到無劍王，這種絕頂大事激起了我很大的興趣，便帶他們四人找到了這神龍見首不見尾的無劍王，除了老夫，只怕天下還沒有人能找得到他呢？找到無劍王後，大家就商議了起來，三言兩語還沒有完，就起了衝突，一山不容二虎，這毒魔湘屍南儒北卜四人齊名倒也無話可說，無劍王年紀輕輕名頭却在四人之上，飄香令還要四人聯手對付他，南儒北卜倒還謙虛爲懷，那毒魔湘屍却絕不服氣，非要比試一下。無劍王拗不過，就露了一手玄門無上神功無相劍炁的功夫，這無劍王也眞是天縱奇材，年紀輕輕無相劍炁竟已練至第五層了。四人這下心服口服，好好坐下談正事。老夫言道雖然無劍王武功如此高明，對付飄香令主和四大鬼俠，却是並無把握，而且飄香符行事詭秘又不擇手段，令人防不勝防，實在不可力敵，衆人無法，便央北卜申不害起一課文王聖卦，北卜齋戒沐浴三日起了此卦，寫下一首解卦詩，這詩便是留在北卜故居牆上的那一首詩，北卜失踪後也曾傳頌江湖，但至今無人能解，趙子童你唸給大家聽聽。」

趙子童道：「這三言詩玄機莫測，詩曰：草人寸，十之倍，霸山川，謀日月，龍在淵，虎藏穴，歲三三，東有事，龍虎現，禾日滅。」

天機子道：「不錯，申不害卜了此卦之後知道與飄香符對敵時候未到，卦中顯示妖氛尚有廿年的氣數，在此其間必須避它，不可碰它。所以衆人做了一個協議，讓無劍王假死避世，以保四人滿門老小性命，而四人在這廿年內必須隱姓埋名探查飄香符的秘密，在時機成熟時，必須遵無劍王的號令，將飄香符一鼓消滅爲武林除害，歐陽絕，你要知道這一首解卦詩的意義嗎？」

歐陽絕點頭道：「要！」

天機子再問道：「你要知道飄香符的來歷嗎？」

歐陽絕道：「要！」

天機子道：「那你認不認輸呢？」

「歐陽絕，你退下，這一陣換老夫上。」一聲陰惻惻的聲音自披髮白袍怪人口中吐出道。

歐陽絕道：「比試未完，不勞前輩動手。」

披髮白袍人道：「我叫你退下。」

歐陽絕道：「你要殺人滅口嗎？」手一揚，一縷藍色輕烟自袖中湧出，霎時將天機子及自己籠罩在烟霧中，奇的是此烟如同實體，絲毫不見飄散。

披髮白袍人道：「歐陽絕，你道這點小孩把戲能攔得了我嗎？却是你叔父毒魔親來，只怕也未必見得，在我數到三之前，你要撤掉毒障退下，否則莫怪老夫無情。一……」

天機子忽然怪聲叫道：「歐陽無罪——你還不出來，無影鬼道要殺老夫和你侄子啦！」

「二！」

「廿年之期到了，無劍王交待今天是一決勝負的日子，出來吧！」

「三！」

三字出口，衆人眼睛一花，只見一華服老者已站在天機子與歐陽絕的身前，無影鬼道正要衝出的身形硬生生的煞住了，細細打量來人道：「你……你就是毒魔歐陽無罪？」

來人不作聲，歐陽絕上前叫道：「叔叔。」

無影鬼說道：「你眞要與飄香符爲敵嗎？」

毒魔仍不作聲。

無影鬼又說道：「別人怕你毒魔，老夫却不信這個邪。」話雖如此說，却不敢當眞輕易出手。

在這僵持之中，天機子宏聲怪笑道：「飄香符呀飄香符，廿年前你道老夫洩了露你的秘密，斷了老夫雙腿，老夫隱忍至今，這廿年來你的來龍去脈，老夫在四大奇人帮忙下調查得一清二楚，今天就要說給天下的英雄聽聽，你有本事就再來斷我的雙臂看看。老夫要說了，先解那首詩：

竹人寸，就是個符字，表示飄香符。

十之倍，表示還有廿年的氣數。

霸山川，就是說它稱霸江湖。

謀日月，就是要圖謀大明朝的江山。」

話說到此，灰影一閃，一個面蒙白巾，雙手攏在袖中的灰袍人出現在無影鬼道身旁，沙啞的聲音道：「我來對付歐陽無罪，你去殺那老像伙。」

歐陽無罪道：「大哥，果然是你，我早猜到了，我找了你廿幾年，今天你可出現了。」

原來這無面鬼手正是歐陽無罪的堂兄，大排行的老大，毒魔一脈祖上傳下的規矩，每一代只選一人繼承使毒密傳，無面鬼手歐陽無緣原被選爲毒魔傳人，却被發現違反了祖傳禁令，被斷了雙手逐出門戶，改由歐陽無罪繼承，而歐陽無緣被逐後心懷怨恨，更變本加厲投入飄香令下完全不顧那三大禁令，毫無顧忌的濫施毒技，殺人無數，歐陽無罪早要找他清理門戶，這時同門堂兄弟終於正面相對了。

這邊廂無影鬼道正要對天機子下手時，閃出一位威儀堂堂的老者，儒服綸巾正是南儒穆君平。

這兩邊劍拔弩張之下天機子視如不見，話聲不斷續道：——

「龍在淵，說的是無劍王假死避世；

虎藏穴，是指四大奇人也隱姓埋名；

歲三三，是天干第三，地支第三，却是丙寅年，正是今年；

東有事，指的是倭寇侵襲東南各省；

龍虎現，是無劍王與四大奇人要一齊出現；

禾日滅，就是飄香令滅亡就在今朝，哈哈哈，飄香令主，你還不出來嗎？還要像縮頭烏龜一樣縮在殼裏嗎？」

「放肆！」一聲暴喝聲中一條紅影，數枚暗器飛向天機子。

砰的一聲巨響，接了紅衣鬼嫗一掌的是跛脚卜者——北卜申不害。這一掌接下兩人各退三步不分上下，一使木杖一使龍頭拐，滿天杖影鬪在一起。

那邊千手鬼駝的三枚鬼頭釘噗噗噗三

聲釘在一個人身上，那人身高七尺，骨瘦如柴，面如骷髏，一身壽衣，便是湘屍黃萬壽，他身中三枚鬼頭釘渾如不覺，雙臂直伸便向鬼駝跳去。

此時無影鬼道繞着南儒穆君平身周遊走，速度漸快身形漸渺，只聞風聲不見人影，不愧無影之名，南儒以靜制動，抱元守一，應付無影鬼道從前後左右發出的攻擊。

這邊毒魔與無面鬼手的拚鬥却是無聲無息，只見兩人對面盤膝而坐，五彩毒霧彌漫在兩人四周，兩人一面施毒一面自行解毒，同樣鬥得難解難分。

這一番相鬥眞是風雲變色，日月含悲，此時天已薄暮，夕陽餘暉下拳風掌影，使得四座羣雄吃受不住，大都退出廳外，尤其毒魔歐陽無罪與無面鬼手相鬥，別人避之惟恐不及，退得更遠！

而弘眞此時縱身而出守護在天機子身旁，天機子怪笑連連道：「飄香令呀飄香令，你橫行江湖廿餘年，今日也阻不了我一個殘廢老人揭穿你的秘密，你勾結倭寇要謀奪大明朝江山，廿年的經營，計劃的周詳隱密令人驚嘆，可惜你殘民以逞，天人共憤，今日難逃公道，老夫現在就要揭開你的眞面目了，朱厚杬，你便是忠獻王朱厚杬，朱厚照無子，你一心想入繼帝統，却因德望不够，不爲當朝大臣所擁戴，讓當今嘉靖帝得了帝位，你心有不甘，重金網羅高手成立了飄香門，苦心經營了廿年，要南結倭寇，北連蒙古，奪取大明江山，你道天衣無縫無人知曉嗎？」

衆人只聽得頭頂上驚天動地一聲巨響，屋頂上破了一個大洞，瓦紛飛中，四個錦衣人抬着一頂華麗的大洛在大廳正中。

爲首的轎夫宏聲道：「令主有令，在場之人全部格殺，不可走了一人。」

此時四大鬼使已退到大轎四周，四周寂寂，不聞應聲。

錦衣轎夫又喊道：「飄香天卒聽令，包圍此廳，不可走了一人。」

衆人面面相覷，仍不見廳上有任何動靜。

這時候，廳門口悄無聲息的閃進了一個人，開口說道：「忠獻王，你的一百單八鬼卒已經決心棄暗投明，不再聽你指使了。」

錦衣轎夫道：「你是何人，將我飄香天卒如何擺佈了？」

來人是個身穿白色僧袍的清瘦和尚，舉止飄逸出塵，直如世外之人，聞聲應道：「貧僧少林元滅，廿年前別人叫我無劍王。」

天機子道：「無劍王，忠獻王坐的是神工巧手魯延年的嘔血遺作奪命神轎，殺傷力驚人，千萬小心。」

無劍王道：「晦明方丈，請你帶領羣豪撤離此廳十丈之外，走時順便把一百單八不會動的鬼卒帶走，弘眞，你揹了天機子前輩也一起退去，貧僧還有些話要和忠獻王商量呢！」

天機子叫道：「大家快退，快退，這奪命神轎威力厲害無比，大家退得愈遠愈好。」

片刻之間羣豪退的精光，大廳上只剩下毒魔湘屍南儒北卜四大鬼使及無劍王和那一頂大轎四個轎夫。

× × ×

在離千佛殿十丈之外，少林掌門已命人將楊聖訓一干人禁閉起來，晦明方丈對天機子道：「今日之事貧僧還有許多不解之處，要請敎前輩。」

天機子道：「現在你儘管問吧，老夫已無話不可說了。」

方丈道：「無劍王如何會是元滅師叔呢？」

天機子道：「廿年前大家已經商議好了，無劍王要假死隱世時，無劍王想到要藏身廿年，修習無相劍悉第六層與第七層的功夫，最好處所莫如少林寺，而且無劍王與少林有淵源，因此便投入少林，由當時掌門元燈大師代收徒，收爲師弟，找了鉢盂峯二祖庵後梅林中劃爲禁區供其潛修，爲防被認出，因此閉目僞盲，並以腹語說話。」

方丈再問：「今日四大隱世奇人如何一併來到少林寺？」

天機子說道：「四大奇人和老夫都是無劍王招來的，一切事情全在他的算計之中。」

方丈又問：「那第二個錦囊中寫的是什麽？」

天機子道：「無劍王要老夫一步步揭穿飄香令主的秘密，逼他的爪牙一一現身，到最後揭發他忠獻王的身份時，他自己也不得不出來下令滅口了。」

晦明又問道：「那麼，弘眞可是他的徒弟？」

弘眞躬身施禮道：「回方丈，弟子蒙師叔祖關愛，說弟子在本寺卅七代弟子中，稟性最慈善，悟性又好，所以傳了一些功夫，奉命不准洩漏，欺矇掌門之罪請降罰。」說罷跪了下來。

晦明道：「罷了，你旣奉命，也怪不得你，況且今日你又立了功，只是武功雖高，却不可亂了輩份，知道嗎？」

弘眞說道：「謝掌門恩典，徒孫知道了。」

晦明又問道：「無劍王和四大奇人能制得了飄香令主嗎？」

天機子道：「忠獻王不會武功，全憑四大鬼使，一百單八鬼卒和那一頂奪命神轎，今日勝敗需看無劍王第七層神功練成沒有，和那一頂轎子的威力到底如何厲害而定。」

話聲未了，一聲驚天動地的大響，地動山搖，只震得衆人都站立不穩，定睛看時千佛殿濃烟蔽天，火光熊熊，羣豪忙趕去救火，直到一個時辰，才把火撲滅，巍巍大殿巳夷爲平地，瓦礫堆中一片焦黑，連一點蛛絲馬跡也沒有留下來，這一場決戰誰贏誰輸，這一千絕頂高手到底是死是活呢？

後記

歷史記載，倭寇在四年後全部被名將戚繼光所平，大明朝的天下還延續了八十年，世宗在位四十六年，傳位太子朱載厚，是爲穆宗。由歷史的事實，可以約略猜測出來，當年少林寺驚天動地的一場決戰，勝利應該是屬於正義的一方才是。

（全文完）

千門奇俠故事／馬雲・文　可飛・圖

巨獎

懸出巨獎　引起風波

能源問題一直令世人關注，開發石油的國家有些已鑽到幾千尺地底之下，毫無疑問，石油總有一天會枯竭，於是有石油出產的國家便有機可乘，暴發戶的嘴臉令到舉世人仕也爲之側目。

能源危機一度引致世界性的物價暴漲。擁有石油控制權的阿拉伯國家，以暴發戶的姿態在全球各地搜購黃金，一時之間，使金價暴升，貨幣貶值，經濟危機影响到全人類的生活。

在全世界人民叫苦連天之際，不禁有人會提出以下一連串的問題：

阿拉伯人一聲「制油」便弄到天下大亂，地球上是否只有中東才有石油蘊藏？

有沒有可能用其他東西代替石油？

石油到底還可以供人類使用若千年？

人類既可以號稱萬物之靈，連太空亦可以征服，爲什麽不可能發明其他方法作爲我們日常生活的能源？

這種種問題其實一直以來就成爲科學家鑽研的中心，可惜一直無法找出一個確確實實的答案。

中東地區所蘊藏的石油非常之豐富是無可否認的，但據地質學家估計，世界許多地方都有石油礦，例如南沙與西沙羣島以及台灣海外的大陸架以及釣魚台等處，都傳說有着十分豐富的石油礦，只是一直未爲人所開採而已！有關能源的問題正擾亂着人心，許多人都希望能夠發明一種東西可以代替石油或者煤，那麼，能源危機便得到解決。

記得若干年前，法國西南部一處城市的主人米高，就曾公開懸賞一千萬法郎，只要有人能發明一種能源代替目前的石油和煤，就可以領取這筆獎金！

同樣的事情，竟然也發生在我們的「千門奇俠」游天虹所居住的城市中。

那天，游天虹正與徒弟小牛及女朋友張雪兒坐在家中聊天，電視台就在此時播映一項臨時加播的特別項目。

節目主持人正介紹一位白髮斑斑的老年人出鏡，立刻引起他們三人的注意。

那白髮老人，正是當地的巨富何銘艮。

何銘艮年屆七十，但精神很好，面色紅潤，雙目烱烱生光。有人說，他所以老當益壯就是因爲那一點善心。

是的，何銘艮是人所共知的大慈善家。

在這個都市裏，家財億萬的不知凡幾，但有錢而又能像何銘艮般慷慨的，就少如鳳毛麟角。

他是許多大機構的董事長或者董事，多年賺進的錢連他自己也難以估計。但是，他每年捐出來的善欵數目亦甚爲可觀。

於是，人們就把何銘艮稱作「慈善老人」，甚至游天虹也很敬重他。

現在，何銘艮亮相螢光幕，原來就是爲了能源危機問題。

他面對鏡頭，顯得有點緊張。

這次他在家中接受電視台外景隊的訪問，原來是爲了一千萬元賞金的事。

原來何銘艮曾宣佈，只要有人能發現一種物質可以代替石油的，他便願意出一千萬元，作爲獎金。

當然，何銘艮不是專家，但是他的顧問們却爲他找來了一些專家，訂出一些附帶細則。現在，何銘艮是親自向訪問員解答了其中一些

細則，以便社會人仕獲得進一步的了解。

　那些細則最主要的一點是：代替石油的產品不能是舊的燃料，例如煤等。

　此外，那些物質不能是已知的「鈾」元素，更不能是太陽能或油頁岩。

　總之，那一定是要新的東西，而且是具有石油的種種優點，只有過之而無不及的東西。汽油是由石油提煉出來的，它可用於汽車、飛機等等交通工具之上，而煤就不能了，太陽能就更不用說了。正因爲如此，石油的優點就更加爲人所重視。

　何銘亘說：「一千萬元不算是一個小數目，但也不算是大數目，只算是一種鼓勵吧了，希望有人能在短期內把它拿去！」

　「說得眞夠大方！」張雪兒坐在電視機旁笑着說：「我敢保證，短期內不可能有人取走這一千萬。」

　「何銘亘又沒有限制地區性，也即是說外國人也可領獎，」小牛說：「說不定明天便有人來取這一千萬元呢。」

　「如果眞有那麼一個人，他一定是個大傻瓜。」張雪兒說。

　「爲什麼？」小牛不解地問。

　「可不是嗎？」張雪兒說：「如果我能發明那麼有價值的東西，也會想出一條生財之道，即使不註册世界性的專利，也會找一個大機構合作發展，相信收益一定不止此數。」

　「但是，何銘亘又沒有說到專利問題，也就是說：發明人取得這一千萬元獎金，只是一種鼓勵性，而不是把專利賣給他。換句話說：發明人收了這一千萬之後，仍然可以找人合作賺大錢的。」

　游天虹坐在一旁，一直沒有出聲。

　小牛忍不住說：「師父，你爲什麼不發表一下你的意見？」

　張雪兒也說：「是的，我也很想聽聽你的意見。」

　游天虹這才說道：「一千萬元是一個十分吸引的數目，如果我的忖測不錯，不出三日之內，就會有人把它領去！」

　小牛和張雪兒都呆了一陣，他們異口同聲地問道：「是誰？誰有資格領取這一千萬元獎金？」

　「本市一位業餘科學家。」游天虹一本正經地說。

　「業餘科學家？」張雪兒沉思了一會，又問：「我認識他嗎？」

　游天虹說道：「我認識的人你差不多都認識。」

　張雪兒沉思了一會，但却毫無頭緒，她有點耐不住，性急地問道：「告訴我，這人到底是誰？」

　「他不但是業餘科學家，而且是一位實業家，目前是一家公司的董事。」

　聽完之後，張雪兒是恍然大悟地說：「我知道你在說誰了，他是葉倫生，太空電子公司的董事，對嗎？」

　「是的，正是葉倫生。」游天虹說：「我記得前幾天遇見他，當時他很匆忙，我們沒有時間詳談。但我記得他很開心地對我說：『有時間請到我辦事處來聊天，我告訴你一個好消息，我最近有了新發現，如果試驗成功的話，能源危機的問題可能就會解決了。』當時我只是一笑置之，但現在回憶起來，却覺得頗不尋常。」

　葉倫生只有三十五六歲而已，但已是一間規模不小的太空電子公司董事長。

　那間公司不但在當地擁有一間規模龐大的原子粒工廠，此外又代理外國一些電子製品，例如電子計算機等等，更有股票上市。

即使在股票跌的時候，太空電子公司的股票也站得很穩，可見人們對這家公司的確充滿了信心。

　小牛對一切新的科學最感興趣，當下他便問游天虹：「這麼新奇有趣的事，爲什麼你不詳細問一問他？」

　游天虹說：「當時只在路上相遇，根本沒有機會詳談。」

　張雪兒說：「據我所知，葉倫生是有這種本能的，他這麼年輕而做了一家大公司的董事長，外人看來是一件奇事，但是，如果明白了內幕，就一點也不覺得出奇了。」

　游天虹說：「是的，他憑眞才實學得到了今日的地位。據說，他主持下的原子粒工廠所製造出來的收音機，與別不同之處，就是在任何環境下沒有雜音，體積小而效力大。」

　張雪兒說：「就憑這點改良，他已足夠資格做董事長了。目前經濟不景，許多工廠都要裁員，甚至倒閉，而他那間太空電子公司的訂單却源源不絕地由外國寄到。」

　「就是不知道他發明的東西是怎樣的，」小牛說：「眞想見見他。」

　張雪兒瞪了小牛一眼，說道：「你以爲你見一見他，他就會把新發現告訴你嗎？」

　「能知一些新的科學知識也是好的。」小牛說。

　游天虹說：「人家當然不會把業務秘密告訴外人，但是，當日他既然對我說了那番話，相信有機會時向他作進一步的了解是不成問題的。」

　小牛說：「師父，你打一個電話給他，約他明天吃午餐，我們不是可以問問他了嗎？」

　「老實說，我跟他並非十分熟絡。」游天虹說：「這樣無端白事打電話約他吃飯，不是太唐突了嗎？」

　「怎麼算是無端白事？」小牛說：「你可以說剛看到電視台的特別訪問節目，又想起當日他對你說的一番話，甚至你還可以說，這一千萬元巨獎他穩拿到手，於是你恭喜他。」

　張雪兒在旁打趣地說：「你不如直接了當地告訴他，說你的徒弟非常仰慕他，問他明天有沒有空與我們一起吃午飯好了。」

　游天虹笑道：「如果我眞的這麼說了，他一定以爲我們另有企圖。」

　小牛仍然堅持說：「但是，我以爲撥個電話，找他聊幾句總是無妨的。」

　游天虹爲了不令小牛失望，終於撥了一個電話給葉倫生。

　這時已是晚間八時左右，電話是撥到葉倫生家中的。

　接聽電話的是一把嬌滴滴的女人聲。游天虹報上姓名之後，葉倫生很快就接聽了。

　他似乎很高興，一拿起聽筒就說：「游大俠嗎？眞想不到會是你，你好嗎？」

　「很好，謝謝。」游天虹客氣地說：「剛才你有沒有看電視台的訪問節目？」

　葉倫生道：「看過了。」

　「如果我沒有記錯，你好像對我說過關於能源的問題有了新的發現。」

　「是的，」葉倫生說：「素仰游先生的爲人，所以我也不怕告訴你，我研究出一條新的方程式。」

　「方程式？」

　「是的，一條方程式，它可能是解決能源問題的徹底方法。」

　「這是一種新的能源嗎？」游天虹試探着問。

　「是的，」葉倫生說：「它可以代替石油，而且永遠也不會短缺，除非到地球毀滅的一天。」

　「照你這麼說，那種新的能源不會是樹木、泥土或者海水吧？」游天虹問。

　葉倫生竟然在電話那邊格格地大笑起來：「游先生，想不到你樣樣皆能，連帶猜謎也是個中高手。」

　游天虹笑道：「我眞希望見識一下你是怎樣把那些東西化爲能源的。」

　「好吧，改天你到我的辦公室來，我請你看看我的實驗，保證你會承認我的發明是非常偉大的！」

　小牛這時正站在游天虹的身邊，打手勢示意游天虹約對方明天一起吃午飯。

　游天虹無奈，終於在電話中說道：「葉兄，你明天有空嗎？」

　葉倫生說：「你果然有興趣要看看我的實驗嗎？」

　「是的，難得有這樣的機會。」游天虹說：「但在未看你的新發明之前，我想請你明天與我們共晉午餐。」

　「明天？」葉倫生遲疑了一會，說：「明天我有點事，改天我打電話約你，好不好？」

　「好的。」游天虹知道他是一個大忙人，所以也不去勉强他。掛斷電話之後，小牛失望地嘆了一口氣。

　游天虹說：「人家太忙，我也沒辦法。有心不怕遲，你爲什麼對他這樣有興趣？」

　小牛說：「我只想知道他的新方程式是什麼東西而已。」

　「他說是一種新方法，是一種令能源永遠不會短缺的方法。」游天虹又說：「他剛才說我猜中了，那即是說，他有可能是利用樹木、泥土或者水來製造能源的了。」

　小牛突然叫了起來：「有可能的！我想他一定是將水變成汽油了。」

　「水？」游天虹怔了怔，「用水來代替石油？」

　小牛說：「前些時不是有一段外電報道，說泰國有個人用水變成汽油麼？」

　張雪兒說：「水的分子式那麼簡單，如何可以變成汽油？」

　「但報章的確如此報道！」小牛說。

　張雪兒說：「但後來有沒有下文？」

　「嗯，沒有。」小牛說：「但是我們不能否定有這樣的可能。」

　「你們不要再爭論下去了，」游天虹說：「今晚月色那麼好，不如我們出去海灘散一散步。」

×　×　×

　自從何銘亘出現電視螢光幕之後，引起更多人的注意。

　翌日有些報章以明顯的版位刋登了巨賞的詳細情形。社會人士也紛紛發表談話，認爲這是非常有意義的事情，甚至有人呼籲其他富豪作出同樣的贊助，他們認爲「重賞之下必有勇夫」，一千萬元雖然已經不是一個小數目，但更多金錢的誘惑，相信更快收到預期的效果。

　就在當日中午時份，何家的電話就响了起來。

　一個自稱姓劉的男子，要求何銘亘接見，他說有辦法將水變爲汽油。

　何銘亘說：「你先跟我的顧問聯絡，他們會爲你約時間。」

　「告訴你，我遲下就會出國。」那姓劉的男子說：「一千萬根本就不是什麼一回事，但見你在電視中亮相太有意思，只想讓你開開眼界而已。如果你想省回那一千萬元，我也不要緊，反正風頭你是出定了。」

　何銘亘覺得對方太無禮，但是他又想到：也許他眞的是能把水變成汽油，否則他一定不敢那麼驕傲，於是，他只好答應那姓劉的人下午三時正在家中接見他。

　本來電視台的字幕以及報紙都寫得十分淸楚，應徵者必須先與何銘亘的顧問連絡好，安排好見面的時間，而不是直接找何銘亘的。

　但是，這個姓劉的男子不知道怎樣知道何宅這個電話號碼。

　就是爲了這點，令到負責保安的工作人員爲之頭痛不已。

　負責保護何銘亘安全的是一家私人性質的安全服務社。

　安全服務社的人知道了此事之後，首先通知總部，他們認爲何銘亘這樣接見一個陌生人，實在大有問題，所以必須採取一切步驟，作好預防措施，以策安全！

　但是，何銘亘却處之泰然。

　他覺得他已經老了，兒孫滿堂，一切家財的分配亦已作好了安排，站在任何角度看，都不可能有人要來暗算他的。

　可惜他的兒孫們却不是這樣想。

　何銘亘有二個兒子，他們是五十歲的何富和四十五歲的何貴。

　他有四個孫兒，長子的孩子已有二十餘歲，最小一個也超過十歲。

　何銘亘是贊成早婚的，要不是新一代太頑强反對早婚，恐怕他現在也有曾孫了。但是，許多新一代的靑年却認爲婚姻是一種束縛！何銘亘可說是一個絕對保守的長者，因此至今爲止，他仍與兒孫們住在一起。

　何氏這幢巨宅，連花園泳池在內，就佔地三萬方呎以上。

　這是近郊的風景區，正是因爲環境太過僻靜，才使到保安人員更加担心。

　何銘亘雖然名義上還是一些大機構的董事或者董事顧問之類，但他實際上已處於半退休狀態。許多實質上的事務，已交由他二個兒子去分担。

　保安人員除了將此事通知他們的總公司之外，還致電他的兩個兒子。

　到了中午時份，保安公司已加派人手到達現場佈置好一切安全措施，如臨大敵似的，緊張之至！

　反而何銘亘却認爲多此一舉，他認爲自己既非政客，也沒有做過虧心事，反而生平樂善好施，有誰會跑來謀害他？

　儘管如此，他的兩個兒子稍後時間也分別帶同顧問人員趕返家中！

　何富還說道：「爸爸，爲什麼你不叫他打電話到公司找我？」

　何銘亘說：「用水變汽油，太新奇了，我只想親眼看看。」

　「他可能神經有點不正常！」何貴在旁說道：「水又怎可以變成汽油？」

　一名保安人員的領班也說：「是的，這件事看來十有八九是開玩笑。」

　「何必焦急？三點鐘就可以有答案了！」何銘亘慈祥地一笑。

　保安人員無可奈何，只好加强戒備！尤其是這年頭，盜賊橫行，即使沒有人企圖謀殺何銘亘，也有可能志在封財！

　因此之故，何富還担心保安公司應付不來，撥了一個電話給近郊的警察分局！

　由於何家在本市是名門望族，何銘亘又是一個大慈善家，所以警局接到電話之後，立即派出警車開到現場。

　何銘亘有點啼笑皆非，但却無可奈何。

　直到下午三時，一切預防措施已經佈置妥當了。

　其實，早在數年前，何氏兄弟已經顧用保安公司的人負責何宅內外的保安工作。

　此外，何氏兄弟又向警方申請了槍牌，因

此，他們兄弟二人都有自衛手槍，以備不時之需！

經常在何宅內外負起保安工作的，有十二人之多，這費用當然是相當龐大的，但為策萬全，他們却認為值得！

撇開一切不說，單是何家裏面所擺放的古玩花瓶以及字畫等等，價值已經十分可觀；就是花園裏一個花盆，據說也是清朝時候的陶瓷，價值竟高達十萬餘元，其它的，就可想而知了。

何銘艮思想不但保守，而且還十分相信因果這回事！

他認為有因才有果，如果他不是常常做善事，他的財富增加的速度可能不會如此迅速。

何銘良時常對人說：「艮心比運氣，更為重要！」

人們只以為他在自我宣傳，其實他的想法是另有一套的！

三時正了。

警方為策萬全，在近郊公路上設置了鐵馬，佈置數處臨時檢查站。

何宅外面，軍警林立，如臨大敵！

屋內，保安人員在花園各處巡邏；他們甚至動用了一架直升機在上空盤旋，負起了指揮之責。

一些神槍手伏在天台隱蔽處，氣氛之緊張，令人產生一種窒息的感覺。

何宅客廳的電話又响了起來。

這是何宅唯一可以從電話簿上找到的號碼。其實除此之外，何宅樓上樓下還裝了許多不同號碼的電話和分機。

有人要找何老先生，這分明是指何銘艮的了。

何銘艮正要親自接聽，但他的長子何富却先從一位顧問的手中接過了聽筒。

「誰？」何富問。

「你是何老先生嗎？」

「我是何富。」

「但我不是找你！」

「你找家父有何貴幹？」

「你怕我會在電話中謀殺你父親嗎？」

「嗯……」何富覺得此人太無禮，但是他父親就站在一旁。

何富對他父親十分敬重，否則這時候他可能會大罵對方一頓了。

警官在另一具分機中聆聽着。

同時有人已用另一具電話致電電話局，查查電話的來源。

何富終於還是按捺住怒火，問道：「閣下到底是誰？」

「我姓劉，何老先生約了我見面的。」

「為什麼你還不來？」何富問：「他正在等你呢。」

「我覺得你們在侮辱我！」那姓劉的男子說：「我是一位化學師，怎麼會為你這區區一千萬元而破壞自己的名譽？」

「區區一千萬元？」那位警官差點就忍不住要罵出口來。

雖然當今紙幣貶值，但一千萬元絕非區區之數。

那位警官不知道要打多少世工才可有此數目。

姓劉的人又說：「你們不該如此大陣仗，我只想表演一下，將水變為石油的把戲給慈善老人開開眼界，但你們却是好人當賊辦……」

「那不過是預防性質而已，如果你問心無愧，又何必介意呢？」

「我本來也希望獲得一千萬元的獎金，但現在你們的行為令我反胃；我今晚就要飛離本市到國外去談談有關合作的問題。」

站在何富旁邊的何銘艮，一把將何富手中的電話搶了過來。他一連「喂」了幾聲！

但是，對方已將電話掛斷了。

警官不知道他的下屬有沒有向電話局查到那人的電話所在地，於是急忙過去問道：「查到了沒有？」

這時那警員才從另一具電話中聽到了電話局方面的回答。

警員說：「是市區一個路邊電話亭！」警官立刻發佈命令：「快通知總部，叫就近的巡邏車開到那兒去捕人！」

但是，何銘艮却跑過來說道：「捕人？你們憑什麼這樣做？」

經何銘艮一問，警官也覺頗尷尬，那警官只好說：「此人如果被我們抓到，我們可以控他騷擾之罪！」

何銘艮不高興地說：「你們簡直多此一舉！明明是十分平常的事，現在却攪到天翻地覆的，我的計劃完全被你們破壞了！」

警官呆在一旁！

何富覺得場面十分尷尬，說道：「父親，算了，那人可能是個神經病者。」

「你才是神經病！」何銘艮很少生那麼大的氣，面也漲紅了，「我不過想利用我的財富，為人類做一些有意義的事，但偏偏你們就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眞是豈有此理！」

「父親，別生氣了！」何富担心他這把年紀受不住刺激，心平氣和地說：「如果他眞的是個有才學的人，那他一定是很有修養……」

「你知道什麼？」何銘艮還是怒氣未消，「凡是有才幹的人，脾氣難免有些古怪！你也可以想像得到，屋內外都是警察，頭頂上機聲隆隆，誰有心情來這裏跟我談？」

警官知道何銘艮這一回動了眞火，於是陪笑說道：「可能老先生是對的……」

豈料他還未說完，何銘艮就叫了起來：「我當然是對的，我拿這麼多錢出來是為了什麼？無非想造福人類！你們快走！快走！我這裏根本不需要你們保護！」

如果這話出自別人口裏，那就大件事了，但是何銘艮就不同了。警官不但沒有生氣，還向何銘艮道歉。

事情至此也就告一段落了。

警方既不追究那姓劉的男子是誰，也不留守現場。

保安人員也紛紛撤至屋外去，因為何銘艮開始討厭他們！

但是，在另一方面，他們又受僱於何氏兄弟，又豈能放棄職守？

保安社方面為了避免令何銘艮再動肝火，也令那些保鏢們脫下制服，穿上便服在何宅外戒備！

× × ×

傍晚時分，又有一個人致電何宅！

由於何銘艮「求賢若渴」，對兒孫及家人們大發脾氣！

何家客廳中的電話，任何人也不敢動用，因為何銘艮認為那人一定會再有電話來！

如果那姓劉的再有電話來，何銘艮一定要親自接聽。

何氏兄弟無奈，只好吩咐家人小心，別再觸怒他。

何銘艮由於年事已高，所以有血壓高及心臟病等老人病症。

何氏兄弟怕他的老病發作，只有任由他喜歡怎樣便怎樣。

電話不是姓劉打來的，是另一個男子，他聲言要找何老先生！

何銘艮說：「我就是何銘艮，你有什麼指教？」

「我看過你的巨賞啓示了，你的確令人欽佩！」

何銘艮說：「你太過獎了，那小小數目，只是一種鼓勵而已，實在不算是什麼。你是不是有什麼新發明？」

「新發明不算得，這是一種較複雜的原理而已。」那人說：「我有辦法將垃圾變成能源，而且所費無幾！」

何銘艮立即大感興趣，忙問道：「先生，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王漢生，是市立大學的講師，我對一切科學均感興趣。」

「王漢生先生。」何銘艮打着手勢，叫他的兒子寫下來。

「我們可以約個時間見面談談嗎？」王漢生說。

「當然可以。」何銘艮十分興奮。

「那麼，明天早上，我們在什麼地方見面呢？」

「請到舍下來吧，我隨時恭候。」

何銘艮還想說什麼，對方已道了一聲「晚安」，便將電話掛斷了。

這個電話，令何銘艮消除了日間所有的怒火。

當然，他還是希望那姓劉的男子再打電話來的，他希望知道更多有關能源的消息，他希望在自己有生之年，能利用自己的財富為人類做一點有意義的事。

當下，何氏兄弟服侍何銘艮休息之後，立即召開緊急會議。

何富說：「這個姓王的似乎有點根據，不像那姓劉的。」

何貴也說：「是的，但是我們還是小心點好，主要不是為了那一千萬元，而是為了父親的安全問題。所以我有個主意！」

「你有什麼好主意？」何富問。

何貴說：「趁那人未來之前，先查查他是個什麼人。」

「這是個好主意。」何富說：「我也正是這麼想。」

一名顧問在旁插咀說：「這是絕對必要的，最好把這事交給一位著名的私家偵探去辦，最好在天亮之前查清那人的底細。」

「是的，」何富有些猶疑，「但是，這麼晚了，寫字樓可能已經下班。」

顧問說：「有些偵探社是一日二十四小時服務的。」

何貴問：「你有相識的嗎？」

顧問道：「也不算是相識，但我知道那是一間很好的偵探社。」

「是那一家？」何富問。

「是江强私家偵探社。」

「你有他的電話嗎？」

「電話可以從電話簿中找。」顧問說：「我也沒有光顧過他的，只是從朋友口中知道那間偵探社很有實力。社長江强是退休警探，還有著名的『千門奇俠』游天虹從旁協助，經他們偵查的案件大都令顧主滿意。」

於是，何富立即叫人從電話簿中找江强私家偵探社的電話。

何家客廳上，除了何氏兄弟之外，還有他的商業機構中的一些高級職員，和剛才那位顧問，他也是一位律師。

電話查到了，何富親自打電話到江强私家偵探社去！

時間已是晚上九點多鐘。

這家江强私家偵探社是一日二十四小時服務的。

接綫生十分有禮貌，由電話中的感受，第一句話開始，就已令何富留下了一個很好的印象。

何富說：「我有十分重要的事情需要直接跟你們社長說。」

「對不起，社長現在不在辦公室。」接綫生說：「你可以留下姓名電話嗎？待社長回來後立即聯絡你。」

何富於是留下了姓名及電話。

× × ×

這時候，江强正與「千門奇俠」游天虹師徒及張雪兒在「棉花俱樂部」。

他們吃過晚飯後一起聊天，談論着昨天晚上電視台的特別訪問節目，就是有關何銘艮懸出巨賞求賢的事。

就在這時，侍者走過來請江强聽電話。

江强以及游天虹等四人都是「棉花俱樂部」的會員，所以與侍者們都很熟絡。

江强離座去接聽電話，但是，很快就回來了。

張雪兒首先問道：「是誰打電話找你？」

小牛忙說：「還用問嗎？一定是他的心肝寶貝，看看他那笑容就知道了！」

游天虹看見江强手中有一張小紙片，却看不清楚上面寫了一些什麼。

江强故作神秘地說道：「猜吧！猜中了有獎！」

張雪兒說：「猜甚麼？獎甚麼？」

江强一邊摸出銀包，一邊說道：「猜猜剛才誰打電話給我，猜中獎一百大元！」

游天虹笑着道：「那麼，這一百元我拿穩了。」

「你猜到是誰？」江强怔了一怔！

「是的，我想我會猜中的。」游天虹說

「是否偵探社有事找你？」

「不！」江强搖頭說：「猜錯了！」

小牛說：「是女朋友！」

「更加離題萬丈！」江强說。

張雪兒却半開玩笑道：「決不會是慈善老人找你去領那一千萬元巨獎吧？」

「猜得很接近啊！」江强非常神氣地說。

但是張雪兒一手抓住，說道：「喂！想撤賴麼？這一百元是本姑娘的！」

江强道：「你根本沒有猜中，怎可以拿我這一百元？」

「你先揭謎底再說！」張雪兒淘氣地說，「你說我猜得很接近，那起碼也該有一半。」

「好吧！讓我告訴你們一個好消息，我們偵探社可能接到一單大生意！」江强非常興奮地說：「剛才公司那個接綫生告訴我，何富有電話找我，要我親自與他取得連絡。目前他正在家中等我！」

「何富？」小牛問：「他是誰？」

「何富就是何銘艮的長子。」江强說：「剛才我們不是談及那位慈善老人嗎？」

「嗯！他找你幹什麼？」張雪兒咬着指頭，喃喃自語地說。

「你也是偵探人才，何不動動腦筋？」江强笑道：「根據接綫生說：何富希望我儘快與他連絡，因為他有一件非常緊急，而且非常重要的事情託我代辦。」

這時游天虹他們三人才想起警界中曾傳出一件「內幕消息」，這是連報界也瞞過的；就是當日，曾有一個姓劉，自稱是「化學師」的人，致電何家，弄到警方手忙脚亂的那件事。

於是，張雪兒道：「這可能叫你去偵查那姓劉的人是甚麼底子。對嗎？」

「對了！」江强說。

小牛苦笑着搖頭：「有錢人眞小心！但是，如果當時的情形眞如傳說中一般，我敢打賭你找不到那姓劉的人。」

江强說：「何富既然留下了電話，我想跟他連絡一下，好嗎？」

張雪兒笑着說：「你是社長，還要向誰請示？」

江强笑道：「我們這位游大俠不點頭，我是不會幹的！」

游天虹笑道：「你自己拿主意好了。」

「有生意當然不能不做的，你們說是嗎？」江强說：「但是，我徵求各位的意見也是十分有理由的！」

小牛恍然大悟：「難道你要請臨時替工不成？」

「對了！」江强說：「不怕對你們說，我人手不足。」

張雪兒說：「公司業務發達是一件好事，爲什麼不多請些探員？」

「要找一個有經驗的探員談何容易？」江强說：「這是一單大生意，但一定要你們答允，我才敢接下，因爲事情太急切了。」

游天虹笑道：「江强，別轉彎抹角了，看情形你早已接下了這單生意，是不？」

「是的，」江强笑了笑，「我已經與何富聯絡過了。」

「何富要你做些什麼？」小牛問。

「偵查一個人。」江强說：「但不是你們想像中的人？」

張雪兒問：「然則是誰？」

「一個大學講師，姓王的。」江强說：「何富急於要知道他的一切！」

張雪兒苦笑道：「大概是他要知道此人是否有能力發明一種新的能源吧？」

「我想是的，所以必須三位大力帮忙！」江强說。

張雪兒瞪着眼睛說：「你把我們三位當外人麼？」

江强笑着拍了拍他們的肩膀。

× × ×

游天虹等三人與江强漏夜出動！

他們是受顧於何富，希望在天亮之前找到王漢生這個人，同時查清他的底子。

何富兄弟不希望一個來歷不明的人突然出現在他父親的面前！

江强受顧於何富，當然是盡力偵查。

而游天虹更希望查明那姓王的底細，以防他出千騙去那巨額的賞金。

他們四人分開兩組，江强與小牛一組，負責向大學方面調查，看看是否確有這位講師，以及他的爲人、背景，和他在大學的工作情形等等。

游天虹和張雪兒則負責調查王漢生的住址，以及向隣居了解，看看他是否是一位危險人物！

這些調查看來很簡單，但絕非簡單，要不着痕迹地調查，只有經驗老到的偵探才可做得到。

江强是職業偵探，自然經驗豐富，而游天虹既有「千門奇俠」之稱，調查這小小事情就更不成問題了。

江强和小牛開車到大學裏去！

時間已是凌晨一點三十分。

這時候，市區一些夜生活中心熱鬧才剛開始，但大學裏已是靜悄悄的。

江强通過電話約了大學裏的一位教授，那教授是住在大學宿舍的。

來到校園，小牛對江强說：「你慢慢跟那個教授談，我失陪了，半小時後，我會回到汽車裏等你。」

「你去那兒？」

小牛沒有答他，逕自走了出去。江强也不追問他，因爲他知道小牛的爲人，絕對不會在緊要關頭走去玩的。

江强只好獨自跑到教授宿舍去。

一個外國人熱情地把江强迎進宿舍內。

那是一個英國人，一派紳士作風，他用生硬的本地話招呼江强。

「請坐請坐！」那位外國教授說：「喝杯什麼酒？威士忌還是拔蘭地？」

「兩樣都不要，最好是汽水！」江强笑道：「我不喝酒，怕喝醉了不會講話！」

外國人格格大笑。

他倒了一杯汽水給江强。

江强開門見山地說：「我這次唐突地到訪，是希望向你了解一個人。」

「誰？」外國人呷了一口酒，問：「我知道你是私家偵探，希望在可能範圍內我可以帮你。」

「他姓王，是一位講師。」

「噢，你是說東尼嗎？」

「我不知道他的英文名，只知道他的中文名叫王漢生。」

「是了，就是王漢生，非常出色的講師。」外國人說。

江强問：「他的爲人如何？」

外國人豎起大拇指：「他是一等一的大好人！」

「他的學識和修養呢？」

外國人笑道：「能夠做大學講師，你還懷疑他的學識不夠麼？」

「不，我不是這個意思。」江强說：「據我知道，一些教授講師，往往會在大學裏担任一些特殊的研究工作，有些是由外國一些學會支持的，也有些是由聯合國方面支持的。」

教授恍然大悟道：「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不錯啊，東尼王是『自然環境保護會』的成員，他對垃圾問題甚有研究！」

江强一邊記錄，一邊又問：「教授，你還知道他一些什麼？」

外國人沉吟了一下，呷了一口酒，又說道：「據我所知，他與美國芝加哥一間大學有密切的聯系，他們似乎在研究如何將垃圾變成能源！」

江强覺得這點最重要，他立即又問：「有什麼特殊成就嗎？」

「我不大清楚，」教授說：「我對這些事情不感興趣。」

江强又問了一些關於王漢生和他的背景，但是，可惜這外國人只說：「中國人很聰明，東尼王如果有心在名利塲上求進取，說不定他日會成爲博士。」

這位外國教授對酒很感興趣，他一杯接一杯地把酒灌下肚內，江强看看再也問不出什麼來了，只好告辭。

江强回到汽車，但仍未見小牛回來。

江强正在猜測小牛有可能會去了那兒，突然聽到一陣急促的脚步聲。

江强急急下車，只見兩個人影，匆匆忙忙地朝山邊走去！

一個在奔跑，一個在追！

江强隱隱約約認得其中一個人影的身形十分似小牛！

他就是那個在後面追的人。

小牛在追誰？

江强感到驚奇，又爲小牛担心！

他立即採取行動，也奔跑過去！

雖然以這距離和方向，他的行動對小牛可以說一點帮助也沒有。但是，萬一對方向小牛反噬，他的出現就大有帮助了。

他急奔過去！

小牛追得更急，但那人很快便消失在黑暗之中，可能逃上山去了！

小牛氣喘喘地站在山邊，心有不甘地望向山上。

江强走上去問：「他是誰？」

「我也不知道。」小牛說「我剛想跑到有燈光的一幢建築物去，我想那兒一定是大學裏的一部份，想找個人問問，想不到黑暗處有人在竄動，於是我喝問他是誰，但他竟然拔足飛奔！」

「差不多已經半小時了，你去過什麼地方呢？」

「跟一個校役談談。」

「看來剛才的人是小偷之流。」

「我想是的。」小牛又問：「你找到那位外國教授嗎？」

「找到了。」江强說：「回到汽車裏再說吧！」

二人回到汽車裏，小牛對江强說：「根據一位校役說，大學裏有派系之分，洋人與華人相處得很不融洽……」

「但是，我剛才跟那位大學教授談話所得的印象，並非如此。」江强說：「那位外國人對王漢生還讚不絕口呢！」

「也許是口和心不和。」

「無論如何，我們此行，已經是達到了目的。」

小牛又說：「校役說王漢生是一個老實人，中國學生很敬重他。」

「校役還有什麼說？」江强問。

「校役也知道不多。」小牛說：「先看看師父他們那邊的情形吧。」

江强的汽車上也裝備了無綫電話，因此立即與游天虹他們聯絡。

電話接通之後，接聽的是張雪兒。

江强問：「你們找到王漢生了嗎？」

「找到了。」張雪兒說：「不過，你們一定想不到他用什麼態度來歡迎我們。」

江强說：「他不高興？」

「不！」

「他熱烈歡迎你們？」

「也不是！」

「那麼，你就快點說出來吧。」江强性急地說。

「他躺在床上。」

「睡着了？」

「是永遠睡着了。」

「你是說……」

「他死了。」張雪兒說。

這消息，令江强呆住了！

小牛在旁邊也聽到了，他趕忙奪過電話，問道：「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我們也不大清楚，但現在已經報了警，正在等警察來。」

江强冷靜下來，把車子開動。

小牛仍用無綫電話跟張雪兒通話，他問：「是你們發現的？」

「是的，我們打電話給他，但不通。」張雪兒說：「我們打了幾次仍然不通，所以就只好直接走上去找他，但門鈴响了很久還沒有人來開門，大厦管理員却說他沒有外出。」

小牛說：「於是你們破門而入，發覺他被人殺死了，是不？」

「是的。」張雪兒說：「幸好當時管理員陪着我們，否則水洗也不清。」

江强把汽車開到一棟大厦樓下，這時已經滿街警察了。

警界中人大多認識江强與小牛，所以他們很容易擠進現場。

游天虹正告訴林浩探長有關現場發現命案的經過。

林浩本來是游天虹的朋友，但此時對他的口供也有點懷疑。

直到江强出現，林浩立即問道：「你是否接了何富的一單生意？」

「是的，」江强說：「我們正在工作。」

「何富爲什麼調查一位大學講師？」林浩沉吟道。

小牛在旁邊說：「他打算明天去領取那個巨奬。」

林浩恍然大悟：「何銘良想在未見他之前，先了解這個人嗎？」

「我想，大概是這樣的。」江强說。

「我們進來時，他已經倒斃了，」張雪兒說：「大厦管理員可以作證。」

「我們沒有動過現塲任何東西。」游天虹說：「爲表清白，我叫雪兒去隣居借用電話報警，我和管理員留守現塲，直至到你們到來爲止。」

「你做得很好！」林浩探長說。

江强向林浩探長說道：「這件事似乎來得太突然了，何富聘請我調查一個講師，竟然連何銘良也不讓知道，而這個講師又突然被人殺了。」

「你是說那個富翁何銘良也不知道何富找私家偵探麼？」

「是的，何富吩咐我，把調查的結果直接向他報告。」

「但你們却在調查一個死人。」林浩苦笑道。

「是的，也許他已經死了很久。」

「不，憑我的經驗，他死了不超過三個小時。」

「不超過三小時？」江强若有所思，「凶器呢？找到了沒有？」

「還沒有。」一名探員在旁邊說：「但是電話綫却被割斷了。」

「怪不得我們總是打不通王漢生的電話。」張雪兒說。

「有其他人與王漢生住麼？」江强問。

林浩探長說：「經過調查，他還是一個王老五，獨居的。」

「單身一個人要這麼多錢幹什麼？」張雪兒說。

「你是說那一千萬元巨欵嗎？」林浩問。

「是的，」張雪兒說：「我想他的死，一定與那個『巨奬』有關。」

「這是很重要的綫索。」林浩說：「如果他眞的發明了獲致專利的東西，說不定會惹起一些人的妒忌！」

張雪兒說：「看這裏一片凌亂，顯然被人搜掠過的，如果我所料不差，他的發明已被人取去了。」

江强說：「他的發明大概不是什麼秘密，因爲根據那外國教授說，他在大學裏是與一班學生一起研究的。」

「你是說市立大學？」林浩說：「對了，我們應該從那裏着手。」

林浩探長立即吩咐幾個探員，連夜到市立大學展開調查。

他們在兇案現塲鼎近門口處站立，直到警方的攝影師拍下了現塲上各種角度的照片，這才進入內部調查。

這是一個頗大的住宅單位，客廳上鋪了地毡，傢俬是名牌的進口貨，有飯廳，還有酒巴，裝飾得極之豪華。

裏面有兩間房，一間睡房，一間比睡房大兩倍的實驗室，連同書房在一起，看來是用兩間房打通的，否則就沒有這麼闊大。

實驗室滿是儀器，另一角用通花屏風隔開，那是書房。

書架上擺滿了中英文科技書。

屋內沒有後門，窗門也緊閉，兇手只可能從正門逃出！

林浩與探員們在現場調查，游天虹與小牛及張雪兒仍留在現場，江强則走到樓下管理處，致電何富。何富聽到王漢生被害的消息之後，也吃了一驚。

「家父如果知道這個消息，一定很失望！」何富說。

江强回到現場，提起這件事，小牛說：「如果葉倫生肯帮忙，一定能滿足何銘艮的慾望，但他未必會把這一千萬元放在眼內。」

「小牛，你沒有攪錯吧？一千萬元也不放在眼內。」江强不認識葉倫生，所以他這麼反駁小牛。

但是後來游天虹把葉倫生的身份告訴江强，同時對江强說：「本來他吩咐我不對外人提及此事，但我相信你不會損害到他利益的，所以我不妨告訴你，他可能擁有更新奇的方法，產生一種新的能源，爲我們人類解決這頭痛問題。」

江强說：「那麼，爲什麼不叫你的朋友去領取這個『巨奬』？」

「小牛說他不志在，是因爲他是一家大公司的董事長級人物。」游天虹說。

「你的意思是說：他可能要保守秘密，以防消息外洩，以致影响到專利麼？」江强問。

游天虹說：「我想是的。」

江强突然眉頭一皺，沉吟道：「我以爲你應該親自去找他。」

「怎麼？」游天虹說：「你想我勸服他拿秘方去換取那個巨奬？」

「是的。」江强說：「我要你這樣做，並非因爲何銘艮是個慈善老人，他的兒子何富說：如果沒有下文，他可能會受不住打擊，既然這位老人一片善心，我們又何妨帮帮他？」

游天虹沉吟片刻，說道：「好，我明天就去找葉倫生。」

×　×　×

游天虹帶着小牛及張雪兒來到一幢大概有三十層高的商業大厦，大厦雖然只有三十層高，但設計十分考究，外形美觀，而且所佔面積非常之闊大，因此看來十分壯觀！

樓下的大堂是接待處，游天虹他們一行三人走進大厦，立即有一名打扮得很入時的女職員迎了上來。

游天虹向那職員道明來意，女職員把他們三人帶到一列名貴的沙發上坐下。

女職員利用內綫電話通知葉倫生。

小牛坐下來之後，本能地四下裏張望，赫然發現在天花板上有一電視傳眞的隱蔽鏡頭。

天花板之上有許多金屬小孔，因此這電視傳眞鏡頭很容易被人忽略，但游天虹和小牛都發現了這一秘密。

張雪兒說：「看這裏的排場倒不錯啊！」

游天虹和小牛明知道葉倫生此時可能正通過電視傳眞器注視着他們，所以都沒有出聲。

不久，那位女職員走過來，非常有禮地對他們說：「葉先生請三位到他的辦公室去。」說着，她把手一伸：「請跟我到這邊來吧。」

電梯明明在那邊走廊，想不到服務員却把他們帶到另一角去。小牛心中納悶，但游天虹心中巳經明白了。

那兒原來也有一部電梯，但亮燈表板上，只有兩盞一紅一綠的小燈，與日常所見的電梯顯然不同，同時電梯門處也沒有任何按掣，只有一個鎖孔，看來像一座保險庫的鋼門。

那名女職員自口袋中小心翼翼地掏出了一條鎖匙來，游天虹瞥見遠處有兩名大漢正注視着他們，大概他們是保鑣之類。

女職員把鎖匙插入鎖孔之後，電梯門立即打開。

小牛忍不住問：「這是私人電梯嗎？」

女職員說：「是的，這是葉先生的私人電梯，三位請。」

他們三人進入電梯之後，電梯門瞬即關閉了。

電梯直上頂樓！

游天虹是在「棉花俱樂部」認識葉倫生的，認識了那麼久，他還是第一次到他的辦事處來，想不到葉倫生這年青人竟會有如此大的排場！

他們三人來到大厦的頂樓，電梯門自動打開來，剛步出電梯，迎面而來了一位漂亮的小姐。

「是游先生嗎？」那位漂亮的女郎說。

游天虹很有禮貌地說：「是的。」

「請你們在這裏坐坐，我通知葉先生。」那位女郎把他們帶到一排沙發上坐下。

女郎坐回辦公枱上，對着通話機說：「董事長，游先生他們巳經上來了。」

「請他們進來吧！」通話機內傳出他的聲音。

那位女郎大概就是葉倫生的秘書了。她走到一度桃木門板之前，推開門讓游天虹他們入內。

葉倫生的辦公室很大，主要分爲兩部分，一邊是用來辦公的，另一邊則是會客室。

會客室有名貴沙發，茶几和酒吧等等。

游天虹進來之後，首先留意房中是否有電視傳眞機，但四下裏望了一遍，也沒有任何發現。那麼，樓下那個電視傳眞鏡頭到底顯示在那裏？

「喝點什麼酒？」葉倫生一邊讓他們在會客室中坐下，一邊問。

游天虹想起剛才那個隱蔽的電視傳眞鏡頭，以及葉倫生的私人電梯等等，知道這人並不簡單！

「不必了，」游天虹坐下之後說道：「我們如此唐突地到訪，希望你不要見怪才好。」

「你說到那裏去了？」葉倫生說：「難得你們這麼賞臉，我眞的是高興還來不及呢！」

「我知道你的工作很忙，所以也不想浪費你太多時間。」游天虹說：「我們突然到訪，其實是有些事情要急於見你的！」

葉倫生問：「到底是什麼事情？」

「我對你的發明很感興趣，」游天虹說道：「但是不知閣下對別人的發明是否也感到興趣？」

「是那方面的發明？」

「就是最近人們最熱門的話題。」

「最熱門的話題？」葉倫生若有所思，「你是說與那個一千萬元巨奬有關的？」

「正是。」游天虹說：「相信你巳從報章上讀到過一則有關命案的消息。」

「這個都市，每天都有命案發生，不知你是指那一宗？」

「是關於一位大學講師之死！」張雪兒說道。

「哦！我想起來了，」葉倫生說：「你們是說那位王講師嗎？」

「你認識他？」游天虹問。

「不！」葉倫生說：「只是從報章上看到的。」

「據說他發明了利用垃圾做能源，正準備到何銘艮處領取那個巨奬，但却突然遇害。」游天虹說。

葉倫生沉吟道：「那麼，你們來找我是爲了……」

游天虹說：「我們今天來找你，是有兩件事要請教的：第一件是：垃圾是否能變作能源

？第二：你說過的實驗，不知是否可以讓我們開開眼界？」

「關於第一個問題，我可以告訴你，垃圾可以經過特殊處理而變成一種可燃的甲烷氣，但據我所知，這不是王漢生發明的，這理論外國一些科學家正在研究中。」葉倫生說：「至於我的發明，暫時無法表演給你們看，因爲我們有個董事局會議，數分鐘之後我就要到會議室去了。」

小牛問：「做實驗沒有時間，那麼，談談內容可以嗎？」

「這是高度商業秘密，看看實驗還可以……」葉倫生還未說完，桌上的通話機「嗚嗚」地响了起來。

他走過來，按了一下按鈕，問道：「什麼事？」

「董事長，人到齊了，請過來開會吧。」他的女秘書在那邊說。

「好的，我馬上來。」葉倫生說完，又走到游天虹的面前，說道：「游先生，對不起，我要開會了。」

在這種情形之下，游天虹唯有告辭。

游天虹帶着小牛及張雪兒回到江强私家偵探社，江强也正好從外面回來。

江强問道：「怎麼？葉倫生有興趣領取那一千萬元嗎？」

「暫時還不知道！」游天虹說：「但看來希望十分微。」

張雪兒却急不及待地問江强：「王漢生的命案有何發現？」

「我剛從警局回來，驗屍結果，證實王漢生是死於利刀刺中要害的。」江强又說：「根據林浩探長初步判斷，兇手有可能是吸食大麻的人。」

游天虹問道：「你憑什麼作出這樣的推斷呢？」

「憑撒在茶几和地毡上的烟灰化驗出來的結果。」

「烟灰中有大麻的成份？」小牛問。

「是的。」江强說：「但解剖證明死者生前沒有吸食大麻，因此可以想像得到，死者當晚的人客之中有一位是吸食大麻的，他可能就是兇手！」

游天虹說：「這推斷也有道理，從現場研究所得，兇手應該是死者認識的人，否則如何入屋行兇？門窗既然如此完整，自然是死者開門讓兇手入內的，如果那些烟灰果然是關鍵之一，他們還可能在談話中引起殺機，兇手不可能在事後才抽烟。」

小牛問江强：「有王漢生那些助手的名單嗎？」

「你懷疑他的助手？」

「是的，他的研究，只有他的助手才最清楚。」

江强突然說：「你記得夜訪大學宿舍那件事嗎？」

小牛說道：「是昨天晚上的事，怎麼會不記得？」

游天虹問：「有什麼發現？」

江强說：「可能是巧合，但我以爲值得研究，就是小牛昨晚差點抓到手的小偷。」

小牛剛才還不大明白江强所指，現在才恍然大悟。他喃喃自語地說：「是的，那小偷爲什麼要走？這不可能是巧合。」

「所以，我以爲應該再到大學一次，也許能找到一些綫索！」

小牛把昨晚追捕小偷的事約略對游天虹說了一遍。

游天虹也認爲有可疑，於是四人決定再到大學偵查。

他們四人，終於驅車前往大學去！

市立大學佔地面積甚廣，幾乎像一個小鎭，建築物星羅棋佈。

由於那兒靠近山邊，有些建築物就是依山而建的，例如有些宿舍就是。

小牛指出追捕那可疑人物的路綫，直達上斜坡，於是四人分別登山視察！

現場留下了幾個凌亂的脚印，却無法證實是昨晚那可疑人物留下的。

他們還是一無所獲，逗留了半點鐘之後便告離去。

他們下山之後，回到停車場，剛好有一輛車子停了下來！

江强對游天虹說：「我在警局裏見過他，他是王漢生的助手之一，也是市立大學的助教鄺偉榮。」

「我們過去看看。」游天虹說。

江强走過去跟鄺偉榮打招呼，不久之前林浩探長曾介紹他們認識的，所以鄺偉榮也認得江强。江强又把游天虹等介紹給鄺偉榮認識。

鄺偉榮顯得很痛苦，他嘆氣道：「兇手可能是神經不正常，但他爲甚麼要殺王先生？」

「會不會與他的發明有關？」張雪兒說。

鄺偉榮苦笑搖頭：「這不算是甚麼發明，利用垃圾變成能源的方法，外國科學家巳經研究了多時。」

小牛問：「那你們還研究甚麼？」

「我們志同道合，常常在一起進行各方面的研究。至於垃圾變能源的方法，根本不可能成爲殺人的動機，即使有了這方法，也要有足够的技術和設備，這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小牛又問：「你知道死者準備將垃圾變爲能源的方法拿去換取一千萬元巨奬的事嗎？」

鄺偉榮皺着眉頭說：「我完全不知道這件事。」

游天虹挿嘴說道：「除了閣下之外，似乎還有兩個學生參加你們的研究工作，是嗎？」

「是的。」鄺偉榮說。

「有些外國機構在支持你們？」

鄺偉榮說：「你們問的問題，林浩探長都巳經問過了。我還有點事情要做，失陪了。」

說完，他便匆匆離去。

他們四人目送着鄺偉榮遠去的背影，有點無可奈何。

張雪兒說：「江强，我認爲你還是應該與何富保持聯絡，說不定兇手會自投羅網呢。」

江强說：「我當然會與何富聯絡，但是，我以爲兇手不會愚蠢到這個地步，如果那條方程式眞的有用的話，相信除了何銘艮那兒之外，在其它地方也一樣可換到許多金錢。」

「我看這件事情其中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游天虹站在那兒，若有所思地說：「王漢生爲甚麼遲不死，早不死，偏偏在他打算領取巨奬之時就被人殺死？」

「這裏面一定有陰謀！」江强也說：「但是，那個姓劉的男人又是誰？」

「你說甚麼姓劉的男人？」游天虹不解地問。

江强解釋道：「最早致電給何銘艮的是一個姓劉的男人，他要求何銘艮親自接見，豈料何氏兄弟却担心到老頭兒的安全，通知了警方，大陣仗把那傢伙嚇跑了。他在一氣之下，就不再去見何銘艮了，也因此，老頭兒便耿耿於懷……」

「於是，何富又託你查那姓劉的男子是誰，是不？」游天虹問。

江强笑了笑：「你猜對了。」

「你有把握？」

「把握倒不敢說，」江强說：「但却有點綫索。」

（未完・上）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高臯·文
可飛·圖

蝶飛蘿蘭花滿樓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神箭門少門主白花帶着金、玉二奴在龍門山遊逛，見太原金府大小姐金燕子和四婢正和關洛四公子等惡鬥，便出手相助，把關洛四公子打敗。白花和金燕子一同暢遊勝水名山，但在一次對付殃神鞭的激戰中，白花出手狠辣、兇殘，金燕子見狀，遊興大減，立卽借故要離開，白花强要娶金燕子爲妻，金燕子謂已嫁狄飛虹，白花聽了立卽帶二奴離去，自奔黃蜂谷……金燕子帶着青黃紫白四婢回到金府，但金府變了，整個金府好像籠罩着一股瞧不見的陰霾，金燕子在家住了一個月，最後決定離開金府，直奔黃蜂谷……

遭騙婚困擾

白髮婆婆道：「老婆子是本谷四大巡山之一，金杖婆婆閻茶就是我。」

白花道：「原來是閻前輩，久仰，晚輩請貴谷狄二谷主出關一晤。」

金杖婆婆又問道：「你認識咱們二谷主？」

白花道：「不認識，不過……」

金杖婆婆道：「不過怎樣？」

白花道：「晚輩有一事相求。」

金杖婆婆道，「哦，說說看。」

白花道：「聽說狄二谷主曾經在太原金府入贅，後來發覺那是一場騙婚……」

金杖婆婆道：「這是一件人人皆知的往事，你提它作什麼？」

白花說道：「晚輩是想請狄二谷主讓人。」

金杖婆婆一怔道：「讓人？請你說明白一點。」

白花道：「晚輩之意是狄二谷主既與金燕子沒有婚姻之約，晚輩又十分喜愛於她，君子成人之美，所以想請狄二谷主將金燕子讓給晚輩。」

江湖起是非

金杖婆婆呆了一呆道，「白少門主果眞是妙想天開，其實咱們二谷主他與金燕子既無婚約，也無權過問她的一切，讓不讓都無關重要，你既然喜愛金燕子，不妨直接向金府提親，以白少門主的條件，應該不會有什麼問題。」

白花神色一黯，道：「晚輩原是這般想法，但金燕子却認定狄二谷主是她的丈夫——」

金杖婆婆道：「這就難了，依你說要咱們二谷主怎麼做？」

白花道：「請狄二谷主給晚輩一紙證據，說明金燕子不是他的妻子，今後也不會娶她。」

金杖婆婆面色一沉，道：「你這要求太過份了，二谷主絕對不會答允的，你請吧。」

白花道：「這麼說你們二谷主太過小氣了，莫非他脚踏兩條船，有了覃谷主還忘不了金燕子？」

金杖婆婆大喝一聲道：「姓白的老婆子警告你，你要再敢胡言亂語，休怪老婆子對你不客氣。」

白花嘿了一聲道：「妳不客氣又能怎樣？去告訴狄飛虹，本公子向他挑戰。」

金杖婆婆冷哼一聲，舉手一揮之間，天空中忽然出現一片奇景。

數不盡的黃蜂，舖天蓋地，划空而來，牠們以飛行絕跡的速度在空際流轉，嗡嗡的鳴聲遠達數里之外。

神箭門下幾曾見過如此驚人的毒蜂大陣？每一個人全都震駭得面無人色，他們雖然有强弓，也有勁矢，而且能穿楊摘枝，箭不虛發，但他們却失去拒抗黃蜂的勇氣。

就像一個行路之人，沒有辦法不讓一點狂風，一滴急雨落在身上一般。

黃蜂不同於風雨，只要一隻在人們身上螫上一口，除了黃蜂谷的獨門解藥，沒有人能夠活命。

生命只有一條，死了就無法復生，所以在芸芸衆生之中，當眞不怕死的很難找到一個。

不過，天下的事有許多是例外的，白花就是一個不怕死的。

白花所以不怕死，是因爲他瞭解生命的道理，就因爲他瞭解，所以別人在混身顫抖，他却靜如山岳。

怕死並不能免死，只有在冷靜中才能找出求生之路，再說，如若當眞不能免死，又何須搖尾乞憐。

白花是一個目無餘子的狂傲之人，但他也有可愛的一面。

他似乎不想再依賴他帶來的這般部屬，雙眉一揚，高聲叱喝道：「叫狄飛虹出來，本公子向他挑戰！」

他語音甫落，關口即緩緩打開，一行男女魚貫走了出來。

領頭的一對仙露明珠般的少年，正是谷主覃小蝶，二谷主狄飛虹，他們身後跟着琴棋書畫四婢，及劉正風，向陽，西門冬，富槐，諸葛瑜等五鐵衛。

雙方相距丈許，狄飛虹雙拳一抱道：「尊駕就是白少門主？」

白花道：「不錯，兄台必然就是狄大俠了，在下冒昧請見，是有一事相求。」

狄飛虹道：「對不起，你的事我帮不上忙，適才金杖婆婆說過，你可以直接去太原金府。」

白花道：「咱們打個賭……」

狄飛虹道：「爲什麼要打賭？免了吧，在下不喜此道。」

白花怒道：「白某向你挑戰，莫非你也不敢接受？」

五鐵衛之一的劉正風勃然大怒道：「姓白的，你是什麼東西，居然敢向二谷主挑戰？你過來，讓小爺陪陪你。」

黃蜂五鐵衛是由黃蜂谷衆弟子之中選出來的，再經兩位谷主刻意調教，他們年歲雖輕，一身功力已可躋身一流高手之林，因而劉正風的叫陣，兩位谷主均未有阻止。

在白花看來，這是一種侮辱，神箭門的少門主名滿江湖，豈能跟一個後生小輩過招？」

金奴知道白花的心意，踏前一步道：「稟少門主，金奴請戰。」

白花道：「好的，但要小心一點，不要替本門丟人。」

金奴應了一聲，摘下長弓，身形一轉，道：「金奴向閣下討教，請。」

劉正風道了一聲「請」，長刀一橫，威楞四射，他雖是靜待來敵，却顯出一股氣吞河嶽之勢。

金奴跟隨白花闖蕩江湖數年，經過不少兇險的搏殺，天下的高人會過很多，就從不知道什麼叫做怯懼。

如今他面對的並不是名震江湖的高人，他却由心底生出一股寒意，原想揮出去的長弓，竟然遲疑着不敢放手一擊。

這也難怪，劉正風擺出的是血刀門厄度十三式。血刀刀法，天下無雙，血刀刀法，從不虛發，任是何等之人，當他面對這氣湧河山，刀刀見血的血刀門下之時，他的雙脚已經有一隻踏進鬼門關去了，你叫他如何能夠不懼。

但醜媳婦難免見公婆，既然到了這個節骨眼上，總不能掛出免戰牌吧。

於是烏光急閃，在弦聲震耳之中，他全力攻出了一招。

在他的感受，這一招攻出，像是遇到了一記無堅不摧的九天驚雷，咔嚓一聲響過，弓斷弦折，他也被一股强大的力道震得飛了出去。

這一摔他就爬不起來了，左胸衣裂肉現，傷處深可見骨，如此沉重的傷勢，他怎能爬得起來。

其實這還是劉正風手下留情，否則他必被開腸破肚，那就永遠都起不來了。

這只是一招，一招互換，金奴竟然敗得如此之慘重，神箭門下幾乎全部神色大變。

惟一沒有變色的只有一個，他就是少門主白花。

「你可以走了，請快叫你的二門主出來。」

臨危不亂，處變不驚，白花這個狂人，在某種角度看他，確有幾分值得敬愛。

狄飛虹掣出長刀，步入場中道：「正風回去，待我會會白少門主。」

待劉正風退回，他再雙拳一抱道：「聽在下良言相勸，少門主，在下可以不承認金燕子，但不便給你字據，去太原吧，如果你當眞愛她，就應該面對現實。」

白花冷冷道：「既入寶山，怎能空回，等你打敗了我再說。」

狄飛虹嘆口氣，說道：「好吧，請賜招。」

白花道：「別忙，爲了公平起見，咱們必須說個明白。」

狄飛虹道：「好，請說。」

白花道：「咱們過招只憑武功，不可借助外力。」

狄飛虹道：「可以，還有麼？」

白花道：「你勝了我將生命交給你，如若我勝了，你必須給我寫一張字據。」

狄飛虹搖搖頭道：「對不起，這一條我無法答允，因爲我平生不愛打賭。」

白花怒叱道：「狄飛虹譽滿武林，原來竟是一個無恥的小人，接招。」

長弓斜划，一吐即收，身形微微一側，弓弦挾着厲嘯，猛向狄飛虹的右肩劈來

，變招之快，有如行雲流水，指顧之間，勁風便已觸及肩頭。

神箭門的少門主果然不凡，但要傷到狄飛虹，那還差得很遠。

只因狄飛虹很賞識這位傲氣凌人的少門主，所以不想給他難堪，他沒有使用厄度十三式，只是見招拆招，隨手應付，希望這位狂人能夠知難而退。

一晃五十招，誰也沒有佔到便宜，白花的臉上可就有點掛不住了，別人只是隨手拆招，他卻已經付出全力。

不想讓他難堪，原是狄飛虹的一番好意，白花卻認爲這是一種輕蔑和侮辱，因而雙目怒睜，射出兩縷凌厲的殺機。

待他全力攻出一招之後，忽然彈身急躍，暴退丈外，在雙脚着地之際，他已搭上三支利箭，引弦待發了。

神箭門以投石飲羽，穿楊摘枝飲譽武林，白花在一丈遠近的短短距離三箭齊發，狄飛虹縱使是三頭六臂，只怕也難當利箭貫胸之危。

此時全場鴉雀無聲，只有數十雙目光緊張的瞧着那引弦待發的弓箭。

當然，這緊張的情緒是含蓋着敵我雙方的，只不過一樣事端，兩樣心情罷了。

在塲諸人之中，最緊張的莫過於拂琴，當白花引弓搭箭之時，如非覃小蝶阻止，她早已放出她的黃蜂了。

她不明白覃小蝶爲什麼要阻止她，因而詢問道：「谷主！爲什麼不讓我救二谷主？蜂兒飛行絕跡，必然能夠阻止姓白的發射。」

覃小蝶道：「這個我知道，可是他們有過約定，不能仰仗武功以外的助力。」

拂琴道：「可是……」

覃小蝶道：「妳放心吧，二谷主不會有事的。」

她語音未落，塲中已响起一陣利箭破空之聲，雖然距離頗短，那陣刺耳的銳嘯，聽來仍是那麼强烈。

狄飛虹不敢輕視白花的神箭，他收起長刀，暗凝功力，雙手一抓一拍，以電光石火的速度抓着兩枝，同時擊落一枝，就這麼輕輕鬆鬆的，破解了神箭門的絕技。

這是一個十分理想的結果，敵我雙方同時吁出一口長氣，因爲事實擺在眼前，如果狄飛虹受到傷害，神箭門三十餘人不可能有一個留得活命。

但這一口長氣還未吁完，人們又忍不住發出一陣驚呼。

莫非又發生了什麼意外？

不錯，是白花不想活了，他竟然舉弓反擊，向自己的前額砸去。

一個目無餘子，狂傲自大之人是受不得打擊的，白花在衆目睽睽之下丟人現眼，這口氣他如何嚥得下去。

就在人們驚呼聲中，忽然噹的一聲响過，那張砸向白花前額的長弓，竟脫手飛了起來，只不過毫釐之差，救了白花的一條生命。

出手救人的是狄飛虹，他用接來的利箭，以甩手箭的手法擲出，適時將白花自鬼門關救出。然後微微一笑道：「閣下氣宇看來不凡，爲什麼量度如此之小？生命是你自己的，要死要活你看着辦吧，咱們走。」

狄飛虹等退回谷去，谷口也關了起來，除了神箭門的三十餘人，四野顯得一片靜寂。

大師兄蔡敖出言相勸，道：「小師弟！古往今來，任何一個高人，都難保終身不敗，你年紀輕，根骨好，只要多加苦練，前途定然光明，聽我的話，咱們先回去吧。」

白花在兩位師兄苦勸之下，終於離開了黃蜂谷，如今山川依舊，適才殺氣騰騰的谷口，又恢復一片平靜了。

在黃蜂谷來說，白花登門尋釁雖然是一個料想不到的意外，但無風不起浪，金燕子就是掀起這股浪潮的動力。

如何解決這股動力，使狄飛虹不再受它的困擾，是黃蜂谷一致的願望，但最關心的還是拂琴，當天晚上她就來找黑白雙姥商議。

「姥姥，咱們總得想一個解決的辦法，不能讓它就這樣發展下去。」

黑姥道：「拂琴：妳說什麼？」

拂琴道：「我是說金燕子，二谷主雖然不承認，她却死皮賴臉的纏着。」

黑姥笑笑道：「小丫頭必是胸有成竹了，妳先說說看。」

拂琴道：「不敢說胸有成竹，只是一種想法，小婢說出來姥姥可不要責怪。」

黑姥說道：「妳說吧，咱們不會怪妳的！」

拂琴道：「谷主與二谷主兩情相悅，已經到達非君不嫁，非卿不娶的程度，只因谷中事務繁多，又沒有人從中撮合，所以就耽擱了下來，如今再讓金燕子一攪和，我眞替他們担心……」

白姥道：「這就是妳的想法？」

拂琴道：「不，小婢的意思是請兩位姥姥出面，替他們撮合這件好事，就不愁金燕子攪局了。」

白姥立即贊成道：「好，妳的想法跟咱們不謀而合，妳回去吧，這件事包在咱們身上。」

次日早餐之後，黑白雙姥聯袂來見覃小蝶，還未談及正事，內總管許裳已來稟報道：「稟谷主，少林、武當、峨嵋、崑崙四大掌門聯袂來訪。」

覃小蝶一怔道：「本谷跟這些門派素無交往，他們這是什麼用意？」

狄飛虹道：「不管他們是什麼用意，人家遠來是客，咱們應該以禮相待。」

覃小蝶道：「好吧，許總管將他們延入大廳，咱們隨後就來。」

許裳道：「是，屬下告退。」

在大廳，覃狄二人會見了少林掌門了凡禪師，武當掌門昆陽道長，峨嵋掌門普渡大師，崑崙掌門神機先生，他們輕車簡從，只是各帶兩名弟子。

覃小蝶雙拳一抱道：「各掌門俠駕光臨，使敝谷蓬蓽生輝，請坐。」

少林掌門了凡禪師道：「谷主好說，老衲與各位道兄冒昧造訪，希望谷主不要見怪。」

覃小蝶道：「前輩太客氣了，咱們歡迎還來不及呢。」

崑崙掌門神機先生道：「江湖紛擾，日甚一日，千萬生靈正陷於水深火熱之中，各派如果不圖謀自救之道，後果將不堪

設想，咱們走訪貴谷，就是想求敎於谷主的。」

覃小蝶道：「神機前輩太客氣了，晚輩愧不敢當，敝谷閉關自守，對江湖現勢並不明瞭，但各位前輩如有用得到敝谷之處，定當全力以赴。」

武當掌門昆陽道長道：「原本多事的江湖，近日忽然出現一個邪敎，太原金府，龍江第一家，青城、南天門、伏牛山等均已入其掌握，成爲該敎的分舵，丐帮也曖昧不明，使整個江湖呈現一片混亂。」

峨嵋掌門普渡大師道：「邪敎心存大慾，志在天下，咱們如若袖手不管，必然會遭到蠶食的命運。」

覃小蝶道：「咱們該管，但不知如何管法？」

了凡禪師說道：「咱們五派結盟，先求自保，待根基穩固，再向邪敎興問罪之師。」

覃小蝶道：「結五派之力以禦邪敎，的確是一個完美的構想，但五派駐地極爲分散，如何能夠防範蠶食？」

了凡禪師說道：「咱們曾經研究過，駐地分散，不成問題，邪敎如果要打擊咱們，必須摧毀咱們重要的人力，只要不將人力分散，邪敎就無法達到蠶食鯨呑的目的。」

昆陽道長道：「了凡禪師說的不錯，集結五派精英，是可安定江湖，邪敎縱然狂妄，也不敢公然蠢動了。」

狄飛虹道：「請問前輩，邪敎究竟是什麼敎？敎主又是什麼人物？」

昆陽道長道：「二谷主所提的問題，咱們曾經花費不少人力去探查，除了知道他們的首領是敎主，其他毫無所知。」

狄飛虹道：「適才前輩曾說南天門是邪敎的分舵，咱們由他着手追查，或許可以找出一點蛛絲馬跡。」

昆陽道長說道：「南天門是邪敎的分舵，只是江湖傳言，其實沒有人知道南天門在那裏，連恆嶽雙霸天也不再出現江湖，咱們也派人去過程家堡，只是該堡已是一片焦土，萬里雲鵬的子女，全都下落不明。」

狄飛虹吁了一口長氣道：「好一個邪惡的組合，不留缺憾，無懈可擊，咱們當眞要好好的合計一下。」

這名滿江湖的五大門派，果然認眞的作了一番合計，最後的協議是：「爲統一事權，選出了凡禪師爲第一任盟主，任期定爲一年，其次按各派現有人數作比例，選拔精英，組成蕩魔之旅，由盟主統一指揮，第三，少林僧俗弟子遍天下，負監視江湖及邪敎動態之責，第四，蕩魔之旅暫時集結於少林，爾後視情況由盟主再作決定。」

最後，了凡禪師道：「各派選拔的精英，限百日之內到達少林，各位有沒有困難？」

神機先生道：「咱們以飛鴿傳書調遣人手，我想各派都能如期趕到。」

了凡禪師道：「旣然如此，咱們應該告辭了，百日之後老衲在少林恭候各位的俠駕。」

送走各派掌門之後，狄飛虹道：「妹子，妳看咱們該派誰去？」

覃小蝶道：「我想派花如眉，柳飄，葉菁菁，唐婉儀等四大班頭各率弟子十名，由黑白雙姥領隊，並隨帶神鷹二十隻，這一戰力，應該天下都可去得。」

狄飛虹點點頭道：「前次血戰程家堡失利，是遇到大霧的原因，這種巧事絕對不會再有。」

覃小蝶道：「你說得對。」

語音一頓，接道：「侍書去傳花如眉等五大班頭，我有事要向她們交待。」

侍書應聲奔去，片刻之後四大班頭便已齊集大廳，覃小蝶吩咐花如眉等四大班頭，各由所屬弟子中挑選十名精銳弟子，限兩個月內熟練「天罡四絕陣法」。

冷艷芳率領弟子三十名，分赴各地探查邪敎動態，百日之內向本谷報告，百日之後向少林連絡。

交待完畢之後，覃小蝶廻眸一笑道：「大哥，想不想出去散散心？」

狄飛虹說道：「妳是說百日之後去少林？」

覃小蝶道：「不錯，五派精英集少林，是一個難得的盛會，再說咱們好久沒有出去了，藉此散散心也是好的。」

狄飛虹贊同道：「好，咱們什麼時候走？」

覃小蝶道：「兩個月後吧，黑白雙姥他們先走，咱們跟在他們的身後。」

竹蘭君道：「蝶姐，我也要去。」

覃小蝶向狄飛虹瞥了一眼，道：「好吧。」

黑姥道：「小姐，無論你們做什麼，咱們都不會反對，但有一件事你們必須立即完成。」

覃小蝶見黑白雙姥面色穆肅，不由一怔道：「姥姥，究竟是什麼事，妳說。」

黑姥說道：「男大當婚，女大當嫁，小姐也老大不小了，婚姻大事應該儘快完成。」

覃小蝶面色一紅道：「妳怎麼啦？姥姥，儘提這個作什麼？」

白姥道：「這是人生大事，咱們怎能不提，何况小姐與二谷主是郎才女貌，佳偶天成，爲什麼還要浪費寶貴的時間，使良辰美景等閒虛渡！」

拂琴道：「是嘛，辦過喜事今後在行動上也方便多了。」

覃小蝶是深愛着狄飛虹的，再經黑白雙姥及幾名丫頭撮合，這件事就成了定局，並且預定後天舉行婚禮。

正當黃蜂谷密鑼緊鼓的爲兩位谷主準備婚禮之際，金燕子主婢五人也趕到黃蜂谷來尋找丈夫了。

在谷口，青兒縱聲呼叫道：「關上有人麼？咱們是來找我家姑爺的。」

守關弟子現身詢問道：「妳們是什麼人？誰是妳家姑爺？」

青兒道：「咱們是太原金府金燕子主婢，你們二谷主狄飛虹就是我家姑爺，請通報一聲，金燕子主婢五人求見。」

守關弟子一怔道：「妳胡說，咱們二谷主怎會是金燕子的姑爺？」

青兒道：「你也許不知道，但此事千眞萬確，要是不信，你可以去問你們二谷主。」

守關弟子道：「好吧，我去稟報二谷

主，請妳們稍待一會兒。」

守關弟子原是先找內管事許裳的，偏偏遍尋不着，倒遇上兩位谷主了。

覃小蝶見他行色匆匆，因而叫住他，道：「馬雲，瞧你慌慌張張的，有什麼事麼？」

馬雲道：「谷口來了五個人，她們是來找二谷主的。」

覃小蝶道：「她們是誰？」

馬雲道：「金燕子主婢。」

狄飛虹愕然，說道：「她們爲什麼找我？」

馬雲道：「她們說……說——」

覃小蝶道：「不必說了，去叫許管事將她們安置到掃雲軒好好招待。」

馬雲道：「是，弟子告退。」

目送馬雲的背影消失，狄飛虹不安的咳了一聲道：「妹子，怎麼打發她們？」

覃小蝶道：「咱們不必見她，我會交給曹娥去辦。」

追魂銀蝶曹娥，是黃蜂谷四大巡山之一，她雖是徐娘半老，仍然明艷照人，尤以那一身銀色裝扮，更顯得婀娜多姿，具有動人的風範。

她奉命來到掃雲軒，首先雙拳一抱道：「那位是金燕子金姑娘？」

金燕子起身相迎道：「晚輩就是，請問……」

曹娥道：「我名曹娥，是本谷四大巡山之一。」

金燕子道：「原來是追魂銀蝶曹前輩，久仰。」

曹娥道：「不必客氣，但不知金姑娘前來敝谷，究竟爲了何事？」

金燕子道：「聽說拙夫狄飛虹是貴谷的二谷主，晚輩已無家可歸了，所以前來投奔他。」

追魂蝶銀蝶曹娥道：「金姑娘，在下說話不善於轉彎抹角，請妳不要見怪。」

語音一頓，接道：「太原金府騙婚，早已轟傳江湖，金姑娘如此說法，很難被別人所接受。」

金燕子面色一紅道：「前輩說的是，不過狄飛虹曾經與晚輩一同行走江湖，咱們之間已經獲得諒解。」

曹娥微微一笑道：「是怎樣的諒解？莫非二谷主對姑娘作了何種承諾？」

金燕子道：「這倒沒有，不過——」

曹娥冷冷道：「不過怎樣？是二谷主欺負妳了？」

青兒道：「狄姑爺沒有欺負咱們小姐，他却欺負了小婢。」

曹娥愕然道：「妳說什麼，咱們二谷主會欺負妳？」

青兒道：「不錯，小婢與姑爺拜過堂，成過親，既有夫婦之名，也有夫婦之實，不管咱們是如何結合的，事實總不能抹煞，他却拋棄咱們主婢，幾年來不聞不問，前輩，咱們都是女人，妳說姑爺他應該麼？」

青兒說的不錯，曹娥縱使口若懸河，也不能推翻鐵一般的事實，但機辯過人的曹娥，立即想出一條對策，道：「青兒姑娘的確值得同情，這樣吧，我大胆的替二谷主作一個主，青兒姑娘就留下來吧。」

青兒說道：「多謝前輩，但咱們小姐呢？」

曹娥道：「妳們小姐自然返回太原了，咱們如果將她留下，豈不惹來江湖朋友的笑話。」

她這一招夠絕，試想金燕子不能留下，青兒怎肯單獨留在黃蜂谷？那麼這主婢五人只好敗興而返，去浪跡江湖了。

追魂銀蝶曹娥的確是一個折衝能手，她打發走了金燕子主婢，圓滿完成了谷主覃小蝶交待的任務。

但當覃小蝶知道青兒所說的一切之後，忽然面色一沉道：「妳怎能讓她們走？如果傳之江湖，二谷主豈不揹上一個負心人的惡名了，快去追她們回來。」

曹娥道：「是，屬下這就去。」

待曹娥退出之後，覃小蝶說道：「大哥，太原金府以丫頭冒充小姐，你不承認這件婚事是人之常情，不過對青兒來說這是不公平的，再說人們只都以女人爲弱者，難免寄以同情之心，那麼你這個負心人，薄情漢的惡名，就算跳進黃河也洗不清了。」

狄飛虹道：「我對靑兒確有幾分愧咎，但不知道怎麼辦才好。」

覃小蝶道：「你們兩個都是受害者，嚴格的說金燕子也是受害者之一，等追她們回來，我想這事不難解決。」

兩個時辰之後，追魂銀蝶曹娥回來了，據她說曾以數十人分道追趕，結果還是鴻飛冥冥，一點踪影也沒有找到。

覃小蝶遣走曹娥之後，回顧狄飛虹道：「大哥，咱們去太原。」

狄飛虹道：「現在？」

覃小蝶道：「我將谷裏的事安排一下，咱們明早天一亮就走。」

她交待黑白雙姥領隊，黃蜂谷選出來的弟子，在百日之內趕到少林，本谷由金杖婆婆暫代谷主，全權處理谷裏的事務。

翌晨他們帶着四婢五衛，及九隻巨鷹，北上南鄭，經佛坪，武功，東折咸陽，直奔山西省境。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是狄飛虹覃小蝶行走江湖所持的原則，但當他們到達咸陽之後，却聽到幾句江湖傳言，這段簡短的傳言竟爲他們帶來極大的侮辱及傷害。

× × ×

南門外的「富貴春」是咸陽城頗負盛名的酒樓之一，現在日色剛剛偏西，酒樓上已是高朋滿座了。

坐在櫃台附近的一桌是六名客人，一名着藍色背心，一名白色背心，四名黑色背心，這般人全都身帶兵刃，必然是武林中人。

此時一名着黑色背心的道：「於將爺，聽說金燕子去黃蜂谷被淫虫浪蝶撵出來了，後來又落入應舵主的手中……」

着藍背心的唔了一聲，但並未十分在意。

着黑背心的又道：「神箭門的白少門主在黃蜂谷鎩羽而歸之後，並沒有放棄對金燕子的追求，應舵主强擄金燕子，白花必然不會善罷甘休。」

看藍背心的道：「丐帮人多勢衆，高手如雲，對付神箭門應該沒有問題。」

穿白背心的道：「神箭門穿楊摘枝，投石飲羽的絕技，江湖上無人能敵，丐帮人數雖多，不見得就能勝過神箭門。」

着藍背心的道：「照你這麼一說，白花就不應該在黃蜂谷鎩羽而逃了，再說咱們身負重任，就算丐帮當眞無力應付，咱們也帮不上這個忙。」

着白背心的道：「於將爺說的是。」

酒樓人聲嘈雜，一片喧嚣，如非坐得很近，或內功 湛之人，很難聽到別人的交談。

但天下的事就有這般巧法，狄飛虹覃小蝶不只是內力精湛，而且與身着背心之人相距頗近，這般人的交談，自然一字不遺的傳進他們的耳鼓。

覃小蝶聽得面色一變，她以傳音對狄飛虹道：「大哥，他們在罵咱們？」

狄飛虹道：「沉着一點，妹子，此處人多，待會跟着他們問個明白？」

拂琴道：「谷主，這般人全都面生得很，那位於將爺的名字，更是古怪，要不要摸摸他們的底？」

覃小蝶說道：「別忙，待會跟下去再說。」

片刻之後，穿背心的結賬離開，拂琴立即丟了一塊銀子在桌上，亦步亦趨的跟了出去。

穿背心的出門之後向北走，像是要由趙村渡涇河似的，但在一片濃密的森林之前他們停了下來，着藍背心的哈哈一陣狂笑道：「偷聽別人說話，是不道德的行爲，本將爺要教訓教訓你們。」

他說話之際，已隨手取出頭罩及手套迅速戴上，其他五人也採取相同的行動，顯然他們是爲了防範黃蜂的攻擊。

除了誘敵的六人，樹林中也湧出戴着頭罩手套的敵人約莫三十餘衆，其中十人，手捧黑色鐵匣，是聞名江湖的諸葛連珠弩。

覃小蝶眉峯一皺道：「以頭罩手套防衛黃蜂，連珠弩箭對付鷹兒，看來敵人處心積慮要置咱們於死地。」

狄飛虹哼了一聲道：「就算沒有黃蜂鷹兒相助，賊人不見得就能奈何咱們。」

覃小蝶道：「好，如何對敵，你下令吧！」

狄飛虹道：「咱們帶着四婢作正面強攻，必須全力以赴，做成一股震撼！五衛召喚鷹兒在空中盤旋，以牽制賊人的連珠弩箭，然後乘亂向賊人持有連珠弩者展開閃電攻擊，務必破壞鐵匣……」

覃小蝶道：「好辦法，現在開始。」

琴棋書畫四婢，使的是血刀門的刀法，一刀揮出，血流五步，賊人雖是人多勢衆，仍被此種霸氣橫溢，刀刀見血的刀法所鎭懾。

穿着藍背心的於將爺，是這夥人的領導者，一見大勢不妙，立即縱身攔截，但爲狄飛虹接了下來，道：「朋友是那一門派的高人？咱們素不相識，爲什麼要向敝谷下手？」

於將爺冷冷道：「淫虫浪蝶，人人得而誅之，咱們只不過替天行道罷了，快接招。」

此人使的是一對五行輪，招式凌厲，奇幻百出，甫經接觸之後，狄飛虹便處於下風。

所幸他習得孤烟門的絕世輕功，雖是守多攻少，於將爺仍然對他無可奈何。

此時五鐵衛以神出鬼沒的身法，找上持諸葛連珠弩的十名賊人，只要一刀揮出，必然匣毀人亡，片刻之間便已全部摧毀，再召喚神鷹俯衝下擊，以摧朽拉枯之勢，橫掃全場。

四婢也極有斬獲，正追奔逐北，與五鐵衛互相呼應，縱觀全場，賊人不只是一敗塗地，再鬥下去只怕無人能够生還。

於將爺瞧得心頭狂震，口中大喝一聲，一招猛攻而出，待狄飛虹撤身避讓之際，他却脚板心抹油，翻身向樹林中逃了進去。

這批人多勢衆的賊人，在一場狠拚之後，能够逃走的，爲數不多，連穿白色背心的二號頭子，也成爲覃小蝶的階下之囚了。

狄飛虹向門場環視一眼，然後吩咐五衛之首的劉正風道：「清理一下門場，死者就地掩埋，活的給他們一點救治。」

劉正風應了一聲，立刻率領四婢五衛展開救傷埋死的工作。

狄飛虹再回顧覃小蝶，說道：「穿白背心的似乎身份不低，希望他能跟咱們合作。」

覃小蝶哼了一聲道：「咱們平白無故的遭受侮辱與伏擊，他要是不合作就剁下他的腦袋。」

穿白背心的身材高大，年約五旬，使用一條粗逾兒臂的鐵棍，一身功力頗爲不凡。

覃小蝶忽然心頭一動道：「大哥，此人面部表情呆板，我懷疑他戴着人皮面具，你翻開他的衣領瞧瞧。」

狄飛虹翻開他的衫領，發現他果然戴着人皮面具，及摘下面具一瞧，狄覃二人忍不住發出一聲驚呼。

敢情此人竟是南天門殺手集團三大絕頂高手之一的神抓富司紳，南天門與黃蜂谷本是仇家，要怎樣大可明來明往，如此藏頭露尾，豈不令人難以理解！

狄飛虹劍眉一挑道：「原來是你們，這就難怪了，適才那位逃走的於將爺，就是你們南天門的頭兒？」

富司紳嘿了一聲道：「閣下太會往臉上貼金了，就憑你？嘿嘿……」

此人神情傲慢，語氣輕蔑，好像他才是勝利者，如此狂妄自大之人，倒是十分少見。

狄飛虹並未被他的神態所激怒，只是淡淡一笑道：「也許南天門的頭兒，是見不得人的傢伙……」

不待狄飛虹把話說完，富司紳叱道：「什麼叫見不得人，你說話仔細一點！」

狄飛虹道：「我沒有說錯，閣下是南天門的高手，却藏頭露尾的戴着人皮面具，事實俱在，莫非你還要狡辯？」

富司紳道：「這是老夫個人的事，與南天門全然無關。」

狄飛虹道：「除了你神抓富司紳，適才那般人都不是南天門的？」

富司紳道：「不錯。」

狄飛虹道：「那你說，他們是誰？」

富司紳哈哈一陣狂笑道：「姓狄的，你太天眞了，你想我會告訴你麽？」

（未完・二）



骨肉兩情仇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金童・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神秘少年來到烽火谷中，只見四周人影翻動，便悄悄隱在一棵大樹上，他看到武當、點蒼的人均在場，要找黑鷹令主報仇，黑鷹令主正思量間，鬼諸葛突然出現，還站在黑鷹令主這一邊，雙方正鬥得激烈，烈火眞君突現場中，他向黑鷹令主索取鷹令，而黑鷹令主要烈火眞君先放幾顆雷火彈把點蒼、武當二派門人全部燒死，他就會將鷹令交給他，烈火眞君奪寶心切，不顧武林道義，甩出第一顆雷火彈，點蒼、武當的門人死傷無數，烈火眞君再拋第二顆雷火彈時，神秘少年看不過眼，一手劈出，雷火彈飄向遠處，烈火眞君氣極……

眞君太狠毒

黑鷹令主見狀，冷冷一笑，道：「烈火老兒，事情已交待完畢，我走了！」

語音未落，人已晃身不見，這種來去無蹤，疾逾光電的身法，連修爲近一甲子的烈火眞君也不禁心中暗驚！

神秘少年見黑鷹令主一走，想起峨嵋派的二位和尚及受傷的西天羅漢，心中一急，道：「令中秘圖確是在下所得，如今老丈要，必須依我二件事！」

「呵呵！只要你肯拿出秘圖神功，莫說二件事，二十件事老夫也依你！」

「好！第一件事，你放過武當、點蒼二派！」

「這點老夫依你！」

「第二點，一年以後，老丈約定地點，在下携圖去赴約，以功力互搏，勝者得之！」

「小子，老夫如今既知神功秘圖在你身上，一天都等不及，何況一年，今天老夫要定了！」

「那在下就另換一個條件，只要老丈能將黑鷹令主活捉，交給在下，神功秘圖立即奉上！」

連射雷火彈

烈火眞君見神秘少年竟出這種難題，不由大怒道：「小子是活得不耐煩了，老夫看看你的陰陽眞炁有幾分火候！」

語聲中，左掌一揮，潛勁逼人，一股奇猛掌力向神秘少年湧到。

少年對烈火神君掌力渾厚，不敢硬接，身形一晃，飄出四尺，口中哈哈狂笑，道：「老丈何必挾功凌人，你的陰陽無極眞炁也不過只有八成功力！」

烈火眞君被少年一言道出深淺，不禁大吃一驚，對神秘少年的身手，更加莫測高深起來，停身暴喝道：「小子！你怎麼知道老夫本門神功！」

場外的武林高手，這時心中才了解，失傳近百年的陰陽無極眞炁絕學原來是烈火眞君的本門功夫，怪不得他急於搜求鷹遊老人所遺銅符。

只見少年冷冷一笑，道：「這有什麼稀奇，陰陽無極眞炁含陰陽之氣，登峯造

極時，出手無聲，可剛可柔，剛柔相濟，傷人於無形之中，老丈掌出，威勢驚人，陽剛之力過重，陰柔之勁不足，剛柔不能相濟，有形有聲，故在下揣測老丈練這種神功，成就不會超過八成。」

這番話說得烈火眞君心頭大爲驚震，暗忖道：「莫說爲了銅符神功，就憑這番話更留你不得。」

他轉念至此，口中喝道：「小輩，你既這麼清楚，想來已把這門絕學練得爐火純青了，那老夫就以八成功力會會你這識家！」

話聲一落，雙掌迅揚，轟然一聲，滿空瀰漫着一股熾熱至剛的奇猛勁力，以移山倒海之勢，向少年湧去。

少年對這種神功眞髓，只是耳聞，本身並不會，眼見這種威勢，心中不禁一凜，忙施展「幻龍身法」，身形一飄一閃已退出三丈之遠。

可是烈火眞君心中殺機已起，早已料到少年會如此，掌風一過，手中一顆雷火彈已告脫手！

剛才二顆雷火彈的威力，衆目所睹，威力驚人，如今這第三顆雷火彈挾着威勢無儔的掌力出手，放眼武林，有誰能夠躲避。

神秘少年料不到烈火眞君下毒手，雷火彈又射到，自己武功再高，也無法躲避這驟然一擊。

武當、點蒼二派高手眼看少年將被活活燒死，嚇得皆閉上眼睛。

天風道長喃喃地唸了一聲：「無量壽佛！」

神秘少年眼見雷火彈射來，豈肯閉目等死，身形急閃，恍如一縷淡烟，橫裏一飄。

他這種奇快的身法場外高手固然看不清，但豈能瞞過烈火眞君這等絕世高人？只見他暴叱一聲：「小輩，看你逃到那裏去？」

挾着暴喝，揚手又是一顆雷火彈向他退路打去。

驀地裏，二聲驚心動魄的大響，烈火飛射，紅光冲破了黑暗的宇宙。

烈火挾着嗆鼻的濃烟向少年湧去。

少年雙掌飛舞，想逼開火燄，但那能這般容易，眼看危機一髮。

驀地——一連串白光，向火燄中射去，波波連響，滿地烈燄，竟倐然全部熄滅，奇蹟發生使少年心中一愣。

烈火眞君見自己所發的雷火彈突然全部熄滅，大吃一驚。

二派弟子及潛伏四周的高手也被這突然的情形怔得心頭亂跳。

就在衆人一怔之際，一聲銀鈴般的嬌笑，破空而出，場中已多了一個十八九歲的姑娘。

只見她雲髮披肩，清秀脫俗，艷如桃李，臉色偏又如九天玄霜，口中雖有笑聲，臉上並無笑意，秋水雙瞳一飄烈眞君，冷冷道：「想不到像你這般成名高人，竟欺侮一個後生小輩，看你還有臉在江湖上跑！」

語塞如冰，諷刺得烈火眞君不禁臉紅耳赤。

場中二派高手想不到撲滅烈火眞君霸道天下的雷火彈竟是這麼一個少女，心中大感驚奇。

烈火眞君今天接二連三地碰到這般年輕人頂撞，心中怒火千丈，但是他對這陌生少女卻不敢亂動，因爲到現在還不知道她是用什麼東西剋制住自己天下無敵的雷火彈。儘管他搜遍枯腸，始終無法想出這眼生少女的來歷。

烈火眞君強壓怒氣，沉聲道：「女娃兒竟敢頂撞老夫，還不報上名來！」

「嘿嘿！姑娘叫『玄冰幽女』，老頭子要怎麼樣！」

語氣陰惻，再配上她冷冰冰的臉容，使人如處千年冰窟。

神秘少年心中想道：「自己已孤僻冷傲到家了，想不到無獨有偶，這少女竟比自己還要冷傲。」

烈火眞君一聽少女叫玄冰幽女，不由一愣！

玄冰幽女這名字好像在武林中從來沒有聽到過，這是什麼來路？

場外高手對這自稱玄冰幽女的神秘少女，不由暗忖：她這名字在武林中既然名不見經傳，怎能破去「烈火眞君」這種絕世高手的雷火彈呢？這又是一個謎樣的人物。

烈火眞君腦中飛快一轉，心想：既然是無名小輩，她本領那會高到那裏去，大概是什麼邪法，僥倖破去我震懾天下的寶物。

想到這裏，立時胆氣大壯，怒火又盛，暴喝道：「什麼玄冰幽女，妳難道不怕死麼？」

少女冷冷一笑，道：「別人怕你的飛燄雷火彈，但你老不死要拿這種玩意兒來對付姑娘，那還差得遠呢！」

烈火眞君聞言氣得渾身發抖，放眼當今武林有誰敢對他這樣說話，不由哇地一聲大叫，道：「黃毛丫頭，老夫就給你一顆嘗嘗厲害！」

暴喝聲中，第五粒雷火彈又告脫手，疾如曳星，向少女射去。

少女一聲冷笑，玉手微揚，一條白綫猝然而出。

一紅一白二粒彈丸，凌空一碰，只聽得波的一響，雷火彈竟沒有火燄射出！場中高手見雷火彈竟然失效，駭了一跳。

要知道雷火彈是烈火眞君成名至寶，從無虛發，想不到碰到少女的白色彈丸，竟告失靈，這豈非天下奇事。

烈火眞君見狀一呆，旋即暴跳如雷，喝道：「好個醜丫頭，老夫就看你有多少邪法！」

話聲中，雙手並揚三顆雷火彈，品字形疾射而到。

神秘少女神色不屑，出手又是三粒白丸，激射而出，又是「波，波，波！」三聲，冒起一團白烟，雷火彈又告不響。

二次失靈，不但震住了在場的武林高手，連烈火眞君也神色凝重，紅臉變白，沉聲道：「丫頭，妳師父是誰？」

少女冷冷道：「打了半天，你才問我師父，我就給你看樣東西！」

語聲一落，一道銀光，緩緩飄出，看去緩慢，實在奇快無比。

烈火眞君心中大震，右臂疾出，抓住一看，是一塊銀光閃閃的三寸小牌，中間畫着三條水紋。不禁脫口驚呼：「玄冰銀令！」

「玄冰銀令」？場外高手，俱都一震，想不到百年以來震懾天下的四令，巳現其三，而且竟是這麼一個少女。

只見烈火眞君一瞧那塊玄冰銀令，紅雲一閃，竟悄無聲響飛掠而逝，這情形更出在場諸人的意料之外，場外高手也不禁一怔。

少年更感到奇怪，暗忖道：「爲什麼以烈火眞君這般天不怕，地不怕的絕世高手，竟會對這少女的玄冰銀令這般害怕，一聲不吭，倏然而退？」

實在說，這烽火谷的事，與紫衣山莊的一樣，場面雖然慘烈絕倫，但結果往往出乎意料之外。

少年見少女趕走烈火眞君，救自己脫危，忙抱拳恭身道：「蒙姑娘出手相救，在下銘感五中，請先受一禮！」

少女一揮衣袖，道：「難道這樣就算了！」

少年聞言一怔，道：「姑娘如有吩咐，在下萬死不辭，以報答於萬一！」

「哼！你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還說什麼報答！」

「姑娘這話是什麼意思？」

「身懷異寶，洩露行藏，豈非自取滅身之禍！」

少年聽言不但不驚，霍然一聲狂笑，笑畢，一恭手道：「姑娘之言，在下記得就是，在下尙有要事，先行告辭了！」

少女臉色倏變淒苦，幽幽道：「你生我氣了？」

「在下身受姑娘救命之恩，怎敢生姑娘的氣！」

「我是好意！」

「在下知道姑娘是好意，容日後再行報答！」

少年說完後，緩緩向谷中走去。

谷口正有武當、點蒼二派弟子在挖土，準備埋葬地上的焦屍殘骸！

慘烈的場面雖巳過去，但淒厲的景象仍舊瀰漫着烽火谷的四周。

神秘少年滿腹煩惱，向谷口掠去，他想，黑鷹令主既然知道鷹令的秘密，會不會先去找峨嵋派的和尙？

還有烈火眞君，鬼諸葛是不是也會趕去？

想起自己功力雖比鬼諸葛稍勝一籌，但如比起烈火眞君，黑鷹令主來，實在還差半着，要報仇，唯有一條路，就是要學會鷹遊老人的鷹符神功。

要學鷹符神功只有先上峨嵋山找峨嵋和尙。

爲什麼呢？鷹符神功與峨嵋派又有什麼關係呢？

這是一件極大的秘密。

少年轉念至此，心中一急，正要起身急掠，倏然間人影一花，武當掌門天風道長、點蒼掌門落魂飛劍周子都，雙雙恭身道：「敝派二十餘人受少俠仗義保全，請示姓名，以便日後報答！」

神秘少年煩惱的一揮手，冷冷道：「免了，在下姓名恕難奉告！」

這種冷淡的神色使二派掌門一怔！臉色變紅，不知怎麼下場。

少年似想起一件事，身形微停，冷酷地又道：「貴派對鷹令的秘密巳經清楚了嗎？」

落魂飛劍忙道：「剛才聞言，才略知一二。」

少年臉色一寒，目光冷燄環掃，沉聲道：「你們有誰敢洩露一點秘密，勿怪在下心狠手辣！」

語聲一落，刷的一聲，人影巳一閃不見。

天風道長及落魂飛劍聞言一愣。

他們想不到這少年個性這般古怪，臉色瞬息萬變，使人莫測高深。

二派掌門互視一眼，不約而同發出一陣苦笑。

烽火谷的慘烈場面散了，地上的屍體巳由二派弟子就近埋葬。

谷中充滿着一片哀傷的氣氛。

所有的江湖高手懷着迷離的心境，在淡月疏星下，紛紛離去！

天風道長想起突然出現的玄冰幽女，目光瞥處，那裏還有影踪，遂一揮手，率領門人與點蒼派退出烽火谷。

神秘少年的身形一出烽火谷，飛快而奔。

要知道他敢與武林中人畏如蛇蠍的黑鷹令主對抗，功力是何等高強。

這一展開白髮屠夫的獨門絕學，委實奇快如風。

他心急峨嵋和尙行踪，一路急馳。

剛出驪山，驀地路中白影一閃，響起銀鈴般的嬌笑。

少年心中一震，陡然停住身形。

展目望去，原來竟是冷若冰霜的玄冰幽女。

神秘少年眉頭一皺，道：「姑娘一路跟踪在下，不知有什麼指教！」

玄冰幽女冰冷的臉上，忽然綻開了笑容，道：「你去那裏？」

「這個……恕難奉告。」

「看你功力雖然不錯，但絲毫沒有江湖閱歷，眞使我不放心！」

少年聞言暗忖道：「第一次見面，她竟對我說出這般話來，臉皮實在太厚。」心中雖這樣想，口中却道：「這個不勞關顧，姑娘攔住在下，就是爲了說這幾句話麼？」

玄冰幽女臉色忽然露出一絲幽怨之色，道：「你這個人怎麼一點沒有情感！」

這話說得少年心中一楞，不知怎樣回答才好。

只見她又幽幽道：「我救了你，難道你就這麼一走了之？」

少年苦笑道：「在下說過以後必有所報，現在姑娘何必糾纏。」

玄冰幽女聞言，臉色陡然變得鐵青，道：「好呀，我是一片好心，你竟說我糾纏你，葉青，你不要以爲別人不知道你的秘密，姑娘對你了解得一清二楚！」

少年心頭大震，脫口道：「你怎麼知道我的名字？」

「哼，豈止名字，你不是奉你母親的命令要殺黑鷹令主爲父報仇嗎？」

「這麼說來，姑娘也曾到過紫衣山莊

了。」

玄冰幽女不理他的話，道：「因爲武功不敵，所以根據鷹遊老人所遺鷹令中的指示，到峨嵋山去要一樣東西？」

葉青心頭更恐，色聲俱厲道：「姑娘妳究竟是誰？怎麼曉得這麼清楚！」

「我就是玄冰幽女，我問你，你知道你父親是誰嗎？」

「難道妳知道？」少年疑惑地問道。

「嗯！當然我知道！」

「那請妳告訴我如何？」

玄冰幽女咯咯嬌笑道：「我只能告訴你，你父親並沒有死！」

「沒有死！妳胡說。」

玄冰幽女臉色一沉道：「同時給你一句忠告，你絕對不能殺黑鷹令主！」

葉青聽到這裏，心頭大怒，叱道：「好啊，談了半天，妳竟是黑鷹令主的黨羽，不要走！先吃我一掌。」

雙掌迅揚，一道狂飈，向玄冰幽女掃去！

這猝然出手，疾如奔雷。

那知道玄冰幽女比他還快，白影一閃，巳飄開三寸，道：「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

人巳如一條白綫，掠出十丈，霎眼即逝。

葉青眼見她這份輕功，心中一震，要追巳自不及，强壓住一股怒火，望着漆黑的夜空，暗忖道：「她究竟是誰？講這番話是什麼意思，母親難道騙我？不會的，絕對不會的，這般血海深仇豈同兒戲，那她一定是黑鷹令主的黨羽，紫衣仙子俠名滿天下，黑鷹令主這次尋仇而來，被我阻撓，故而唆使她來施展離間之計，嘿嘿，，我葉青是什麼人，豈能上妳的當！」

他轉念至此，心中對黑鷹令主更加憎恨不巳。

決心按照母親吩咐，要學成鷹符神功，把黑鷹令主割上千刀萬刀，方始洗雪此深仇大恨！

望着漆黑的宇宙，葉青微一咬牙，施展開絕頂功力，身形如電，向前奔去。

他不知峨嵋僅存的二位和尙挾着西天羅漢向那一條路走去。

找既不易，不如直奔四川峨嵋金頂，乾脆了當。

他想：黑鷹令主說西天羅漢在三天之內，解救還有希望，這二位和尙絕不敢躭誤傷勢！

憑自己功力到達目的地，二天二夜足夠了，何況黑鷹令主施展的「離魂指」令學自白髮屠夫，普天之下，只有自己能解，想到這裏，葉青滿懷希望，向前直奔。

×　×　×

黑夜無月。

晴空無風。

峨嵋金頂屹立萬山叢中，在昇浮明滅的「佛燈」擁照下，更加莊嚴顯得肅穆。

四周一片漆黑。

沉寂無聲。

一條黑影快逾閃電地，向金頂急掠。

只見一絲淡烟，裊裊上昇！霎時巳攀上千丈高的金頂，身形一停，現出一個神情孤傲的少年！

這少年正是爲鷹符神功而來的葉青。

他略一掃視峨嵋派的根基重地，慈雲法寺竟是黑漆漆地全無燈火，心中不由一怔！暗想：「慈雲法寺爲峨嵋派的根本重地，峨嵋派又是武林七大門派之一，怎會這樣靜寂無聲？」

轉念之間，身形巳起，直撲廟牆。

陡然——

一聲宏亮的喝聲劃破長空：「何方朋友，夜闖本寺！」

喝聲中二個手提禪杖的老年和尙端正地站在牆上，一横禪杖，擋住去路。

葉青身形陡然下瀉，冷冷道：「請問大和尙法號！」

「老衲上明、上惠，敢問小施主貪夜光臨，所爲何事。」

葉青眼光一掃，心中暗暗吃驚，這二位竟是峨嵋十大護法中的首座兩位高僧。

但此來任務重大，只許成功，不許失敗，何況自己並未懷有敵意，遂恭身道：「原來是二位護法大師，在下敢問貴派西天羅漢有否回寺？」

上明、上惠聞言臉色一沉，上明僧道：「施主問本門師叔，有何企圖？」

就在這時，刷的一聲，牆上又多了二個和尙。

葉青眼光一掃，赫然是出現紫衣山莊僅獲生還的二位住持和尙。

其中一位見是葉青，忙道：「原來是施主，半夜蒞臨，定有什麼要事！」說到這裏，轉臉對上明、上惠護法僧道：「二位師兄，這位施主就是出現紫衣山莊對抗黑鷹令主的少年！」

上明、上惠聞言臉色稍霽，道：「既然如此，施主稍等，待老衲轉告本派掌門開正門迎接。」語畢，牆上人影巳失。

話雖如此，但葉青巳經看到這二位和尙臉上有懷疑之色，心中巳料到對方頗不信自己敢與武林中人聞名變色的黑鷹令主對敵，不由一聲冷笑。

片刻，「慈雲法寺」倏然燈火通明，大門呀然而開，九位年老高僧擁着一位面目清癯，身穿金色袈裟的老和尙，緩步而出。

葉青緩緩走上幾步道：「那位是掌門高僧？」

身穿金色袈裟的老和尙合什道：「老衲上元，忝爲敝派掌門，不知施主有何要事。」

說話之間，雙方不時向四周打量。

葉青本待開門見山說出來意，見上元大師這種肅穆機警的神色，疑心頓起，一改話峯道：「在下來時見貴派燈火全無，防範嚴密，敢情發生什麼事故？」

「不錯！」上元僧道：「本寺接到別人挑釁，約定今夜三更，一拚存亡，施主如無要緊之事，請明日駕臨如何？」

「不知是江湖中那一路人物，竟使貴派如此重視？」

「來人昨夜留言，却並未留下姓名，故至今未知是誰！」

葉青哈哈大笑，道：「未敢留名之輩，貴派何必如此如臨大敵。」

上元僧怍色道：「施主蒞駕本寺，就爲了說這些話麼？」

要知道葉青這話固是坦率之言，但技巧不佳，無異間就有藐視峨嵋之意，故聽

得峨嵋掌門心頭微惱。

但他仍舊打破沙鍋問到底道：「來人意圖，大師可知道？」

「那人留言以峨嵋百年基業爲要脅，命本派交出二十二代掌門祖師法身坐缸！」上元僧說到這裏，神色似有不耐，看看天色，接着道：「現在已屆二更，本寺有敵來犯，施主無事請便吧！」

葉青聞言心頭大震，暗暗驚呼道：「什麼，竟有人先我而來，與我目的相同，那是誰？黑鷹令主？烈火眞君？」

他心中雖然吃驚，但臉上仍不動聲色，別轉話峯道：「上元大師，在下此次匆匆趕來，實是爲了貴派西天羅漢傷勢。」

上元僧心中一動，冷漠的臉色一霽，道：「敝派師叔長老身受黑鷹令主獨門功力震傷，病勢垂危，難道施主能解救。」

「不錯，西天羅漢是受離魂指所制，三日三夜之內不救，逆血攻心而亡，普天之下唯有在下能解。」

這番話聽得在場十位高僧倏然動容，上元僧合什道：「阿彌陀佛，施主爲敝派千里而來，老衲剛才言語冒犯之處，祈望海涵！」

「大師好說，不知者不罪。」葉青見老和尚倏然改容相問，心中冷冷一笑，暗忖：世上皆多勢利之輩。

上元僧急急道：「那就請施主駕臨寺內精舍，一施神功，受德之處，敝派永不敢忘。」

說着，一揮手，身後七大護法，二位住持，九個和尚身形齊動，魚貫而立，躬身肅客。

葉青見狀，反而不走，冷冷道：「不過在下有個不情之請！」

上元僧一怔，道：「施主但說不妨，只要敝派力所能及，萬死不辭！」

「在下此來固爲貴派西天羅漢療傷，但另外想問貴派要一樣東西。」

「什麼東西？」

「就是剛才大師所說的，貴派二十二代掌門，法通大師磐坐法缸。」

此言一出，峨嵋十位高僧倏然變色。

上元僧神色微惱，道：「敝派歷代師祖圓寂坐化法缸，豈能容人任意取走，此將置峨嵋派於何地。」

「在下並不想取走法通大師遺體法缸，只想開缸取一樣東西！」

「師門法體，豈容外人欺侮，此點恕老衲無法遵命！」

「那麼，大師是不顧西天羅漢之傷勢了？」

上元僧聞言一愕，旋即怒道：「原來施主也爲此而來，嘿嘿，峨嵋派豈能受人要脅。」

這時，其他九位和尚個個面現怒容，瞪目而視。

葉青見心願落空，心中一急，冷冷道：「不管貴派是否答應，在下非達到目的不可。」

上元僧身爲一代掌門，地位何等崇高，見少年說出這番橫蠻的話，氣得白眉倒豎，仰天哈哈狂笑。

一傍九個和尚，身形齊動，刷刷連響，已把葉青包圍在當中，

就在這時，一道烏光，雷射而至。

上元僧臉色一緊，笑聲戛然而止，伸臂抄住一看，臉色大變，脫口驚呼：「黑鷹銅令！」

九位和尚一聽掌門接的是黑鷹銅令，心中大駭。

這個殺人不眨眼，一代恐怖的魔頭，竟於此時出現，怎不令在場的峨嵋派和尚，心頭震動。

在衆僧驚愕之際，一聲陰森森刺耳的厲嘯，倏然劃破沉寂的夜空。

嘯聲一停，場中已多了一個渾身漆黑，只露雙目的幽靈，正是使武林抖慄的黑鷹令主。

葉青見這魔頭竟緊跟着自己而來，心中一凜。

場中因黑鷹令主的驟然出現，情勢頓告緊張。

慈雲法寺中告警鐘聲大響，噹！噹之聲，羣山迴應，顯出一塲暴雨即將來臨。

隨着鐘聲，牆上門口湧出黃、藍、白、紫四色僧衆，五六十人，個個神色緊張，手持戒刀禪杖，圍住四周。

金頂上殺氣冲天，三方鼎足而峙，靜靜而立，誰也不願先開口。

半晌，黑鷹令主目光一掃四周情勢，陰惻惻笑道：「老和尚，你擺出這種陣仗，難道嫌死得不夠快麼？」

上元僧臉色鐵靑，話聲微抖，道：「蕭施主掌斃本派三位主持，指傷本門長老，還敢欺上門來，峨嵋派正要與你一拚强弱存亡！」

語氣雖硬，神情怯懦，一看就知色厲內荏。

黑鷹令主逼出一陣陰惻惻的笑聲，道：「老禿驢要死還不簡單，不過我今天只是同你和尚交易一樁生意！」

「嘿嘿！老衲皈依我佛，有什麼生意好做！」

「本令主負責把西天羅漢治好，貴派就把法通和尚的坐化法缸給我！」

峨嵋衆僧聞言一愕，暗忖道：「上代掌門圓寂法缸之內，究竟藏有什麼東西，竟使這批人你搶我奪！」

正在驚忖之際，金頂畔倏又響起一陣宏亮的長笑，緊接着紅雲一晃，塲中又多了一個紅衣老者。

葉青目光一掃，赫然是烈火眞君！心中吃驚，忖道：「他怎地也跟來了，看今天這種複雜的情勢，結果難料！但我今天非到手不可！」

想到這裏，口中猛吸一口眞氣，身形彈出，一掌向黑鷹令主劈去，口中喝道：「黑鷹令主，你給我先滾！」

掌出狂飈頓生，排海潛勁，也呼嘯而出。

他出手委實奇快已極，但是黑鷹令主冷笑一聲，揮掌迎上，大喝道：「小子找死！」

雙方凌空擊實，呼地一聲大響，灰塵揚空，聲勢好不驚人！

一掌拚過，葉青猛退五六步，只覺胸口血氣微湧，不禁忖道：「這魔頭功力果然不凡，力拚並非其敵，唯有施出『幻龍身法』，尚可一搏！」

這些念頭在腦中飛快一閃，身形再起，向黑鷹令主猛撲！

驀地——

一聲如雷大喝：「給我住手！」

喝聲如焦雷轟頂，葉青心頭一震，一看是烈火眞君。

只見他緩步走入塲中，向葉青沉聲道：「你小子不要逞兇，法通和尚遺體法缸是人家峨嵋派之物，你發個什麼狠！」

葉青一愕，心想：這老兒到底存下什麼心意？

烈火眞君臉一偏又道：「黑鷹令主不愧一代梟雄，上次竟利用老夫，現在還不給我滾開！」

「嘿嘿嘿……烈火老兒過獎了，金頂不是你的地方，你能來，本令主也一樣來得！」

烈火眞君嗤的冷笑一聲，不理黑鷹令主諷刺，掉頭又對峨嵋掌門說道：「上元和尚，他們兩個要的東西，老夫是要定了，假如你答應的話，老夫代你把他們統統趕走！」

上元大師眼見這正邪不分的烈火眞君也插上一脚，不由打一寒噤，道：「烈火施主仗義執言，老衲多謝，但要先師遺體，本派萬萬不能答應！」

「嘿！老夫要的東西誰敢不給，老和尚，你如一昧固執，老夫先放二顆雷火彈，把你們峨嵋派燒個片瓦無存！」

烈火眞君此言一出，峨嵋衆僧，臉色驟變。

昔年一顆雷火彈燒得崆峒片瓦不存，六十年不出江湖，如眞不答應，峨嵋一派，從此除名七大宗派，這後果豈堪設想。

上元大師渾身發抖，腦中愁緒千轉，想不到昨夜下書之人沒有到，如今弄得風波頓起，强敵環視。

在紊亂緊張的情勢之下，上元僧腦中靈光一閃，心想，我何不先來個坐山看虎鬥！

想到這裏，口中道：「先師法體固然不容外人亂動，如今老衲就是答應，也無法三全其美！」

這話說得模稜兩可，含糊至極，葉青心中暗罵一聲：好狡猾的和尚，小爺有機會等下非把你峨嵋派搞個天翻地覆不可！

黑鷹令主聞言，陰惻惻道：「老禿驢，你別忘了西天羅漢的傷勢還有十二個時辰就沒有救了！」

烈火眞君眼中碧光猛射，厲聲笑道：「原來你老和尚受了黑鷹令主要脅，老夫就讓你佔個便宜，先把他們趕走，不怕你和尚不答應。」

說到這裏對葉青喝道：「小子，你如獻出鷹令秘圖，老夫就與你分享成果，否則，就請你吃顆雷火彈！」

葉青心中雖驚，但表面上仍力持鎭靜道：「老鬼！你休想！」

語聲甫落，烈火眞君一聲暴喝：「好哇！老夫就送你上西天，峨嵋和尚還不快退！」

喝聲中，揚手一顆雷火彈，向葉青劈面射到。

葉青心中大駭，身形暴退。

就在此際，烈火眞君身形陡然廻身又是一顆雷火彈，竟同時向黑鷹令主打去。

峨嵋諸僧見二顆雷火彈同時出手，心胆俱裂，紛紛暴退。

緊接着「轟，轟！」二聲大響，火燄冲天，照得金頂一片紅色。

濃烟翻湧中，二條黑影，飛瀉而出。

這種烈火飛燄的威勢，看去令人心驚胆抖。

只見烈火過處，四周蒼然的青松，變成一片焦枯之色。

片刻，烟散火滅。

一陣陰笑，倏又曳聲而至，挾着一道罡勁，向烈火眞君劈到！

烈火眞君抛出二顆雷火彈，心中正在得意，忽覺排山倒海的潛勁，向自身襲到，怒哼一聲，陰陽無極眞炁隨掌推出。

砰的一聲巨響，勁氣互撞，激得四周空氣廻旋，塲中飛砂走石，雙方蹬、蹬、蹬，各退三步。

烈火眞君心中大震，停神望去，赫然是黑鷹令主，不由脫口驚呼道：「你還沒有燒死？」

黑鷹令主一擊之下，心頭也正血氣翻湧。

暗忖：「這老兒果然不好對付！」但口中却冷冷道：「烈火老兒，你這放火玩意兒，只能回家燒燒開水，對付我還差得遠呢！」

烈火眞君氣得渾身發抖，倏然左方又起一陣冷削的語聲：「燒開水都燒不開，只能燒燒洗脚水！」

他掉頭一望，竟是神秘少年葉青。

原來葉青見他也插上一脚，故意出言嘔他一嘔！

這一下把烈火眞君更氣得紅鬍子倒翹，差點昏了過去。

試想想，雷火彈天下聞名喪胆，那個不怕，如今二顆烈火彈出手，竟白白損失，連人家邊都沒有燒到，這一來豈非威名掃盡。

雷火彈燒不死黑鷹令主還說得過去，燒不死葉青，却大大出乎峨嵋諸僧意料之外。

烈火眞君碧眼煞氣驟盛，狀如瘋虎，向黑鷹令主猛撲，雙掌一圈，一招曉鏡愁雲，幻起千重掌影，向前劈去。

黑鷹令主在這種錯縱複雜的環境中，豈肯力拚，身如鬼魅，橫飄三尺，右掌食指向外一彈，離魂指直襲對方胸前「章門」重穴。

烈火眞君一擊不中，身形疾轉，快如電光，竟反向葉青撲到，陰陽無極眞炁已排空湧到。

這一着聲東擊西之術，大出葉青意料之外，只得雙掌猛拂，封住來勢，準備迎擊。

但是烈火眞君雖在盛怒之中，謀計早定，掌風圈住葉青，手中早夾着一顆雷火彈。

見對方雙掌迎出，冷笑一聲，雙掌陡收，食指一彈，雷火彈驟然脫手，緊接着紅影一閃，身疾如電而退。

葉青突見烈火眞君雙掌陡收，一粒紅色彈丸疾射而到，心中大駭。

但如此近距離，要躲已是不及，心中不由黯然長嘆，想閉目等死！

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一道白光，側射而至，一粒銀丸與雷火彈碰個正着。

波的一聲，雙雙粉碎而落。雷火彈又

告失靈。

就在諸人驚愕之下，一條嬌小身形橫空掠落。

葉青見雷火彈竟不爆炸，心中一喜，停神望去，救他的正是玄冰幽女。

幾乎同時，紅影一閃，烈火眞君竟悄然而逝！

就在這刹那，砰的一聲，火光連閃，一顆雷火彈竟在峨嵋衆僧聚集之處爆炸！

原來烈火眞君怒火無處發洩，不管三七廿一，臨走前竟亂丟一通，以發洩他胸頭怒氣。

這一來，慈雲法寺外立刻響起一片慘嚎，凄慘的場面，復又在金頂重演。

誰都想不到烈火眞君會有這一手。

葉青瞧着十餘人在地上亂滾哀號，惻隱之心，油然而生，道：「姑娘何不出手救救這些和尙。」

玄冰幽女無動於衷，凄婉地道：「我玄冰幽女這種場面看得太多了，除了你以外，誰還高興理會這些禿驢！」

葉青聽了心頭大震，道：「姑娘二次相救，在下心銘就是，但見死不救，實在不敢苟同！」

「唉！你這人眞奇怪，剛才强要人家一個和尙屍體，幾乎動手，現在又要人去救人家！」

「這麼說，妳是一路跟在我後面？」

玄冰幽女神色凄然，道：「你雖然討厭我，但我仍舊對你不放心，唉！玄冰幽女何等驕傲，往昔視天下男子同如糞土，想不到看到你竟會念念不忘。」

她這種神態，看得葉青怦然心動，但倏然想起她以前說的話，暗忖道：「我雖然受她二次恩惠，但切不可中她美人之計，否則豈不墜入黑鷹令主彀中！」

想到這裏，目光四掃，黑鷹令主果然已經不見，不由暗暗道：「果然她與這魔頭是一黨。」心中唸着，臉上淡淡一笑道：「姑娘盛情心領，身爲武人，不能仗義挺身，在下實爲姑娘遺憾！」

這時，場中慘叫之聲轉厲，猶如九幽鬼啼，令人不忍耳聞！

玄冰幽女見葉青神色冷漠，心中一酸，道：「你是嫌我不救他們麼？」

葉青哼了一聲，沒有作答。

「唉，你不知道我這玄冰霜丸製造困難，是武林至寶，所剩無多，豈可隨便糟蹋。」玄冰幽女說到這裏，頓了一頓，又道：「不過你既然要我這樣做，我就看你面子救他們一下吧！」話聲一落，玉手微揚，一連串白綫，疾射而出。

只見波波連響，硫磺火焰，頓時而滅。但也因這一躭誤，被燒的十幾個和尙，已焦頭爛額，皮焦肉綻，奄奄一息。

場中一時焦臭冲鼻，看了令人鼻酸。

玄冰幽女打出三顆玄冰霜丸，凄凄一笑，道：「葉青，我還有要事，先走了，希望你不要忘記我上次給你的忠告，否則你將會遺恨終生。」

說着，嬌軀一閃，已在夜空中逝去。

葉青冷冷一笑，一看場中，峨嵋掌門正在指揮門下，搶運傷者。

倏然，寺中響起一陣急促鐘聲，在戰火剛剛平熄的場中，又刺激得衆人心境又是一陣緊張。

上元僧臉色又變，寺門內急奔出一個年輕和尙，向上元大師道：「黑鷹令主竟闖入後寺存放歷代祖師法缸靈塔，連傷守護弟子八人，現十壇戒僧正浴血苦戰，請示掌門裁奪！」

上元大師心中大急，一揮手道：「各位寺僧，速回增援！」

葉青一聽這魔頭竟趁隙闖入寺中，先行下手，心中更急，身形一動，向寺中急掠。

那知身形方在半空，兩側勁風颼然，三條禪杖已呼呼掃到，耳中聞到一聲大喝：「施主留步！」

葉青一看就是掌門上元，及二大護法上明、上惠，雙掌環掃，逼開三根禪杖，怒道：「大師難道眼見貴派弟子都死在黑鷹令主手下。」

上元大師道：「這是敝派之事，不勞施主顧問！」

語聲中，三條禪杖，夾着銳嘯，又向葉青遞出。

要知道三僧在峨嵋派中都是頂尖高手，如今出手合擊，聲勢豈同小可。

只見杖影千重，勁風四溢，把葉青圍得水洩不通。

葉青情急之下，心中大憤，雙掌逼出如山潛力，直劈環掃，口中喝道：「不識好歹的和尙，少爺今天管定了。」

這四人一動手，打得難分難解。

驀地，兩聲慘嚎，傳出寺外，不言可知，峨嵋弟子又有二個傷在黑鷹令主的手下。

三位高僧，聞聲一驚，招式微頓，葉青那肯多事糾纏，就趁這些微空隙，施出「幻龍身法」！已脫出杖影，身形一閃，就向發聲方向急馳。

上元掌門一見急追，喝道：「施主一定要與本派作對麼？」

「嘿，在下是要帮你們峨嵋派不至覆滅！」

一問一答之間，四條人影已掠過三道寺院，一個七層寶塔，已聳立眼前，耳中聽得連響叱喝。

顯然塔邊戰火正烈！

又是二聲驚心動魄的慘嚎，劃破夜空，使周圍蒙上一層肅殺之氣。

葉青縱過圍牆，向前望去，呈現眼前的景象，慘烈無比。

靈塔四周地上巳經豎七橫八的躺着十幾餘屍體，斷臂折足，身首異處，血流成渠！

黑鷹令主長劍連揮，寒光伸吐之間，猶如蛟龍舞空，向四十餘個和尙猛攻。

峨嵋和尙也爲了保護先師法體，刀杖齊施，擋住黑鷹令主激烈的攻勢。

前仆後繼，視死如歸！

葉青身在半空，這飛快的一瞥，胸中熱血沸騰，決心先將黑鷹令主趕走，再圖其次！

一聲長嘯，雙掌凌空猛劈而下。

黑鷹令主見少年加入戰圈，心中更加憤怒，劍光一掃，身形凌空而起，廻旋三轉，撩起千重寒芒，直向葉青刺到。

這正是威震天下的「飛鷹七星劍法」中的精奧奇招「鷲翎金箭」。

只見銀星千朶，不知何實何虛。

恍如水銀瀉地，凌厲無匹。

葉青眼見這等威勢，心中不禁一緊。要知道他功力本與黑鷹令主尙相差半籌，仗的只是「幻龍身法」。

如今怎能再以空手搏鬥對方長劍，情急之下，靈機一動，雙掌循環拍出一股凌厲掌風，微擋襲身劍勢，身形陡然下落，順勢向一個手持禪杖的和尙手腕扣去。

那和尙見葉青倏然出手襲來，心頭大駭，身形暴退。

但葉青豈容他逃脫手掌，伸臂如電，已拉住和尙腕脈，一抖一鬆，禪杖巳經到手。

這此動作，只在刹那之間完成，兵刃到手，心頭大放，一聲輕嘯，以杖作劍，避過追擊而來的劍勢，招演「飛橋野烟」，杖化「千條靈蛇」直襲黑鷹令主周身大穴。

二人一擊一避，一追一迎之間，疾如電光石火，看得峨嵋衆僧眼花撩亂。

這時，上元大師與二大護法巳經趕到，上元大師右手微揮，示意門下弟子退開，樂得隔岸觀火。

葉青與黑鷹令主刹眼拚過五招，打得驚險無比，激烈絕倫。

只見場中劍光閃閃，杖影霍霍，寒風四溢，逼得圍觀峨嵋諸衆，周身泛起一陣凉意。

正在這緊張關頭，只見一條黑影，倏然破空而至，身落場中，大聲喝道：「住手！」

激鬥雙方同時一驚，兵刃陡收，分退一丈，凝神望去，竟是鵠形鳩面的鬼諸葛，只見他眼神一瞟葉青，轉對黑鷹令主道：「令主！鷸蚌相爭，漁翁得利，圖謀不在一時，不如暫退！」

峨嵋諸僧對鬼諸葛突然出現，不由一怔。

就在此際，黑鷹令主鼻子一哼，左掌陡然電出，食指向上元大師前胸凌空一彈，身形一閃巳同鬼諸葛向夜空逝去。

上元大師防不及此，悶哼一聲，倏然倒地不起。

七大護法，十戒十僧及門下弟子，見狀大嘩，連忙扶起掌門大師一看，巳經氣若游絲，傷勢與西天羅漢一樣！

這突然的變故，使得峨嵋衆僧，暫時顧不得葉青，各情惶惶，設法解救。

峨嵋派今夜可謂魔刦重重，烈火眞君臨走丟了一顆雷火彈，使門下弟子十餘人傷重垂危！

如今黑鷹令主臨走，竟施出白髮屠夫的獨門絕技離魂指，點傷當今掌門，眞是災情慘重。

葉青見峨嵋弟子羣情慌亂，一聲冷笑道：「離魂指一指離魂，黑鷹令主這次手法較重，上元大師如十二時辰內不救，七竅流血而亡！」

上惠護法，忝爲首座，見掌門師兄受傷，心頭大急，開言忙道：「施主能否施救？」

「在下負責療好貴派掌門及西天羅漢傷勢，不知現在大師對貴派之事，能否作主？」

「掌門傷危，本座依例可暫代掌門之職，施主此問，用意何在？」

「那在療傷前，大師是否可以答應在下剛才的要求？」

「施主以此要脅麼？」

葉青冷冷一笑，道：「無所謂要脅，就是貴派沒有人受傷，在下也誓必達到目的不休！」

上惠僧眉頭一皺，道：「施主是否能告知，本門先師法缸中究竟有什麼東西，值得如此珍視！」

「這個……待事了之後定當奉告，現在時間無多，大師能否答應，就給在下一句話！」

上惠僧突然越衆而出，向上惠道：「師兄，茲事體大，萬萬不可貿然答應！」

這時上明僧心中十分作難，既不能眼看師叔及掌門師兄傷危不救，又不能容許外人侵犯先師法體，致犯門中死罪戒律，一時之間，沉思不語！

激戰後的場中，像死一樣的沉寂，這份沉靜，使人有窒息之感。

葉青見上惠僧毫無回答，心中不耐，冷冷道：「貴派既不顧長老、掌門生死，在下多言無益，不如自己動手！」

說罷，轉身向靈塔走去。

刷刷二聲，二位和尙掠過葉青身傍，橫杖攔住去路。

葉青臉色一寒，殺機倏起，冷冷道：「兩位自量是在下對手麼？」

其中一位和尙說道：「貧僧雖知不是施主對手，但是仍不能讓施主侵犯靈塔聖地！」

「那在下就只好送二位先上西天！」

葉青聲色俱厲，語畢掌起，正要出擊。

驀地，上惠僧大喝一聲道：「施主住手，老衲答應你就是，法慈、法明！還不退下！」

葉青緩緩轉過身去，只見上惠僧手扶着掌門上元，老淚縱橫，顯得內心激動巳極。

原來上惠與師兄上元平素感情極厚，豈能眼睜睜看他死亡，故而咬牙答應。

突然上明僧趨前一步道：「師兄怎可冒犯本門死律，答應此事！」

上惠僧手一揮道：「師弟不須多言，老僧心意巳决，一切後果，由我負責！」

語聲甫落，驀地——

身後響起一陣陰惻惻的笑聲，道：「老和尙跟人家談交易，難道忘了昨日下書先來之人？」

在場僧衆聞言，情緒頓形緊張，轉身望去，霍然大驚。

目光瞥處，精舍石階前，站着一個渾身雪白的幪面人！白巾、白袍，令人見了泛起一股寒意！

他左臂挾着一個老和尙，赫然是傷重垂危的西天羅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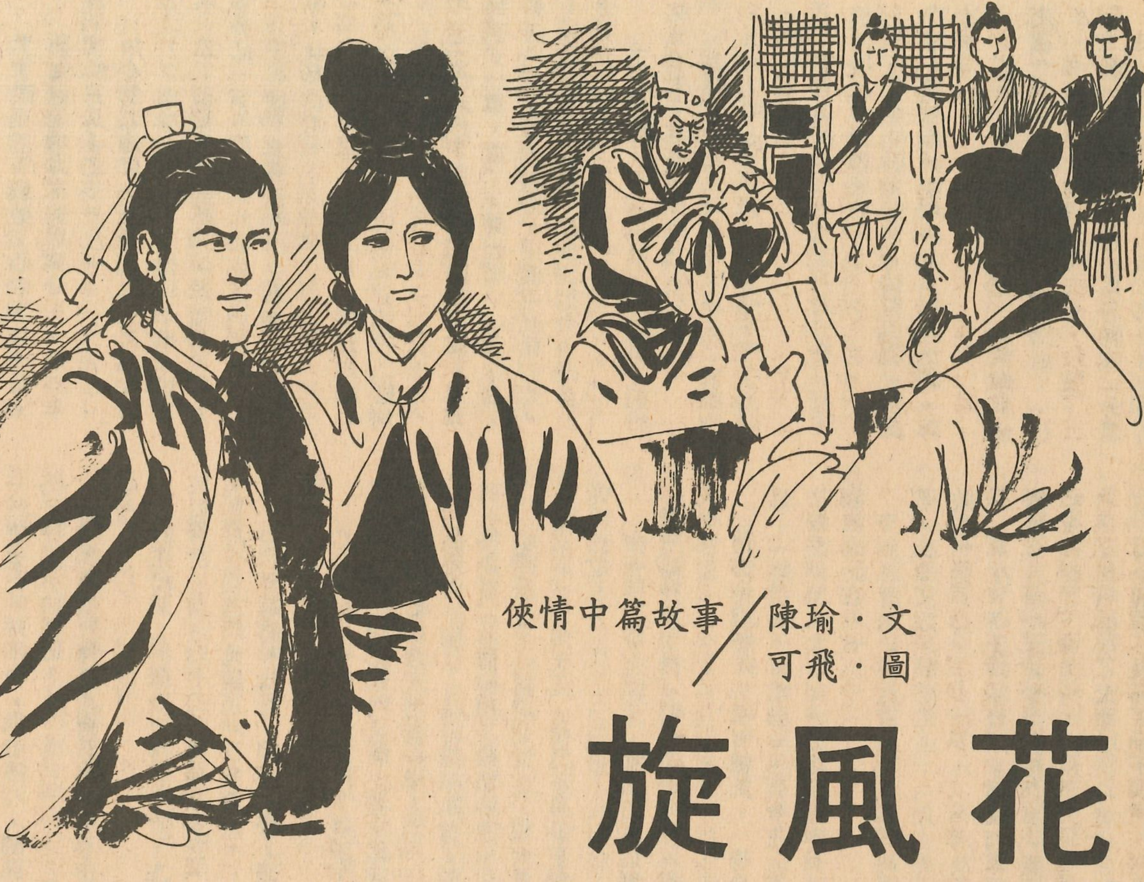
葉青見狀氣結，身動如風，越過峨嵋衆僧，大喝道：「你是誰？」

幪面人陰惻惻道：「你不配問！」

峨嵋首座護法僧，上惠大師急怒交加，大聲喝道：「施主挾持本門長老，意欲何爲？」

幪面人冷冷地說道：「昨夜巳下書通知，刻下來討回音，老禿驢！準備好了沒有？」

（未完・三）



俠情中篇故事／陳瑜·文　可飛·圖

旋風花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楚琬和秦皓、侯元帶着迷失神智的人攻上崖上，李小雲認得被迷失神智的人有霍天柱二叔，暗中和沈雪姑知會，侯元自恃藝高人胆大，不把他們放在眼裏，沈雪姑和南宮靖暗中出手，彈出黃色藥末，將侯元薰倒捉着，逼使楚琬、秦皓退兵，先下崖等候將侯元領回，事前用李代桃僵之法，將侯元易容變成宮飛鵬，將南宮靖易容變成侯元，混入碧落山莊打探動靜，楚琬領回假侯元依約回碧落山莊，秦皓却不甘損失，派黃牙婆喬裝趟子手跟踪沈雪姑等人下山，被楚琬發覺捉住，解去她的毒，說服抗拒碧落山莊，然後落山……

黃山羣英會

孫小乙依言站起。王牙婆道：「你娘福氣好，有你這樣一個孝順兒子，還會佔記着老娘親，我……」

孫小乙沒待她說下去，急急問道：「王婆婆，我娘怎樣了呢？」

王牙婆道：「沒有什麼，妳娘也和老婆子一樣，只是被劉媒婆下了毒，身不由己，在碧落山莊聽任差遣，不過這次她沒有被派出來。」

萬點星一把扯住孫小乙，說道：「好哇，原來你是個假老頭，還要我叫你老哥哥！」

孫小乙連忙拱着手陪笑，道：「方才咱們連聊天的工夫都沒有，來不及和你說明白，現在你都知道了，我倒過來叫你老哥哥總好了，老哥哥也不用怪我這小兄弟了。」

萬點星五指一鬆，說道：「這還差不多。」

李小雲也急着問道：「王婆婆，皖西三俠呢？是不是也中了劉媒婆的毒藥？」

巧合悟機緣

王牙婆微微搖頭道：「老婆子不大清楚，咱們幾個老婆子，都是劉媒婆拉進去的，也都是着了劉媒婆的道，每天都要服用一顆解藥，不然每到子時，就會全身發緣，頭痛若裂，所以咱們幾個老婆子都歸劉媒婆率領　其他的人，不屬劉媒婆管轄，老婆子只是隱約聽到一些……」

李小雲急不容緩的問道：「王婆婆聽到了些什麼呢？」

王牙婆道：「老婆子只是聽說，好像秦皓會使『攝魂大法』，只要被他手掌輕輕在你肩頭拍上一下，你就會任他擺佈，究竟如何，就不知道了。」

沈雪姑、李小雲聽得暗暗點頭，王牙婆說的可能不假，不然，像終南五老的田五常，無形刀邢鏗，白虎神暴本仁，和皖西三俠等人，都是武林中一流高手，論武功總不會比秦皓差，怎會無故失蹤，甘心聽秦皓的差遣？看來這秦皓果然是個可怕人物。

祝小青也閃到王牙婆面前，問道：「

王婆婆，這麼說，我娘也中了劉媒婆的毒了？」

王牙婆霎着眼睛，朝祝小青一陣打量，問道：「公子……」

祝小青忙道：「王婆婆，我是祝小青咯！」

這話聽得王牙婆不禁又是一楞，祝小青那不是賣花婆祝三娘的女兒？眼前這幾個人中，有孫虔婆的兒子，還有賣花婆的女兒，憑他們居然把碧落山莊追來的這許多高手，打得落花流水，鎩羽而歸，這眞是傳出去了，也沒有人相信的事。

一面「哦」了一聲道：「妳是小青，老婆子眞是做夢也想不到的事，妳娘也和老婆子一樣，着了劉媒婆的道，哦，方才妳娘不是也登上石崖去了嗎？」

祝小青道：「我看到漫天暗器，知道是娘發的，但那時怎麼能叫喊呢？」

王牙婆道：「妳娘目前不會有事的，大家慢慢再設法好了。」

沈雪姑催道：「天快亮了，目前情形對我們有利，因王牙婆投到了我們這一邊，至少已沒有人監視我們行動，我們務必及早離開此地，我們快些走吧！」

一行人退出石門，就展開輕功，一路疾行，趕到紅心舖，天色已經大亮，因爲要避開碧落山莊的眼綫，就捨了大路，由小路趲行，中午只打了個尖，繼續上路，直到上燈時分，才趕到臨濠（今定遠縣）找了一家客店落脚。

七人之中，有四個是女子，就要了三間上房，由萬點星、孫小乙和侯元三人住一間。

大家昨晚苦戰了大半夜，又盡力施展輕功，奔行了一天，自是感到十分疲累，好在經過這一天趲程，碧落山莊因王牙婆的失蹤，連絡中斷，不致再有人跟蹤下來，至少今晚不會有事，可以好好休息一晚了，晚餐之後，就各自回房休息。

每一間房，只有對面兩張床舖，萬點星和孫小乙各睡一張，就把侯元放在地上。反正他被沈雪姑以獨門手法點了穴道，不怕他衝穴自解，就不用照顧他了。

殊不知侯元機緣巧合，學會了達摩「洗髓經」，一路上由萬點星挾持而行，起伏騰掠，早已醒來，一經運氣，受制的穴道豁然貫通。

只是侯元是個心機極深的人，這一路上自思身落人手，孤掌難鳴，仍然緊閉着眼睛，裝作穴道受制，始終不敢露半點形迹。

直等萬點星、孫小乙兩人入睡之後，鼾聲互相呼應，他才悄悄站起身來，雙手疾發，一下就拂制住兩人經脈。

但因隔壁房中住着沈雪姑，他不敢久留，放輕脚步，閃到後窗，輕輕推開窗門，縱身穿窗而出，一連越過兩重屋脊，回頭看去，沒有被人發現，才雙臂一抖，凌空掠起，一道人影快若穿雲之箭，瞬息就消失在夜色之中。

一宵易過，翌日一早，沈雪姑、李小雲、祝小青、王牙婆四人，起身之後，已經盥洗完畢（王牙婆直到此時，才知道自己被扮作了卞藥姑），依然不見隔壁房間裏萬點星和孫小乙起床。

祝小青忍不住叩了兩下房門，叫道：「萬老大、小乙，你們也該起來啦！」

房中沒人答應。祝小青又重重的敲了兩下，大聲叫道：「你們聽到了沒有，天都亮了，我們還要趕路呢！」

房裏依然沒人答應。

王牙婆道：「他們莫非出了事了？」

祝小青道：「會出什麼事？只是懶罷了。」

王牙婆道：「不對，妳又敲門，又叫嚷，他們決不會睡得這麼熟的。」

她走近房門，伸手一按，但聽「喀」的一聲，門閂斷折，房門應手而啓。

王牙婆一脚跨入，目光一抬，看到後窗大開，萬點星、孫小乙躺臥床上，一動不動，獨獨不見了南宮靖（她還不知道南宮靖是侯元），口中咦了一聲道：「果然出事了！」

李小雲，祝小青跟着走入，李小雲咦：「大哥呢？」

祝小青哼道：「他自然逃走了！」

這兩人一咦一哼，口氣截然不同，聽得王牙婆大是不解，但她久走江湖，越是有反常情的事，她絕不會多問。

這時沈雪姑聞聲進來，走近床前，舉手朝萬點星、孫小乙兩人身上各自拍了一掌。

萬點星、孫小乙身軀一震，便自睜開眼來，看到床前站着幾人，不覺同聲咦道：「出了什麼事嗎？」

兩人都是和衣而睡，迅快的，一躍下床。

沈雪姑還沒開口，祝小青已經輕哼了一聲道：「你們連着了人家的道兒還不知道。」

孫小乙搔搔頭皮，楞楞的道：「小老兒着了什麼人的道？」

李小雲忙道：「我大哥不見了，我們進來，窗戶開着，你們兩個也被人點了穴道，你們眞的一點都不知道嗎？」

孫小乙嚷道：「好小子，他怎麼解開穴道的呢？」

沈雪姑道：「人已經跑了，說也沒用，你們快去洗把臉，我們該上路了。」

說着，首先舉步走出。

李小雲跟在她身後，急聲道，「大……哥，他萬一……那不是糟了，眞急死人了！」

她因身在客店之中，防洩露了口風，被人聽去，故而說得極爲含糊。其實她的意思，是說：「大哥，（稱呼沈雪姑）他（指侯元）萬一趕回碧落山莊去，那不是糟了？眞急死人。」

沈雪姑自然聽得懂她的話，回頭以「傳音入密」說道：「妳不用着急，妳大哥臉上是廬山眞面目，侯元臉上却易了容，眞假自可立見分曉，他是聰明人，發現臉上不對了，回去對他反而不利，但絕不會回去的。」

李小雲想了想，點頭笑道：「大哥，你眞是洞察世故，想得眞透徹。」

祝小青道：「大哥，他走了，我們怎麼辦呢？」

沈雪姑道：「他走他的，我們不用管他，但我們必須儘快趕去黃山，和萬大先生會合，才是眞的。」

大家用過早餐，就繼續上路。碧落山

莊雖然沿路派出了不少眼綫，但因王牙婆的無故失踪，消息中斷，他們更沒有想到沈雪姑一行人業已回轉，而且走的又是小路。

碧落山莊的人却只是朝嘉山方向，一路搜索下去，雙方自是越岔越開了。

幾日之後，沈雪姑一行人，就已趕到黃山萬松山莊。

這是午後未牌時光，一行人越過萬松山莊前面二十畝田大的一片草坪，剛走近大門。

就有一名身穿天青勁裝的莊丁迎了上來，抱抱拳道：「諸位那裏來的。」

孫小乙道：「咱們大公子、二公子、三公子，是拜會萬大先生來的。」

那莊丁看了衆人一眼，依然抱抱拳，說道：「請問貴公子尊姓大名，是那一派的人？」

沈雪姑心知萬松山莊近日戒備頗嚴，這就走上一步，抱拳說道：「有勞壯士進去通報一聲，就說在下姓沈，是在這裏作客的卞藥師邀約來的。」

那莊丁抱抱拳道：「那麼就請公子稍待，容在下進去通報。」

沈雪姑道：「壯士請便。」

那壯士轉身匆匆就裏行去。

不多一回，從裏面走出一個身穿青布長袍的中年漢子，目光掄動，抱拳說道：「沈公子諸位請進。」

沈雪姑走在最前面，一行人相繼續進入大門，那青袍中年人把大家領到右側一排三間客室之中，抬抬手，道：「諸位請坐。」

沈雪姑看他把自己等人領到二門外的客室待茶，分明還想先瞭解自己等人的來歷了，這就抱抱拳道：「在下還未請教這位是……」

青袍中年人道：「在下章守勤，忝任莊中管事，沈公子既是卞藥師約來的，在下已經派人進去稟報，卞藥師很快就會出來，諸位先請用茶。」

沈雪姑道：「原來是章管事……」

話聲未落，門口響起一陣輕快的履聲，走進一個貌相清癯，六十出頭的青衫老者，一面呵呵笑道：「章總管，是那一位沈公子來找老朽？」

章守勤連忙轉過身去，抬手道：「就是這沈公子。」

沈雪姑也立即迎了上去，拱手道：「卞老伯，是我……」

這清癯老者正是卞藥師，看到沈雪姑，覺得並不認識，不由微微一怔，說道：「沈公子……」

沈雪姑輕哦一聲道：「侄女是沈雪姑，我臉上易了容，老伯就認不出來了。」

卞藥師也哦了一聲，忽然看到王牙婆，就呵呵大笑道：「藥姑，妳和沈姑娘一起來了，怎不早和爲父說呢？」

王牙婆一大把年紀了，忽然有人自稱「爲父」，也是怔得一怔。

沈雪姑忙道：「卞老伯，她不是藥姑姐。」

卞藥師也弄糊塗了，瞪大雙目看着她，問道：「這是怎麼一回事？藥姑呢？」

沈雪姑道：「藥姑姐到天台去了，此事說來話長，卞老伯請坐下來，容侄女慢慢的說，而且我們這一行人，差不多全易了容，也容侄女慢慢再作介紹。」

卞藥師一手摸着疏朗朗的垂胸黑鬚，在椅上坐下，點頭道：「沈姑娘諸位都易容而來，可是路上發生了甚麼事吧？」

沈雪姑道：「事情多着呢！」

當下就從南宮靖、李小雲、祝小青三人夜探碧落山莊說起……

卞藥師道：「南宮靖，他可是前一陣子鬧得江湖上人心惶惶的旋風花嗎？」

「旋風花不是他。」沈雪姑道：「此事直到最近，侄女才知道使旋風花的就是碧落山莊老夫人的義子丁玉郎。」

卞藥師皺皺眉道：「又是碧落山莊，哦，妳說他們親眼看到碧落山莊釋放失蹤的人，那是三個月以前的事了。」

這些事情，他自然是聽萬大先生等人說的了。

沈雪姑點點頭，接着就把南宮靖如何負傷說了出來。

卞藥師吃驚道：「那老夫人夾在『九陰摧心掌』中使出來的莫非會是『魔火煉形』？」

沈雪姑聽他一口叫出「魔火煉形」，不覺忻然道：「卞老伯果然如同親眼目覩，侄女只是從脈象中發現南宮靖是被一種極厲害的旁門火功所傷，還不知道就是『魔火煉形』。」

接着就說自己等人在一處漁村地室中，替南宮靖療傷，她當然不好意思說出自己和南宮靖同練太素經所載「以陰導陽神功」，差不多就了三個月工夫。

接着說到卞藥姑如果被宓飛虹追逐，一直說到自己和卞藥姑等人決定去天台找尋大師姐了因，被碧落山莊的人在石門埋伏，和自己等人趕來黃山，扼要地說了一遍。

只有南宮靖的去向，並沒說出來，那是因爲此地雖在萬松山莊之內，但究非密室，耳目衆多，不便明說。

卞藥師聽得很仔細，他是老江湖，自然也聽得出沈雪姑在述說之時，有不少地方含糊其詞，他就不好細問。

沈雪姑說完之後，就替和自己同來的諸人，一一給卞藥師引見。

連萬點星也才知道宮飛雲竟是龍眠山莊的大小姐李小雲。

卞藥師聽得更暗暗稱奇不止，這些人中，只有沈雪姑，他知道她的來歷，萬點星是江湖上著名的黑道殺手，武功自然不會差到那裏去；但李小雲是擎天手李天雲的女兒，年紀不大，祝小青、孫小乙不過是六婆中賣花婆和孫虔婆的兒女，武功當然不會很高，居然把碧落山莊大批高手擊退，當眞令他不敢置信。

試想像蒼龍寧勝天、萬大先生、智通大師、八卦門封居易、形意門金贊廷，武功門崔介夫等人，還加上神燈教四大香主，差不多都是一等一的高手，遇上碧落山莊老夫人，還弄得個灰頭土臉，身中「對消散」，幾乎武功全失。

他看着幾個女娃兒，不覺呵呵笑道：「沈姑娘率同一批生力軍，來到黃山，眞是太好了，這幾天差幸少林、武當趕來了援手，不然，這萬松山莊中，已有不少人中了他們『對消散』，形勢十分險惡。」

一面又朝萬點星和改扮成卞藥姑的王牙婆拱拱手道：「萬老弟和王婆婆能夠毅然棄邪歸正，更是難能可貴，老朽佩服得很。」

接着站起身笑道：「方才章總管因不明諸位來意，才把大家領到這裏來待茶，現在都說清楚了，萬大先生和幾位掌門人正在書房裏，大家請隨老朽來。」

沈雪姑道：「卞老伯請。」

王牙婆說道：「李姑娘，現在已到地頭了，老婆子臉上易的容，總可以洗掉了吧？」

沈雪姑笑道：「王婆婆，暫時還要委屈妳幾天，第一、妳王婆婆失蹤，對方還不知道妳已經投到咱們這裏來了，第二，對方一定也會有眼綫看到我們一行人的，卞藥姑也到了萬松山莊，可以使他們不會再去注意卞姐姐行蹤了。」

孫小乙聳聳肩道：「王婆婆，這一扮成卞姑娘，年輕幾十歲不好嗎，像小老兒，眞不想恢復本來面貌呢。」

王牙婆叱道：「小子，你在老婆子面前，也敢油腔滑調？」

孫小乙吐吐舌頭，說道：「小老兒不敢。」

一行人由卞藥師領着，從右首一道側門，進入長廊，再折而向東，來至一座自成院落的精舍，一排五間，窻明軒敞，花木扶疏。

這時屋內還不時傳出隱約的歡笑和交談之聲。

但若稍爲留心，就可以察覺迴廊轉折處，和花木陰暗間，都隱伏有人，而且這些人連呼吸都聽不到，顯然全非弱手。

卞藥師領着大家逕自走入，那是五間精舍中居中的一間，前後都是落地長窻，後面的一片花園，更見廣闊。

廳中燈光明亮，四周圍坐着十一二個人，有僧、有道、有俗，看去都是上了年紀的人。

當大家看到卞藥師領着一行人走入，不覺紛紛站了起來。

當先走入的是卞藥師，他朝衆人拱拱手，說道：「諸位道兄，兄弟先來跟大家引見一位女俠，她是……咳咳，不能說是兄弟故人的傳人，因爲兄弟昔年有幸得遇這位武林前輩高人，這位女俠，就是這位前輩高人的唯一傳人，她就是沈雪姑沈姑娘。」

大家聽他沒有說出這位高人是誰來，心中暗暗奇怪，目光不禁全向沈雪姑一人投來。

卞藥師接着又道：「跟沈姑娘一起來的，還有好幾位，但武林中最講究的是身份，老朽要替在座的諸位道兄先作一個介紹……」

這話自是對李小雲等人說的了。接着依次介紹了形意門掌門人金贊廷、八卦門掌門人封居易、武功門掌門人崔介夫，神燈教教主蒼龍寧勝天、少林寺達摩院首席長老智虔大師、羅漢堂首席長老智通大師、武當派青松道長，八卦門陸其昌、武功門何津舫、形意門趙之欣，徐永昶、以及主人萬青峯。

原來自從金贊廷、封居易、崔介夫、寧勝天、智通大師，萬青峯等幾人，被碧落山莊下了「對消散」，只要你使一分眞力，就會消耗一分，不敢再行運功。就由幾人聯名，向少林、武當求援、少林達摩院首席長老智虔大師率領八名弟子，武當青松道長也奉命率領八名弟子趕來。

八卦門陸其昌、武功門何津舫、形意門趙之欣、徐永昶，也各自聽到掌門人負傷，紛紛趕來，先後到達萬松山莊。

卞藥師介紹完畢，接着就介紹了李小雲、祝小青、孫小乙、萬點星四人，最後才朝化裝成卞藥姑的王牙婆一指，說道：「這位兄弟所以要在最後才替大家引見，因爲她也是一位成名多年的人，但此刻臉上易了容，扮作小女藥姑，此中另有原因，一是因爲小女遠去天台，行蹤十分隱秘，不能洩漏，二是這位老嫂子目前還不宜露面，因此只好暫時委屈她改扮成小女，此事詳細來龍去脈，兄弟自會再向諸位道兄報告。」

他這番話，聽來似乎甚是神秘，但在座的人，都是多年老江湖了，自然聽得出其中關係重大，是以沒有人向他多問。王牙婆朝大家檢衽爲禮。

主人萬青峯先向沈雪姑等人連連拱手道：「歡迎、歡迎，大家請坐。」

李小雲從臉上揭下一張薄如蟬翼的面具（李小雲是戴的面具），南宮靖臉上則是竹逸先生替他易的容，走到金贊廷面前撲的跪了下去，說道：「侄女給大師伯叩頭。」

金贊廷已經聽卞藥師介紹過，如今李小雲取下面具來，他自然認得，這就含笑道：「賢侄女請起！唉，妳爹閉門不出，不知……」

李小雲站起身道：「爹已經到碧落山莊去了。」

金贊廷吃驚道：「怎麼，妳爹又落到碧落山莊的手裏了？」

「不是。」李小雲道：「爹好像是被碧落山莊脅迫去的。」

「這是甚麼時候的事？」

金贊廷聽得一怔，問道：「老夫怎麼會不知道的呢？」

李小雲道：「這事說來話長，待會讓卞老伯來說吧！」

接着轉身又朝趙之欣，徐永昶二位師叔行了禮，才把面具戴上。

大家才行坐下。莊丁送上茶來。

萬青峯叫道：「章總管。」

章守勤連忙應聲走入，說道：「屬下在。」

萬青峯吩咐道：「你去站到階前，不准有人進來。」

章守勤答應一聲，欠身退出。

卞藥師拿起茶碗，喝了一口，才把方才沈雪姑說的一番話，原原本本的說了出來。

「阿彌陀佛！」

智通大師合十道：「原來旋風花竟是碧落山莊弄的玄虛，貧衲見過南宮施主，就覺得此人氣宇不凡，極不像旋風花！」

蒼龍寧勝天大笑道：「這麼說，倒是兄弟錯怪了他，但幾次有旋風花出現之處，都有南宮靖在場，那也難怪會發生誤會了。」

說到這裏，哦道：「南宮靖既知沈姑娘等人在一起，怎麼不到這裏來呢？」這點，連卞藥師都不知道，他就沒有作聲。

沈雪姑道：「南宮兄另外去了一個地方，暫時還不能說。」

寧勝天心中暗道：「莫非他到碧落山莊去了？」

金贊廷雙眉微攏，却朝李小雲問道：「妳爹是受到甚麼脅迫呢，怎麼會投到碧落山莊去的？眞是奇怪！」

李小雲道：「侄女也不知道。」

封居易道：「賢侄女，霍師弟在石崖上和妳動過手，妳叫他，他不理不睬，那是被迷失了心神。」

李小雲道：「是的，霍二叔好像不認識侄女一般！」

崔介夫道：「這麼說，謝東山一定也去了，碧落山莊已經把他們放出來了，他們怎麼又會回到碧落山莊去的呢？」

萬青峯道：「據兄弟看，其中一定另有原因。」

寧勝天道：「試想柴一桂、婁通、敖六三人，跟了兄弟二十多年，也居然說走就走，從此一無消息，如今看來，他們一定也是投到碧落山莊去了。」

萬青峯憤然道：「碧落山莊危害武林，已經罪證俱全，如果不能及時把它消滅，讓它羽毛養成，一旦發難，江湖武林將是極大的災難，將要不可收拾。」

卞藥師吁了口氣，說道：「目前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幾位身中『對消散』，不能再使武功，此時急也無用，還是等小女從天台回來，解去諸位道兄身中之毒，再作計議，不過沈姑娘諸位趕來此地，碧落山莊大概也可以得到消息了，咱們怕它坐大，不可收拾，他們自然也怕咱們聯手，尤其咱們爲了對付碧落山莊，必然會聯合各大門派，他們豈肯讓咱們形成聯合之勢？」

說到這裏，口氣一頓，接下去道：「因此兄弟認爲他們很可能會有舉動。」

蒼龍寧勝天道：「藥師認爲碧落山莊可能會大擧襲擊萬松山莊？」

卞藥師點點頭，說道：「此事大有可能。」

萬青峯道：「卞老哥顧慮極是，咱們嚴加戒備也就是了。」一面叫道：「章總管。」

章守勤急忙隨聲趨入，垂手問道：「莊主有何吩咐？」

萬青峯道：「如今又來了四位女賓，二位男賓，你要他們收拾客房，另外撥兩名使女到女客賓舍去伺候。」

章守勤答應一聲，退了出去。

不多一回，天色漸漸昏暗下來，一名莊丁在客室中點起了燈。接着在客室右首一間，開上兩桌酒席。

主人萬青峯抬手肅客，請大家入席。武林中人雖然不講究俗禮，但還是互相遜讓了一陣，才各自坐下。

這一頓酒筵，原是給沈雪姑等人洗塵的，經大家互推之後，幾位掌門人和少林、武當的大師、道長等人坐了第一席。沈雪姑坐了第二席的首席，由卞藥師、寧勝天、萬青峯三人作陪。

酒筵初開，自是免不了互相敬酒，正當此時，忽見總管章守勤匆匆走入，朝萬青峯耳邊低低說了幾句。

萬青峯站了起來，含笑道：「既是霍兄來了，快請他進來。」

章守勤答應一聲，退了出去。

萬青峯轉臉朝寧勝天道：「寧老哥，是霍五兄來了。」

寧勝天一怔道：「會是霍五？」

話聲甫落，章守勤已領着一個高大肥胖老者，大步走入，此人生得白面團團，濃眉細目，手中盤着兩枚鐵胆，正是霍五太爺。

萬青峯、寧勝天同時迎了上去，霍五細目一掄，沒待主人開口，就雙手抱拳，洪聲笑道：「兄弟霍五，不速而來，多多打擾。」

萬青峯忙道：「霍兄光臨，兄弟有失迎迓，歡迎得很。」

寧勝天目光一霎不霎的打量着他，洪笑道：「五兄怎麼會找到這裏來的？」

霍五沉嘿一聲道：「咱們還是幾十年的老朋友，你和萬大先生聯名發生武林帖，居然不通知兄弟一聲，難道兄弟不配是你寧教主的朋友？還是兄弟一點莊稼把式，帮不上忙？」

寧勝天細心觀察他神情舉止，並無異處，稍稍放下了心，笑道：「兄弟和五兄論交數十年，怎麼會不邀請五兄帮忙，五兄總記得一個多月前，兄弟不是去過霍家莊……」

「一言難盡！」霍五截着他的話頭，說道：「寧兄來時，兄弟實有不得已的苦衷……」

寧勝天問道：「五兄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萬青峯道：「霍兄先請入席，有話也等喝杯水酒再說。」

莊丁給他在寧勝天邊上添了一張椅子。霍五也不客氣坐下之後，就接着道：「兄弟被人下了毒。」

寧勝天給他一一介紹了在座的人，霍五連連抱拳，說着「久仰」。

寧勝天道：「五兄是給碧落山莊下了毒？」

「不錯。」霍五道：「不但被下了毒，而且還威脅兄弟，從此不得再預聞江湖上的事。」

寧勝天道：「所以你不肯對兄弟說出原委來。」

霍五道：「那時兄弟第一要務，是要設法解除身中之毒，只好三緘其口了。」

寧勝天道：「五兄現在已經把毒解去了嗎？」

「哈哈！」霍五大笑一聲，說道：「劇毒若是未解，兄弟怎麼能趕來萬松山莊呢？」

萬青峯舉杯道：「霍兄請喝酒。」

霍五舉杯一飲而盡，接着笑道：「兄弟所以要等天黑了才來，也就是爲了避人耳目。」

萬青峯關切的問道：「霍兄身中劇毒，不知是如何解去的？」

霍五大笑道：「兄弟有一個堂房侄女，嫁給唐世賢的侄兒爲妻，兄弟從碧落山莊回來的時候，正好是我那侄女夫婦每年

清明節後回來省親的時間，兄弟就把中毒之事，告訴了他們，我那侄女婿因身邊只帶有普通解毒藥物，只怕無法解去兄弟身中劇毒，就連夜趕去西川，那時也就是寧兄找來之時，兄弟劇毒未解，就不便和寧兄詳說。」

「原來如此！」寧勝天大笑道：「西川唐門，以用毒馳譽武林，五兄區區劇毒，自可得解了，哈哈，來、來、來，恭喜你劇毒得解，咱們乾一杯。」

萬青峯沉吟地說道：「兄弟和唐世賢也有過一面之緣，談不上什麼交情，但寧老哥和他極熟，咱們也曾派人送了一封信給他……」

「這事兄弟已經知道。」霍五道：「如果不是兄弟那侄女婿說起，兄弟還不知道你們聯名發的武林帖，兄弟還不會找到這裏來呢！」

萬青峯問道：「霍兄令侄女婿怎麼說的？」

霍五道：「唐世賢因祖上遺訓，唐門子弟，不得過問武林中事，不便親自趕來，正好他侄兒爲了兄弟身中劇毒，趕回去求取解藥，就要他帶來了唐門秘製化毒丹，隨同兄弟前來……」

萬青峯道：「他們人呢？」

霍五道：「兄弟因天色已晚，命他們在石棣落店，明日一早再來。」

萬青峯道：「霍兄和他們一起來就好，咱們相識已久，何用如此？」

霍五舉杯朝沈雪姑笑道：「聽說沈姑娘是千手大士的高足，兄弟久仰得很，今晚能夠在這裏遇到沈姑娘，眞是榮幸得很，這一杯，算是兄弟敬沈姑娘的。」說罷一口喝乾。

沈雪姑連忙站起身道：「霍大俠好說，我不會喝酒，謝謝霍大俠。」

在座衆人之中，只有卞藥師一人知道沈雪姑來歷。

這時大家聽霍五太爺一口道出沈雪姑是千手大士的高足，不由得心中都暗暗「哦」了一聲。

千手觀音昔年出身峨嵋，不知爲了何事，和掌門人鬧翻，就拂袖而去，後來據說在東海一處島上，得到一冊玄門秘笈，練成玄門絕世神功，不但駐顏有術，武功更是高不可測。

只是她一生嫉惡如仇，人又生得冷艷絕俗，江湖上只要提起千手觀音，莫不談虎色變，胆顫心驚，後來甚至於連「觀音」二字都不敢稱了，大家都改以「大士」二字代替。

這還是五十年以前的事，如今算來，千手觀音當是八十以外的人了。

霍五接着又朝李小雲、祝小青、孫小乙、萬點星、王牙婆等人一一敬酒，敬酒之時，自然要和每一個人都說上兩句。孫小乙、王牙婆只是唯唯喏喏的敷衍過去。

霍五忽然一拍萬點星的肩膀，笑道：「萬老弟，你在黑道上頗享盛名，此次能夠棄邪歸正，當眞可喜可賀，兄弟聽說你被碧落山莊下了劇毒，還能毫不在乎，毅然不顧，兄弟最佩服的，就是你老弟這種人！」

萬點星連忙抱拳道：「霍五太爺的威名，萬某早就如雷貫耳，謬承過獎，萬某愧不敢當。」

霍五大笑道：「霍五太爺，哈哈，這樣的稱呼，一聽就知不是白道中人，霍五就是霍五，加上太爺，就太俗氣了，兄弟爲了這四個字，不知聲明過多少次，叫他們不可再叫我太爺了，但兄弟門下一些徒子徒孫，就是不肯改口，你老弟以後千萬不可在霍五下面再加太爺這兩個字。」

說到這裏，口中哦了一聲道：「老弟身中劇毒之事，明日一早，我那侄女婿來了，他帶來了唐門化毒金丹，只要服上一顆，就可沒事了。」

萬點星也沒說劇毒已解，只是含笑道：「多謝你老關心。」

霍五站起身，手擧酒杯，又朝另一桌上依次敬酒。除了少林寺智虔、智通二位大師，和武當青松道長以茶代酒，大家都是熟人，尤其都是武林中人，誰都是洪量，自然一杯又一杯的乾起來。

這一頓酒，直吃到初更時分，方始散席。

沈雪姑、李小雲、祝小青、王牙婆四人，被招待到西首一排女眷賓舍之中。

大家經過幾天長途跋涉，就各自回房。沈雪姑和李小雲兩人一間，正待就寢，房門上起了剝啄之聲。

李小雲過去打開房門，看到叩門的是王牙婆，忙道：「王婆……」

王牙婆「噓」了一聲，閃身入房。

李小雲掩上房門，看她神情神秘，不覺問道：「王……」

王牙婆道：「妳不要再叫我王婆婆，應該叫我卞姐姐才對。」

李小雲笑道：「妳怎麼突然想到要我們叫妳卞姐姐呢？」

沈雪姑道：「妳是不是發現有什麼不對嗎？」

王牙婆大拇指一挑，說道：「沈姑娘方才沒把老婆子的身份說出來，這一着眞高，老婆子就是爲此才來的，從明天起，大家都得叫我卞姐姐才好。」

沈雪姑道：「妳一定有所見，才會這樣叮囑我們的。」

王牙婆笑笑道：「眞的沒有什麼。」

沈雪姑道：「小青呢？」

王牙婆說道：「她說累了，要早些休息。」

三人圍着小圓桌坐下，沈雪姑望着王牙婆問道：「卞姐姐覺得霍五怎樣？」

王牙婆一怔，說道：「沈姑娘怎麼突然問起霍五來了？」

沈雪姑笑笑道：「難道妳不是爲霍五的事來的？」

王牙婆輕輕歎息一聲道：「沈姑娘年紀不大，但觀察入微，什麼事好像瞞不過妳的眼睛。」

沈雪姑笑道：「那麼妳承認是爲了他的事來找我商量的了？」

李小雲睜大雙目道：「怎麼？霍五有問題嗎？」

王牙婆忙道：「李姑娘，妳別亂說，老婆子只是……只是有些懷疑而已！」

沈雪姑道：「事無佐證，二妹確是不可對人說起。」一面朝王牙婆含笑道：「妳倒說說看？」

王牙婆道：「三個月前失蹤的人，都

是被碧落山莊弄去的，後來雖然都釋放了，但如今咱們已經知道的，幾乎都回籠了，霍五何能獨免？」

沈雪姑說道：「他不是說已經解了毒嗎？」

王牙婆道：「老婆子覺得可疑的是，三個月來，他那一天都可以到萬松山莊來，但他都沒有來，偏偏今天下午咱們趕到萬松山莊，他上燈時分就趕了來，未免太巧合了……」

她不愧是老江湖，處處都防人一着。

沈雪姑看着她，道：「妳好像意猶未盡？」

王牙婆面有驚奇之色，點着頭道：「老婆子確是還有一點沒有說出來，那是有關沈姑娘的來歷，我看在座諸人，對卡藥師介紹姑娘之時，臉上都有思索之容，那就是說，沒有一個人知道姑娘師門，但方才霍五却一口道了出來。」

沈雪姑偏頭看她，道：「這有什麼奇怪呢？」

「問題就在這裏！」王牙婆道：「霍五不過是江湖草莽，連少林達摩院長老智虔大師，羅漢堂長老智通大師和武當青松道長三位，都想不出姑娘來歷，霍五怎麼會知道的呢？」

李小雲道：「他怎麼會知道的呢？」

王牙婆道：「如果智虔，智通和武當青松和沈姑娘交過手，也許也可以想得到了。」

李小雲說道：「霍五又沒和大姐交過手。」

王牙婆咧咀一笑道：「但秦皓和沈姑娘交過手了。」

李小雲說道：「妳說霍五是聽秦皓說的？」

王牙婆道：「秦皓也許想不起來，但秦皓上面不是還有一位主子嗎？」

李小雲變然道：「對，是碧落山莊的老夫人說的了。」

王牙婆道：「就是咱們一路行來，據老婆子猜想，碧落山莊應該早已知道咱們的行蹤，他們一直沒有敢動咱們，大概就是顧忌沈姑娘，但老夫人顧忌的當然不會是沈姑娘，那自然顧忌另一個人，這人自然是沈姑娘的令師了。」

這回她沒待兩人開口，就接着道：「從這兩點來說，老婆子就覺得事有可疑，所以要來提醒沈姑娘一句。」

今晚在座有三位掌門人，還有少林、武當的高手，但這些人，都是名門正派中人。正派中人論心機總歸不如旁門中人，王牙婆就是旁門中的老江湖，所以她的見解就比別人深刻，疑人之心，也比別人多了。

沈雪姑忽然笑了，她朝王牙婆含笑道：「卡姐姐，眼光果然有獨到之處，但還有一件事，不知妳看出來了沒有？」

王牙婆一楞，問道：「沈姑娘還看到了什麼？」

沈雪姑微笑道：「卡姐姐明天不妨再仔細看看。」

她不肯說。

李小雲道：「大姐，妳快說出來咯，別賣關子了。」

「不！」沈雪姑說了個「不」字，接着道：「我還不確定，要等明天問過卡老伯，才能告訴妳。」

王牙婆起身道：「老婆子那就告退，二位姑娘也該休息了。」說完，舉步往外行去。

一宿無話，翌日早晨，沈雪姑等四人盥洗完畢，一名使女已在起居間中擺上早餐。

正在用餐之際，孫小乙已在院中嚷道：「沈大姐起來了嗎？」

祝小青隔着窗子叱道：「小鬼頭，你一清早就來嚷什麼？」

孫小乙道：「祝三哥妳別冤枉人好不？小老兒是陪藥師來的。」

沈雪姑聽說卡藥師來了，急忙站起身迎了出去，果見孫小乙身後隨着卡藥師從長廊走來，這就拱拱手（她穿的是男裝）道：「卡老伯早，請到裏面坐。」

卡藥師一手拂鬚，含笑道：「老朽不知沈姑娘幾位起來了沒有，所以要孫小哥一起來的。」

沈雪姑把他讓進起居室，說道：「卡老伯請坐。」

卡藥師連連擺手道：「大家請坐，妳們不用和老朽客氣，請用早點。」

沈雪姑道：「卡老伯用過早點沒有？一起用一點……」

卡藥師搖手，說道：「妳們只管請用，老朽天還只有朦朧亮就起來，早已吃過了。」

使女送上一盞香茗，就退了出去。

沈雪姑道：「卡老伯一早就來找侄女，想必有什麼見教了？」

「唔……」卡藥師點着頭道：「老朽確實有點小事，想和姑娘談談。」

沈雪姑自然看得出來，卡藥師不願在這裏說，這就說道：「卡老伯請到房中坐如何？」

卡藥師回頭朝孫小乙道：「孫小哥你最好站到門口走廊上去。」

孫小乙道：「小老兒遵命。」迅快退了出去。

沈雪姑也朝李小雲等三人叮囑道：「卡姐姐和二妹，三妹就留在這裏。」

一面朝卡藥師抬手，說道：「卡老伯請。」

她把卡藥師讓到房中，在小圓桌坐下，才道：「卡老伯有什麼事，現在可以說了。」

卡藥師目光直注，問道：「沈姑娘，妳對霍五昨晚忽然趕了來，是否覺得有些突兀？」

沈雪姑反問道：「卡老伯是不是看出那裏不對了？」

「唔！」卡藥師道：「他從碧落山莊釋放回來，已有兩個多月，何以早不來，遲不來，妳們午後抵達萬松山莊，他在傍晚也趕來了，這能說是巧合嗎？」

他說的和王牙婆相同，可見老江湖所見略同。

沈雪姑說道：「他來的確實有些巧合了。」

卡藥師微微搖頭，接着說道：「尊師和葛仙翁，蕭大俠，被稱爲東海三仙，姑娘也精擅醫理，難道昨晚沒有看出破綻來嗎？」

沈雪姑道：「卡老伯這是過獎之詞，醫理一道，深邃精奧，侄女只是聽大師伯講解過一些，僅能說略懂一點皮毛而已，不然，不會要卡姐姐遠去天台，找我師姐了。」

她不待卡藥師開口，接着道：「今天就是卡老伯不來，侄女也要去找卡老伯求證一件事……」

「哦！」卡藥師道：「沈姑娘找老朽求證什麼？」

沈雪姑低聲說道：「有關耳中的『命門』……」

「命門」，爲耳朵內弦部位。

卡藥師目中精芒飛閃，掀鬚笑笑道：「老朽說了半天，原來姑娘果然也注意到了！」

沈雪姑道：「侄女看他『命門』隱見青黑，不知是不是中毒之徵？」

「一點不錯！」卡藥師道：「他自稱服了唐門化毒丹，劇毒已解，這話不是自欺欺人？」

沈雪姑沉吟道：「這麼說，他可能是被人脅逼來的了。」

「不錯，老朽就是懷疑他這一點！」卡藥師神色凝重的道：「他身中劇毒，既絲毫未解，那麼今天來的唐門弟子，他侄女婿夫婦，就有問題了。」

沈雪姑道：「卡老伯認爲他們可能是碧落山莊的人……」

卡藥師說道：「老朽正是此意，對方以劇毒作爲威脅，要他帶着兩人同來，冒充是他侄女和侄女婿，咱們就不會起疑，他們就可以在萬松山莊之內，自由活動，第一，對方可以隨時明瞭咱們的一舉一動，第二，只要對方下一個命令，他們就可以隨時在咱們茶水飯菜之中，暗下『對消散』，等咱們這些人全中了毒，毫無抗拒之力，豈不省去一番手脚，就可一網打盡了？」

沈雪姑道：「卡老伯這些話是不是已經告訴了萬大先生他們？」

卡藥師微微一笑，道：「事無佐證，老朽怎好告訴萬大先生？」他口氣微頓，望着沈雪姑鄭重的道：「正因此事目前不宜張揚，老朽來找姑娘，就是希望沈姑娘諸位，能協助老朽，暗中加以防範，嚴密監視他們行動，就不怕他們不露出馬脚來了。」

沈雪姑沉吟了一下，點頭道：「卡老伯吩咐，侄女自當遵命。」

卡藥師欣然道：「老實說，此事也只有沈姑娘幾位才能辦得到，好了，方才章總管已經去接他們了，妳們不妨同去萬莊主書房坐坐，老朽要先行一步了。」說完，起身往外行去。

就在此時，突聽卡藥師的聲音「咦」道：「孫小哥，你怎麼了？」

李小雲、祝小青、王牙婆三人聽到卡藥師聲音不對，立即紛紛趕了出去。

只見卡藥師兩手抱着孫小乙，回身走來。

沈雪姑迎着問道：「卡老伯，小乙怎麼了？」

卡藥師道：「好像中了暗算。」

說話之時，已經走入起居室，卡藥師把手中抱着的孫小乙平放到地上，因爲孫小乙臉上易了容，無法看到他的臉色，但雙目緊閉，人已昏迷不醒。

卡藥師蹲着身子，仔細在他身上檢查了一遍，最後才發現孫小乙右肩後面的衣衫上，似有一個極細針孔，迅即一把撕開他肩頭衣衫，果然有一小點針尖大的黑血，已經凝結成珠。卡藥師臉色微變，嘿然道：「會是黑芒針！」

「黑芒針」正是唐門毒藥針的名稱，細如麥芒，打中人身，深入肌肉，外表看不出中毒，但人却已中毒昏迷。

卡藥師口中說着，右手業已輕輕按上，運功向外吸住，喝了聲：「起！」

右手一提，翻過掌來，掌心已經多了一支通體烏黑，長僅一寸光景的細針，看去幾乎比麥芒還細。

祝小青精於暗器的人，看得一怔道：「這麼細的針如何打出來的？」

卡藥師沒有說話，取下細針，他右手又按到孫小乙傷口上端，然後微微運氣，但見孫小乙針孔傷口之中，緩緩流出一縷比墨還黑的黑血，黑血不絕如縷，繼續流着，顏色漸漸的由濃變淡，約莫過了盞茶工夫，流出來的已是鮮紅血液。

卡藥師收回右手，吁了口氣道：「總算沒事了。」

李小雲問道：「這會是什麼人暗算的呢？」

卡藥師道：「由此看來，準是有人盯上老朽了！」

王牙婆說道：「黑芒針不是唐門暗器嗎？」

卡藥師道：「是唐門暗器，但……」

祝小青氣道：「那準是霍五帶來的人了。」

卡藥師道：「這個似乎不可能，因爲章總管親自到石埭去接他們，他們不可能先來了，唉，事情越來越複雜了。」

「啊！」孫小乙忽然坐起，目光四顧，不由吃驚的道：「我怎麼會躺在這裏的呢？」

說着，已經站了起來。他中的是毒針，原非什麼重傷，只要劇毒消失了，自然就沒事了。

祝小青問道：「你方才站在走廊上，有沒有看到什麼人？」

「沒有呀！」孫小乙搔搔頭皮，接着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祝小青披披嘴道：「是你中了人家暗算，你不知道，我們怎麼會知道？」

卡藥師左手兩個指頭拈着那支細針，說道：「方才老朽話還沒有說完，就被你們岔開去了，這種『黑芒針』，是因爲太細了，若非內功已臻上乘，無法用手發射，所以它必須憑藉針筒，才能發射，黑芒針筒是唐門秘製的七種暗器之一，細如小指筆管，裏面可裝七十二支毒針，一按就是一支，唯一的缺點是因爲針身太細不能射遠，有效距離，最多只能打出數尺，這是一般唐門弟子身上常備之物，通常是和人動手之際，用以襲擊敵人，也是唐門最普遍的一種暗器，現在既已發現有人使用此種毒針，大家務必提高警覺，一旦發現敵蹤，不可和他太接近，尤其在和人動手之際，要提防他使用毒針，這很簡單，只要注意他左手就好了。」（未完・26）



彈劍狂歌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東方白・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凌鶴心裏覺得女人是禍水，現在只有一個蕭姑娘—娟娟是否靠得住，看她對自己一往情深，姑且示好。秋淋夜雨，凌鶴回到麥家堡的路上暫宿道觀中，見江涵迎候主子，不久姜不幸聲討一番，認爲江涵無利用價值，奉命把走狗烹，一劍結果了他，凌鶴聽過一指叟之言，看她殺江涵，反對她不原諒，在麥家堡發現死去的麥老大，對他找巨書增强信心，在水榭的廢竹椿裏記下刻梵文的巨書，另製假書帶走，誘黑煞搶走，一指叟僞裝護書受傷，誘凌鶴說出巨書內容，要脅藏寶地點，張不幸救援亦受挫，說出黑煞就是白煞，一指叟是白煞師弟……

護花雖無意　報怨卻有人

「一指叟」正中下懷，走近彎下身子，就在凌鶴僅說出三五個字時，像一條綳緊的彈簧，突然彈了開來，那是不可思議的速度和角度，在人球舒張中劈出一掌。

「一指叟」豈是弱者？只是在這剎那，他腦中閃過如何騙過「白煞」而獨佔的念頭，因而對這猝然發難不免手忙腳亂。

然而，他畢竟是見過大場面的老油子，全身而退已不可能，如何避重就輕才是正經，身子半側向外急彈，本來劈向他的「關元」大穴，這一轉側，「啪」地一聲，竟砸在他的腰臀間的「居髎穴」上。

這自然不是很重要的穴道，但「一指叟」藉力向外一翻，打了三個「寒鷄步」才拏穩樁步。

這老賊自然受了內傷。

姜不幸不由自主地發出一聲歡呼。

原來在姜不幸尚未公開出現之前，「一指叟」問得太多，一個正人君子，沒有私心的人，在人家破格信賴，自動說出一些秘密之後，是不該得寸進尺的，所以他已下了戒心。

因而在姜不幸揭開「一指叟」的身份時，他已有備，但因隱隱看到窖外淡淡的人影一閃，他幾乎已經猜到是誰了，將計就計，卸去對方一掌的主力，逼血上升，使血不歸府，自口鼻滲出少許。

這一手就像「白煞」在舢舨上擊傷「一指叟」，使之口鼻淌血的方法一樣。

像他們這些人已經夠聰明了，但自己用過的手法，居然未想到別人也會用。

「白煞」微吃一驚，然後自負地道：

「小子，我不妨告訴你，當初『黑煞』已學過前八本上的武學，他都告訴了我。由于我發現麥老大藏了第九本，我就控制了麥老大，然後找你爹譯註梵文，他堅稱不會，且表示會也不幹，我把他幹掉了！因爲麥遇春也會，誰知他是半瓶醋，重要深奧之處，他無法正確譯出，這才動上你的念頭。你在麥家堡接受名家高手挑戰，我都在暗中觀察，其實那正是我安排的。可以這麼說，你挨了一千多刀劍，所獲得的

寶貴經驗，我不必挨一刀一劍就可以獲得同樣的效果。以老夫的修爲，就算你剛剛學過第九本上一些皮毛，也絕非老夫的敵手。」說完，向「一指叟」眨眨眼。

「那就試試看吧！」凌鶴把姜不幸拖到一邊，發現「一指叟」坐在一邊療傷，看來傷得不輕。凌鶴撤下了龍頭麟尾鞭。

而「白煞」居然也用同樣的鞭，他可算是有心人了，以鞭對鞭，這是需要技巧的，像兩條烏龍作穿雲出海的飛舞，冷厲如冰錐的眸子閃爍着綠芒的「白煞」，他的速度、招式的變化和搭配，居然比挨了一千多刀劍，以痛苦換取經驗的凌鶴還要精純。

沒出五十招，凌鶴胯骨上挨了一鞭，衣屑紛飛，皮開肉綻。

「凌鶴……我來助你……」姜不幸揮劍而上，怎奈她是眞的受了傷，未出五招被一腳踩出五步之外了。

「怎樣？凌鶴，只要你記在心中的梵文正確譯註及把寶藏地點說出來，我絕不殺你們，只廢了你們的武功，你們仍可找個山明水秀之地方，過神仙生活，安享餘年……。」

「作夢！」凌鶴回敬了三鞭。但「白煞」行有餘力地避了開去。

他決定以那第九本上的半招武功招呼他，這一鞭，形同閃電奔雷捲出，在這一剎那，「白煞」忽然想到了讓凌鶴代他除去「一指叟」的愚蠢想法了，他不遺餘力地來應付這無所不在、無所不包的半招武功。

「啪」地一聲，這一鞭仍抽在「白煞」的左足上，鞋襪已被抽爛脫落，入目驚心的景象並未呈現眼前。

「白煞」的左足上未多出一根足趾。

了性大師說過，仇人兩足各多一根足趾，且有兩個肚臍，大概絕對錯不了的！但「白煞」和父仇有關，應無疑問。一腔快意恩仇的興奮在這剎那迸發開來。立刻發出一陣狂笑。

可是「白煞」却絕不浪費這片刻的機會，他本就落在姜不幸的身邊附近，抱起她往窖外疾竄，道：「小子，如你想要個活的，就不要追來……」

凌鶴追出窖外，「白煞」在數十丈外，而且爲了姜不幸的安全，只好暫時不追，心想，何不以「一指叟」作爲人質……

他本以爲「一指叟」可能趁機自破窖後面缺口中溜了，但却發現他仍坐在那兒，只是眼已睜開，望着凌鶴。此人本有一臉陰鷙之色，此刻却是一臉祥和，道：「凌少俠，你早就應該想到，在他落敗時必會以姜姑娘作人質的……」

「以你作人質也是一樣。」

「一指叟」苦笑一下，道：「凌少俠，老夫在他的心目中已微不足道了！」

「你以爲我會信你的鬼話？『一指叟』，你應該知道他暫時會去何處？至少他會療治他的腳傷。」

搖搖頭，「一指叟」苦笑道：「凌少俠，我也不知道，你放心，他暫時不會殺姜姑娘，但由于他恨透了姜姑娘的母親，他折騰姜姑娘的方式可能你永遠也想不到的。」

「你是說他不怕我宰你？」

「他正希望如此。」

「爲什麼？」

「因爲我已失去了利用的價值，此後，武林中知道這種武功秘密的人越少越好。要不，他剛才就該先救我，畢竟我是他的同門師弟，但他不此之圖……。」

「你知道我要如何處置你嗎？」

「廢掉武功或者擊斃。」

「這兩種你任選一種吧！」

「凌少俠，還是由你來選吧！老實說，目前的我，死或變成一個平常人，都不是悲哀可怕的事，遺憾的是，我這些年來作了不少的壞事……。」

「你是說一點也不怕死？」

「朝聞道，夕死可矣！凌少俠，老朽目前的心情，就是告訴你你也不信。」

「看來你是徹底懺悔，知今是而昨非了？」

「是的，凌大俠，不過，像我這等壞人，積習難返，說不定仍會舊病復發，去作壞事的。」

「你希望死是不是？」

「是的，因爲我實在沒有十成十的把握能從此絕對改過向善。」

「你以爲他會去那裏？」

「我也不知道。」

凌鶴舉起掌，「一指叟」閉上眼，似乎眞能視死如歸。但他的掌並未落下，因爲他不能殺死一個改過遷善的人，他回頭出窖，疾馳而去。

他以爲「白煞」不會離此太遠，但在附近找了大半天，一點頭緒也沒有。

× × ×

洛陽這個故都，有太多值得憑弔的遺跡。但凌鶴却無此心情，現在他剛剛在一家酒樓落座，外面却已是大雨傾盆。

他叫了兩個小炒，一壺燒酒，菜還沒端上他已飲了兩杯，他的心情很壞。因爲他一路上聽到風言風語，儘管他不信，心情却一直無法平和。

這工夫大約是未申之交，本是生意淸淡的檔口，又下大雨，樓下只有他這一個食客。

帳房和小二無聊，就在櫃枱內外聊了起來，小二說道：「李先生，昨天那個老傢伙，帶了個很好看的小妞，在此過夜，以後又來了一個年輕人，叫那老人是姜師父，而那妞兒却叫那老人是伯父，這是什麼關係？爲什麼晚上兩個人睡在一個屋子裏？」

帳房先生道：「睡在一個屋子裏當然是夫妻囉！」

「不，不！帳房先生，小的私下聽到那老人叫那小妞什麼不幸，是名字嗎？怎麼還有這種不吉利的名字？小妞好像不是那年輕人的老婆。而那年輕人也很怪，一張大白臉，三十左右歲，連一根鬍子碴兒都沒有。」

凌鶴字字入耳，心瓣淌血。

毫無疑問，小二說的就是「白煞」和姜不幸，不知那個三十左右，有一張大白臉的人是誰？沒聽說「白煞」有徒弟。看來一路上聽到的風言風語確有其事了。

他再也嚥不下去了，來到櫃枱邊，道：「小二兄，你剛剛說的三個人，那老人是不是左腳受了點傷？」

小二想了一下，道：「是……是啊！貴客問他……」

「噢！那是我的一位親戚……」他知道，也許自己的臉上煞氣太重，店小二有點怕了。立即笑道：「請問他們是何時走的？」

「今天辰時末……」

「知不知道他們要去何處？」

「沒聽說過。」

「有沒有看到他們出了貴樓往那邊走了？」

「好像是往東吧？是不是帳房先生？」那小二道。

帳房先生較為世故，道：「抱歉！我沒有注意。」

凌鶴把一兩多重的銀子塞入小二手中，小二看了一下，正要說話，凌鶴示意他不必聲張，然後把他叫到一邊，道：「小二哥，你是說那個三十多歲的男人和那個二十左右的姑娘同屋而眠？」

「是……是的。由于小的當時看他們不太像是一對夫妻，就十分注意，不免小人行徑自窗縫中偷看了一下……」

凌鶴心頭一直沉落，道：「看到什麼了？」

「他們睡在一張床上。」

「那位姑娘有沒有抗拒的舉措？」

「沒有啊，我發現第二天他們離開本樓時，那位叫不幸的姑娘心情還十分愉快的呢。」

「小二哥，怎知她的心情愉快？」

「貴客，臉上經常有笑容，這是不是愉快呢？」

「這……當然，當然。」

「不過，有件事很怪，那個男的除了臉白以外，實在配不上那位姑娘，可是他看起來並不快樂？」

「不快樂？這不對勁啊！」

小二道：「是啊！小的以為，能有那麼一位老婆，換了誰都會成天見牙不見眼，可是那人眞的不樂，難道說他想討個天仙不成？」

「說的也是……」凌鶴道：「小二哥，你可曾聽到他們談些別的話？」

「沒…沒有…噢！小的還聽到那漢子對那老人說；放心！白老，到了我們那兒，沒有人敢動你一根汗毛。」

「沒說是什麼地方？」

「沒有，貴客……」

凌鶴丟下飯資就出了酒樓。他的喃喃自語中只有兩個字，那就是「淫娃」兩字。一個人一生遇上一次這種事，已屬不幸，他居然遇上兩次，情何以堪？

麥俐的背叛，她說是父兄之命甚至是控制父親的人威脅她那麼作的，這都不成其為理由。他開始懷疑，天下是否還有好的女人？

不知不覺，早已出了洛陽十餘里，已是鴉噪陣陣，夕陽啣山，忽見迎面小徑上馳來兩騎，前面的漢子還挾了一個女子。

凌鶴正要閃到一邊讓路，忽聞後面一騎上的漢子粗聲道：「他娘的！站在那兒幹什麼。挺屍啊？還不閃開！」

凌鶴本有一肚子火氣，反而不想閃避了，這工夫前面一騎距他已不足七八丈，厲吼道：「你姐！你不想活了是不？」

兩人似乎較上了勁，根本不勒馬，誠心想把凌鶴撞死，而凌鶴兀立不動，也正合二人之意。

因為沒有人敢擋「怒堡」中人的路。本來凌鶴此刻會投鼠忌器的，因前面這人挾了個女人。可是現在他恨透了女人。

這工夫前騎已到，一脚向他踹來。

後面那個用鞭，「叭」地一聲，鞭花在空中爆開，向凌鶴頭臉上猛抽。而且還爆出得意的狂笑。

到此地步，凌鶴居然還沒移動半步，只見他雙手一動，笑聲像突然綳斷的弓弦，凌鶴一手在前馬的下顎一托，連馬帶人原地倒翻。另一手揪住後面那漢子的鞭梢，就力一帶，人已凌空，把那長鞭往那漢子頸上纏了三道，一抖，人已甩向數丈高空。

前馬上的漢子機伶得很，一看這兩手，敢情是吃生米的，但他以為，對方必然不知道他是「怒堡」中人，反之，就是胆子上長了白毛也不敢招惹。

兩匹馬跑了，那姑娘八成摔得昏了過去，看看同伴，被自己的蛟筋鞭把脖子勒成只有茶杯口那麼細，早已了帳。

凌鶴既不是出鋒頭，也不是立萬兒，出了氣回頭就走。那知這漢子厲聲道：「怎麼？一條人命就這麼走哩？」

凌鶴根本懶得理會，却聽到破空聲至，閃身之下差點就扣住了此人的脈門，道：「找死嗎？」

這人陡然一震，疾退三步道：「聽說過『怒堡』嗎？」

「沒聽說過。」其實他當然聽說過，這個「怒堡」後來居上，似是自塞外遷此未到兩年，即聲名大噪。較之八大家更為出名。

「怎麼？連『怒堡』都沒有聽說過？你可眞是……」

「怎麼樣？」凌鶴目光一寒道：「你還不滾，在這兒聒噪什麼？」

「妳妳……」此人知道和人家差一大截，既然連『怒堡』都沒聽說過，孩子哭抱給他娘，馬上就叫你知道「怒堡」的厲害。他連連後退，道：「你厲害，這成了吧？上了馬一抖韁繩，切齒道：「你姐！有種就別走，讓你認認「怒堡」的大門……」猛夾馬腹，疾馳而去。

就在這時，來了一個一頭焦髮，滿臉雀斑的女人，挾起那昏迷的少女就走，道：「簡直沒有一點人味！」

凌鶴也不知道她在罵誰？也懶得理會她。

「喂！你怕了是不是？『怒堡』的人個個兇猛如虎，你快逃吧！這兩個貨色是『怒堡』第五流人物！」

凌鶴還是懶得理她，唯一的感受是對女人的厭惡，掉頭就走。

這醜女本來還要諷刺他幾句，因為他根本沒有去看看少女自馬上摔下來是死是活。她忽然挾着少女閃入山溝中溜了。

凌鶴喃喃地道：「『怒堡』……『怒堡』……哼……」緩緩走去，這時突聞奔馬聲動地而來，於是他又停了下來。

一共是三人三騎，一色蒙古駿馬，前面這人四十出頭，絡腮鬍子，在二十丈外就是一聲大喝，未見他撩腿，已自馬上躍

了下來，馬斜刺奔入小徑旁林中，此人已在凌鶴兩丈以內了。

上下一打量，此人噙着輕蔑的笑意，道：「有名字嗎？」

「藍豹！」兩次奇恥大辱，已不願再報出眞名，玷辱凌家列祖列宗了。所以信口說出這綽號，這也是因為近來武功大進，且他不論春夏秋冬四季，老愛穿藍色衣衫，有人叫他「藍豹」之故。

「沒聽說過。」這四十左右的漢子道：「在下乃『怒堡』的管事崔文，你為什麼殺死本堡的弟兄？」

「因為他活夠了！」

「大胆！」

最後面那漢子，就是剛剛回去報信的，說道：「崔管事，這小子似乎是來找碴的。」

崔文手一揮道：「你們去四下找找那個少女宮玉霞！」

「是……」兩人分頭去找。

崔文冷峻地道：「是專程來搶宮玉霞的嗎？」

「不是，僅是適逢其會。」

「鬼才相信！刦走宮玉霞的是你的同伙？」

「在下一向獨來獨往！」

「似乎非逼在下出手不可！」

「如果不出手你就快滾！」

「嗆」地一聲，崔文的劍已出鞘，芒燄一閃，疾如雷電。一劍掃空，人已不見。猛迴身，凌鶴站在此人的左後側。要是出手，崔文會怎麼樣？

他的功力已大為進步，僅這一手就震住了崔文，重重地哼了一聲的凌鶴，眞像巨大藍鶴，破空而去。

崔文久久未動一下，他體會到一次死亡的滋味。

× × ×

一天不講一句話是常有的事，凌鶴消沉得十分可怕。現在他又坐在一家酒樓迎門桌上，已經乾了一斤燒酒，手一揮，道：「伙計，再來一斤……」

「少主人，再喝就過量了……」

凌鶴一楞，回頭望去，竟是「一指叟」站在身後側，神態至為虔誠，愕了一陣，凌鶴道：「你…你剛才叫我什麼來？」

「少主人，因為老奴這條命承少主不殺，無以為報，今生今世，願為少主人執鞭隨鐙，隨時聽候差遣。」

「這…這算什麼？我不殺你只因你一念向善，痛悟前非，你大可不必……。」

「不，老奴心意已決，今生今世，決不離開少主人半步，少主人任何差遣，萬死不辭！」

「去去！我這人不慣呼奴喚婢，頤指氣使，你快走吧！」

「老奴已下決心，不再更改，如少主人不信任老奴，就可以隨時殺了老奴。」

「你…你又何必…好好，你坐下來吃點東西吧！」

「老奴等少主人吃剩的，接着再吃不遲……」

凌鶴怒極，大力擂了桌子一下，杯盤都跳了起來，吼着叫道：「我不喜歡這一套。」

「請少主人看在老奴一片誠心份上，就答應了吧！因為也只有這樣老奴才能心安……」

「告訴我，到底為了什麼？似乎不僅僅是因為我沒有殺你。」

「是的，少主人，另外老奴昔年還欠老主人的情，他也救過老奴一命。」

凌鶴以為這只會為他增添心理負担，因為「一指叟」不論對他如何恭謹，他仍要暗暗提防他一手，武林之中，江湖之上，人心本就詭譎莫測呀。

「好，你坐下吃吧！」凌鶴匆匆吃完放下筷子，因為他沒吃完，「一指叟」就不坐下來。

「一指叟」吃他剩下的菜，喝他剩下的酒，僅用一指，操作一雙筷子，看來無甚不便，他語重心長地道：「少主人，老奴知道你關心姜姑娘……」

「不要提她，記住！永遠不許再提她。甚至包括所有的女人！」

「少主人，請容老奴說幾句話，老奴雖碌碌一生，但處世經驗還是不少。姜姑娘非一般女子可比，不可聽信流言，如有蜚短流長，亦可能另有隱衷，古人說：信人者，人未必盡誠，己則獨誠矣，疑人者，人未必皆詐，己則先詐矣！少主人請恕老奴嘵舌，實是出于一片愚誠。」

凌鶴只哼了一聲，不願和他駁辯，道：「你有沒聽到有人談論姜不幸和一個男人的事。」

「少主人，老奴不信。也希望少主人不要輕信。」

「我希望儘快弄清這件事。」

「少主人，要弄清這件事，必須先找到『白煞』。」

「這還要你說？你想想看，和他們一老一少在一起的那個三十左右，有一張大白臉的漢子是什麼人？聽口氣似乎大有來歷。」

「少主人，也許不會太久你就知道了，不過老奴要告訴少主人另一件事。『白煞』對易容術及整形術十分高明，而姜姑娘也跟他學了不少。」

「你說這話是什麼意思？」

「老奴只是順便提一提，可不要失之交臂和他們當面錯過。」

「你說的整形是什麼意思？」

「那是一種很奇妙的醫道，比喻說臉上或身上有些不太大的缺陷，如兔唇及疤痕等等，都可改變，據說能使眼小的人放大，雙耳招風的人使之不招風呢……」

「這簡直胡扯……」凌鶴道：「你的大名是……」

「少主人，老奴本名葉伯庭。」

「咱們可能有了麻煩了……」果然，一個四十左右，穿了一身華麗衣衫的中年人，手中握着名貴的長劍，身後跟了二十來個勁裝漢子，走了進來。

「誰是『藍豹』？」

「區區……」凌鶴還坐在那兒，掌櫃的那有不認識二十里外「怒堡」中的外總管趙德柱之理，急忙蝦着腰，顛着屁股迎上，甜着臉的拱手道：「趙爺，您是大忙人，能光臨小號也是小號的榮幸，快請樓上坐……」

趙德柱連眼皮子也未向他撩一下，手一揮，不耐琊道：「老小子，到一邊凉快

去！看宰豬沒什麼好處，說不定還會濺身豬血！」

「趙爺——小號是小本生意，萬一動起手來，砸個唏哩嘩啦，這……」

「他媽的！你在這兒聒噪什麼？」

「是……是的，趙爺您多關照……」掌櫃的急忙退下。

「葉老……」

「老奴在！」

「這才可是『怒堡』來的？」

「是的，少主人。」

這工夫趙德柱已站在凌鶴身邊，指着他的鼻尖道：「聽說你就是近數月來崛起的年輕人凌鶴？」

「我就是凌鶴，崛起談不上。」

「你他娘的以為『怒堡』吃你那一套嗎？」

「你就明說吧！你要幹什麼？」

「乖乖地跟我回堡去，見我們兩位堡主……」

凌鶴苦笑道：「葉老，你是知道，我現在哪有這份時間？嗯？」

「少主人打算如何處理這個人，請吩咐！」

「正如此人剛才所說的，這可不是殺豬的地方，那麼你就偏勞把他們叉出去如何？」

「老奴對付這些豬還湊合——」

這些對白，對趙德柱來說太陌生了，他在「怒堡」幹了一兩年的外總管，就沒聽過這種口吻，他暴跳着，有如一頭忿怒的刺蝟，大吼一聲：「拿下！」

二十來個四面八方一上，「一指叟」對付這些角色，眞像是吃大鹵麵一樣，唏哩呼嚕就碗底朝天。而這些貨色，當然不會是蹩脚貨，因為，管事崔文灰頭土臉，回去那麼一吆呼，再來的人就不能再含糊了。

但不到半盞茶工夫，二十一個倒下九個，未倒下的也都是鼻青臉腫，倚在牆上牛喘，嗓中像拉着胡琴。

而凌鶴還坐在那兒沒動。

趙德柱來的時候那份威風已不知去向，獰笑道：「老賊何人？報上名來。」

「一指叟」雙手一伸，一句話也沒說，但趙德柱卻有點罩不住了，面色微變道：「原來是『一指魔』！」

「正是。」

「你叫這小子什麼來？」

「那是老夫的少主人，姓趙的，口頭上要放尊敬些！」

趙德柱對凌鶴道：「聽說是你到黃天爵黃爺那兒借盤川，非但殺了黃爺主僕，還殺了他的女人。沒錯吧？」

凌鶴自然不知道這件事，因為江涵回去根本未說出此事，只說他很有辦法，在表舅處借了一兩金子。至于那首打油詩「磨石胡同賽汴京，千翅蝶王坐朝廷……」等事，他當然更不會告訴凌鶴了。

凌鶴道：「葉老，此人在此聒噪，令人不耐……」

「少主人，讓老奴把他叉出去……」

趙德柱「嗆」地一聲，撤劍在手，先攻出一劍，凌鶴一看就知道此人的劍術非凡。

「一指叟」連閃了五六個方位，那柄劍總是不離他的上半身要害，但是，赤手僅有一指的葉伯庭，偶爾還想以獨指去敲戮對方的劍身呢。

趙德柱心裏清楚，「一指魔」成名時，連堡主尚未出道，要勝人家，可要憑着點眞玩藝兒，劍上加緊，只求不敗他已感滿足了。

同事們都叫他「罩得住」，而他這一兩年來對外辦事，的確也沒有「罩不住」的紀錄，今天二堡主本要派別人來，是他强自出頭，討了這份差事。

大約不過三十來招，凌鶴道：「葉老，差不多了吧？」

「是的少主人，也差不多了……」招式一變，「嗤嗤」指風撕裂着氣幕，一口氣把趙德柱逼到門外，趙德柱手忙脚亂，嘴唇嗡動，不知說了幾句什麼話。「一指叟」却沒有表情。

「噹」地一聲，長劍落地，葉伯庭迴過身來，凌鶴已站在門口，這工夫趙德柱的臉已成豬肝色，撿起長劍，回頭就走。

「慢着！」凌鶴道：「先回答我一個問題再走不遲。」

趙德柱冷峻地道：「姓凌的，如果你現在不殺我，你絕對逃不出『怒堡』的百里範圍之內。」

凌鶴哼了一聲，道：「說，『怒堡』這名稱因何而來？」

「我也不知道……」趙德柱帶着人走了。

「我知道了，少主人，這是『怒堡』的奇恥大辱，也是他們橫行霸道的主要原因。」

「是什麼奇恥大辱？」

「一指叟」說：「這事據說是這樣的，堡主黃世海昔年在滇北玩弄了一個少女，沒想到那是一個地頭蛇的妹子，結果被百十人圍捕而遭擒，並沒有殺他，只斷了他的『禍根』——」

「禍根？」

「就是那次惹禍的那話兒，由于那時黃世海還無子嗣，從此斷後，但也從此嗜殺，先殺了閹他的滇北地頭蛇五十餘口，以後稍有不順遂就濫殺無辜，且該堡遷此時卽取名『怒堡』，舉例來說，如有人在他面前不小心說出『沒有用』或『不管用』的話，保證沒命。」

「原來堡名由此而來。可是，堡主既然等于一個閹人，他還叫下面的人搶女人幹甚麼？」

「說來也很可笑，凡是這種人，最怕人家說他們不行，而搶女人就暗示他『還行』的意思，不過，老奴另外聽人傳說，這可不一定確實——」

「不妨說出來聽聽。」

「這只是傳說，黃世海既然不能那個，又不想把偌大家當遺留給別人，就只有一個辦法——借種。」

「你是說他搶一些美女回去，準備作為鼎器，為他生孩子？」

「是的，少主人，只是他選擇的男人更嚴格，一要家世好，二要人品好，三要技藝超羣，四要文事底子好。」

凌鶴苦笑，說道：「他不是有個弟弟嗎？」

「是啊！可是兄弟的子嗣，畢竟不是自己的子嗣。」

兩人住進客棧，絕未想到那個一頭焦髮的醜女也住在這客棧中，只是二人住西跨院，那醜女人住東跨院。但凌鶴以為，這女人並未發現他。

凌鶴對這女人感到懷疑，因為她的人雖醜，身材卻十分窈窕美好，也可以說有點眼熟，夜裏到東跨院一探，不由大為驚奇，看來這醜女是洞庭居士之女蕭娟娟假扮的。

另有一女，比蕭娟娟更年輕，也十分可人，凌鶴却未見過，這時那少女道：「娟姐，咱們好歹逃出『怒堡』，應該儘快離開才是，再被抓回——」

「雪妹，我以為咱們不離凌大俠就很安全，他身邊那個老頭子也很厲害，離開他們二人更危險，況且，無論如何我要幫姜不幸姐姐一個大忙。」

郭雪就是洛陽郭家駒的近支姪女，道：「娟姐，咱們自身難保，又何必管別人的事？乾脆到我叔叔家去，他會為我們報仇的。」

蕭娟娟苦笑一下，道：「雪妹，妳以為八大家能唬得住『怒堡』嗎？果眞如此，他們又怎敢把咱們搶去？」

「照娟姐的說法，凌大俠比八大家還厲害？」

「當然，不是我誇大，恐怕八大家主人三五個聯手，都未必是他的敵手呢！」

凌鶴悄悄退出，回屋休息，他固是厭透了女人，可是蕭娟娟對他很不錯，當初要不是她指點他，他可能迄未找到巨書。

原來娟娟和郭雪都曾被「怒堡」搶去過，卻幸運地逃出來了，他當然不能不管，除非他不知道她們的身份，因為郭雪的長輩也是八大家之一。

早上，凌鶴和葉伯庭在用早膳，本來他又要等凌鶴吃完才吃，但被凌鶴數落了一頓，說是那太浪費時間，葉伯庭只有勉强從命。

這工夫經過化裝過的蕭娟娟和郭雪也來到前堂，就坐在凌鶴的上首，郭雪坐在他的下首，蕭娟娟道：「小二，把早點拿過來。」

其實凌鶴既不意外，葉伯庭也不意外，蕭娟娟道：「凌大哥，我不說我是誰，你能不能認出來？」

「當然能。」

「你是說昨天在郊外我救走了雪妹時你就已經認出來了？」

「不是，驚鴻一瞥，而妳又未說話，我怎會認出來呢？是剛剛認出來的。」其實他是說謊，昨夜他去刺探她們，葉伯庭自然知道。

「凌大哥，昨天要不是遇上你，八成又被捉了回去。」

「蕭姑娘怎麼會被『怒堡』的人劫去的？」

「我們到洛陽關廟去玩，被他們的人發現，內總管徐鼎，趁我們兩人落了單，沒出十五招就把我們制住，就送回『怒堡』去……」

「以後呢？」

「由于我們兩個人的表現激烈，誰走近我們，我們就自絕，二堡主始終未能得逞。」

「是二堡主黃宗海想侵犯妳們？」

「是啊！」這工夫門外忽然走進一個年紀和凌鶴相當，但衣着考究，油頭粉面的年輕人，大聲「嚷嚷」道：「好哇！原來兩位化裝男客跑到這裏來了！我在關廟那兒不見了兩位就暗暗發誓，非找到兩位不可，眞是天助我也……」

此人一邊在旁邊桌上坐下，一邊打量凌鶴，而郭雪却道：「你可眞是陰魂不散哪！梁不凡，求求你，不要再跟着我們好不好？」

「怎麼？是不是另外找到有力的護花使者了？」

蕭娟娟道：「梁大哥，都不是外人，我來引介一下，這位就是凌鶴凌大哥，目前又混了個『藍豹』的綽號。」

「失敬，失敬！久仰凌兄大名，能在此識荊，眞是有幸。」

蕭娟娟又引介道：「凌大哥，這位是『東海漁樵』梁士君梁前輩的哲嗣梁不凡少俠。」

凌鶴站起招呼，抱拳道：「久仰！」梁不凡油頭粉面，他不大喜歡。

蕭娟娟正要介紹葉伯庭，葉伯庭低聲道：「蕭姑娘不必了！老奴不過是少主人的長隨——」

凌鶴道：「葉老就是赫赫有名的『一指叟』——」

葉伯庭道：「應該是『一指魔』，『一指魔』……」

梁不凡微微一震，使他震驚的不僅是「一指叟」和凌鶴都是絕世高手，而是像這個兇名滿武林的「一指魔」怎麼會對這小子伏首貼耳，自稱老奴或長隨？道：「眞是幸會，沒想到無意中在此遇上兩位高人！」

飯後梁不凡也住進了此棧，而且大半天都在蕭、郭二女的住處磨菇，道：「雪妹，跟我回去吧！這兒不安全。」

郭雪道：「我要和娟姐一道，放心！有凌大哥和葉前輩在此，我們再也不怕『怒堡』了！」

「妳可別天眞，這兩位固然了得，那能和『怒堡』的勢力相比？況且，據說『怒堡』又添了高手。」

「是什麼人哪？」

「這……」梁不凡道：「雪妹，出門時，姑媽可是把妳交給我了！妳這不是過橋抽板嗎？」

「你回去對我娘說，就說我一個月以內必定回去。」

梁不凡悻悻地道：「怎麼？姓凌的有那麼大的魅力，把妳們兩人都迷住了？」

蕭娟娟道：「梁不凡，你可別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哪！凌大哥得罪過你嗎？」

梁不凡悻悻地走了，晚上二女都已經睡了。梁不凡來到凌鶴的房門外，低聲道：「凌大俠睡了嗎？」

他眞不想回答而裝睡，可是一個高手不可能睡得如此沉，應道：「沒有，是梁兄嗎？」

「是是，小弟睡不着，想找凌兄談談。」推門而入，凌鶴要下床點燈，梁不凡連忙阻止，道：「凌兄，就這麼聊吧，月色甚佳，不必點燈了……」伸手去攔阻凌鶴下床，但左手兩指已戳向凌鶴的「天

鎔穴」。

這一套對凌鶴來說，簡直是班門弄斧，他不屑對他下殺手，好歹娟娟和郭姑娘都認識此人，且有親屬關係，衣袖一拂，梁不凡只感戮出的二指一麻，不禁暗暗震驚。

可是，梁不凡再單純也不會以爲這樣就能得手，右手袖內「錚」地一聲射出一支尺半長的窄劍，在黑暗中泛出藍森森的寒芒。

凌鶴心頭一驚，閃得夠快，只是衣袖仍被戮了個洞，幸虧這「袖劍」是裝在臂上，只能伸縮而不能飛出。

然而，絕未想到，梁不凡撮口一吹，凌鶴再閃是絕對來不及的，因爲二人只距一步，太近太近了，而且點穴之後繼之以「袖劍」，却再以一口氣吹出一個小指頭大的泡泡，「啪」地一聲，這亮亮的泡泡在他的左顴上爆開。

一股淡淡的白烟散開，凌鶴正要出手，却搖搖倒下去，說道：「你——好好卑鄙……」

醒來時，凌鶴隱隱聽到放浪的笑語聲，很久他才睜開眼，發現自己躺在鐵籠中，向下望去，才知道鐵籠吊在半空。

八大家之後居然會有這種子弟，但想想不久以前，八大家之一的李占元、馬如飛等人，不是也會聯手對付過他？

只是由於捻酸吃醋，抑是受人蠱惑收買，這都不關重要了，問題是葉伯庭爲何沒有發現梁不凡對他的暗算？連他自己都能看出梁不凡不像個正派人物，以葉伯庭的經驗會看不出來？

況且，梁不凡去叫門，葉伯庭就該聽到的。

鐵籠吊在大橱上，下面的人來來往往，仰頭上望，像欣賞動物一樣，就在這時，發現梁不凡在下面通過，仰頭上望，呲着牙道：「今天黎明前，據說要來一次烤豬大會……」

凌鶴閉上眼，天道忌盈，卦終未濟，他以爲他活了這麼大，可沒有盈過，所以對天道不免絕望，由于他的入陷，蕭、郭二女的遭遇就難以逆料了。

× × ×

現在，在秘室內，堡主黃世海，二堡主黃宗海正在密議，屋子大，人少，空空蕩蕩地有迴音，黃宗海道：「大哥，既然容他不得，他又殺了堂兄黃天爵及其部下，何不馬上做了？」

「據說這小子會那第九本上的絕學，別人想找他都找不到呢，到了手的人怎麼可以馬上做了。」

「大哥，如果這便宜那麼好撿！『白煞』會拱手讓人，把他帶到本堡來？」

「那是因爲他受了傷，暫時需要個避難所。」

「那麼大哥的意思……？」

「我想知道，這小子到底有多厚的底子。」

「然後呢？」

「再問問他，那巨書上的一切。」

「如果他不說呢？」

黃世海道：「大哥並沒有打譜他一定會說，如果他說了，也就不是我理想中的人物了……。」

「大哥是說準備把他當作一隻……」他一掌豎立在頭頂上，似乎比作一隻公鷄，那張大白臉上有無法描繪的表情。

他們兄弟二人差不多，都是看來細皮白肉，也像是男扮女裝，也可以說是女扮男裝，說他們是男人吧，老大已四十六，非但沒有鬍子，連眉毛都脫落了，有點女性化，說他們是女人吧，粗手大脚，肩寬厚背，喉處有喉骨。

「老二，你說，當今武林是否還能找到第二個比他更合適的年輕人，他的近三代家譜是一個『給事中』，一個『章京』，雖都不是什麼大官，書香門第當之無愧，至於凌鶴之父，名列武林八大家之首，也頗有俠名。」

「大哥……我好不甘心……」黃宗海的大白臉上表情肌扭曲了一下，弟兄兩人的嗓音都很細。

「我就甘心嗎？還不是利用一下，用完之後就……」

「就算如此，大哥，我仍是十分難過，爲什麼別人有咱們沒有？別人能，咱們就不能……」

「住口！」黃世海嘶吼着，太陽穴上青筋暴起，一觸及這件事，他就會妒火中燒，所以他們的視界之內不許可有木棒，木橛和大釘子，這都和那話兒相似。

「怒堡」中不准有公馬，某次馬夫爲黃老大備了一匹公馬，這公馬看到一匹母馬經過而起性，抽打得肚皮「辟抽拍次」地響，黃老大當街一掌擊斃此馬，當然，「怒堡」中從此不准再有公馬，公貓，公狗，甚至公鷄及公鴨，因爲這些畜牲往往肆無忌憚，會在人前公開表演。

當然，「怒堡」的毛房，不論是大解或小解，一律坐式或蹲式，絕對沒有站式的。

總之，由於堡主的忌諱多，似乎就像宮中的太監一樣，他們從不說要去毛厠，老是說去「西跨院兒」。（這是李蓮英那時代的情況。）

「大哥……」黃宗海怕他的大哥，也可以說兄弟二人同病相憐，道：「大哥怎麼說就怎麼做……」

「吩咐下去，先把凌鶴弄到石屋中去吧。」

這石室是正方型的，以方方正正的青石砌成，每塊重兩千斤，靠上端有十來個杯口大的小孔通氣。地面也是青石，任何人被關進來都跑不了。

黃氏兄弟二人進入石室內，凌鶴就着燈光一看，兩個都是大白臉，這其中是否有一個曾和「白煞」以及姜不幸二人在一起過？「白煞」和姜不幸是否也在此堡？

這念頭一起就被消滅，他不願姜不幸的影子再進入他的腦海之中，永不！

黃氏兄弟四道目光在凌鶴身上掃來掃去，是羨慕還是妒嫉？而凌鶴的感受却是：貌有醜而可觀者，有雖不醜而不足觀者，這兄弟兩人予他的感受有「醜人觀止」的印象。

「聽說你的武功很高？」黃老大以尖細的聲音問，他們似知自己的嗓音尖細，男不男女不女，所以人前說話不多，非說不可也會放低聲音。

「遇上高人我不高，遇上庸手我不低……」

「聽說你學過巨書上的武功？」

「無可奉告！」

黃老二要發作，黃老大作了個手勢，道：「你有沒有接近過女人？」

「這種事你也要問？」

「事無不可對人言對不？」

凌鶴笑笑道：「嗯，至少到目前爲止，從未……。」

黃氏兄弟交了一眼色，左右撲上，奇特的掌勁所及，凌鶴身上一些要穴，都像是被指甲戮了一下似的，雖不十分痛，却不能不使他震驚於這種納須彌於芥子的掌法。

他甚至以爲，這弟兄二人聯手的實力比「白煞」還要高。而且輕功和內力無一不精，大約十一二招，兩人突然收手退下，一言不發，兄弟二人又再交換了一個眼色。

由於黃氏兄弟二人極少有笑容，甚而臉上時有怒色，「怒堡」名稱之由來，這也是原因之一。

「我想請問一事，」凌鶴道：「『白煞』是否在此？」

黃世海點點頭，道：「不錯，他在此作客。」

「是否可以讓在下見見他？」

「事了之後，我會把他交給你。」

「聽你的口氣似乎有可能讓在下走出『怒堡』的天門？」

「正是，你我本無深仇，殺兩個部下，也是他們罪有應得，至於你殺了我的堂弟黃天爵，那也是他的報應。」

「黃天爵又是誰？」

「就是借了一兩金子，給江涵的那個人。」

「江涵說黃天爵是他的表弟。」

「那是胡扯，但江涵未必能殺死他，後來我聽說江涵曾和你走得很近，相信是你殺了他的。」他很實在，立刻把「磨石胡同賽汴京……」的事兒說了。

凌鶴楞了一會，如今想來，以江涵的花草之多，那件事實在不足爲奇，可是江涵怎知黃天爵被部下割了靴子的事呢？如果再想想江涵和「白煞」的關係，而「白煞」反認識「怒堡」中人，這也不足爲怪了。

凌鶴問：「你的所謂事了之後，是指什麼事？」

黃世海的白臉上抽搐了一陣，道：「有一件互惠的事，希望你能合作。」

「什麼互惠的事？」

「我送你一件禮物，你玩過之後不必負任何責任，你可以玩一個月或者再久些，玩膩了之後，你可以揚長而去，本人並致送禮金五百兩，是黃的不是白的。」

「到底是什麼禮物？」

「世上最動人的女人……」

「多謝，你還是留着自己用吧……」

黃老二發出一聲怪嘯，所謂「留着自己用」，這不是譏諷是什麼？他們如果能行還會賠了女人再倒貼黃金五百兩嗎？

黃老二要動手，黃老大面罩寒霜揮揮手阻止了他，道：「姓凌的，你是讀過書的人，自知『不孝有三，無後爲大』的古訓……」

「這話是什麼意思？」他當然知道，因爲葉伯庭對他說過「怒堡」堡主不能人事這件事。

「我……」黃世海目蘊凶芒，似乎連呲着的暴牙也突然長了二三分，可是儘管凌鶴不斷地觸犯他的忌諱，却是他精挑細揀中最出色的一個，而且相信再也找不到更好的了，他忍了下來，道：「我不妨告訴你，我因練功受傷，已經不成了……」

「你弟弟黃宗海難道也不成了。」

尖吼一聲，黃宗海一片掌風壓了過去，凌鶴很驚奇，這樣看來不男不女的人竟是絕世高手。

「宗海住手！」眞靈，黃宗海收掌退下，黃世海頹然道：「他初練武功時，時被欲念所擾，苦不堪言，一時衝動竟自行閹了，閹了之後才又後悔莫及。」

凌鶴道：「『怒堡』人才濟濟，絕不乏這種人才，我倒可以爲你們推薦一人，包你們滿意。」

「是什麼人？」

「此人家世，武功及人品，都大有可觀，他就是暗算在下的梁不凡……。」

黃氏兄弟二人沒有半點表情，黃世海道：「我意已決，非你不可，答應了，立刻可以摟抱世間尤物，天下至美，不答應，你猜我要如何整你？」

「烤我對不？」

「我只給你半天的時間來作決定，如你改變主意了！大聲吆呼之聲，即有人來傳遞消息，姓凌的，你的父仇未報，命却只有一條……」

「匡啷」一聲，厚重的鐵門閉上，在外上了鎖。

凌鶴冷冷一笑，不要說他不會攷慮這件事，就算眞的答應了，爲他們播了種，以這黃氏兄弟之狠之毒，還會留他的活口到外面去亂說嗎？」

俗語說：十個女人九個肯，只怕男人嘴不穩，這雖然過份誇大，却足以證明男人嚐了這種甜頭必會到處炫耀，他是如何如何有辦法，如何地風流倜儻？

黃氏兄弟二人才返回他們的院落，一個人晃了進來，由於梁不凡早已供應「怒堡」江湖上的消息，在「怒堡」挺吃得開，到處都可以走動。

「黃堡主，您看小弟如何？」

二黃同時臉微變，黃老大道：「什麼如何？」

梁不凡輕浮地一笑，道：「我的家世、武功、文事底子以及人品，可以說無一不是上上之選，生個第二代，保證白白胖胖，逗人喜愛，而小弟却不要那五百兩禮金！」

分明他偷偷聽到二黃在石屋中對凌鶴說的話了。

二黃目光中昇起了冷霧，袖內雙爪逐漸握緊，黃宗海站了起來，道：「梁不凡，的確，你的人就像你的名字一樣，不同凡響了……」

「這……這可不敢當，不過小弟在那方面確有不發則已，發必奇中的本領。」

黃宗海勾勾食指，叫梁不凡走近，黃老大以爲弟弟要在此做人，深意地看了弟弟一眼，黃宗海還了個眼色，似乎在說他並非要做馬上做人。（未完・五）

江湖詭異傳奇小說

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鬼火魔燈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玉獅玉馬雖是扶桑日息國貢品，又有常谷川作證，八賢王爲愼重起見，限令皇甫天華主僕三日將那單幫客商擒來審問。二人出王府到廢酒坊，想將有關玉獅玉馬的人屍體搬走，石少虎等人已躡踪而至，謝紅梅說是陷阱不可入，石少虎決定入內搜查，發現屍體有王三元、石氏充挑夫的高手、三名捕快，突然出現風鈴鬼火魔燈教副教主、皇甫天華等人，常谷川被殺，幸上官白雲等馳援脫險。却少了謝紅梅，原來是副教主召見她，限半日內捉拿石少虎，紅梅僞裝答應，和石少虎結婚以取信於副教主，將教內內幕向衆俠說出，棄暗投明……

驗收假人頭　瞞騙眞倭女

謝紅梅道：「這主要是由於八郎乃皇甫長安一手敎養成人，爲人處事，氣質脾性，完全是皇甫世家的風格，自然無法假手八郎，完成控制皇甫世家的目的，必須換人，這也是他們事先計劃好的。」

上官明道：「人是何時換的?」

謝紅梅道：「大約在八郎十六歲時，亦即三年多以前。」

上官倩「哦」了一聲，道：「這就對了，從那個時候起，我就覺出有點格格不入，那個假皇甫天華老是顚三倒四的，原來是由八郎換成了七郎。」

謝紅梅道：「事先，王師古曾下了相當大的工夫，負責溝通七郎八郎之間的一切，奈何男女間事畢竟隱密太多，難免會露出馬脚，也正因爲八郎是在皇甫長安身邊長大，根本無法接受他自己眞實的身份，換人之後，與他的父親兄姐發生嚴重衝突，不得已，上野信智這才下藥使他喪失記憶，遣送回國。」

丁小翠道：「八郎的霹靂拳，係皇甫前輩親授，七郎是如何學得?」

謝紅梅道：「經過十幾二十年，在上野信智與王師古的苦心經營下，皇甫世家名存實亡，早巳在王師古的掌握之中，七郎就住在飛雲堡的附近，凡是八郎學到的，七郎都會，八郎交往的人，七郎亦在暗中識得，除倩姑娘之外，幾乎無人能分出眞假來。」

石少虎道：「如此說來，在北京城裏，皇甫世伯遇襲的那一段往事，都是出自上野七郎和王師古的策劃安排?」

謝紅梅道：「第一次酒後遇襲的人，是眞正的皇甫長安，以後便由他人頂替，據紅梅所知，那天夜裏，虎哥離去後，皇甫世伯便做了七郎、王師古的階下之囚，以後的事，大家皆瞭然於胸，用不到我再來重述。」

這些事情，聽起來簡直驚心動魄，令人汗毛直豎，武當掌門人張百愚道：「皇甫大俠目前生死如何?身在何處?」

謝紅梅道：「仍健在人間，可能是被人羈押在徐州。」

張百愚道：「不知確切所在?」

謝紅梅道：「如有必要，可以設法來查。」

大家全爲這一連串神奇的故事所吸引，皆駐箸以聽，酒肉頭陀催促羣豪飮酒加餐，別辜負了這一桌喜筵，舉杯說道：「松上國人一向心狠手辣，留皇甫長安活命作甚?」

謝紅梅飮了一杯酒，潤潤喉嚨，道：「霹靂拳精絕深奧，七郎八郎均未盡得全部眞傳，他們是想逼皇甫長安將這一套拳法的精髓訣竅吐出來。」

自在僧道：「還有一個問題，眞正的皇甫天華到那裏去了?」

謝紅梅道：「被王師古丟棄。」

狼人神色一緊，道：「棄在何地?」

謝紅梅道：「據說是飛雲堡附近的一個山溝裏。」

「這人的脖子上是否勒着一條粉紅色的絲巾?」

謝紅梅道：「此事紅梅只是聽聞，不盡全盤瞭解。」

「誰瞭解全盤內情?」

「自然是王師古。」

事情發展至今，狼人的身份巳呼之欲出，十之八九就是眞正的皇甫天華，而上官、皇甫二世家的兩位女主人，當年指腹爲婚，指的自然是正牌的皇甫天華，絕對不會是七郎八郎。

換言之，假定狼人確爲皇甫天華，那麽，狼人與上官倩便是一對未婚夫妻。滄海桑田，世事多變，二人感觸良深，情不自禁的皆投出一道探測性的眸光。

四目相對，俱覺心頭一顫，忙將眸光移開。

石少虎道：「紅梅，妳說血魔君曾被三老重創，後被松上國人救走，可知曉三老的生死下落?」

謝紅梅搖搖頭，道：「關于三老的事，紅梅一無所知。」

石少虎沉思一下，才說道：「先父三年前意外身故；照周大叔的說法，當時，是被人以一條粉紅色的絲巾懸吊樑上，還從致命要害之處取出一枚燕尾刺，毫無疑問，殺人的兇手，上野七郎、王師古都有份?」

謝紅梅道：「是的，他們都有份，主其事者是萬花樓主尚小雲，也就是上野小雲。」

「既是王師古這一夥人，爲何會故意留下燕尾刺，不怕引起誤會惹上麻煩?」

「他們的目的就是想引起誤會，挑起麻煩，嫁禍給皇甫長安，打擊他的聲名威望。」

「單就此點而言，看來魔燈教算是失敗了。」

「是的，由於石前輩，不，應該說是先父他老人家的深明大義，以及對皇甫世伯的信任，隱忍未發，上野小雲才被迫改弦更張，生擒張三通、苗人傑等人後，強灌藥物，使其喪失記憶，回頭來再暗算皇甫世伯。」

「這是一石二鳥之計，既要刼持皇甫世伯，又欲拖上官世家下水，用心狠毒，莫此爲甚。」

上官白雲慨然一歎，道：「撇開是非善惡不談，上野小雲堪稱是一個神機妙算的奇女子，如今回想起來，不禁令人心裏泛寒，若非三大世家情誼深厚，不然早就相互攻伐，彼此焦頭爛額，甚至烟消雲散了。」

神刀林子俊道：「謝姑娘還沒有說，襲擊日息國特使的是那一些人?」

謝紅梅吃了兩口菜，道：「也是上野小雲姐弟，及王師古他們的傑作，玉獅、玉馬一直密藏於飛雲堡內。」

自在僧道：「我老人家早就說過，尚小雲這個妖女，不是神仙，便是魔鬼，果然不出所料，看將起來，魔燈教前此肆虐少林寺，還殺了兩個萬聖教的黃衣武士，根本是在做戲，一種騙人的障眼法。」

謝紅梅道：「一點不差，有許多都是故意做給天下英雄看的。」

張百愚感慨萬千的道：「一個萬聖教，一個魔燈教，一明一暗，一陰一陽，明的挑戰不成，就用暗的偷襲暗算，雙管齊下，循環運用，無怪乎整個武林會被他們攪得鷄飛狗跳，擾攘不寧，上野信智的智謀的確高人一等，咱們切不可低估了這個亡國之君。」

石少虎道：「紅梅，不論是尚小雲或冷寒星，他們的功力皆超乎尋常的深厚精絕，就他們的實際年齡而言，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是否另有內幕秘辛?」

謝紅梅道：「這當然是有原因的。」

「什麽原因?」

「一則他們得到一部奇書，再則在總部之內發現一種可以助長功力的異果。」

「是那一部奇書?」

「多羅經。」

「多羅經?少虎以前曾聽人說過，三百年前，西域有一位聖僧佛號多羅，曾遍歷中土名山大岳，後來不知所終，想來這多羅經必係多羅聖僧的遺著?」

「事實正是如此，一部多羅經使窮途末路的上野國君起死回生，開創了另一個柳暗花明的新局面，許多奇招異式俱爲多羅經上所載功夫。」

丁小翠忽然問道：「妳說的異果又係何物?」

「百香水晶果。」

「一種水果?」

謝紅梅道：「可以說是一種水果，却絕非普通的水果，每服一枚，約可增添十年的功力。」

「一枚便可平添十年的功力，那要是連服十枚，豈不是要通玄入化?」

謝紅梅道：「那倒未必，服多之後，效力會打折扣，但無論如何，百香水晶果的功效是無可置疑的，造就了不少一等一的頂尖高手。」

「這百香水晶果一年生幾次?」

「一次。」

「數量多不多?」

「每次約二十枚上下。」

「全部供冷寒星、尚小雲、上野七郎他們食用?」

「偶而也會給大臣及其子女，或其他的高手服用，二十年來，紅梅就曾先後服用過五粒。」

自在僧一直對謝紅梅存有戒心，直至

此刻，仍未敢完完全全信任她，含意深遠的道：「梅丫頭，松上國君肯賜爾五枚百香水晶果，可謂不薄。」

謝紅梅乃是冰雪聰明之人，當然聽得出他的言外之意，道：「那是爲了執行任務，替他們拚死賣命，如今，紅梅因未能在五天之內要了少虎哥的命，上野小雲便要毒殺於我，紅梅的生命僅僅還剩下六七個時辰。」

一語提醒夢中人，石少虎丞屋外望一下天色，午時將過，焦急的道：「紅梅，我們該赴尚小雲的生死之約去了，有什麽話回頭再說。」

謝紅梅不表同意，道：「承虎哥不棄，諸位前輩抬愛，紅梅無以爲報，但求一吐胸中秘密而已，很多秘辛內情，必須交代清楚，我怕這一去是九死一生，生還的機會十分渺茫。」

神刀林子俊道：「那就請快說，日息國携來的那一份秘密文件在何人手中？」

「可能已送往總部。」

「松上國的總部在那裏！」

「大別山中。」

「那一份文件異常重要——」

「現在已經不重要了，紅梅所知之事，自信比那一份秘密文件多得多。」

「謝姑娘知道與松上國勾結的我朝內奸？」

「當然，就是擁兵三十萬的護國大將軍朱載德。」

儘管謝紅梅早先便會透露了一點口風，大家還是吃驚不少，面面相覷，一臉惶恐，因八賢王乃皇叔，又係一代名將，握有兵權，雲龍山莊正處於三十萬大軍的夾縫中，一旦發兵來攻，必將鷄犬難留。

上官白雲道：「眞想不到，身爲皇叔，居然會勾結外人，圖謀不軌。」

酒肉頭陀自在僧口沫四濺的道：「皇宮大內，人慾横流，爾虞我詐，爭權奪利的事屢見不鮮，不值得大驚小怪，畢竟做皇叔沒有自己當皇上來的過癮。」

謝紅梅冷然一笑，道：「只怕朱皇叔的皇帝夢難以成眞。」

張百愚道：「謝姑娘是說，八賢王此舉註定會失敗？」

謝紅梅道：「他們經營已久，計劃週密，利用魔燈教暗殺的手段，排除了不少文武大臣，江湖豪客，紅梅以爲他們成功的功算並不低。」

狼人道：「那妳何故說八賢王的皇帝夢難以成眞？」

謝紅梅道：「皇帝人人想做，上野信智豈會甘心後人，據紅梅所知，八賢王根本門不過上野國君，早已被他玩於股掌之上，日後即使迫於情勢，朱載德穿上龍袍，坐上金鑾殿，也必然是一個聽命於人的兒子皇帝，王妃郭晉秀就是一步重要的棋子。」

上官白雲道：「郭王妃也有問題？」

謝紅梅道：「她是上野國君的親妹，叫上野晉秀，八賢王對她可謂言聽計從，百依百順。」

上官明忽然想到另外一件事，道：「上野七郎故意設詞跟舍妹解除婚約，隨後便欲與小郡主共締鴛盟，想來也是出自他們的預謀？」

謝紅梅道：「上野家行事，一切皆有詳細計劃，循序漸進，沒有一件事不是事先計算好了的。」

自在僧難得正經了這老半天，道：「冷寒星上野杏子是萬聖教的副教主，教主何人？」

謝紅梅說道：「大家都知道，是牛立羽。」

自在僧道：「老佛爺曉得牛立羽，但應非眞名實姓，我老人家問的是此人的眞實身份。」

謝紅梅故示神秘的道：「現在已有頭緒可尋，應該可以猜得到。」

丁小翠微偏一下螓首，揚目說道：「我猜到了，一定是八賢王的三個兒子中的一個。」

狼人道：「何以見得？」

丁小翠條理分明的道：「朱字去兩撇是牛，翊字分開爲立羽，只不知是其中的那一個。」

謝紅梅道：「是老二朱翊鈿。」

狼人道：「原來如此，這樣我也曉得魔燈教的教主是誰了。」

上官倩道：「誰？」

「褚金田。」

「這是假名。」

「眞名要從假名裏頭找，褚朱諧音，鈿字分開爲金田，不就褚金田嗎。」

謝紅梅笑道：「正是他們兩個，只是掛名教主，並無實權，同時，朱翊鈿與上野杏子，朱翊鈿與上野小雲，另外還有一層關係。」

石少虎道：「那一層關係？」

謝紅梅笑說道：「他們是兩對未婚夫妻。」

張百愚道：「朱王爺跟上野信智，這兩個人的關係拉得好緊，不單是狼狽爲奸的伙伴，還是兒女親家。」

上官白雲朝窗外望了一眼，道：「午時馬上就要過了，謝姑娘，石賢姪，你們該動身了。」

謝姑娘道：「該說的差不多都說了，有些事一時想不起來，倘若萬幸不死，待紅梅重返雲龍山莊時再說。」

上官倩道：「紅梅姐，乾脆大夥一起跟去，先逼那上野小雲交出解藥，然後一舉毀掉魔燈教如何？」

乃父上官白雲首先反對，張百愚搶先說道：「使不得，這樣謝姑娘的危險太大了。」

謝紅梅道：「紅梅的生死倒在其次，重要的是大家整體的安危，老實說，在座之人沒有一個是尚小雲的對手，何況她手下還有一羣鬼火使者，又有萬聖教、八賢王虎視在側，輕舉妄動的結果，等於是自速其亡。」

聽她這樣一說，大夥兒皆噤若寒蟬，洞房之內登時靜了下來，誰也不敢再亂出主意。

時間急迫，石少虎不敢再多躭擱，命雷峻預備好一輛馬車，親自駕着，絕塵而去。

×　×　×

徐州城內，一條繁華大街上，有一家不太起眼的古玩店，謝紅梅叫石少虎就將車子停在古玩店的外面。

下得車來，走進古玩店，謝紅梅對站在櫃台後面的一位老者說道：「買百年古玉。」

老者的臉色微微一變，道：「可有金馬雕鞍？」

「有紅纓寶劍。」

「要找那一位？」

「當然是作主的人。」

「好，請等一等。」

石少虎知道他們說的都是暗語，亦未多言，那老者入內不久，便又折轉同來，語頗恭敬的說道：「掌櫃的在內廳見客，請！」

謝紅梅頷首一諾，領着石少虎放步前行。

步出後門，眼見是一個四合院，石少虎看見，牆角廊下，屋裏屋外，皆有人把守，戒備甚嚴。

謝紅梅沒有講話。

石少虎亦未開口。

氣氛很沉悶，沉悶中的氣氛，特別緊張。

二人踏進第二進，踏進第二進正對面的一棟大樓。

這是一間客廳，並不很大，佈置的却甚是幽雅別緻，兩旁牆壁上掛滿名人字畫，前面書架上擺滿經史古籍，充滿了書香氣息。

廳內無人。

謝紅梅立在入門之處，朗聲說道：「犬養紅梅報到。」

語聲甫落，從側門內，並肩走出來兩位紅衣少女，石少虎認得，正是在萬花樓招呼客人，碭山城外亦曾見過面的女子。

兩名紅衣少女，一如在萬花樓，依然滿面春風，笑臉迎人，將端在盤子裏的茶盅往桌子上一放，其中一人笑盈盈的道：「紅梅姐，石公子，請用茶，公主隨後就到。」

說吧，立又躬身退下。

謝紅梅噤聲道：「虎哥，請記住，不要吃這裏的任何東西。」

石少虎點點頭，沒有說話。

謝紅梅又說道：「等一下假如紅梅跟上野小雲翻了臉，你什麽都不要管，應不顧一切的向外衝，越快越好，儘速逃離此地。」

石少虎道：「紅梅——」

僅僅說了「紅梅」二字，便聽有一個銀鈴似的聲音說道：「公主駕到！」果見松上國的二公主，萬花樓的樓主，魔燈教的副教主，神機妙算奇女子上野小雲，穿着一身粉紅色的宮裝，在十名紅衣少女的簇擁下，走進客廳。

尚小雲還是老樣子，高貴大方，儀態萬千，待賓主坐定後，才滿臉堆笑的道：「石公子，非常歡迎你光臨本教徐州總壇，但不知係以何種身份來此？」

謝紅梅代爲答道：「同副座的話，石少虎答應願歸順本教。」

尚小雲沒理會謝紅梅，仍對石少虎道：「這可是眞的？」

石少虎道：「是眞的！」

剛剛出現，立在尚小雲身後，萬花樓的那位帳房先生魏大全道：「老夫想聽一聽你歸順本教的理由。」

石少虎瞟了謝紅梅一眼，道：「爲了紅梅，也爲了石某自己。」

尚小雲道：「紅梅是松上國的第一美女，自古英雄難過美人關，這道理說得通，本座想知道，爲了公子自己，指的是什麽？」

石少虎臨時編造道：「自然是希望在魔燈教能够飛黃騰達，揚眉吐氣。」

尚小雲抿嘴笑笑，一臉迷惑：「公子在中原武林，稱得上是拔尖的人物，還有什麽不滿足？」

石少虎略一尋思，道：「皇甫、上官、石氏三分天下的格局早成，很難突破，少虎是想借重外力，突破現勢，更上一層樓。」

尚小雲的一雙美麗的大眼睛，一瞬不瞬的凝視着他，道：「這話倒也言之有理，而且本座保證讓你登上武林盟主的寶座，只是不曉得紅梅能否拴住你的心。」

謝紅梅小心謹愼的道：「我們已經結爲夫妻。」

尚小雲怔了一怔，道：「這是幾時的事？」

「今天上午。」

「這麽快，是爲了解藥吧？」

「屬下不否認一半是爲了解藥，所以才急着趕辦，另一半則是感情成熟的必然結果。」

「爲何本座昨夜召見妳的時候，不曾透露口風？」

「事情未成定局，紅梅怎敢邀功。」

「妳沒有騙本座？」

「紅梅斗胆也不敢！」

「妳的父兄均在父王與大公主身邊，諒你也不至於太愚蠢！」

一想到父親和哥哥，謝紅梅不由的大爲焦急起來，但表面上仍鎭靜如恒的道：「公主說的是，紅梅再愚蠢，也不會做出對不起松上國的事，石少虎他要是胆敢負了我，屬下將是第一個動手殺他的人。」

尚小雲的眼珠子轉了幾下，也不清楚她在打什麽主意，對魏大全道：「老魏，現在未時過了沒有？」

魏大全跑到屋外去，看一下太陽投射的陰影，說道：「未時已過，正當申牌時分。」

尚小雲緩緩說道：「去找找看，『追魂奪命丹』的解藥還有沒有，如果沒有的話，要趕快準備，紅梅只剩下三個多時辰的時間，萬一準備不及，今夜子時一到，就會白白的斷送她的性命。」

石少虎聞言大駭，道：「什麽？副座沒有現成的解藥？」

尚小雲目送魏大全去後，笑道：「就算現在沒有，到時候也會有的，不過，在今天子夜以前，本座倒希望石公子爲魔燈教做一件事，藉以表明心跡，換句話說，也就是你是否誠心歸順本教的一個小小的測驗。」

石少虎望了謝紅梅一眼，道：「做什麽事？」

「殺一個人。」

「殺人？誰？」

「上官白雲！」

謝紅梅大吃一驚，急聲道：「副座，上官白雲是中原武林的第一等高手，少虎

恐怕力有未逮。」

上野小雲道：「就是因爲上官白雲是第一等的高手，所以才必須去之而後快，只要石公子有誠意，本座相信他一定辦得到。」

石少虎道：「上官白雲的功力，遠在少虎之上，幾乎是不可能的事，希望副座能指派別的工作。」

尚小雲道：「君子可欺以方，用點方法，定可馬到成功。」

「少虎愚昧，請副座明示。」

「你與他關係非淺，上官白雲不會防你，猝然下手，攻其無備，一定可以達成任務，其次，偷襲暗算，施藥用毒，都是絕妙的好法子。」

「可是，這一切都必須有絕佳的機會，需要時間等待。」

「機會可以製造出來，三個多時辰足夠了。」

石少虎道：「上官白雲不是庸手，殺他談何容易。」

尚小雲笑道：「石公子，你可以不殺他，甚至也可以立即退出本教，但如想誠心歸順，就必須爲魔燈教做一件轟轟烈烈的事作爲獻禮好了，本座言盡於此，你可以走了，希望今日子夜以前，能看到上官白雲項上的人頭。」

自始至終，上野小雲的臉上一直掛着笑容，沒有說過一句重話，更沒有威脅的言詞。

然而，事實却清清楚楚的擺在面前，她在以謝紅梅的性命作要脅，逼石少虎獻上上官白雲的人頭。

交不出上官白雲的人頭，毫無疑問，謝紅梅只有毒發暴斃一途。

但是，爲救謝紅梅一命，又何忍犧牲上官白雲？

況且，就算石少虎有心如此，不擇手段，也不見得眞能殺了上官白雲。

怎麽辦？

他反覆的問着自己，却找不出一個兩全其美，確切可行的方案來。

千頭萬緒，心亂如蔴中，石少虎駕車離開了魔燈教的總壇——古玩店，離開了徐州。

× × ×

回到雲龍山莊，石少虎仍然一策莫展，無計可施。同時，也不敢將事實的眞象直接了當的說出來。

可是，謝紅梅未結伴而返，大家有目共睹，想瞞也瞞不住。

上官白雲道：「賢侄，謝姑娘怎麽沒同來？」

張百愚道：「少虎，這到底是怎麽回事？」

丁小翠道：「少虎哥，究竟發生什麽事了，你的臉色好難看。」

酒肉頭陀的話最是一針見血：「石小子，是不是尚小雲那個婆娘，以梅丫頭的性命作要脅，出了一個大難題給你？」

你一言，我一語，七嘴八舌，禁不起大家的一再催促，石少虎這才將事實的眞象，原原本本的說出來

却使所有的人都聽得目瞪口呆，楞在當場。

有一個人的反應與衆不同，上官白雲爽朗的大笑一聲，道：「想不到我上官白雲的人頭還能派上用場，好，老夫答應她就是。」

頓使上官明嚇了一跳，道：「爹，你老人家是在開玩笑吧？」

上官白雲莊重肅穆的道：「生死之事，豈可兒戲，若非謝姑娘坦告一切，天下英雄眼前尚在黑暗中瞎摸索，根本不可能得知萬聖、魔燈二教同出一脈，八賢王就是松上國的合夥人，日後但能滅此禍亂，謝姑娘應居首功，怎可見死不救？」

女兒上官倩不能眼見父親人頭落地，大力反對：「人當然是要設法營救，但也不一定非要犧牲爹爹的性命不可，我們可以想想別的法子。」

上官白雲道：「有何法子可想，魔女指名要爲父的項上人頭，根本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

狼人道：「情勢如此，小侄主張放手一搏，合上官、石氏二世家、武當，少林二派之力，不信敵不過一個魔燈教。」

上官白雲道：「四派傾力以赴，對付一個魔燈教，或許不至於一敗塗地，但賢侄不要忘記，萬聖教的主力亦在徐州，八賢王還有三十萬大軍，逞強的結果，徒然白白的再多犧牲幾條性命，徹底斷送了天下武林的前途。」

神刀林子俊說道：「上官大俠乃是武林翹楚，國之棟樑，他日撥亂反正，全賴閣下運籌帷幄，盼能愼重考慮，勿輕言犧牲。」

上官白雲仰天長歎一聲，道：「說什麽武林翹楚，道什麽國之棟樑，老夫任令魔燈教恣意胡爲，無力爲張三通、苗人傑雪仇，亦無能爲自己洗冤在前，復懼於萬聖教的威名，高掛免戰牌，倉惶逃命在後，眞可謂集貪生怕死，庸懦無能於一身，死不足惜。而謝姑娘胸羅秘辛甚多，借重大力之處正殷，斷斷不可犧牲。」

石少虎鄭重其事的道：「不論是上官世伯，或是謝姑娘，都舉足輕重，缺一不可，當務之急是，如何籌思一條兩全的絕妙好計。」

張百愚緊鎖着的眉頭乍然一展，道：「貧道倒有一計在此。」

石少虎心頭一喜，道：「請張前輩快說出來聽聽。」

「咱們可以造一顆人頭給他。」

「人頭如何製造？」

「人頭當然沒有辦法製造，但可以易容化裝。」

「那還是需要一顆眞的人頭才行。」

「難就難在這裏。」

快刀手雷峻道：「這倒不難，霸王刀王三元，林大人手下的三名捕快，咱們莊上的四名高手，以及常谷川兄的遺體，入殮之後，目前暫時仍存放在雲龍山莊，尚未入土，相信他們九人若泉下有知，亦不會反對以他們無用的頭顱，來做一件有意義的事。」

上官白雲道：「這倒不失爲是一條絕妙好計，但必須經過精密超卓的化裝易容才行，萬一露出破綻，謝姑娘固然必死無疑，連石賢侄也會陷身險地，千萬輕率不得。」

石少虎道：「世伯所慮甚是，空有好

計，沒是第一流的易容高手，就沒有辦法付諸實行。」

丁小翠道：「誰說沒有易容高手，有，而且正是第一流的。」

石少虎不由怔愣了一下，道：「是那一位？」

丁小翠望着師父張百愚，神采飛揚的道：「遠在天邊，近在眼前。」

石少虎會意，道：「是張老前輩？」

丁小翠點頭不語，上官白雲道：「張道長是何時開始鑽研此道的，老夫怎麽毫無所聞？」

張百愚謙虛的笑笑，道：「易容一道，百愚從小便有所偏好，已浸淫了數十年，只是自知功力尚淺，故一直未曾厚顏獻醜。」

時間已經迫在眉睫，幾乎是無路可走，就算是一匹死馬，也只好當作活馬來醫治。」

來至停屍之地，齊將九具棺木打開，張百愚精挑細選，選了一顆頭顱大小，臉型輪廓與上官白雲爲近似的人頭，立即割下來，攜往密室。

經過一番精心的整修門面，巧妙化裝，約莫半個多時辰後，便告大功告成。

在場目睹之人，莫不爲張百愚的神乎其技歎爲觀止，無論在神韻、輪廓、膚髮的顏色等等，簡直就是上官白雲的項上之物。

酒肉頭陀自在僧讚道。「牛鼻子，你這一套本事還眞不賴，神仙也挑不出毛病來。」

上官白雲道：「石賢侄，事不宜遲，你趕快上路吧。」

是的，天色早已大黑，算算時間，僅餘個把時辰，忙將人頭裝進一個木匣子裏，石少虎仍乘原車，揚鞭絕塵而去。

× × ×

到達徐州魔燈教總壇，火速求見尚小雲，當上野小雲出現在那一間客廳時，却沒有見謝紅梅的芳踪。

石少虎焦急不已的道：「副座，賤內紅梅呢？」

尚小雲笑意盎然，從容不迫的道：「紅梅在內室休息，等一下自會出來與公子相見，先談談你的任務吧。」

石少虎將木匣往尚小雲面前的桌上一放，道：「托副座的福，幸不辱命，已達成任務。」

尚小雲並未開啓木匣，一雙清澈如水的大眼睛，在石少虎的臉上轉來轉去，似欲從他的神態表情上，看出一些眞僞虛實來。

好在，石少虎早有萬全的心理準備，沒有露出馬脚。

尚小雲開始以訊問的口吻說道：「正如公子自己所言，上官白雲身手不凡，是如何得手的？」

「副座敎導有方，出其不意，攻其無備，用偷襲暗算的方法。」

「有無被人撞見？」

「絕對沒有？」

「殺掉一個上官白雲，換得一個如花美眷，值得嗎？」

「當然值得，何況紅梅曾經說過，只要少虎誠心歸順，副座日後將會有數不清的好處給屬下。」

「她沒有騙你，公子如果表現的好，本座包你會有享不完的榮華，受不完的富貴。」

「還請公主多提拔，多栽培！」

「好，打開。」

「是！」

尚小雲處事謹愼，不願自己動手，命石少虎來開，甚且在石少虎開啓的時候，還保持了一段相當的距離。

但是，任她心思細察，聰明絕頂，奈何張百愚的手法實在高明已極，自在僧看不出破綻來，她上野小雲同樣誤認爲眞是上官白雲項上的人頭。

尚小雲堆下一臉的嬌笑，拍了兩下手掌。」

不久，謝紅梅便在魏大全的陪伴下走進來。

雖然分開的時間不過兩個時辰，兩個人却皆有恍如隔世的感覺。

四目相對，二人都來不及說話，尚小雲便自說道：「你們還沒有圓房吧？」

謝紅梅故作羞人狀，低頭說道：「屬下二人今日上午才結婚。」

尚小雲笑容可掬的道：「今夜的洞房花燭夜，春宵一刻值千金，本座不躭誤你們的大好春光，請回吧。」

事情出乎意料的順坦，二人皆喜出望外，雙雙深施一禮，携手退出。

「請等一下。」

才跨出客廳的門，又被尚小雲叫住了，二人止步回身，石少虎道：「副座還有事？」

尚小雲道：「本座是想宣佈一下爾後的任務。」

謝紅梅道：「下一個任務是什麽？」

「殺兩個人！」

「要殺兩個：」

「一個是武當掌門人張百愚。」

「另一個是何人？」

「狼人。」

「有無時間限制？」

「越快越好？！」

「副座，屬下與少虎正値新婚燕爾，可否多寬限一些時日？」

「新婚燕爾，是該多一些温存的時間，原則上本座不反對，但可惜拖得太久，誤了本座的大事。」

「屬下盡力而爲就是！」

「但願如此，你們可以走了。」

退出古玩店，上得馬車，駛過了一條街之後，二人緊繃的心弦才稍稍放鬆一點，石少虎道：「紅梅，她可曾給你服用解藥？」

「有。」

「會不會是假的？」

「應該不會，上官白雲的一顆人頭，挽回了她對我的不少信任，只是，爲了紅梅，白白的斷送了上官世伯的一條命，實令我痛不欲生。」

說着說着，滾下兩行熱淚來，眞情流露，感人至深。

石少虎忙將實情告訴她，這才轉悲爲喜，破涕爲笑。

「紅梅，依妳看，她眞的相信少虎已歸順魔燈教？」

「尚小雲爲人多疑，她永遠不肯輕易相信任何人。」

「那她怎會如此大方的放過咱倆？」

「無非是想利用你多爲她殺幾個人而已。」

「眼前的厄難，算是暫時解除，面對未來，必將是更多更大的艱難險阻，不知梅妹有何高見？」

「此事非三言兩語可盡，我們回家再談吧。」

× × ×

石少虎、謝紅梅能够活着回來，雲龍山莊上的人莫不歡欣鼓舞。

爲了爭取時間，謝紅梅下得馬車，立即將上官白雲、上官明、上官倩、張石愚、丁小翠、自在僧、狼人、林子俊、雷峻等人召集至石少虎的一間書房內，在嚴密的戒護下，共商機密大事。

首先，謝紅梅跪倒在地，給上官白雲磕了三個響頭，一本正經的道：「謝謝世伯的救命之恩，沒有你老人家犧牲的精神，我這個做侄媳婦的，此刻可能早已魂遊地府。」

上官白雲忙不迭的將她拉起來，說道：「謝姑娘快別這樣，老夫只不過說了一句空口白話而已，並未眞的獻上項上的人頭。」

謝紅梅道：「雖然是假的，却與眞的具有相同的意義，如非世伯決心捨命相救，可能根本想不到以假亂眞的計謀來。」

她爲人甚是機伶，又給張百愚磕了三個響頭，謝過張掌門的易容大恩後，道：「張老前輩，勞您的大駕，趕快再給上官世伯化個裝。」

張百愚一怔，道：「事情已成過去，還易容作甚？」

謝紅梅道：「在魔徒的心目中，上官世伯業已作古，不宜再公然露面，只要他們認定他老人家確已死亡，紅梅與少虎就有在魔燈敎繼續活動的餘地，甚至可以利用下一次任務的機會，給他們來一個迎頭痛擊。」

上官白雲道：「還有下一次任務？」

石少虎道：「尚小雲命令我們還要殺兩個人，一個是武當張掌門，一個是狼人兄。」

狼人聽得一呆，道：「這就奇了，小弟的命怎能跟張掌門、上官前輩的人頭相提並論，姓尚的妖女在攪什麽鳥？」

謝紅梅道：「許是因爲你正是皇甫天華的關係。」

酒肉頭陀自在僧道：「兩個太少，何不連我老人家也扯進去，這樣更熱鬧，梅姑娘倒是說說，要如何給魔燈敎一個迎頭痛擊？」

謝紅梅道、「此事言之尚早，以後再作計較，我們應該集中心力，討論現在的事。」

上官白雲聽謝紅梅言之成理，馬上表示同意，道：「張道長，那就再麻煩一次，替老夫修整一下門面吧。」

張百愚頷首稱善，隨即展開工作。

謝紅梅道：「如欲瞞天過海，這還不够，紅梅希望上官公子、上官姑娘兄妹，能披蔴戴孝，扶着那一口無頭屍的棺木，即刻西去，裝做出回鄉安葬的樣子。」

上官白雲道：「需要這樣大張旗鼓？可是又得到什麽重要的消息？」

謝紅梅說道：「在魔燈敎，紅梅是偷聽到一個消息，萬聖、魔燈二敎的主力，正在向徐州集結，準備再配合八賢王的一支精兵，一舉將天下英雄全部殲滅在這附近。」

神刀林子俊道：「有這種事？可知他們發動的日期？」

謝紅梅道：「主力一旦集結完成，隨時可能發動，大概就是在這最近二三日的事。」

上官白雲的鬍子已被張百愚剃掉，正在兩隻眼睛上下功夫，自在僧正經八百的道：「面對未來，梅姑娘有何高見？」

謝紅梅道：「不是紅梅有意洩大家的氣，以我們此時的功力，絕非上野君臣與八賢王的對手，爲了保全實力，我主張儘速撤出徐州百里以外。」

上官白雲沉重的歎息了一聲，說道：「難道就此長期逃亡，眼看着國破家亡不成？」

謝紅梅道：「當然應該設法突破現狀，救亡圖存。」

張百愚道：「如何突破現狀？又如何救亡圖存？」

謝紅梅道：「就紅梅所知而言，可能只有一條路可走。」

丁小翠道：「那一條路？」

謝紅梅道：「找到三老，或者是他們的武學遺跡。」

酒肉頭陀自在僧猛灌了三口老酒，道：「三老生死下落如謎，只知曾出現南方山中，而南方土地何其遼闊，山岳復不知凡幾——」

「篤……篤……篤……」

三聲敲門聲，打斷了自在僧的未盡之言。

這個節骨眼上會有人敲門，定非尋常小事，大家不由皆臉色驟變，提神戒備。

快刀手雷峻打開一條門縫，見是雲龍山莊的一名管事，道：「有事？」

管事躬身答道：「有一個自稱是魔燈敎的護法，叫魏大全的老頭求見主人及夫人。」

石少虎、謝紅梅聞言大吃一驚，交代大家留在書房裏，萬勿輕舉妄動，二人足底抹油，大步迎出去。

魏大全早已闖入，正大模大樣的負手而行，瀏覽着雲龍山莊的彩燈彩帶。

幸好行過正式的婚禮，雲龍山莊上處處洋溢着喜氣。

也幸好上官世家、武當派的人俱已撤出去，倘若被魏大全撞見，後果眞是不堪設想。

石少虎、謝紅梅已到，魏大全哈哈一笑，道，「兩位還沒有睡？」

謝紅梅道：「正要睡，魏護法有何見敎？」

魏大全招招手，從外面進來兩名手下，抬進來一個共有六層的大型禮盒，道：「兩位閃電結婚，副座準備不及，特命魏某補送來六樣薄禮，取其六六大順之意，尚請不吝笑納。」

石少虎抱拳說道：「請上覆副座，說我石少虎感激無涯，魏護法快請入內小坐

，雲龍山莊尚有喜酒殘羹，咱們痛飲幾杯如何？」

魏大全倒頗知趣，乾咳一聲，道：「不了，賢伉儷春宵寶貴，改日再行叨擾，魏某告辭了。」

送走魏大全，返回書房，說明原委後，自在僧粗聲大氣的道：「尚小雲這個婆娘當眞是一個魔鬼，恩威並濟，軟硬兼施，蠻懂得施點小恩小惠，購買人心。」

謝紅梅道：「她還另有目的，是想一探雲龍山莊的虛實。」

石少虎道：「林大人，現在整個情勢已大致明朗，請即刻啓程回京，稟明皇上，儘速發兵前來，事到如今，沒有朝廷的兵馬，勢難控制全局。」

林子俊道：「石公子，下官即時啓程就是，但不知日後如何連絡？」

石少虎說道：「爲了尋覓三老，今後少虎亦不知將身在何處，但無論如何會與雲龍山莊保持連繫，林大人來此一問便知道。」

這時候，上官白雲易容的工作已告完成，比原來的樣子要粗獷憨厚一些，再換上一身下人的裝束，簡直就是一個道道地地的跟班的。

尋覓三老，無疑是大家希望之所寄，以徐州爲中心，仔細規劃一下少林、武當二派，上官、石氏二世家所負責的區域，並約好相互聯繫的方法，當天夜裏，便離開雲龍山莊，踏上不可知的未來。

× × ×

沒有人知道三老在那裏，找起來何異大海撈針，四派動員了所有的人力，像是盲人瞎馬，由徐州向南，一座山一座山，一個區域一個區域的展開地氈式的搜尋工作。

事實上，搜尋的工作一直沒有停過，只是動員的人力沒有現在多，計劃也沒有現在這樣嚴密。

八仙山，二姥山，大尖山，虎頭山，火炎山，三日之內，一鼓作氣，就搜了五座山，結果都是一場空，毫無所獲。

這日，來到了鳳陽山，在石氏世家負責的地段內，發現了一樁奇怪的事。

有三個年輕人，二男一女，在山上砍柴，砍柴的方式，與衆不同，不用刀，而是以掌代刀，手法乾淨俐落，動作快速美妙。

輕身功夫同樣超人一等，爬樹的功夫比猴子還快，咔！咔！咔！一棵樹的橫枝，一眨眼的工夫便砍光了。

三人中最長的不過十六七歲，最小的一個男孩大概只有十一二歲，孩童天性，貪玩好動，小男孩與另一個十三四歲的小女孩，偶而會在樹林子裏嬉戲玩耍一番，石少虎親眼看到，隨便縱身一躍，就有二丈多高，一個成名的武林高手，也不過如此。

石少虎甚覺納罕，走過去問那最小的男孩：「小弟弟，你叫什麽名字？」

小孩生得眉清目秀，見面前出現三個陌生人，不免有一點羞怯，畏畏縮縮的道：「我叫王念石。」

謝紅梅問另一個小女孩：「小妹妹，妳又叫什麽名字？」

小女孩稍微大方一些，說道：「王武當。」

王念石這個名字倒沒有什麽，王武當却引起石少虎的興趣，道：「女孩子家，怎麽會叫武當呢？」

王武當清清脆脆的道：「不知道。」

大男孩也過來了，謝紅梅道：「我猜你大概是叫王少林。」

歪打正着，大男孩反問一句：「妳怎麽知道？」

謝紅梅一楞，說道：「你眞的叫王少林？」

大男孩道：「是呀，這位姐姐還沒有回答我的話呢。」

謝紅梅笑道：「我是猜的。」

王少林、王武當、王念石、石少虎在心裏邊默唸了好幾遍，道：「這名字是誰給你們取的？」

大男孩王少林道：「我爹。」

石少虎道：「你爹的名字叫什麽？」

「我爹叫王十甫。」

「幹什麽的？」

「砍柴的樵伕。」

「家住那裏？」

「在山那邊。」

「帶我們去見見你爹好不好？」

「不好。」

「不好？爲什麽？」

「我爹不許我們跟陌生人來往。」

說到這裏，任憑石少虎、謝紅梅、雷峻怎麽問，兄妹三人，再也不肯多說一個字。

而且，將砍好的薪柴收拾好，連最小的王念石都揹了百十來斤，越過山脊，下山而去。

小孩畢竟沒有心機，不懂得如何騙人，石少虎、謝紅梅、雷峻就跟在他們後面，目送小兄妹三人下山，走進山窪裏的一戶人家。

石少虎道：「雷總管，你馬上派人去通知一下少林、武當派，我看八成是找對地頭了，我和紅梅先下去瞧一瞧。」

快刀手雷峻領命離去，石少虎、謝紅梅兀自下山。

山窪裏，小溪旁，左側，靠近山崖的地方，一排竹籬笆的裏面，圍着五間瓦房，青石爲地，滿目花香。

奇怪，就這麽一會工夫，三個小兄妹便不見了。

籬笆上的門也關着，石少虎只好敲打一下門板，探首向內，揚聲說道：「裏面有人嗎？」

連叫了三遍，才有人應聲，走出來一位四十多歲，粗布衣褲，臉膛白白淨淨的，眉宇之間似非粗人的人。

他並未開門，站在門內道：「兩位有何貴幹？」

石少虎望一下就放在屋簷下，小兄妹三人揹回來的薪柴，道：「請問尊駕可是王十甫？」

那人聲音洪亮，中氣十足：「老夫王十甫，朋友何人？」

石少虎道：「在下石少虎，石繼堯之子，石破天之孫。」

此話一出，王十甫馬上堆下一臉驚異之色，道：「你再說一遍，眞的是石繼堯之子，石破天之孫？」（未完・十九）

俠義傳奇小說



黃鷹・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嚴拾生發現四條柱子內用劍敲擊有空洞的廻音，懷疑曹廷將毒氣藏在這裏，利用行宮新建作掩護比較安全，正在想辦法弄出來一看，曹廷早已有四個殺手暗中監視，猝然用暗器射傷嚴拾生，他帶傷逃命，踰高牆摔跌至重傷，適遇常德公主回宮，便將遇襲和發現毒氣之事告知，常德公主忙分撥人手回宮向皇上報訊，將嚴拾生藏在轎內，另四個殺手亦趕來暗襲常德公主，齊飛及時趕到護駕，和燕十三、長孫無忌等會合，參見皇上，共商對策，常德公主取出行宮詳圖，大覺寺鐘樓面對行宮，是一個威脅，與此同時，曹廷正在大覺寺的後殿內……

一言破煞氣　歡笑各聚頭

整座大覺寺的僧人巳經被曹廷的人取代，在別人來說這並非不容易，在他來說却是輕而易舉，以他目前的實力要解决大覺寺的僧人畢竟還是一件很簡單的事情，要手下喬裝僧人也是一樣。

易容改裝原就是東瀛武士的專長，他的手下對他又是如此的忠心服從。

避暑山莊一役雖然令他傷亡慘重，他手下仍然有一批旣可靠又能幹的武士，只是人雖然很多，沒有一個是可以吐露心事的對象。

深感寂寞之餘他不由又想到了練青霞，這些年下來，練青霞與他之間的感情，旣是師徒，也有如父女的了。雖然有很多事情他不能對練青霞傾訴，到底也很多是可以的。

最令他感覺苦悶的還是由現在開始仍然有一段頗長的等待時間。

他巳經等待了多年，那一份耐性是不必懷疑的了，只是面臨這麽重要的關頭，難免有一份難受的感覺。

石柱秘密的被揭露他並沒有消息，他雖然老謀深算，安排了兩批人輪候，却是怎也想不到第一批人被嚴拾生臨死前放倒，另外一批人截擊途中遇上了齊飛，亦無一倖免。

但雖然這樣，他還是有一種不祥的感覺，只可惜這種感覺是在他深感寂寞之後才到來。



他才生出着人到行宮去一看的念頭，便聽到了呼喝聲，那種呼喝聲一聽便知道是有敵人殺進來，而且勢不可當。

——他們怎會找到這裏來。

心念一轉他當機立斷，便要下令在鐘樓上的人引發火炮。

他當然想不到在他要下命之前燕十三長孫無忌與齊飛巳殺到了鐘樓上。

燕十三長孫無忌齊飛在神武營的高手採取行動，殺進大覺寺前巳經採取行動的了。

他們借助神武營的設　，發揮神武營高手不能够發揮的威力，在繩鈎射掛上鐘樓的飛簷同時，身形亦如離弦箭矢，衝天火炮般射上半空，手抓飛繩，一再往上疾射，在被喬裝僧人的東瀛武士發現之前，撞破窗戶，闖進了鐘樓內。

鐘樓內赫然有一座火炮。

看見這座火炮燕十三不由鬆一口氣，長孫無忌都不由揑了一把冷汗，也更加佩服燕十三的直覺了。

燕十三非獨巳經考慮到石柱內埋藏了火藥，還考慮到引爆火藥的方法，發現鐘樓與石柱在同一直綫上，便巳懷疑到除了可以用引綫引爆火藥外，應該還有一種更簡單更快捷的方法。

他却是想不到那竟然是一座火炮，對火藥火炮這種東西他畢竟知道不多，認識有限。除了在戰場上，用火炮的機會實在很少，也所以從未經歷戰陣的長孫無忌也一樣沒有想到這樣東西。

他們不明白曹廷怎能够弄來一座火炮運進大覺寺，安排在鐘樓上，却不能不承認這座火炮若是發射，轟在石柱上，不難引爆石柱內藏着的火藥，使四條石柱在同時間爆開，散發出毒氣來。

火炮也顯然早巳安排妥當，旁邊燃點着長明燈數盞，守候在火炮旁的八個喬裝僧人的武士也顯然經過嚴格訓練，早巳接受指令，在什麽時候採取行動，也所以看見燕十三他們突然闖進來，雖然沒有曹廷的吩咐，立即採取行動，搶過火把，長明燈上燃着，燃點火炮上的引子。

他們的反應敏銳，長孫無忌燕十三更加敏銳，燕十三一個身子幾乎是貼着火炮身邊滾過，寶劍一劃，將燃向火藥引子的火把削斷。

兩個僧人隨即拔出一旁的倭刀向燕十三斬至，其他的人繼續手執火把撲向火炮。

每一個都是在拚命，燕十三雖然武功高強，又有一變寶劍在手，仍然被迫退。

一個火把終於燃着了火藥引子，燕十三速劃三劍都趕不及，狂吼聲騰身撞向火炮的炮身，長孫無忌齊飛同時採取相同的行動。

他們任何一個都未必能够移動那座沉重的火炮，可是三個同時採取一種行動，同時將所有的氣力用在那一推之上，那座火炮終於被撞開了半尺。

火藥同時爆發，霹靂一聲，鐘樓的一面牆壁碎裂，窗戶碎片橫飛，一道火虹未絕，疾射了出去，在夜空中劃過，蔚爲奇觀。

鐘樓上偏側了半尺，射到了行宮，與那些石柱的距離便已有接近二十丈距離。差之毫釐，謬之千里，燕十三就是明白了這個道理，才有這種行動。

有那麽一段距離，石柱當然没有影响，可是立在火炮鐵彈落下的那兒的兩個神武營高手，便首當其衝，還是不免粉身碎骨。

練青霞也就在石柱旁邊，看見火炮的威力，不免魄動心驚，但爆炸之後，還是不由得發生了一聲歡呼，她知道曹廷安排了火炮，也知道火炮在引發之前還是被燕十三等及時阻截，移動了目標。

其他神武營的武士亦明白是什麽囘事，眼看發出了歡呼聲。

他們跟着採取行動，在石柱四面發掘，以免地下埋藏着其他的火藥引子，其餘的人亦四面散開，準備應付其他突然而來的襲擊。

× × ×

火藥爆發的一聲霹靂當眞是驚心動魄，整座鐘樓爲之震動，燕十三等人的耳膜雖然没有震破，那刹那亦處於接近失聰的狀態。

他們的動作没有停下來，厮殺緊接再展開，那些東瀛武士如何是敵手，一個接一個倒下，却没有一個後退，全都是悍不畏死。

燕十三長孫無忌齊飛不約而同結合在一起，一路往下衝殺，當者披靡。

神武營的高手在寺院內這時候亦與喬裝僧人的東瀛武士展開慘烈已極的搏鬥。

他們也許是受了曹廷的感染，與那些東瀛武士一樣全都是悍不畏死。

那些東瀛武士無疑都知道已到了末路，一個個合力拚命，若非神武營的高手亦是同樣有拚命的心態，人數盡管在他之上，而未必能够阻擋他們的衝殺。

曹廷也就在這一片混亂當中走出殿堂，走向鐘樓，他聽到了那一聲霹靂，雖然聽到行宮那邊的反應，但看見從鐘樓殺出來的燕十三三人的表情，亦知道火炮的計劃已經失敗，自己已到了絕路。

他的一張臉立時漲紅起來，在他來說，這到底是前所未有的打擊。

燕十三没有見過曹廷，可是一看迎面來的這個人的氣派，亦明白這到底是那一個。

曹廷的感覺也是，脚步一停，緊盯着燕十三，突然叫出來：「燕十三——」

「曹廷——」燕十三很快便冷靜下來了。

曹廷也是，接問：「爲什麽你總是要跟我作對。」

燕十三笑了。「你還是再冷靜一些才跟我說話。」

曹廷一怔，歎了一口氣，轉問：「你是怎樣發現這裏的秘密的？」

燕十三道：「因爲我的好朋友發現了行宮的秘密。」

曹廷追問：「那一個？嚴拾生？他怎會發現的？他那來這種本領？」

燕十三笑了笑。「他的本領雖然不太好，可是，他的運氣却是比任何人都要好，瞎打誤撞也找到行宮去發現了石柱的秘密。」

「我的人——」曹廷三個字出口便住口。

燕十三道：「你的人都已盡了力，但你的安排絕無疑問還不够妥善，以致消息未能够及時送到來。」

曹廷笑了笑。「這不是不够妥善，是我太小心了，有時候太小心並不是一件好事。」

燕十三道：「你就是担心你的人留在行宮附近太多很容易引起別人的注意。」

「而且行宮佔地甚廣，要全體監視並不是一件容易事。」曹廷又笑了：「我也不相信石柱的秘密會這麽容易被發現。」

燕十三道：「就因爲這個原因，你們所做的預防措施其實並不足够。」

曹廷道：「我以爲我的思想極其精密，每做一件事都是無懈可擊的，」一頓一聲歎息。「可惜人算不如天算。」

「事實的確是這樣。」

「這也是老話，入中原以來，我早已發覺很多老話都是很有道理的，但到頭來還是疏忽了這一句。」

燕十三道：「我們也是。」

曹廷道：「那個嚴拾生呢，我想見見這個人。」

燕十三道：「很快你會見到他的。」

曹廷笑了笑。「他已經死了？」

燕十三道：「以你的所爲，你以爲還有生存的希望？」

曹廷笑了笑，說道：「要殺我是並不容易。」

燕十三道：「到現在爲止没有一件事是容易解决的。」

曹廷目光一轉。「火炮並没有擊中目標。」

燕十三道：「我們已盡力而爲，要火炮落空並非完全是僥倖。」

曹廷說道：「我是多此一問，可是在這個時候，無論我怎樣說話也是値得原諒的。」

燕十三笑問道：「你還有什麽話要說的？」

曹廷道：「没有了——」隨即背轉身子。

一個神武營的高手也就在這時候奔向這邊來，斬殺了一個喬裝僧人的東瀛武士，殺得性起，衝向曹廷。

曹廷雙目暴睜，突喝一聲，道：「你敢——」

那個神武營的高手一怔，亦一聲暴喝，揮刀斬去，曹廷腰插的倭刀亦在這時候出鞘。

閃電也似的刀光，閃電也似劈出，一聲霹靂暴喝，驚天動地。

這一刀的威力，這一喝的威勢，簡直是匪夷所思，燕十三長孫無忌齊飛在那個高手揮刀同時亦一齊撲上，可是仍然來不及阻止曹廷這一刀。

刀疾斬而下，斬向那兩神武營高手唯一的破綻，一刀將他劈開兩爿。

曹廷刀隨身囘，撞開了齊飛的鐵笛，長孫無忌的軟劍，再迎向燕十三的一雙寶

劍。

「嗆」的一聲，倭刀三寸刀尖被燕十三的一雙寶劍剪斷，燕十三雖然被震退三步，曹廷倭刀的凌厲氣勢亦在刀尖斷去同時消散。

「好劍——」曹廷脫口一聲，人與刀倒退半丈，倭刀一翻，指着燕十三。

「無堅不摧，當然是好劍。」燕十三雙劍在手中盤旋。

曹廷冷冷道：「以你的武功，未必是我的對手，但有這樣的一雙寶劍爲助，却是要重新估計。」

燕十三道：「你等於赤手空拳與我交手，我這雙寶劍在握，你內力再好也無濟於事。」

曹廷道：「這一戰並不公平。」

燕十三道：「我們以三對一，本來就已是不公平，這一戰却也無須公平。」

「不錯——」曹廷刀再舉。

燕十三長孫無忌齊飛同時暴喝撲上，曹廷亦一聲暴喝，身形拔起，看似要撲前，半空中却倒翻，一股濃烟同時在他的身上爆開來。

那股濃烟迅速擴散，曹廷身形半空中翻滾，三個起落，周圍三丈已盡在濃烟包圍中。

燕十三三人身形同時散開，分三個方向，包圍着那一股濃烟，他們雖然知道曹廷在濃烟中一樣看不見濃烟外的情形，但仍然極盡小心。

他們的身形才落下，濃烟中已响起了衣袂破空聲，却是急而亂，四面八方的散發開去。

燕十三三人不約而同一齊伏倒在地上，耳貼地面，傾耳細聽。

有過一次的經驗，曹廷要利用這個方法脫身是很困難的了。

他們伏地即起，一齊向東面追出，曹廷也果然在東面脫出濃烟，往外掠去。

才掠出濃烟，燕十三已追到，一雙寶劍剪至，截斷了曹廷的退路，長孫無忌齊飛同時左右掠來。

曹廷囘身一刀，倭刀的一寸刀鋒又被那雙寶劍剪斷，他第二刀没有出手，身形倒翻，往外再急掠。

燕十三三人緊追不捨。

那些可以抽身出來的神武營高手亦緊追在後，聲勢浩大。

一出大覺寺，曹廷很自然的撲向行宮那邊，未到行宮，迎面已一羣人追來。

爲首的也就是練青霞，率領一羣神武營的高手，一個個精神奕奕，威風凜凜。

曹廷脚步一頓，目光一落，笑了笑。

「好徒兒」——」

練青霞咬咬嘴唇。「我們師徒之情在避暑山莊已了斷。」

曹廷仰天大笑。「好，看你們如何對付我！」

練青霞尚未囘答，那羣神武營的高手已呼喝着衝殺過來，聲勢有如怒濤。

曹廷不由退一步，回顧追殺前來的燕十三等人一眼，仰天一歎，當中衝出。

他的身形一面移動一股股濃烟從地下爆發，翻翻滾滾一條烟龍也似舞向長街。

燕十三等人會合在一起，緊追不捨。

他們不錯人多勢衆，燕十三長孫無忌等四個高手好不容易才越前。

曹廷的輕功絕無疑問很高強，內力造詣也在一般人之上，身形展開一刻不停，逐漸將燕十三他們抛開。

他是奔向皇宮的方向，燕十三等人立即確定，也同時想到了他的動機。

他們的輕功原都是很好，尤其是燕十三齊飛，這時候亦都已施展至極限，可是曹廷非獨也有一身很不錯的輕功，而且有很多掩護身形的方法，烟霧暗器之外還有一種見風即迸發亮光，令人爲之目眩的粉末，燕十三等一路追來，被受困擾，始終追之不及。

到曹廷的烟霧暗器等等用盡，人已在皇宮內，直撲大殿。

對皇宮內的環境相信没有人比他更熟悉，而皇帝的脾性他也顯然很清楚，推測皇帝在這種心情這個時間之下會在什麽地方。

皇帝也果然在大殿內，周圍都是高手，但這些高手又怎能够阻擋曹廷？

看着他長驅直進，勢如破竹，那種氣勢已不是強勁兇悍什麽所能够形容。

皇帝居然没有被他的氣勢壓倒，高坐在殿上，很冷靜的看着曹廷殺奔前來。

常德郡主在皇帝身側，原是有些恐懼，但看見皇帝這樣，亦變得堅強起來，冷靜的看着。

燕十三齊飛長孫無忌練青霞這時候也追到來了。

練青霞長孫無忌雖然輕功没有燕十三齊飛的好，但環境的熟悉却是在他們之上，抄捷徑便省却了許多不必要走的路，所以能够同時趕到來。

那些侍衛連忙讓開，燕十三他們越衆而前，到了曹廷身後三丈，還是停下來。

曹廷與皇帝之間的距離已不到一丈，若是揮刀一擊，没有人能够阻止那一刀。

連燕十三也没有這個信心，所以只有停下來，靜觀其變。

曹廷知道燕十三他們已趕到來，却没有理會，倭刀斜指着皇帝，他有絕對的信心在燕十三他們採取行動之前一刀將皇帝斬殺。

皇帝仍然什麽表示也没有。

曹廷盯着他，終於問：「你不怕？」

皇帝淡然道：「何懼之有？」

曹廷道：「只要我刀一動便可以將你斬殺刀下，你還是年輕——」

皇帝道：「毒氣的危機經已消除，你的身份又已被揭穿，還有什麽事朕放心不下的。」

曹廷道：「你不在乎自己的生死？」

皇帝道：「生死有命，一定要死就是在乎又有什麽用？」

曹廷冷笑道：「你不像是說這種話的人。」

皇帝道：「正如你之前也只是像一個賢能的臣子？又焉知原來是倭奴化身？」

曹廷道：「你既然清楚我的身份，還不快快跑下來求饒？」

皇帝面色一沉，喝道：「大胆曹廷，見了朕竟然還不下跪，說這種話？」

曹廷大笑道：「你在廢話什麽？」

皇帝道：「你忘了現在什麽身份？」

曹廷道：「是什麼身份，我以爲你已經很清楚，却還來說這種話。」

皇帝道：「朕只見你仍然身穿我朝的官服，仍然以曹廷自居。」

皇帝接道：「到這個時候你還不棄刀下跪。」

曹廷一怔。「好厲害的嘴巴。」

曹廷搖頭冷笑。「你是眞的活得不耐煩的了。」倭刀一引，作勢欲斬。

皇帝毫無懼色，也毫無要閃避的反應，曹廷冷笑接道：「你若是以爲我眞的不敢殺你可就大錯了。」

皇帝只是盯着他，曹廷接道：「我一刀出手，任何人也阻止不了。」

常德郡主聽到這裏，終於忍不住插口：「你若是要這樣對付皇上，也等不到今天。」

曹廷目光一轉。「你這個女人懂得什麼？」

常德郡主歎了一口氣。「我只懂得你現在與不懂事的女人並無分別。」

曹廷又是一怔，常德郡主歎着氣接道：「我以爲你就是事敗，也會像一個大男人，頂天立地，怎知道現在與一個罵街的潑婦並無分別。」

曹廷冷笑。「你也知道什麼是潑婦罵街？」

常德郡主道：「我雖然久在宮中，也有時間到外面走動，看看民間的情形。」

曹廷搖頭。「這又是什麼同事，每一個人都好像變得完全不像是本來。」

常德郡主笑了笑。「你明白自己變了便成。」

曹廷忽然問：「你也不怕死？」

常德郡主道：「本來是怕的，但現在想來，若是死得有意義，死又有何妨？」

曹廷道：「變了變了。」

常德郡主道：「我們這些人都是變好，只有你繼續變壞。」

曹廷大笑。「無論你怎樣說，今天要我罷手可是沒有這麼容易。」

常德郡主道：「這你是打算怎樣？」

曹廷道：「你們姊弟兩個隨我走？」

「到那兒去？向東瀛？」常德郡主笑問：「你前功盡廢，一無所得，這樣同東瀛去，如何見你在東瀛的朋友？」

曹廷說道：「總有一天我會捲土重來的。」

常德郡主又笑了。「你以爲還會有人信任。」

曹廷道：「這是後話了。」

常德郡主道：「你以爲你能夠將我們帶到東瀛去？」

「不能便殺了。」

「現在你到底明白喪家之犬是怎樣子。」常德郡主冷冷的看着曹廷。

曹廷冷冷的接道：「你若是多說半句，我便立即將你斬殺刀下。」

燕十三即時應道：「這時候你能夠殺得多少人？」

「能夠殺得多少便多少。」曹廷緩緩同身，道：「燕十三，你可有信心阻我出手？」

「沒有——」燕十三應得很快。「否則我不會等到現在仍然不出手。」

曹廷目光一掃。「其他的人？」

他的目光最後落在練青霞面上，練青霞一條飛索在手，蓄勢待發，與曹廷目光接觸，沒有迴避。

「很好——」曹廷笑了。

練青霞道：「感覺上是的。」

曹廷道：「所以有機會你也會毫不猶疑的出手。」

練青霞道：「只要有機會。」

曹廷道：「也不枉我教導你一場。」

練青霞道：「這是過去的事了。」

曹廷道：「很好——」

燕十三接說道：「在你來說却是很不好。」

曹廷笑笑。「我不好，你們的皇帝也不好。」

燕十三道：「我們的皇帝乃人中之龍，一心在國家，視死如歸，有何不好。」

曹廷又道：「你們當然不會忍心看着我殺他的。」

沒有人同答，曹廷倭刀一揮，接喝道：「那就給我滾開！」

也不等答覆，又喝道：「三數之內，還有人擋着我的去路，莫怪我刀下無情！」也不同頭看，接喝道：「起來——」

皇帝沒有反應，曹廷大喝：「起來！」同刀一翻一插，正好插向皇帝的腋下。

他原是要以刀背將皇帝架起來，却怎也想不到常德郡主就在這時候抄起旁邊的几子疾向那柄倭刀砸去。

在他的身後，也就只有皇帝常德郡主二人，對他可以說一些殺傷力、一些威脅也沒有，所以他完全沒有提防這兩個人，更是怎也想不到常德郡主竟然有此一着，也所以他同刀一插一架，頭也不同。

到他感覺不妥的時候，常德郡主的几子已砸在倭刀上，居然將那柄倭刀砸的蕩開去。

他驚怒，一聲咆哮，轉刀便斬，練青霞的飛索也就在這時候飛捲而至，齊飛的鐵笛亦脫手飛出。

他很自然的揮刀一擋，「嗆」一聲，鐵笛被震飛，刀勢迅速一斬，仍斬向常德郡主。

練青霞的飛索同時捲住了他的右臂，隨即一拖，將他的刀勢帶動，一斬落空。

他揮刀再斬，燕十三巳擋在常德郡主面前，他的右臂仍然受練青霞的飛索影响，刀勢一展便停頓。燕十三寶劍即時斬下，又斬斷了刀鋒三寸。

齊飛同時接同飛上半天的鐵笛，倒躍而同，鐵笛點向曹廷的面門，長孫無忌的軟劍亦飛削而至。

這只是刹那間的事情，曹廷又一聲咆哮；刀一轉，將飛索削斷，凌厲的刀勢同時將所有人迫退。

包圍着他的所有人亦跟着停下動作，一個個只是緊盯着曹廷。

皇帝這時候才道：「曹廷，你還不束手就擒？」

曹廷大笑。「到底是個娃娃，若換是別人，就不會這樣說話的了。」

皇帝淡然道：「朕知道你要聽的是什麼話，只是那種話不是朕說的。」

曹廷怔住，盯着皇帝。「原來我眞的是低估了你。」

皇帝道：「你也低估了其他人，否則

以你的老謀深算，又怎會倒得這麼快？」

曹廷無言，皇帝接道：「朕絕對相信你有喜歡的一套了斷方法。」

曹廷道：「難道我選擇什麼方法也要得你許可？」

皇帝搖頭。「殿上有江湖上的英雄好漢，朕從來沒有想到要支配他們。」

燕十三接道：「江湖人有江湖人的道義，但皇上不許，我們也不能作主。」

曹廷道：「你們當然也不會阻止皇帝的旨意。」

燕十三道：「當然——」

曹廷目光一轉。「我明白，這是皇帝樹立威信的時候，你們當然也明白。」

燕十三道：「所以你應該明白我們將會採取什麼行動。」

曹廷冷笑。「對東瀛的習俗你其實也很明白。」

燕十三道：「這對你來說是最不幸的事。」

曹廷目光轉向練青霞。「我也曾告訴你們有關東瀛的習俗。」

練青霞道：「我沒有忘記，但要我動手，却是必須皇上的許可。」

曹廷仰天大笑，所有人只是看着他，沒有反應。

他大笑了一會，終於停下來，霍地面向皇帝跪下來，朗聲道：「東瀛戶澤三四郎求賜一死。」

皇帝緩緩的說道：「賜戶澤三四郎一死。」

曹廷半身一轉，面向東方，盤膝坐下，倭刀一轉，插進小腹中，一拖一切。

鮮血狂湧，他面不改容，接喝一聲：「青霞——」

練青霞彎刀巳在手，應聲在曹廷身後疾劈而下，砍飛了曹廷的頭顱。

殿堂內雖然那麼多人，那刹那竟然沒有發出聲響，只有曹廷頭顱落地滾動的聲音。

然後很突然的，所有人齊皆跪拜下來，齊呼一聲：「皇上洪福——」

燕十三齊飛是例外，在衆人跪下同時，身形展開，往外疾掠了出去。

江湖人到底是江湖人。

× × ×

行宮那四條藏着毒氣瓷球的石柱終於被拆下來，送到適當的地方爆破，以絕後患。

看着石柱安全拆下來，燕十三才放下心，沒有立即離開行宮，信步而行，心頭說不出的落寞。

齊飛一直在他身旁，沒有說話，也不像是有意，只是信步而行，不過那麼巧在燕十三旁邊，就好像跟着燕十三走動。

走了好一段路，燕十三終於停下來，仰首嘆了一口氣。齊飛不覺問道：「你又在想起你的朋友？」

「可以不想？」燕十三反問。

齊飛搖頭。「我是不可以的。」

燕十三道：「你也許不知道盈盈纖纖是如何可愛的兩個少女？」

齊飛道。「我知道，他們就像是玉嬌嬌，但無論如何，她們生前都較玉嬌嬌活得快樂。」

燕十三道：「你怎知道玉嬌嬌活得不快樂？」

齊飛道：「她還未嫁進唐門，唐家的大少爺便橫死，又如何快樂？」

燕十三道：「這你是承認她跟唐門大少爺在一起是很快樂的了。」

齊飛怔住，燕十三接道：「你既然是她的好朋友，當然很清楚她的爲人性格，若是她對唐門的大少爺一點意思也沒有，又或者被迫，你以爲她會不會答應嫁到唐門去？」

齊飛道：「應該不會的。」

燕十三道：「相信你知道這件婚事的時候，多少雖然會有些懷疑，結果還是不能不接受。」

齊飛點頭，燕十三接道：「若是她沒有自己的性格原則，相信要將她留在唐門，也不是一件易事。」

「當然了。」齊飛毫不猶疑的。

燕十三又道：「她也絕無疑問是一個聰明人，所以看穿了我的意圖，當日我企圖藉意她的婚事，騙取她的解藥，結果不免落得一個中毒的下塲。」

齊飛眉飛色舞的。「她絕對是一個聰明人。」

「而且她也有她的理想，所以，雖然她有解藥在手，並沒有以此要脅我履行諾言。」

「看來她的確不大喜歡你。」

「經過唐門大少爺的事，她追求的應該是一種絕對的安全感，我終年浪跡江湖，當然是談不上甚麼安全感的了。」燕十三笑顧齊飛。

「你不用這樣看着我，人稱我浪子，當然，也不是一個可以讓她依托終生的對象。」

「長孫無忌是另一種人。」

齊飛冷冷的說道：「你說了這許多話，目的就是要告訴我長孫無忌是最佳的選擇。」

「相信你也同意。」

「否則我早巳將他殺掉。」

「長孫無忌也是認眞的。」

「那玉嬌嬌死了，他便應該到黃泉下陪伴她，怎忍心讓她一個人那麼寂寞。」

「她是不會寂寞的。」

「怎會不寂寞？」

「之前她喜歡的唐門大少爺不就是在黃泉下？」

齊飛又是一怔，燕十三接道：「這不是你要殺長孫無忌的主要原因。」

齊飛沉吟着又道：「他答應了娶玉嬌嬌爲妻。」

燕十三道：「玉嬌嬌若是在生，他一定會履行諾言，以我所知他對玉嬌嬌也有很大的好感。」

齊飛立即道：「唐家大少爺死了，玉嬌嬌不是留在唐門？」

燕十三道：「那是因爲帖子巳經發出了，花轎又到了門前，可是唐門的老祖宗仍然覺得這是一種不人道的所爲，仍然給玉嬌嬌再嫁的機會。」

齊飛搖頭。「你就是不明白。」

燕十三笑笑。「我只是明白了死了就是死了，不再有感覺，活着的人才是重要的，正如玉嬌嬌九泉之下，也不希望看見你現在這樣。」

齊飛道：「你那裏知道玉嬌嬌是甚麼感受。」

燕十三道：「我只看出玉嬌嬌不是一個普通女子。」

齊飛道：「當然了，所以你企圖騙婚，立即被她看破，給你一些教訓。」

燕十三笑問道：「以她一個這樣聰明的女子，你以爲她會不會看出你對她的感情？」

齊飛沒有作聲。燕十三接道：「可是她並沒有給你機會。」

「甚麼機會？」

「她給我，給長孫無忌的機會。」燕十三很冷酷的。「在她來說，這實在是一件很簡單的事。」

齊飛怔怔的看着燕十三。

「這唯一的解釋就是她發覺你根本不適合她，不願意跟你在一起。」

「爲甚麼？」齊飛脫口問。

「你難道不覺得自己糾纏不清，一些也不洒脫。」燕十三接問：「你難道看不出玉嬌嬌是怎樣性子的一個女子？」

齊飛沒有作聲，燕十三搖頭。「我相信你是清楚的，只是你不肯接受這個事實，連接受事實的勇氣你也沒有，還說其他甚麼？」

齊飛瞪着燕十三，胸膛起伏，顯得有些激動，燕十三沒有避開他的目光。「你若是玉嬌嬌的眞正好朋友，希望她九泉下能够安息，便不要再做那種無聊的事。」

齊飛只是瞪着燕十三。

「我說這番話無疑是有些殘忍，但總要有人說的。」燕十三又笑笑。「現在你可以動手了。」

齊飛鐵笛在手，斜指着燕十三，接問：「你要跟我動手？」

燕十三笑笑。「是你要跟我動手。」

齊飛又問：「有甚麼好處？」

燕十三說道：「我說了這許多令你不高興的話，難道你不想將我狠狠的教訓一頓？」

齊飛道：「可惜你說得又實在有些道理。」

燕十三笑問：「你也是一個喜歡說道理的人？」

齊飛道：「有時候。」

燕十三接問：「這件事你是準備就此罷休的了。」

齊飛道：「當然了，你跟我又沒有甚麼過不去，難道就因幾句不舒服的話來跟你拚命。」

燕十三笑笑道：「你甚麼時候離開京城？」

齊飛道：「跟長孫無忌了斷之後。」

燕十三一怔道：「你還是要跟他過不去。」

齊飛道：「方才我進來的時候老遠巳看見她跟練青霞走在一起，看來很親熱，我看着便生氣，本來便要過去狠狠的教訓他一頓，你却在這時候出現了。」

燕十三道：「可是你不是要……」

齊飛截道：「我絕對承認之前找你痲煩是毫無道理，也沒有否認你的話很有道理，事實亦是不準備跟你交手甚麼的了！可是長孫無忌不同。」

燕十三歎了一口氣。「我一直在跟你說的就是長孫無忌的事。」

齊飛大搖其頭。「你們是兩個人，他又不是你的甚麼人，你怎能够代表他說話，替他作主？」

燕十三只有歎氣，齊飛又道：「這個人朝三暮四，喜歡了一個人又一個人，不好好的教訓一頓怎成？」

燕十三歎着氣道：「這可是他個人的事。」

齊飛道：「可惜他本來是玉嬌嬌的人，不幸我又是玉嬌嬌的好朋友。」

燕十三又說道：「沒有比這更不幸的了。」

齊飛目光霍地一轉，燕十三不用望也知道是長孫無忌練青霞到來，他已經聽到他們的笑語聲。

齊飛目光一轉再轉，回到燕十三面上，道：「這是我們之間的事，你最好不要插手。」

燕十三淡然一笑。「毒氣的事經巳解決，我的確巳沒有插手的必要。」

說着他身形一動，掠上了旁邊高牆上，接道：「這一次我只是看熱鬧。」

「看到不對路的時候還是會前來的。」齊飛冷笑。

「也許。」燕十三索性在牆頭上臥下來。

說話間長孫無忌練青霞巳從假山旁邊轉出來，看見齊飛迎面悍立在那裏 脚步不由停下。

齊飛沒有作聲，只是盯着他們。

練青霞第一個開口問：「你怎麼也跑到這裏來？」

齊飛道：「當然是因爲我知道長孫無忌在這裏。」

長孫無忌接道：「你找我？」

「毒氣的事巳經解決了。」齊飛冷冷道：「你大概沒有忘記你答應過甚麼。」

長孫無忌方點頭，練青霞巳問：「你是認眞的？」

齊飛道：「否則，我千里進京所爲何事？」

長孫無忌道：「毒氣的事若非你鼎力帮忙也不會這麼順利解決，你這樣做當然是有原因的。」

齊飛說道：「原因你我都清楚了，也不用再多說的了。現在你還有甚麼心願未了。」

長孫無忌沉吟着，道：「每個人總有許多心願的，要完全了結唯有到生命的終結。」

「你不是要我等到那個時候。」

「我沒有忘記當日說過甚麼。」長孫無忌目光轉向燕十三，不等他開口，燕十三巳高聲道：「這一次我只是看熱鬧。」

長孫無忌笑笑。「那你看好了。」

練青霞轉道：「你認爲齊飛這樣做沒有錯。」

燕十三說道：「觀點與角度每個人各有不同，我却也沒有忘記，長孫無忌曾經答應。」

練青霞說道：「那是爲了不想節外生枝……」

燕十三反問：「長孫無忌可是一個言而無信的人。」

練青霞一怔，燕十三接道：「這也只是長孫無忌的事情，跟你好像是沒有甚麼關係。」

練青霞叫出來。「難道你一定要看見他們其中一個倒下來。」

燕十三道：「這可是他們的事，他們一定要以生命作勝負來决定，有誰能够阻止。」

練青霞道：「我不會坐視不管的。」

燕十三道：「那可要看長孫無忌打的是甚麼主意了，若是他願意，也沒有甚麼人能够阻止。」

齊飛接道：「包括我在內。」

練青霞冷笑道：「很好。」

「不好——」長孫無忌突然插口。

練青霞反問：「甚麼不好？」

長孫無忌說道：「這是我跟齊飛之間的事情，我不想其他人插手，包括你在內，可是這一來，難免會惹你生氣，當然不好。」

練青霞問道：「若是我插手，你會怎樣？」

長孫無忌深注着她道：「你不會插手的。」

練青霞亦看着長孫無忌，好一會，長歎一聲。「這你要小心了。」

長孫無忌道：「我會小心的。」一頓轉向齊飛。「我們到那兒去？」

齊飛目光一轉道：「這不是適合的地方。」

長孫無忌點頭。「郡主的行宮現在多的是侍衛，聞聲而來，雖然不會阻止，對你我多少難免會有些影響。」

齊飛道：「而且你現在的心情也不會太好，我不願乘人之危。」

長孫無忌道：「你要在那兒？」

齊飛道：「明天早上，日出之時我在城南的雨花台等你。」

長孫無忌道：「一言爲定。」

齊飛道：「你總算還像個男人。」頭一仰，接問燕十三：「你也會在塲？」

燕十三坐起來，伸了一個懶腰。「你們若是在這裏動手，因利乘便，也無妨看看，可是跑到那麼遠，還是大清早，可就沒有這個興趣了。」

練青霞目光轉落在他面上。「你一些也不關心？」

燕十三冷冷地道：「他們一定要拚過你死我活，那一個管得這許多。」

練青霞道：「這可是齊飛——」

「齊飛也好，長孫無忌也好，對我來說也是一樣。」燕十三牆頭上一彈而起，再一個翻身落在地上，隨即往外走去。

練青霞脫口問：「你要到那兒去？」

「江湖人當然是回江湖去。」燕十三頭也不回，繼續往外走。

練青霞怔在那兒，齊飛冷冷的看了她一眼，亦轉身舉步，走了出去。

長孫無忌目送齊飛背影消失，才走到練青霞身旁。「不用担心。」

練青霞搖搖頭，道：「那個人是瘋子，不可理喻，說拚命便拚命，教人如何不担心。」

長孫無忌道。「他的武功也不見得比我高，而且我也會拚命。」

練青霞目光一閃，忽然道：「我們跟皇上說，請他調派侍衛，將齊飛逐出京城去。」

長孫無忌笑了笑。「不用跟皇上說，我們也可以調動神武營的高手，可是我知道我們不會這樣做。」

練青霞搖頭。「我——」

長孫無忌笑笑。「你只是氣在上頭，胡亂說話。」

練青霞又搖了搖頭。「我是什麼也會幹的。」

長孫無忌輕擁着她的肩膀。「難道到現在我還不明白你對我的心意？」

練青霞的眼圈不由紅起來。

× × ×

轉了幾個彎，回頭不見了練青霞長孫無忌追上來，燕十三忍不住打了一個「哈哈」。

齊飛也就在這時候一旁轉出來。「什麼事這樣高興？」

燕十三搖頭。「這是我個人的事。」

齊飛盯着他。「你是覺得練青霞比纖纖盈盈更痲煩，慶幸沒有給她纏上？」

燕十三一怔。「你在胡說什麼？」

「是否胡說，只看你的表情我便巳清楚。」齊飛笑了笑。「男子漢大丈夫，爲什麼不承認就是這回事？」

燕十三盯着他，歎了一口氣。「你讓我心中有些秘密好不好。」

齊飛道：「我也不想說出來的，可是如骨在喉，不吐不快。」

燕十三搖搖頭。「你越來越像一個人了。」

「嚴拾生？」齊飛追問。

燕十三又搖搖頭。「你是否可以同答慢一些，反應別這麼快？」

齊飛搖頭。「理由巳經說了。」

燕十三笑笑。「幸好你不是嚴拾生那種人，否則整天跟着我，可就痲煩了。」

齊飛笑了笑。「跟着你沒有什麼不好，經過毒氣的事，你當然更有名，沾些光采，對我來說，總是好的。」

燕十三又盯着他，突然大笑。「幸好明天大清早你便要到雨花台跟長孫無忌拚命。」

齊飛道：「我是叫他在那兒等我，可沒有說我一定會到那兒去。」

燕十三道：「你不是說一言爲定？」

齊飛道：「你的記性不像這樣壞，這四個字是他說的，不是我說的。」

「可是你巳經答應。」

「我也不是什麼君子，答應了難道一定要做到？」齊飛一面的笑容。

燕十三看着搖頭，道：「你不像這種人。」

「本來不是的，只是現在想來，就是變成那種人也沒有什麼不好。」

燕十三又搖頭。「我還是不明白。」

齊飛笑了笑，才道：「還不是你那番說話。」

燕十三沉吟着。「看來那番話我還是不說的好。」

齊飛道：「我不能否認從你那番話當中領悟了許多做人的道理。」

燕十三方待說什麼，齊飛話又巳接上。「也是方才我才明白嚴拾生爲什麼老是跟着你。」

燕十三道：「我們是老朋友。」

齊飛搖頭。「主要還是他明白跟着你實在有很多好處。」

「我可不覺得。」

「所以由現在開始我是決定跟着你了。」齊飛說得很認眞。

「什麽——」燕十三叫起來。

齊飛接道：「反正我已多時沒有在江湖上行走，有一個老江湖指引，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燕十三呻吟着。「你不是認眞的。」

齊飛又笑笑。「一個好像你這樣的大俠也總要一個我這樣的人跟着才像樣。」

燕十三又一聲呻吟。「你不是還要告訴我你連名字也要改做十三。」

「好主意——」齊飛眉飛色舞的。「齊十三叫來亦實在响亮。」

燕十三看着他，一個頭那剎那彷彿要變成兩個，歎息着問：「有什麽可以令你改變主意？」

「沒有。」齊飛回答得很爽快。

燕十三再問：「那我總有辦法擺脫你的吧？」

齊飛沉吟着。「你不妨嘗試一下，我相信我不會比不上嚴拾生的。」

燕十三正要說什麽，齊飛已又道：「你當然有很多話要說，正如對嚴拾生一樣，可是時間多着，用不着一下子說光。」

燕十三微笑。「嚴拾生的耐性可比你好得多了。」

齊飛亦笑了。「我相信他也會像我這樣通情達理。」目光再一閃，一旁走開。

燕十三不由回頭看了看，常德郡主正就站在那邊，一雙眼充滿熱情的望着燕十三。

接觸那種目光，燕十三心頭一凜，正要抽身離開，常德郡主已舉步走前來，一面問：「你們在談什麽？」

燕十三道：「江湖上的事。」

「江湖上又發生了什麽事？」常德郡主興緻勃勃的。

燕十三淡然道：「你又不是江湖人，沒有知道的必要。」

常德郡主喃喃道：「那是必又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充滿了刺激。」

燕十三更冷淡的應了一聲，才說道：「也許——」

常德郡主道：「這你是準備回到江湖上去解決那 事的了？」

燕十三道：「江湖人當然要回到江湖上。」

常德郡主忽然一笑。「這我明白了，江湖上根本沒有事發生，只是你要回到江湖上。」

燕十三一怔，常德郡主突然變得這樣聰明，實在是令他有些意外。

常德郡主接道：「我也覺得你回到江湖上好一些，官場的刻板生活到底是不適宜你的。」

「當然了。」燕十三疑惑的看着常德郡主。

常德郡主道：「皇上的意思是你什麽時候離開給他說一聲，好教他爲你設宴踐行。」

燕十三道：「這個不必了，江湖人到底是不習慣。」

常德郡主接問：「那你打算在什麽時候離開？」

燕十三沉吟着道：「這是我第一次進京，總要到處去看一看，一頭半個月是要的了。」

常德郡主道：「京城中的名勝古蹟我全都熟悉，我給你引路不會錯的。」

燕十三皺眉道：「郡主金枝玉葉，要郡主引路，姓燕的如何担當得起？」

常德郡主笑笑。「我也不在乎，你更就不要說這種話了，什麽時候開始？」

燕十三沉吟着。「明天怎樣。」

「好啊，這時候最好就是到水西門外的莫愁湖。」

燕十三道：「那麽明天早上我在水西門等候。」

「一言爲定。」常德郡主顯得很興奮的。

燕十三笑接。「明天見——」轉身往行宮外走去。

常德郡主想追前，但結果沒有，看見燕十三一路頭也不回，無疑是有些失望，但那種眼神令人一見，亦不難看出充滿了愛慕。

燕十三並沒有看到那種眼神，但一路走來，總是覺得常德郡主在後面看着的。

轉了三個彎他才回頭，看不見常德郡主，却看見齊飛躡着脚步跟來。

「你眞的由現在開始便跟着我？」燕十三歎着氣。

「由明天開始也可以的。」

燕十三無可奈何的點頭，道：「這也好，最低限度我暫時也可以安靜一下。」

齊飛接問：「明天你眞的要到莫愁湖去？」

燕十三道：「那麽有名的地方，難得到來，看看也是好的。」

齊飛道：「不錯，據說當年明太祖和他的部將中山王徐達曾經在那附近下棋打賭，就是以莫愁湖爲賭注，結果是明太祖輸了，現在整個莫愁湖都是徐家所有。」

「可沒有不讓別的人在附近遊玩。」

齊飛立即道：「這我也得走一趟，看看了。」

燕十三點頭：「有常舉郡主作伴，別人去不到的地方我們也應該可以，」一頓又是一聲：「明天見——」舉步再往外走去。

齊飛沒有再跟上，看着燕十三的背影，笑了笑，這一笑燕十三當然看不見，否則他的脚步無論如何也不會那麽輕鬆。

× × ×

清晨。

在日出之前長孫無忌便已來到了雨花台，只等齊飛出現。

雨花台是城南的勝境，盛產一種五色的小石子，玲瓏燦爛，相傳梁武帝時有一個雲光法師在這裏講經，自然天花亂墜，所以名雨花台，而那些玲瓏燦爛的小石子據說就是天上降下來的神花所化成。

雨花台下有一個著名的永寧泉，水味甘美，長孫無忌也捧了一口喝下，却不是甘美的感覺。

從泉後的倒影他已經看見練青霞遠遠的等在一株樹後，他知道練青霞一定會到來，並沒有阻止，亦知道阻止不了。

他也沒有洞破練青霞的行動，只是心中實在感慨，亦只有希望齊飛早些出現，早些解決。

他當然不知道齊飛被燕十三點破的心意，大澈大悟，根本已提不起興趣到來，這時候甚至已離開了京城，南下江湖。

長孫無忌的耐性一向都很不錯，但現在等着還是不免煩躁起來。

練青霞的耐性本來就沒有長孫無忌的好，到長孫無忌有煩躁的感覺，她已經忍耐不住，由藏身的地方走出來。

長孫無忌只當作沒有看見，可是到練青霞接近，還是不免轉過身子去。

練青霞隨即嚷起來：「這一戰根本不公平。」

長孫無忌苦笑：「他只說清早，日出之前，現在還未到時候。」

練青霞回身一指。「你看——」

長孫無忌發覺旭日已東升，搖頭：「這個人眞是——」

「以我看，他是故意如此，好讓你心情不安，才容易對付。」

「他應該不是那種人。」

「難說，以我看他根本就不是你的對手，說不定他早已到來，到你心情最混亂的時候才現身。」

「這樣做對他並無好處。」

「能够將你擊倒，這還不是好處？」

「可是對他的名譽多多少少也有些影响。」

「所以他才選擇這裏，燕十三不來更遂了他的心願，沒有人證。」

「你不是來了。」

「這有什麽用，我又不是江湖人，跑到江湖上說，有那一個會相信？」

「這根本不是江湖上的事情。」

練青霞嘟喃着道：「說不定燕十三也是這個壞心腸，所以不願意到來作證。」

「燕十三又怎會這樣做？」

「那他爲什麽不到來，難道他不將你當做朋友，完全不關心你的生死？」練青霞冷笑：「他就是這樣也不是一件值得奇怪的事情。」

「你怎會這樣想？」

練青霞脫口道：「因爲他發覺比不上你。」

「他那一點比不上我？」

練青霞欲言又止，長孫無忌忽然笑了笑：「有一點倒是的，他沒有我這麽本領，能够贏取你的芳心。」

「胡說——」練青霞的臉紅起來。

也就在這時候，他們聽到了馬蹄聲，不約而同回過身去，練青霞的手更不覺落在腰間彎刀的刀柄上。

「別這樣緊張。」長孫無忌按着她的手。

來騎終於奔近，鞍上的騎士翻身而下，赫然是一個神武營的高手。

練青霞認識這個人，非常奇怪，這個人施過禮，隨即道：「是那個齊飛叫卑職到來的。」

「到底什麽事，」長孫無忌練青霞異口同聲。

「齊飛要卑職傳話，他要跟燕十三闖盪江湖，是不會到來的了，兩位有興趣在這裏等下去，都無妨等下去。」

長孫無忌練青霞怔怔的聽着，練青霞脫口罵一聲：「這個人——」

才三個字出口，不由笑出來，長孫無忌亦不由得露出歡容。

那陽光也就在這時候照在他們的身上，燦爛的陽光，充滿了温暖，也充滿了希望。

× × ×

燕十三這時候也披着陽光，却是輕騎走在南下的路上，想到齊飛與常德郡主在水西門外等候，亦不禁笑出來，這笑容却隨即凝結。

齊飛一騎也就在這時候，在前面林子裏轉出來，一面笑容，高呼一聲，叫道：「早——」

燕十三板着臉道：「你怎會跑來這裏的。」

齊飛笑應：「當然就是因爲你跑來這裏了。」

燕十三悶哼一聲，齊飛又道：「若是一開始便跟不上，如何替代嚴拾生的地位？」一頓一笑：「還有一個好消息要告訴你的。」

「什麽好消息。」

「郡主也來了，」齊飛笑得很開心。

「什麽？」燕十三目光一轉，便看着常德郡主淺笑盈盈的，一騎從林子裏轉出來。

燕十三一個頭立時像變成了兩個，瞪着齊飛。

「別這樣看我，在我到來之前她已經到了，」齊飛笑着：「她身爲郡主，隨便一句話，最少也有六七千個眼綫在監視着你住的地方。」

燕十三轉顧常德郡主，不等他開口，常德郡主已笑道：「我是沒有惡意的，可是我感覺你在說謊。」

燕十三一怔，常德郡主接道：「我跟皇上說過的了，皇上也贊成我到江湖上跑跑，領悟一下民間的疾苦，也贊成我跟着一個你這樣的好人，高手？」

燕十三冷冷的：「我可不贊成，也不會答應。」

「不要緊，我只是跟在後面，不會影响你的行動的。」

「我也是。」齊飛接上口。

燕十三目光一掃。「我走我的路，你們路上有什麽遭遇，可與我沒有關係。」

齊飛又一笑，望着常德郡主。「你放心，他不是心腸那麽硬的人。」

燕十三瞪着齊飛，常德郡主隨即道：「這早我就看出來了。」一頓接問：「燕大哥，我們先到那兒去？」

「是啊先到那兒去？燕大哥。」齊飛也很認眞的。

燕十三仰天連打了一串「哈哈」。

常德郡主奇怪的問齊飛。「這又是什麽意思？」

「他高興極了，一時間想不到先到那兒去，只有發出高興的笑聲，」齊飛也隨即打了兩個「哈哈」。

常德郡主若有所悟，亦一聲「哈哈」，催騎上前。

燕十三看着他們，連「哈哈」也打不出來了，等到齊飛常德郡主兩騎來到了身旁，只有無可奈何的催騎上路。

陽光這時候更輝煌了。（全文完）

司馬洛傳奇故事

銀蛇劫

馮嘉・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李英把雅典娜帶到達賴星的家裏，達賴星十分喜歡她，但雅典娜却時刻在想着如何殺死他，後來一個重要的電話來了，達賴星匆匆離去，原來他的一間汽水廠被封閉了……佐治乘達賴星不在時向雅典娜求歡，雅典娜利用他沒法將李英殺死，果然，雅典娜的離間計得逞，李英死在佐治手上……達賴星回到家中，告訴雅典娜，李英已死於意外，而他因怕警方人員會來找他而要雅典娜一起離開，但當雅典娜向佐治說話時，一切均被達賴星在暗中聽到，雅典娜的離間計失敗了，達賴星離開住所時，把佐治炸死，雅典娜用果刀刺向達賴星，但却失敗……

身份敗露　遭受奇刑

「好吧。」天度星說：「C市。如果你想爬高一些，多賺錢，你就非跟我去不可了。因爲這是個好機會！」

司馬洛心裏一樂。C市就是雅典娜可能在的地方了！他聳聳肩。「C市是個好地方，我祇担心你會帶我到非洲的森林裏之類吧了！」

「就這樣決定吧。」天度星說着從袋裏掏出一隻時鐘般的長形盒子，丟在床上：「這是一隻計時炸彈，你會弄的吧，當你出門時，你就把它梭在十分鐘後爆炸好了！」

司馬洛接過，詫異地問：「你到哪裏去呢？」

「我去準備飛機。」天度星說：「你收拾好要帶的東西就來找我吧。我要把屋子炸得片瓦不留！」他頓一頓：「還有，卡絲娜正在床上睡覺，他已服下鎮靜劑，別弄醒她！」

「什麼意思別弄醒她？」司馬洛問。

天度星微笑：「她對我們一點用處都沒有，以前，她拿她的珠寶來加入我們，換取享受。現在她已沒有珠寶了，而在緊急的時候，我們已沒有空去敷衍她，明白嗎？」

「我明白了。」

「那麼到機場找我吧。」天度星說。

「別太久！」他出去了，而司馬洛通過窗子看着他駕車離開。機場是在大約一哩之外的一塊平坦草地上，停放着一部私人飛機的。

司馬洛連忙走回浴室中，匆匆取出收音機後的耳塞插進耳朵裏，又按動收音機。但是沒有反應。小梅花已經離開了。他已沒辦法通知她！他再按了幾下，沒有用，那收音機的聯絡範圍是很小的。

司馬洛煩躁地丟下了耳塞，打電話去呢？小梅花的家裏有電話的，但是她可能好一段時間不會回到家的。他匆匆穿好衣服，配了槍。

望望窗外，天度星的車子早已不見了。但卡絲娜怎樣呢？他總不能讓她就此死掉的！於是他匆匆跑上樓，到卡絲娜的房間去，路上經過天度星的房間，看見裏面已翻得亂七八糟，那些有關氣象學的書籍散得一地都是。

卡絲娜的房間的門是緊鎖着的。司馬洛提起脚在門上蹴了一下。他的力氣是算得很大了，但門並沒有動，而且因爲他的力氣够大，所以差點兒給彈回樓下去了。事實上通常稍爲堅固的房門都不是一脚可以踢開。這和電影不同，電影中的房門都用輕木製成的，所以能破得那麼容易和好看。

司馬洛又用拳頭在門上擂了兩下，叫道：「卡絲娜！」

沒有反應，卡絲娜服的鎮靜劑一定不少，以致睡到昏不知人了。司馬洛祇好拔出手槍，站到門的左邊去，對準門鎖，這個角度不會射中房內的什麼人的，因爲子彈穿過了門之後便射中門邊的牆壁了。

司馬洛放了兩槍，槍聲被滅音器所滅

，並不很响，但子彈鑿穿那金屬的門鎖時聲音却是很刺耳的。門鎖扭曲了，門也自動彈開，司馬洛一脚把門踢開衝進去。

卡絲娜仰躺在床上，睡得正好。她上身穿一件差不多完全透明的睡袍，下身祇有一條通花的紅色三角褲，一條腿子屈曲起來，姿勢美妙，有如睡衣廣告中模特兒。司馬洛粗魯地把她搖了幾下。完全沒有反應。於是他把槍咀的滅音器旋了下來，拿起床頭几上的冷水盅，把整盅的冷水淋到她的頭上，然後又在她的耳邊放了一槍。槍聲在房間的局限空間裏好像一响悶雷，卡絲娜霍地坐起來了，狼狽地用手撥着臉上的水。她終於看見了司馬洛，吃驚地問道：「這是怎麼回事？」

「穿衣服，到樓下來找我吧。」司馬洛說：「出了緊急的事！」

「但我想睡覺。」卡絲娜說着，頹然倒下，閉上眼睛，司馬洛一手執住她的頭髮揪她起身，啪啪地在她的臉上左右摑了兩巴掌，她的眼睛睁得大大的了。

「聽着。」司馬洛說道：「這屋子要爆炸了，天度星要把你也炸死！如果你還想活下去，你最好快換上衣服拿了你要拿的東西下來，跟我走！」

「我不相信！」卡絲娜狐疑地說。

「不相信就別走吧。」司馬洛說：「我沒有空跟你爭辯！」他說完便轉身下樓而去。

他要收拾的東西不多，因爲本來他帶來的東西就不多。最後一件行李就是那隻外表看來沒有什麼異狀的原子粒收音機；他把它也塞進了箱子裏。

這時卡絲娜出現在房門口了。她已穿上了一套普通的襯衫和長褲，頭髮還未有機會弄乾及梳好，神色倉惶。她說道：「我準備好了！」

「很好。」司馬洛說着在案頭撕下了一張信紙，拿起鉛筆，迅速地在上面畫了一行一行的點和綫。那不過是電報密碼，但普通人是多數看不懂的。他把紙摺起來，寫了個地址，就是小梅花的地址。他把紙交給卡絲娜，說道：「你替我送去吧，要趕快！收信的那位小姐會收留你的！」

「我們——不是一起走嗎？」卡絲娜六神無主問。

「不，不。」司馬洛說：「我現在去見天度星。他以爲你在睡着等死的，所以你不能同去！」

「你和他又是到什麼地方去呢？」卡絲娜問道。

「我也不知道。」司馬洛說：「但我不能不跟他去的！」

卡絲娜眯着眼看他：「你是警探？」

「不完全是。」司馬洛說：「但我們現在已經沒有空談這些了！快去吧！你自己不是有一部跑車的嗎？東西收拾好了沒有？」

「嗯——要拿的都拿了——」卡絲娜吶吶地說道。

「那麼快走吧。」司馬洛叫道：「沒有時間了，還有，千萬別走飛機場那邊，因爲天度星正在那裏等着。」

「我知道。」卡絲娜說着，忽然露出黯然之色，她上前一步，執着司馬洛的手：「我們會再見面嗎？」

「也許會的。」司馬洛說：「如果正在這件事完結了之後 你仍然活着而我仍然活着的話！」

卡絲娜苦笑：「他們現在一定正在一敗塗地，所以要逃走了！我從來就不相信他們的計劃會成功，因爲他們不過祇是一羣瘋子，做着一個瘋狂的夢！」

「天度星要殺你。」司馬洛說：「這却不是一個夢！」

卡絲娜點點頭：「過去我一直在夢中。我不能不承認，他們能給人很大的享受，祇有在夢裏能找到的享受，但現在我的夢已經醒了，司馬洛。」她把他的手握得更緊一點：「司馬洛，在分手之前我要告訴你，我喜歡你，我眞的喜歡你，你是一個好人。我一直奇怪，像你這樣一個男人爲什麼會做這種骯髒的工作，現在我明白了！」

「謝謝你。」司馬洛心裏有一種說不出的奇怪滋味。他並不是愛這個女人，但跟她同過床，多少有點感情，而這還是她第一次說出正常人會說的話，露出正常人會有的表情。正如她所說，以前她眞的是像在做夢一樣，無時不在追求新的刺激，說着沒有倫次的話。

接着卡絲娜放了他的手，在他頰上輕吻一下，便走了。

司馬洛呆了一呆，叫道：「走遠了才好亮車頭燈！」

「我知道。」卡絲娜叫着回答。

司馬洛蓋好了他的箱子，屋外，卡絲娜那部開篷MG跑車的馬達發動，開走了。她果然沒有亮車頭燈。司馬洛拿起那隻計時炸彈，把紅針扭到指着十五分鐘之後，便帶着走出去，放在客廳的餐桌上。那裏是差不多正是屋子中央的地方了。

然後司馬洛便提了箱子走到屋後。那裏已經沒有汽車，但牆壁靠着一部脚踏車，是天度星早上騎出去作運動用的，他跨上脚踏車，一手拿箱一手把持車子，便踏離園中，向飛機場的方面馳去。

最初的一段路上祇有黑暗和靜默，但漸漸他可以聽到飛機的馬達聲了。脚踏車的車輪無聲地輾過草地，馬達聲愈來愈刺耳，終於，他到達了飛機的旁邊，天度星走過來扶住他的脚踏車大聲說：「來吧，快點！」

他們上了那架雙座的單引擎飛機，由天度星駕駛。天度星扳動機掣，馬達聲更响，而飛機很快便移動，隨即機輪離地，升上了天空。從天上下望，地面是一片黑暗，由於附近沒有屋子，所以幾乎沒有一點燈光點綴。司馬洛可以看到一對車頭燈正在左面的黑暗中移動，知道那一定是卡絲娜的車子。大概剛才暗着車頭燈，她無法開得快。

接着忽然整個地面都亮起來，光的來源是差不多正正在他們下方的一間屋子，那隻計時炸彈爆炸了。

那爆炸聲意外地柔和，幾乎聽不到，也許從空中聽爆炸就是如此的，也許因爲飛機的引擎聲太吵之故。

天度星叫道：「我的屋子完了，還有我的書！」

「還有卡絲娜。」司馬洛叫道：「眞可惜，很可愛的一個女人！」

天度星回頭對他微笑：「將來你會發覺，女人並不是世上最可愛的動物！」

司馬洛一陣戰抖。

爆炸之後的屋子燒着火燄，但很快就熄滅，祇剩下一堆發着紅光的餘燼，而這堆餘燼也很快就給飛機拋落在後面了。

司馬洛在座位上靠好，集中精神想一想。卡絲娜會不會找到小梅花呢？他希望她能不負所託。這樣，至少小梅花會知道他是去了C市，雖然偌大的C市，再取得聯絡也是不大容易的。但司馬洛卻非跟着天度星去不可的。因爲天度星說是最高首領召他到C市去開會，那麼最高首領一定就在C市了，而其他和天度星同等地位的領導人物們也會到達了C市了。此外，他還知道雅典娜也可能是在那裏。

司馬洛靠在那座位上，差不多睡着了的時候，就覺得飛機開始下降了。他張開眼睛，下面是一片昏黑，什麼都看不到，祇是地面上有兩排閃燈指示出跑道所在之處，飛機正在向那跑道降下去。

司馬洛皺眉，總覺得不知爲什麼，飛機似乎不該是這麼低的，難道他剛才眞的曾經睡着，而飛機在他睡中曾經降低嗎？

飛機在跑道上空盤旋了一圈，便輕盈地降落在草地上，於是司馬洛就明白了。她看見前面有幾座二層高的屋子，都沒有亮燈，但屋後是比較亮的天空，所以屋子的輪廓看得清清楚楚。他再望望前後左右，也是一樣的。這裏並沒有遠景，沒有遙遠的地平綫，因爲這裏是一片高原，是把一座山的山頂削平了而造成的，所以司馬洛剛才會覺得飛機不該這麼低，他以爲飛機是降落在平地上，而不知道飛機是降落在一片高原上。

飛機沿着跑道滑行，前面一幢建築物的黑影中間忽然有燈光一閃一閃，似乎是在招引飛機駛過去。司馬洛看出那是一座飛機庫，而燈光是在庫內閃動的。

飛機駛進了庫內，天度星停了馬達，掀開窗蓋。便有兩個人走過來扶他和司馬洛下機。司馬洛提着他那隻行李箱子跳到地上，才知道飛機庫內正是充滿着繁忙的活動的，有許多人正在黑暗中匆忙地走來走去，弄着許多奇怪的工具和儀器。黑暗中看不清楚他們弄的什麼。

扶他們下來的二個都是印度人，不過並不是纏頭巾的，祇是作着普通人的打扮。他們用印度話嘰哩咕嚕地對天度星說了一番話，天度星也回答一番，又指指司馬洛。司馬洛很可惜自己從未學過印度話，無法知道他們說的是什麼。

接着天度星用普通話對他說：「首領馬上就要見我，他們會帶你到休息的地方去！」說完他便走向飛機庫的後部，轉到一度屏風後面，屏風內射出的燈光把他照亮了一下，接着他就不見了。司馬洛知道他是進入了一座地庫，那塊屏風是用以遮着地庫入口燈光，使人從飛機庫外望進去時看不到的。

那二個普通打扮的印度人走到司馬洛身邊，用含混不清的英語說：「請跟我來，朋友！」

司馬洛跟隨他們出了飛機庫，原來那外面也頗不冷清，有兩部大汽車沒有亮車頭燈而在他身邊駛過。

司馬洛心中一陣興奮。這裏不知道是什麼地方，但毫無疑問一定是極樂會的心臟部份，極樂會的最後據點了。祇要小心一些，他就可以把極樂會徹底消滅，並且可以找回雅典娜的。

他向那兩個印度人問道：「爲什麼到處都不亮燈呢？當然不會是爲了節省電費的吧？」

「不是的。」其中一個道：「燈光表示活動，太多的燈光就表示太多的活動，而在這裏是不應該有太多的活動的！」

司馬洛聳聳肩：「這裏究竟是什麼地方？」

「你不知道嗎？」那人微笑：「很出名的地方，這裏就是派洛山。」

「呀。」司馬洛忽然記起了。派洛山的確是C市一個相當出名的地方，事實上這裏是亞洲最出名的氣象台所在，探測氣象的汽球從這裏放出，幾乎可以到達亞洲的每一個角落，他現在就是來到了派洛山頂的氣象台上！

「平時這裏是很清靜的。」那印度人繼續說：「但今晚不同了。所有的高級頭領都從各地趕來開會。這是秘密的活動，我們不能讓人知道的，所以祇好盡量不亮燈了。」說着時，又一架飛機從天而降，沿跑道滑向那飛機庫去。

司馬洛回頭看看，又見一部沒有亮燈的黑色卡特力汽車正在沿公路駛上高原來。極樂會的高級人員們果然是正紛紛前來了。哼，來得愈多就愈好，就祇怕他們來得不齊全！

那印度人又指指周圍：「你們可以在附近散步，但是別離開這裏。高原的邊緣都裝有電眼的，如果離開，就會觸動警鐘的！」

「你的意思是我在這裏作囚徒嗎？」司馬洛停下步來。

「不，不。」另一個印度人連忙解釋：「這設備祇是用來防範外人侵入的，你知道，我們的要員都來了，防範不能不嚴密一些！」

他們到達了其中一座兩層高建築物前面，那印度人推開門，司馬洛看見裏面是個光亮的大廳，窗子已被厚厚的窗簾遮着，有十幾二十個不同國籍的打手型人物在裏面喝酒或者玩牌。印度人指指門內：「裏面地方很大，你可以進去休息一下。」

「他們是誰？」司馬洛指指裏面的人問。

「那是你的呃——同行。」印度人微笑：「你看，每一位高級人員都帶來一兩位好手的。合起來，這會成爲一支很強的軍隊！」

「用來對抗誰？」司馬洛問。

「並不一定用得着的。」印度人聳聳肩：「祇是以防萬一有人來攻，譬如軍警發現了我們的秘密之類，但這個可能性是不大的。你大可以放心！」他忽然一手拿過了司馬洛手上的箱子：「這個我替你放好吧！」

司馬洛要抗議已來不及了，那二個印度人已拿着他的箱子進了屋中，司馬洛站在門口，掏出香烟點上了，沒有進去。他不喜歡那裏面這樣多的「同行」，可能有一兩個是認識他的。認識他的人就會知道

他並不眞的是「同行」。

那兩個印度人再走來，詫異地看着司馬洛：「你不進去嗎？」

司馬洛搖搖頭：「我喜歡外面的空氣，我看我還是散散步的好！」

「隨便你吧！祇是記着，別擅自離開這裏。」他們說完走了。

司馬洛在黑暗的門邊吸了半支烟，便開始散步。他發現這塊高原十分寬大，簡直連噴射機也可以降落。建築物是全部都聚在高原的一端的，其餘的部份都是空曠而平坦。

他在那些建築物之間無聊地兜着圈子，吸着香烟，態度似乎很悠閒，實在全部神經都在緊張着。偶爾，他會遇到一個印度人經過（這裏的重要人員似乎全部都是印度人），但沒有一個人理會他，因爲他們都是很忙的，他正在惦念着天度星。無疑地，天度星是正在地下室中開着一個重要的會議了，他希望他能夠聽到這個會議的內容，但他也知道這是一件辦不到的事情，因爲巡了一番之後，他已發覺那地下室是沒有窗子的，至少是沒有看得見的窗子，他想偷聽也無從辦到，他再兜了兩個圈子，注意到一部標域汽車停在一座建築物的旁邊，車中還插着車匙，便記在心裏，想着萬一逃走的話，就可以用上這部車子了。

最後，他在一座在最外圍的屋子側面的石階上坐下來，脫下鞋子，似乎鞋子裏是進了沙似的。他把鞋子倒轉來，抖了一會，好像要抖出鞋內的沙，其實另一隻手卻把鞋跟旋開一點，讓裏面幾顆硬幣跌出來，然後再穿回鞋子，站起來，用脚把那幾顆硬幣踏了幾下。那幾顆實在並非眞的硬幣，而是內裏藏着發射強力無線電波的儀器的，經鞋一踏便開始發射發波，可以連續三小時。這是他在最緊急的時候和史勿夫聯絡的工具。現在極樂會的會員旣已來齊，就應該是把史勿夫召來的時候了，不過他卻不知道史勿夫能不能在三小時之內查到電波的來處而趕到來，因爲C市到底是一個大地方，而且史勿夫又不知道他是已經來了C市，但這是他所能作到唯一努力了。這裏人太多，他一個人是無法能把他們完全制服的，而且，他還要查出雅典娜的下落，可能的話，還要查出那些極樂會的首領們正在商量一個怎樣的計劃。他們現在顯然是正在謀最後之一逞，可能是要實行很可怕的行動。

司馬洛站起身來要離開那裏，忽然又霍的轉身，因爲他忽然有了一種被注視的感覺。是有人在監視他嗎？他以十分快速的動作連跳帶躍地竄到最接近他的屋角，向後面窺望一下。並沒有人在那裏。也許是他神經過敏吧了？

他若無其事地再走了幾圈，忽然有人低聲叫：「司馬洛！」

司馬洛連忙把身子貼在牆壁上，眼睛向周圍的黑暗中搜索。

「司馬洛！」那聲音又叫了，是來自他身邊的一隻窗子的。這一次司馬洛就認得那聲音了，是一個女人的聲音，是雅典娜的聲音。

司馬洛把身子挪過一點，靠近窗子的旁邊，若無其事仍吸着烟，低聲說：「你怎會在這裏的！」

「我給他們關在這裏，」雅典娜說：「你怎會來的？」

「我——目前在這裏的身份是打手。」司馬洛說：「但你怎麼了？你爲什麼忽然失蹤，就一點消息也沒有？我找得你好苦！」

「沒有時間向你解釋了，司馬洛。」雅典娜焦急地說：「你得快點離開這裏，叫警察來。他們要做一件極爲可怕的事，他們要動手把整個亞洲奪下來了，你知道嗎？他們要征服世界！」

「我知道。」司馬洛說：「但他們準備幹些什麼呢？」

「我不知道。」雅典娜說：「但一定是很可怕的，你得快出去。」

司馬洛苦笑道：「可惜我不能出去，進來了的人，就不准再出去的。」

「那麼逃出去吧。」雅典娜說：「你必須出外求救！」

「嗯。」司馬洛說：「我得逃出去，我得和你一起逃出去。」

「但是我出不來！」雅典娜說：「我這房間的出路是一度大鐵門，牢牢地鎖着的。」

「你可以從窗口出來！」司馬洛說着，伸手上去摸摸窗子的鐵柵，那上面的三根鐵枝大約和他的手指一樣粗！

「我弄不斷這個呀！」雅典娜說。

「這是竊賊的工作。」司馬洛說道：「做竊賊是我的老本行了！」他回轉身向周圍看看，附近並沒有人，於是他又把脚提起，旋開鞋跟，從內取出一隻塑膠的瓶子。

「我要弄斷這鐵枝。」司馬洛說。

「別浪費時間吧。」雅典娜說：「你自己快逃出去，我想他們暫時還不會殺我的！」

「很難說。」司馬洛道：「因爲警方隨時會來進攻這裏的，那時他們就會覺得你是一件累贅了！」他已把塑膠瓶的蓋子打開，現在用瓶蓋連着的膠條把一些液體蘸在鐵枝的根部。一陣吱吱的聲音，奇怪的臭氣中人欲嘔。他在三根鐵枝的頂和底都塗遍那液體。

「臭死了！」雅典娜揑着鼻子：「我不相信他會殺我，他要用我把媽媽引來。我可以等着，我媽媽會來救我的！」

「這正是我要和你一起走的原因。」司馬洛把塑膠瓶蓋回了：「你看！就是你媽媽託我救你出去的！」

「你認識她？」雅典娜興奮地問。

「不。」司馬洛說：「祇是她認識我！且讓我們以後再慢慢解釋吧！」

這時那吱吱的聲音已經停止了，司馬洛用兩手緊執着兩根鐵枝，用力一搖，整隻窗框便給他拔脫下來，因爲鐵枝的根和底都已給他用強力的酸液蝕腐。司馬洛輕輕地把窗柵在草上放下來，說：「快點，爬出來！」

「幹得眞好！」雅典娜越過窗子，一躍而出，落在草地上。司馬洛上前拉着她的手，看見她是穿着襯衣和褲子。這是比較方便於運動的打扮。

「來。」司馬洛說：「那邊有部汽車，我們可以乘汽車衝出去！」

一個人忽然從屋角轉出，於是司馬洛知道他的感覺果然沒有錯的，的確是有人在監視着他。而在未能看清楚那人面貌之前，他已看到這人手上是正拿着一把槍，槍咀指着他。那人走到他們面前，另一隻手拋着一些東西。他懶洋洋地說：「要去旅行嗎？」

司馬洛和雅典娜都怔怔地看着他。他再拋拋手中的東西，說：「你似乎遺落了一點錢，爲什麼不拾回呢？」

司馬洛發覺那人拋着的就是他剛才棄在草上的那幾枚會發出電波的硬幣。他眯着眼睛細看那人，但是天太黑了，看不清楚他的面貌。那人吃吃笑：「認不得我吧，司馬洛先生？但我認得你！」

司馬洛打了一個冷顫。現在他知道不但不該進入那間打手聚會的屋子，而且連站在門口也不應該，顯然，這位「同行」就是從屋裏認得他而跟他來的了。他舐舐咀唇，說：「你想怎樣？」

那人吃吃笑：「金蝙蝠先生，我可以告訴你，我唯一不會做的事就是放你走。你也許忘記了，但我和你有很多舊帳要算的。」

「你究竟是誰？」司馬洛問。

「你竟忘記了我！」那人又吃吃笑：「這是一種侮辱。這使我對你僅餘的一點好感也失掉了！哼！你忘記了我！」

司馬洛皺眉，跟他有舊賬的人實在太多，在黑暗中，單憑一把聲音，他實在很難認出是誰的。但即使認出，那人對他的好感也不會增加太多。

那人繞到司馬洛的背後，以熟練的手法繳去了司馬洛腋下的槍，然後把司馬洛推到牆邊，槍咀向他的腰骨一撞：「你知道該怎辦的！」

司馬洛知道，他把手脚伸展成大字型，而伏在牆上，這樣一來，他就差不多完全失去了抵抗的機會了，但在手槍威脅下，他是祇好暫時屈就了。

「唔。」那人滿意地哼一聲，一手把雅典娜拉過來：「你是他的女朋友嗎？」

「你要怎樣？」雅典娜甜蜜地問，聲音裏有着使人想入非非的提議。

那人的手沿着雅典娜的腰伸上去，殘忍地捏住她的左乳：「嗯，不壞的貨色，眞不壞！你知道嗎，司馬洛，如果你的女朋友對我夠好，我也會放過你們的！」

「你弄痛我了！」雅典娜抽噎一聲。

「別這樣做。」司馬洛警告道：「你會後悔的，朋友。」

「別這樣做嗎？」那人獰獰地吃吃一笑：「我就在你面前做給你看。而，小姐，你最好一聲也不要出，因爲如果吵起來把別人引來，你們就逃不了！如果你使我不滿意，我也會吵起來的。好了，脫下衣吧服！」

雅典娜委婉地說：「你替我脫吧！」

司馬洛聽見那人深吸一口氣，踏前一步。接着是掙扎的聲音，那人發出一聲驚叫，司馬洛馬上轉身，看見那人正給雅典娜摔了一個觔斗，跌在地上。

那人一倒地便隨即滾轉身子，槍咀指向雅典娜。司馬洛好像一隻鷹般直撲下去，一隻手打開他的槍管，另一隻手掌劈向他的頸部。

咯！堅硬的掌緣挾着強大的勁力擊中目標，那人的頸骨立時折斷而滾開，還未躺倒在地上就已經死了。他四肢的神經一時仍未停頓，祇是失去控制地抽搐起來。抽搐的手指終於扳動了一下槍機。

轟！那大口徑手槍的聲音在靜夜中响得有如大炮。

完了！司馬洛在想。

司馬洛匆匆蹲下，伸手進入那人的懷裏取回自己的槍，便一手執住雅典娜的手：「來，快點，他們要來了！」

說着時，屋角後已有一把印度人的聲音在喝問：「什麼事？誰在開槍？」

司馬洛當然沒有應。他拖着雅典娜閃進了黑影裏，跑向那部他記得還插着車匙的標域汽車。人聲更吵了，至少有五個人從不同的方向前來查究這槍聲。電筒光開始刺破黑暗而到處亂射着。

司馬洛拉開那部標域的車門，把雅典娜塞了進去。

「停止！」一把聲音喝着，一道電筒的光射到司馬洛身上！

司馬洛放軟身子讓自己跌在地上，隨即滾轉身放了一槍。一聲慘叫，電筒丟進了空中，掉了地下，照着另一個方向。同時，司馬洛已經坐上了司機位，把車子開動了。

強有力的馬達推着前輪，司馬洛力持鎭定地把着方向盤，駛向他剛才認得的出路。

他沒有開亮車頭燈，所以有兩次差點撞倒了擋路的人，有一次則簡直撞中一個印度人的屁股，使那人飛到十幾呎之外。

吆喝聲包圍着車子，凌亂的電筒在後追逐着。

一顆子彈擊破了後座的擋風玻璃而進了車頂。司馬洛和雅典娜盡量地縮低着身子。

一陣機槍的聲音，車頭擋風玻璃忽然碎成千萬小粒。司馬洛和雅典娜坐得很低，子彈射不到他們，但是玻璃一碎就不透明了，司馬洛心裏有一陣恐慌，因爲如此，他就很難再辨路前進了。但他也不敢停頓，祇是讓車子盲目地向前衝，心裏一面咒罵自己的運氣，如果不是那個可惡的打手响了一槍，他是應該可以潛逃出去的，說不定他甚至可以偷到一架飛機飛走。但現在驚動了這麽多人，逃出的機會就不大了。

輕機槍的子彈又一陣橫掃，那黏結在一起的碎玻璃大塊大塊地脫落下來，跌在他們身上。這樣一來，司馬洛又可以看見前面了，祇不過沒有玻璃擋風，迎面襲來的風很強，不容易開快車。

他把持着那部大汽車，在空蕩而平坦的草地上以難以捉摸的蛇形路綫前進，駛向高原的另一邊盡頭，他剛才看見有車從那邊上來的，那麽那裏一定有路，他可以開車沿路逃下山去了。接着槍聲都是來自背後，司馬洛就知道已把截擊者拋落在後頭，暫時前面已沒有敵人了。他興奮地伸出手去拍拍雅典娜的手臂：「行了，我們逃脫了！」

車子終於到了高原的邊緣，果然有一條路通下山去的。司馬洛開亮了車頭燈，雅典娜忽然尖叫，因爲燈光一亮，才發覺

二十呎前面就有一部上山的大汽車正在迎面駛來，如果不開燈照着，很快他們就會相撞了。

司馬洛連忙向左擺呔，以避開那部車子，通過破了的擋風玻璃，他們便看見那部車子移向右面了。但跟着「嗤」的一聲，一顆子彈擊中了他們車子的右後輪，車子無法控制地向右傾側，於是對面的車子又移回了擋風玻璃的中間，而且很近了。

「伏下來，雅典娜！」司馬洛叫着便抱頭伏下，一面把雅典娜擁進懷裏。

兩車接吻，天崩地裂的轟隆一聲，世界充滿了光彩。司馬洛極力要把持着神智，但那一陣劇震却使他對自己暫時失去了主宰，他連眼睛也睜不開了。他似乎聽見雅典娜在他的懷中哭泣着。

不知道過了多久，一件冰凉的東西貼着他的臉頰，使他一驚而醒。他抬起眼睛。他仍然是緊擁着雅典娜坐在破車裏，仍然是黑夜，外面仍然沒有什麽燈光，但是人聲嘈雜。那件冰凉的東西是一隻輕機槍的槍咀，拿着輕槍機的印度人正在對他獰獰地微笑，說：「來吧，朋友，領袖要見你！」

司馬洛和雅典娜給帶進了那地下室裏。那室中現時祇有兩個人，其中一人就是天度星，另一人司馬洛不認識，但雅典娜是認識的，她低聲在司馬洛的耳邊說：「他就是達賴星，據說他就是最高首領！」

「閉咀！」押他們進來的印度人說。

司馬洛環顧室內，看見牆壁就是大幅的地圖，上面畫着奇怪的綫路和符號，又用奇怪的顏色分成一份一份的。他相信這就是派洛山氣象台的研究室了！

天度星和達賴星正坐在會議桌的一端，手邊有一隻錄音機。天度星抬頭，失望地看着司馬洛：「我對你完全估計錯誤了，司馬洛。」

司馬洛聳聳肩：「那不能怪我！」

達賴星不耐煩地說：「我還未能查出你究竟是什麽人和來這裏幹什麽的，司馬洛，但我倒想研究你說過的一句話。」他指指面前的錄音機：「雅典娜的房間有錄音設備，任何聲音都給錄下的。爲什麽你說警方隨時會來進攻這裏？」

「因爲這是事實。」司馬洛說：「他們是隨時會來進攻的！」

「媽的！」達賴星一拍桌子：「我是問你他們怎會知道我們在這裏！是你通知他們還是他們早已知道？」

司馬洛狡猾地微笑：「你以爲我會告訴你嗎？而且，現在什麽都太遲了，他們可能已來到了這裏的山脚下！」

達賴星站起來，頭筋暴現，眼中露着兇光：「你要告訴我，司馬洛！我們已經做到了這個地步，不能再讓任何人阻止我們了！如果你不開口，我會殺死你！我有許多新鮮的殺人方法，那痛苦會使你夢想不到的！」

司馬洛的眼珠狡猾地轉動了一下：「如果你不想一敗塗地，你還是留我活着好一點！」

「爲什麽？」達賴星問。

司馬洛聳聳肩：「警方很尊重我的，用我作人質威脅他們，他們也許可以讓你逃脫的！」

達賴星定眼看着他，眼睛閃爍着，不知道他心中在想着什麽。但司馬洛也不害怕，因爲他的每隻鞋子的鞋頭都仍可以射出一顆子彈，如果必要時他至少可把達賴星及天度星殺掉；這兩個人顯然就是極樂會的最重要人物了。他担心的還是後面那個用手提機槍指着他的打手。他是應該先解決這個人的。趁現在室內還沒有別人，他得取得控制的地位。

但跟着就已經太遲了，因爲一陣雜沓的脚步聲，又下來了三個拿着輕機槍的印度打手。領先的一人把幾顆硬幣丟在達賴星面前的桌上。司馬洛眼睛一閉，在心裏呻吟一聲。

那印度人對達賴星說：「我們在屍體旁邊的草地上找到這個，我們測出裏面正在發出電波！」

達賴星轉身拿起了其中一隻硬幣，用兩手，發力一揑住扭。那中空的硬幣便給他扭斷了，其內的幼電綫彈出來。達賴星得意地微笑着，把其餘的也扭斷了，把電綫拉出來，丟在桌上。他轉向司馬洛：「太遲了，是嗎，司馬洛？我相信現在不遲了！」

「這——這並不是唯一訊號。」司馬洛吶吶地說：「他們早已知道這裏，他們還是會來的。」

達賴星哈哈大笑起來：「你別當我是小孩子好嗎，司馬洛，如果他們早已知道這個地方的話，你也不必多此一 ，放這幾個硬幣了！」

司馬洛沒有做聲，祇是希望雅典娜走開一點，別擋在他和達賴星中間，以便他在必要時能射出他的鞋尖裏的子彈，但雅典娜却沒有移動的準備。

天度星轉向達賴星：「現在你用不着他了吧？」

達賴星微笑道：「我看用不着了。我想早點送他上天堂，你有什麽別緻的提議嗎？」

天度星笑道：「正是這個主意，送他上天堂，眞的送他上天堂！我要讓他升到高高的高空，直至空氣稀薄到無法再呼吸時他便窒息而死。這不是很有趣嗎？」

「什麽意思？送我上高空？」司馬洛驚愕地問道。

「你到時自然會知道的。」天度星吃吃地笑。他忽然一擦手指，發出「卜」一聲，司馬洛知道不大對，連忙轉身，一把正擊向他的後腦的輕機槍柄便擊中了他的肩，接着另一把槍柄又擊中了他的後腦，他便沉入了一個黑暗的世界裏去了。

「來。」天度星向那三個印度打手招招手：「把他帶來吧。我從來沒有玩過這麽新奇的遊戲，我急不及待呢！」

那三個打手把暈去了的司馬洛抬起來，走出去了。他們走的並不是來時的門口，而是對面的另一個門口，通入一條走廊的。

他們走後，室中便祇剩下了雅典娜和達賴星兩個人了。達賴星對雅典娜微笑：「你一定恨透我了，雅典娜！」

「如果我有辦法，我一定殺死你！」雅典娜咬牙道。

達賴星繞到她的身後，溫柔地按着她的肩，問道：「這個司馬洛究竟是什麽人

呢?」

「比你本事得多的人。」雅典娜說。

達賴星忽然仰天大笑:「比我本事的人,爲什麼又會給我捉住呢!」

「他通常不會這麼容易被捉住的。」雅典娜說:「你怎知道他有沒有詭計?」

達賴星微笑拍拍雅典娜的肩:「有詭計的是你而不是他。你的詭計就是想使我讓他活得久些,是嗎?不,雅典娜,我不會中計的!」

雅典娜伸手一指牆壁:「那些地圖是幹什麼的呢?」

達賴星轉身看那些地圖,說道:「這既然是一座氣象台,那些地圖當然就是研究氣象用的了!」

而當他的背對着雅典娜時,雅典娜就忽然從懷中拔出一把短劍,向他的後心插下去。

但是在劍尖要刺中目標時,達賴星忽然向前小跳,隨即迅速轉身,一掌擊上,擊中了雅典娜的手腕。雅典娜叫一聲,短劍便脫手飛高了。

達賴星輕易地把跌回下來的短劍接住,看着雅典娜,臉上的表情可怕得很。雅典娜畏縮地退後,直退到緊靠着牆壁上的一幅地圖。

達賴星舉舉那把短劍:「這是你第二次對我做這種事了。要到什麼時候你才能明白你這樣是不會成功的呢?如果這樣容易就能殺死我,我也不會活到現在了!」

雅典娜恨恨地看着他,達賴星的手忽然一揮,短劍便擲出,「托」一聲刺中天花板與隔壁連接的轉角處,深深插入了那隔聲板之中。如此,雅典娜就拿不回短劍了。

「這劍是那裏來的?」

雅典娜狡猾地微笑:「你該問問你的寶貝手下。當他們其中一人站在我的面前時我從他腰間拔的!」

「扒手!」達賴星不屑地罵一聲,一步一步走向娜典雅。

雅典娜恐懼地沿着牆壁移開,一面畏縮地問:「你幹什麼?」

「我要把你再關起來。」達賴星說:「可是我又担心你的身上還會藏着什麼武器,所以我先要徹底搜搜你的身!」

「不!」雅典娜轉身要逃,但達賴星已一跳而前,一手執住她的衣服的背後。

力勒!衣服的上身撕裂了,在達賴星手中留下一塊,而雅典娜則逃開了,逃到會議桌的後面,狼狽地用手按着餘下的破衣服遮着身體。她在下面並沒有穿內衣或者乳罩。

達賴星慢條斯理地走過去關上了那兩度門,又轉向雅典娜。他吃吃笑道:「又不是第一次跟我了,爲什麼忽然間害羞起來呢?」

他上前一步,雅典娜在桌後移動一步,盡量與他保持最大的距離。她是一個性格強烈的女人,以前有過是一件事,她不願意時却是另一件事了。

達賴星向左邊踏了一步假步,隨即向右奔跑,繞桌追去。雅典娜連忙繞桌而跑。她不比達賴星跑得快,但也不比他跑得慢,所以他竟無法追上。

跑了三四圈,仍然無法追上,達賴星忽然大吼一聲,一跳上了桌面,於是雅典娜不能再繞桌而逃了,便祇得離開桌子,再度逃向門口。但祇走了一半,達賴星已經撲到而把她按倒在地上。

雅典娜好像一隻發怒的雌貓般瘋狂地掙扎,達賴星抱着她在地上滾來滾去,她的衣服一點一點給他撕下來,可是他却無法把她按定。

接着達賴星給她推得撞到會議桌那粗大的木脚上,腰骨挨了一記,痛得大叫一聲。他忽然放了雅典娜,一躍而起。

雅典娜也坐起來,達賴星手掌一揮,拍,雅典娜的臉頰上着了重重的一掌,一時呆住。

賴達星一跳上前,從桌上的錄音機抓起了那兩捲錄音帶,把錄音帶抽出來。雅典娜還在發着呆時,他執着她的手臂一拖,把她拖了過來,又把她的雙手反扭到背後,用錄音帶縛起來。

這之後雅典娜就不能抵抗了。達賴星把她推在地上,把她身上餘下的衣服去掉,然後獰笑着解除自己的衣服。雅典娜閉上了眼睛,這個男人以往會使她感到刺激,但現在不是追尋刺激的時候,所以她祇是感到厭惡。

跟着達賴星便壓到了她的身上。雅典娜並沒有特別的感覺,祇是覺得肉與肉在磨擦,而她的身體給他一下一下地撞擊着。使她最難受的還是那縛在背後的雙手,給自己的身體壓住之外還要再加上達賴星的重量,她希望達賴星快點完事,別像以往一樣無限期地延長……

× × ×

司馬洛在昏迷中醒來,張開眼睛,首先看見是的一片繁星點綴的夜空,而一陣清新的風正撲面襲來。他扭頭看看四周,發現他是在一座天台上,大概是高原上其中一座建築物的天台了。這天台寬大得可怕,差不多有一座普通的足球場那麼大,在他的這邊就放滿了各種奇怪的儀器及雜物,其中最使他注意的就是十幾隻魚雷般的巨型金屬管子。他知道那是盛載汽體的管子,管內盛着的是氧氣或氫氣之類。

他發覺自己是站在一隻奇怪的金屬桶子中。這桶子大約和普通的大型汽油桶一般高,是圓形的,直徑大約有六呎。憑感覺,這桶子似乎是用薄薄的輕金屬製成的。沿着桶的邊緣有許多孔洞,繫着尼龍索子,索子都通到二三十呎之外的地上一大團破布似的東西上。司馬洛的雙手是給一副手銬鎖在背後的,而手銬則繫在那隻桶子的邊緣上,所以他無法轉身,也無法走開。

他搖動雙手,發出格格的聲音,一面奇怪這隻桶子是什麼,那些尼龍索子和那堆破布又是幹什麼的?

「這是一隻氫氣球!」天度星的聲音在他的左面說。

於是司馬洛明白了。那一大團所謂破布就是氣球的氣袋,充了氣之後就會升起,而把這個氣球帶上了天空。這是一隻探測氣象的大氣球,這隻桶子中通常是裝載那些探測氣象用的儀器的,但這一次則改爲裝載司馬洛了。

天度星吃吃笑:「現在你明白我爲什麼說要送你上天堂吧!」

司馬洛冒了一額的冷汗。

他也注意到那團布正在蠕動。天度星揮揮手向他解釋:「現在正在充氣,很快就會升起來的!」

司馬洛很可惜自己是在桶內,與天度星之間隔着一重金屬,他鞋頭內的子彈,未必能通過這層金屬而擊斃天度星的。

天度星吃吃笑:「還有一段時間氣袋才會漲滿的,所以我有機會告訴你一個故事!」

司馬洛瞅他一眼,冷冷地說:「我看你還是放了我吧,天度星,你們是註定要失敗的,帮助我,你也許還可從失敗中得回一點好處!」

天度星容忍地微笑:「你錯了,司馬洛,我們並沒有註定失敗,而且我們是註定成功的。因爲天也在帮助我們。」他舉起手迎着風,衣袖拂動了:「看這風!多麼可愛的風!」

司馬洛皺眉,不大明白他說什麼。但司馬洛也不管了,而繼續遊說:「警方已經知道了奇異汽水的事情,他們已經在提防着的!」

「呀,奇異汽水。」天度星嘆了一口氣:「這正是最使我們遺憾的地方。他們發現得太早,使我們沒有機會把警察們也加以感化。但這也不是一個大問題的,祇是表示當大日子來臨的時候,我們還要和各地的警方對抗,也許多傷害一些人命吧了!」

「你瘋了!」司馬洛說:「你們現在已經退回老巢,又祇剩下這一小撮人,還談什麼征服世界呢?」

天度星迎風大笑道:「我們的計劃,從來就不需要用到很多人的。祇要讓天空出現十二條銀蛇,就有無數的人揭竿而起了!」

「現在你們還能在天空放什麼銀蛇嗎?」司馬洛問:「你們都到這裏來了,充其量也祇能在這裏放吧了。佔據區區城市,又有什麼用處呢?」

天度星忽然伸手一指:「看!」

司馬洛回頭望去,看見天台的邊緣原來已經升起了一隻大汽球,汽球下端在一隻石甕上,使它暫時不能飛走。急勁的風把汽球吹得斜斜的懸在那裏。

天度星又說道:「在大約一分鐘之內,它就會升空了,它的上面載着二百磅特製的烟花,當它升到一定的高度時,烟花就自動燃着,於是,天空出現十二條銀蛇了!」

司馬洛瞠目結舌,原來他們就是利用氣象台及探測氣象的氣球使天空出現銀蛇的!

「我們雖然都在此地!」天度星說:「但我們的氣球却可以放到很遠。別忘記,我是研究氣象的專家。我剛才和領袖開會研究過,如果今夜在這裏把氣球陸續放出去,乘着這風,就可以到達全亞洲的上空!」

「但——你來不及——」司馬洛說。

「不要緊的。」天度星微笑:「十二銀蛇用不着在同一時間出現的,有些地方可以在明晚,有些地方可以在後晚。我都已經算準了,別忘記,我是專家!」

司馬洛正在瞠目結舌之時,遠遠那隻氣球忽然給放鬆了,它便緩緩地升進空中,一面乘風遠去。天度星又說:「還有一點更妙的,那就是你們已經知道了十二銀蛇的事,在大約一小時之後,第一隻放出去的氣球就會在本市上空放出十二銀蛇,於是我們就可以下去接收。明天,各地的早報一定會出現你們發出的公報,叫市民不要受十二銀蛇控制。但這沒有用,匆匆的警告,不能解除我們根深蒂固的催眠,祇是會使市民入夜後便留意着天空,等待十二銀蛇出現,這不是更妙嗎?」

司馬洛打了一個冷顫,連忙再用力掙扎,但手銬不是用人力就可以掙斷的東西。而此時,他這氣球的氣袋也已張成球形,升起來了,他的桶子被拉高到離地十幾呎,他更沒有機會向天度星發射鞋裏的子彈了。

天度星又哈哈大笑起來,笑聲在風中凄厲得使人感到毛骨悚然。他叫道:「在你上天堂之前,還有什麼話要說的嗎?」

司馬洛現出一副可憐的神態:「我們——本來可以成爲好朋友的。讓我下來,我跟你走,我們可以相處得很好!」他仍然想利用天度星的變態心理。祇要天度星放他下來就行了。

天度星看着他,狡猾地微笑:「不錯,司馬洛,我們本來是可以相處得很好的,但現在情形不同了,我對你的估計提高了許多,我恐怕我已配不上你了!」

司馬洛再向四周望望,又見黑暗中有兩隻氣球升起了,其中一隻並且已給放掉,而冉冉升入空中。他說:「你放的氣球眞多。我這一隻的上面也有烟花嗎?」

「沒有,」天度星說:「這隻是特別爲你而放的。我這裏的氣球多着,不成問題。現在你看見升空的已經是第二十七隻,以後再放三隻,我的計劃便功德圓滿了。它們會按時在全亞洲的上空爆炸,放出十二銀蛇!很可惜你沒有機會參與享受這甜美的成果!」

「即使得到了亞洲也沒有用的。」司馬洛說道:「歐洲和美洲的強國不會放過你們!」

天度星說:「在他們還未有時間對我們有所行動之前,他們便已經落入我們的掌中的!再見!」接着天度星忽然從腰間拔出一把長長的刀子,一揮,把氣球繫在石上的尼龍索便給他劈斷了,而氣球帶着司馬洛開始上升。

司馬洛看着高原的地面很快遠離他,他用力掙扎,但手銬一點也掙不動。風把氣球下吊着的桶子吹得一搖一擺的,就像一隻狂風暴雨中的小舟,而司馬洛在桶中給拋來拋去,如果不是有手銬銬着,他可能給拋出了桶外的,但又由於有手銬銬着,桶子拋動却被雙手牽制着,有時手腕簡直像就要被那手銬割斷了似的,眞是苦不堪言!

漸漸地氣球升得高了一點,而且,那桶子的鐘擺動作也漸漸停止了,司馬洛才能定下來,透了一口氣,他四面望望。已看不見那高原了,下面的地下是一片漆黑,祇是在遠處偶然會有一點居民的燈光。氣球正在以斜綫上升,現在上升得相當穩定了。

(未完・七)

俠義傳奇長篇故事／司馬龍·文 可飛·圖

魔踪俠影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岳雲龍來到一片朦朧的荒野山徑中搜索着，除了風吹樹梢，枝影婆娑，沙沙的聲音外，四週是一片寂然，再掠入一片茂密樹林內，聽到一聲呻吟和帶有血腥味，發現華山歷代掌門令符和掌門謝一飛已奄奄一息，隨即死去，還有幾個弟子同遭毒手，而拜兄凌秀風，不知是否遭毒手？此刻突然見到白鳳令旗主梅艷芳，便追問情況，懷疑她所爲，雙方誤會，發生衝突，一個暗香飄影，一個花落春隄，你來我往，梅艷芳不敵，說出是黑旗令楊琪樂——楊元秀所幹，是陰陽教派她做臥底的人，至於凌秀風已被他囚禁，岳雲龍找楊元秀理論，雙方劇鬥……



救愛侶療傷

緊隨着，一聲淒厲長嘯，岳雲龍身軀猝然飛起，身子在空中宛如巨鷹似的連接三次迴旋，右掌抖成了千百掌影，掌勢驟出。

驀然——

平地湧起風雲，空氣呼嘯激蕩，彷彿一片浩然輝耀之光，緩緩升起，挾着浩浩不絕的無形勁風，以拔山塡海的威勢，疾湧而出。

此招正是威震天下的絕魂掌第一招：「天浮地沉」。

岳雲龍喝叫，擲劍，出招，這三個連串動作，快得幾乎使人以爲是同一刹那間施出的。

楊元秀想拿出青霜短劍，以此鋒利絕倫的短劍，運着全身的功力，身劍合一，舉手殺了岳雲龍。

那知就在青霜劍，連劍鞘由懷中摸出的當兒，一道白虹，驟若雷奔電閃，疾射過來。

緊隨着，一股痛徹心肺的冰寒掌勁，重如山岳，疾壓下來。

懍駭之下，只覺自己右腕虎口一陣辣痛，手中青霜短劍，已被岳雲龍那截斷劍，擊得飛騰半空。

楊元秀已顧不得青霜短劍之得失，腳下急旋，又施出少林絕技：「移形換位」的身法，疾如旋風般，挪移出去。

岳雲龍眼見青霜劍飛起，他已顧不得再追擊楊元秀，冷笑一聲，身形已如鬼魅般，在空中施出那「迴龍騰轉」的絕妙身法，一弓一伸，整個軀體，翩若驚鴻般，直向青霜劍，尾隨追去——

伸手疾探，抓住青霜短劍，一聲失而復得激顫的長嘯響起，岳雲龍身軀已飄然落地。

驀在此時——

岳雲龍身後突然響起一聲陰惻惻的森森魅笑。

岳雲龍無暇回顧，那「玄天冰魂」眞氣，立刻佈滿周身百骸。

岳雲龍驟覺一縷陰森森的幽幽寒風，

輕拂過來，自己所佈的周身眞氣，起了一陣極大的震蕩，心脈震動甚巨，喉頭一甜，一口鮮血已狂噴而出。

倏地，一陣風聲颼然。

岳雲龍强忍着洶湧翻騰的氣血，疾忙旋出那精奧詭譎莫測的「星象迷踪身法」，向前倏忽閃避，挪前三四丈，疾速無比的翻過來。

岳雲龍又驚又怒，夜色之中，也無暇看清來人是誰，突然氣運掌心，眞元歸一，單手微揚，「玄天冰魂」眞氣，猝然發出。

他心恨來人，是以一掌發出，毫不留情。

忽聞來人一聲呵呵宏笑，聲音蒼古慘厲陰森。

笑聲未畢，人如飛鳥一般，穿過岳雲龍那密如潮湧的「玄天冰魂」眞氣，直向他撲來。

岳雲龍的「玄天冰魂」眞氣，發出之後，不料却被來人輕易穿透，心中懍駭已極，頓時怔在原處默不做聲。

來人一陣陰森森冷笑，突然五指箕張，一股極巨掌力，排山倒海般，向岳雲龍壓了下來。

岳雲龍驀然驚醒，突然將體內眞炁之氣運聚，不待對方掌風襲到，一掌已猝然推出。

這一掌，用足了全力功力，威力無與倫比。

來人乃是當今武林碩果僅存的第一異人，對這般陣仗何曾擺在眼下？

一見掌風推到，立將功力增加三成。

突然，一聲震天大响，兩股掌風，驀然相遇。

勁疾旋風激蕩中……

岳雲龍悶哼一聲，腦昏目眩，一陣氣翻血湧，不由連連後退了七八步，「哇」的一聲，又噴出一口鮮血。

他面容慘厲，星目暴出一股仇恨的怒光，凝視來人。

星月微弱光下，凝立着一位白髯老人，面如古月，神態威嚴，一副仙風道骨，脫俗絕塵之態。

岳雲龍一見此道貌岸然的老人，就知來者是誰，俊臉不禁一陣抽搐，腦際疾如閃電般泛起一絲「逃」念。

這位白髯老人，那雙神光如炬的眼中，此刻，正也泛出一股驚訝之色，冷然逼視着岳雲龍。

驀地此刻！

旁邊突響起一陣痛苦的呻吟聲，道：

「師父！你老人家！」

老人聞聲，那道如炬的目光，瞥掃在那一陣陣痛苦顫抖的楊元秀身上，古月似的臉上，突然微變，整個身軀，就像似一股潛力托着般，輕飄飄移身過去……

原來金環劍楊元秀，他雖然在岳雲龍掌勁下，疾速施展出：「移形換位」身法，想逃避那招「天浮地沉」。

但，要知岳雲龍施出絕魂掌，第一招「天浮地沉」之時，也挾帶着九成的「玄天冰魂」眞氣。

當楊元秀閃避之時，已然太慢了，他雖然躲過正面的襲擊，却躲不過那散擴的綿綿勁氣，登時身受重傷，軟癱於地。

岳雲龍見蒼古老人，向楊元秀身旁飄去，他已無暇思索，三十六計走爲上策。

一聲吭傲蒼穹的悽厲長嘯，岳雲龍身形猝然飛起，施出那蓋古凌今的奇絕輕功，殞星流矢般，疾射而去。

眨眼之間，已如冥冥鴻飛，無踪無影了……

岳雲龍以一股倔强的傲勁，强忍着翻騰的氣血，儘力施展着絕世輕功，疾速狂奔着……

此刻，他腦子裏一片模糊，祇覺耳邊山風疾速地響着，四周景物，在他眼簾裏，飛馳般的掠過……

不知狂奔了多少時候，岳雲龍祇覺那股疾速翻騰，洶湧澎湃的氣血，漸漸的平靜了，周身經脈之中，似隱隱透出一股冰涼的奇異氣流，四散流竄着。

岳雲龍莫名其妙，也不知是何緣故，驀地，停下狂奔的身形，星目眸焰冷然掃視着四週。

這是一條廣闊的荒道，四週是一片鬱森的密林，黑黝深遠，時而傳出陣陣悽涼的夜梟啼叫……景色顯得異樣沉寂。

此刻，已是三更天的深夜，天氣轉寒，蒼穹像潑了墨似的，勁厲的帶着森冷的秋風，不斷的吹着……

漆黑的天幕上，已沒有了月亮，也沒有星星，是以看上去，灰濛濛地，一片悽涼，恐怖……

岳雲龍見景思情，不禁發出淒涼的嘆聲，道：「天氣如斯變幻莫測，人間大千世界，又何嘗不是？……」

他感嘆的說着，緩慢腳步，想找一處隱秘的地方，運聚一會內功。

驀地——

岳雲龍突覺身後，有着一絲極輕微的響聲，又是如此細小，如換一個武功較差的人，是絕不會察覺的。

岳雲龍倏然回頭，星目放光，疾速搜去……

夜，是死寂的，悽涼的，四週那有人影。

岳雲龍心中驀然一驚，覺得胸間，有着一股微微窒息的感覺，而且，竟帶着一絲他從未有過的緊張。

倏地，岳雲龍星目暴射一股懾人魂魄的煞焰，一聲輕蔑不屑的冷哼，毫無一絲人情味的語音，道：「夜寒人靜，荒山僻道，諸位不在睡鄉覓求甜夢，鬼鬼祟祟，跟隨在下身後，不知有何見教，既然來了，何不乾脆滾出，難道要讓岳某辣手相請嗎？」

語音甫歇，茂密森林，突響起一陣刺耳已極的嘿嘿怪笑，刷刷刷，三條人影，若似幽靈般轉了出來。

岳雲龍星目凝光，冷然打量來人。

灰濛濛的夜色下，離岳雲龍尋丈外，迎風凝立着三個人，一位是身軀瘦長，碧眼金睛的老道，另一位則是陰氣森森，面目慘白，金箍束髮，裝束怪異的道人，雙目精光隱現，顯然功力已達絕高之境。

再一位就是長髯垂胸的老者，面色白皙，五官端正，兩邊太陽穴高高鼓起，雙目精光四射，威儀懾人！

此人正是，龍虎莊逃亡的鐵扇金梭顧維雄。

那位碧眼金睛的老者一出現，即哈哈一陣狂笑，道：「好功力！好功力！這是個手辣心狠的閻羅魔者，老夫厲嘯天，江湖上有個綽號，叫：『神眼羽士』，想閣下略有所聞吧！哈哈……」

岳雲龍聞言之下，暗中驟然一震，這位名噪關外的異人，神眼羽士厲嘯天，昔日恩師和他並無瓜葛，不知今夜如何來找自己的晦氣。

他那知神眼羽士厲嘯天，此刻，已是掌轉乾坤震西天麾下，陰陽教執行教務的三總監察之一。

原來自從岳雲龍掃蕩龍虎莊，鐵扇金梭顧維雄施鬼計潛逃之後，即快馬加鞭，趕去陝西九靈山盤龍峯的陰陽教總壇報訊，掌轉乾坤震西天一聽出是九天神魔雷去惡之徒，立覺勢態嚴重，立即派出高手，四處偵查岳雲龍之踪跡。

岳雲龍劍眉微揚，豪聲道：「閣下威名遠播關外，在下久仰，但不知你身旁這位高人，是如何稱呼，也好叫岳某瞻仰！」

那混身似陰風慘慘的道人，雙目微闔，冷氣森森的哼了一聲，右手倏伸，一縷閃光，他手中已多了一面白鳳旗幟，體形甚小，旗面連旗桿只不過一尺長短。他手持白鳳令旗，嘴角微動，一縷像似冰窟裏吹出來冰冷的語音，道：「你聽清楚，本座便是白鳳令旗門，神壇旗令，冥陰道人便是！」

言談神態，寒氣森森，傲慢之極。

岳雲龍聞言，仰首一陣狂笑，道：「原來尊駕便是冥陰道人，久仰！久仰！莫怪岳某若似走進了陰森地府一般。」

倏地，岳雲龍面罩寒霜，厲聲喝道：「冥陰妖道，昔日華山絕頂，卑鄙暗算岳某恩師，也有你的份兒，哼！今夜你已經死定了！」

冥陰道人見岳雲龍那種狂傲的語氣，那慘白的面孔上，仍是毫無表情。

站在一邊的鐵扇金梭顧維雄，乾咳了一聲，皮笑肉不笑，說道：「岳小子，明年今日便是你的忌辰，還在猖狂什麼，嘿！嘿！……」

岳雲龍輕蔑不屑的冷嗤一聲，冷冷的說道：「你們這般下流卑賤之徒，休得廢話，今夜衝着岳某而來，就是你們霉運當頭。」

神眼羽士厲嘯天，威名遠震關外，此刻，他見岳雲龍蔑視他們，不禁使他氣得怒火三千丈。

倏然發出一陣呵呵狂笑，笑聲震耳欲聾，若巨鐘齊鳴，嗡然作響，連岳雲龍此等高深的定力，也不由心中微震。

厲嘯天笑聲歛止，厲聲對岳雲龍道：「憑你這斯狂妄口氣，老夫倒要先領教一番，看看你到底有何出類拔萃的功夫。」

岳雲龍倏然星目放光，迅速絕倫的向四週一掃，冷然道：「厲嘯天，你們還有多少下三流毛賊，隱匿林中？何妨都請出來，併肩而上，哼！難道此等鬼鬼祟祟，欲做車輪戰嗎？好吧！不論你們欲以何種戰法，岳某皆捨命奉陪。」

神眼羽士厲嘯天聞言，面容驟變，不由老臉一熱，向鐵扇金梭顧維雄使了一個眼色。

鐵扇金梭顧維雄會意，仰首一聲長嘯，噪聲甫住，林中刷刷一陣連響，疾如飛鳥般，撲出十數條人影來。

輕捷絕倫的向岳雲龍圍了個三角形，見他們這手輕功，顯然這十幾人的武功，也極不凡。

厲嘯天向顧維雄使眼色，岳雲龍已然察覺，他不由一陣呵呵大笑，道：「噢，眞想不到，堂堂一位有頭有臉的神眼羽士，也當了陰陽教主震西天蠡賊的差使，哈哈，眞想不到！」

這幾句深含譏諷，不屑的語言，不禁使神眼羽士微感窘迫，默默無語。

那騰出十數條人影中之一個臉色青慘的漢子，正是龍虎莊副莊主——催命使者江浪波，只聽他大喝一聲，縱身躍出，一抖手中白骨鞭，厲聲怒喝道：「岳小子，此時此刻，豈是你放狂賣乖之處？江某先教訓你這胆上生毛的小子。」

岳雲龍雙目如冰，煞氣倏現，冷嘲熱諷的道：「噢！江副莊主，昔日岳某好像見你搖着尾巴，躲在後頭，嘿！嘿！今夜倒變成一個人物了，失敬！失敬！」

催命使者江浪波，在江湖武林裏，也是個炙手可熱的人物，岳雲龍這等入骨三分的語言刻薄他，任是他如何懍駭對方絕高的功力，但也得硬着頭皮充好漢。

祇聽一聲暴喝響起，催命使者手中白骨鞭，若似一條靈蛇般，挾帶着一股勁風，直向岳雲龍身上要害，盤繞過來。

岳雲龍冷笑了一聲，足下如旋風般，倏忽避閃，不但避過催命使者一招，反而欺身至他左側。

岳雲龍內心已泛起殺機，他知道自己在這衆多高手的環視之下絕對不能和他們作拉鋸戰，只有速下辣手斃了一個算一個。祇見他閃至催命使者左側，厲喝一聲，右掌連連伸縮，極快的點向催命使者左身側十二處大穴。

左掌五指疾圈、猛揮，「嗤嗤」連響聲中，五縷銳利的勁風，直襲對方上身要害，手法快速絕倫，左右雙掌像似同一刹那發難。

這招正是，絕魂掌的第四招：「寒絲游魂」。

催命使者一招襲出，祇覺對方人影一閃，便知不妙，右手白骨鞭幻起一片光圈，正想擋住對方凌厲攻勢。

驀然，催命使者察覺不對，一股銳利的勁嘯，疾透過白骨鞭舞起的光幕，驚駭之下，身軀猛𧿹暴退。

但是，時間上仍然略晚了一步……

說時遲，那時快，「嘶！嘶！」一陣疾響中，跟着起了一聲慘號。

催命使者江浪波，上身要害，已被那五縷勁風，貫胸而過，噴血如泉，那魁梧的身軀，直被那縷威猛的勁氣，送出五步之外，始跌倒於地，一命嗚呼！

岳雲龍閃招、出招，催命使者當即暴斃，這一連串之動作，只不過電光石火的刹那間，場外這樣衆多的高手，竟來不及救援……

岳雲龍此時面上神色湛然，雙目精光暴射，攝人魂魄的瞧着各人，但却沒有一絲得意自滿之驕氣。

場外衆人，齊皆面上色變，露出一副

驚恐之態……

神眼羽士厲嘯天哈哈一陣悽愴慘笑，道：「岳雲龍，你手段之狠毒，確實不愧號稱『閻羅魔者』，來！來！來！老夫索性也讓你一併成全了！」

他說罷，雙掌撮合，擺出一副詭異怪態，那雙碧光閃閃的銳眸，逼視着他……

岳雲龍冷冷一笑，道：「對付你們這羣詭譎狡獪之輩，還要顧忌什麼良心不良心？凡是來找尋我岳某晦氣者，皆免不了一死，你也難免。」

「免」字脫口，岳雲龍左右雙掌，掄起一道洶湧狂飆，連環擊出，緊隨着，身軀倏起，雙脚也連環的怪異點出。

神眼羽士厲嘯天，直被對方這種叫打就打毒辣手段，看得暗暗心驚，措手不及之下，厲嘯天狂喝一聲，橫挫半步，雙掌疾出，直迎上岳雲龍掌勢。

轟的一聲巨響，厲嘯天雙掌如擊中一道銅牆鐵壁，脚下一陣踉蹌，退了三四步，那雙碧綠怪睛中，射出一道怨毒之光。

岳雲龍手下毫不留情，一掌震退對方，又欺身遽進，展開迅雷不及掩耳之攻勢，掌影重重，成弧形飛舞，一招快似一招，凌厲無匹的指向對方要害。

出手方位奇幻，詭異莫測。

神眼羽士厲嘯天，緊咬着鋼牙，雙掌緊隨着對方掌勢劈處，以硬碰硬的方式，强接着那如冰雹的攻勢。

祇見場上兩丈方圓，盡是縱橫掌影，及罡烈風聲，二人出手，全是稍沾即走，有時招出一半，便又撤招換式。

眞個是凶險處，一羽不落，緊湊處，一髮難容，那波譎雲詭的奇幻變化，直把掠陣各人，看得目瞪口呆。

厲嘯天身形之巧快，內力之悠長，都比岳雲龍這種先天、後天的特異稟賦，輸了一籌，剛才自己又被對方搶盡先機，一時間均處在對方攻勢之下，祇見身形團團打轉，極勉强的接下對方三四十招攻擊。

烏雲掩眉月，秋風帶悽涼！

驀地……

鐵扇金梭顧維雄一聲暴喝，道：「點子硬，併肩子一起上呀！」

岳雲龍一陣長笑，道：「你們這羣卑賤邪徒，早就該一起來送死了！」

語尚未住，倏然呼啦一聲，一件黑黝黝的東西已挾着勁風，當胸劃到。

岳雲龍雙掌驟翻，已閃電般伸手抓去，同時閃目間，已然看出暗襲者就是顧維雄，他手中正持着一把烏光閃閃的鐵扇。

鐵扇金梭顧維雄，此時他一見偷襲無功，鐵扇微沉，斜劃對方雙肋，左掌呼！呼！向分岳雲龍左太陽穴，左肩拍來，其勢疾勁，眞不愧是江南武林第一高手。

緊隨着，岳雲龍驀覺身後一縷金風，直襲身側。好個岳雲龍，煞氣陡盛，厲喝一聲，施出內家氣功「磁陰接陽」，左手猛然往後拍出之掌，倏忽疾收，後面偷襲的那大漢，祇覺一股吸力，拉得他向前疾撲過來，就在同時，猛不可當，岳雲龍人已如鬼魅般閃開。

但聞「哎喲」的一聲悽厲慘叫，顧維雄手中那柄鐵扇，深深陷入那位大漢的胸膛，肝臟血液，瀉滿一地。

顧維雄眼見錯殺了自己人，不禁心神一呆。

岳雲龍黏地雙脚一扭，人已如急弦盤轉疾射而出，抖掌向顧維雄背後便劈。

顧維雄驀覺勁風襲至，驚駭之下，左脚尖急點右脚背，斜瀉七尺外出，才將背後一掌堪堪躱過，虧他有着一身不弱的功夫，但也不由駭出一身冷汗。

神眼羽士厲嘯天，此時也顧不得什麼面子，他自被岳雲龍一陣搶攻，已然知道要單人獨鬥，只有白白送命的份兒。

他手亮威震關外的獨門兵刄青鈎劍，口中焦雷也似的一聲暴喝，如驚雷駭電般，舞起一片青光，罩向岳雲龍。

那始終陰氣沉沉的神壇旗令冥陰道人，身軀直若幽靈般，輕飄飄的欺了過來，雙掌拍出幾股陰寒的幽幽掌風，挾帶着銳嘯，疾湧向岳雲龍。

岳雲龍驟見厲嘯天的凌厲招式，奇詭莫測的攻到，身軀微微一偏，單掌反震出一股冰寒飈勁，擋住厲嘯天連環的攻擊。

此時，他又猝覺右側冥陰道人的勁風襲體，他待要躱避，已自不及，岳雲龍只得暗一咬牙，急急運起「玄天冰魂」眞氣，同時左掌閃電般劈出。

要知冥陰道人功力何等深厚，招式更是奇詭莫測，就在岳雲龍運起「玄天冰魂」眞氣的當兒，他雙手突由掌變爪，閃電似的抓向岳雲龍肋骨。

岳雲龍才一運氣，已覺肋下驟然一緊，跟着一陣劇痛攻心，岳雲龍三根肋骨，已吃冥陰道人「陰風爪功」捏斷。

幸得他運起的「玄天冰魂」眞氣反彈而出，若換了別人，只怕早已斃命他之陰風爪下。

冥陰道人但覺手指才一抓住岳雲龍肋下，驀然敵人體內一股反彈之力，震了過來，他懍駭之下，隨即鬆手，但整個身軀，也被岳雲龍的掌力，震翻了幾個觔斗，方才一咕嚕跳了起來。

驀在岳雲龍震退冥陰道人的當兒，鐵扇金梭顧維雄，又使出了他的絕技「奪命金梭」，三枚金梭，毫無聲息的，擊向岳雲龍胸腹。

此刻，岳雲龍剛被冥陰道人，捏斷三根肋骨，眞氣不易聚集，且亦萬萬估不到敵人，當眞此等卑賤，衆人圍攻，而又用暗青子招呼。

他驚怒之下，全身扭轉出去，但已晚了一步，胸腹要害雖然躱過，但左肩頭，却被一支金梭擊中，一陣火辣辣的劇痛，錐心刺骨。

驀在此時，那外圍的大漢，突然蜂湧而上，掌風，暗器，兵刄，凌亂地向岳雲龍身上招呼。

岳雲龍咬牙忍痛，雙掌掄起兩道狂飈，奮力躍退。

但這十幾條漢子，並非一般泛泛之輩，他們都是陰陽教中，身居香主舵主之類，岳雲龍身形暴退，他們一陣吶喊，各舉自己獨門兵刄，挾着絲絲銳風，向岳雲龍背後襲來，刹時滿空刀光劍影，風聲呼呼，威力煞是驚人。

岳雲龍星目如煞，牙關緊咬，立動殺機之心，一聲尖銳刺耳的厲嘯響起。

岳雲龍手中不知何時，已多了一柄寒芒暴射，冷氣森森，鋒利無比的短劍，這

正是那震驚天下武林人心的青霜短劍。

就在青霜短劍出鞘的當兒，天空中突然烏雲疾湧，寒風銳嘯，一道閃光，轟，轟，雷聲大作，也許這就是武林人物殘酷刧運的開始。

緊隨着雷聲中，岳雲龍仰天又是一聲厲嘯，身軀已與匹練似的劍光，合在一起，如經天游龍般，在空中往返電掣。

簡直已分不出那是一道劍光，抑是一片明虹。

接着——

場中突傳來慘呼悲號之聲，頭顱紛飛，鮮血迸濺，眨眼間，那十數條大漢已倒下四五人。

岳雲龍此時混身浴血，創傷累累，但他那仗着那充滿血腥味的青霜短劍，强忍着翻湧血氣，瘋狂般左右衝殺。

因爲他知道，此刻如稍一分神，則必抱憾終生……

倏聽鐵扇金梭一陣疾呼，道：「青霜劍，那是青霜劍！」

這柄震撼武林人心的青霜劍，突然在此時出現，實使這個江南武林第一高手，懍駭的近似瘋狂。

岳雲龍心中恨極了鐵扇金梭顧維雄，只見他俊目中，煞氣懾人，一聲厲嘯聲響起，身劍合一，疾似閃電，直向顧維雄飛去。

顧維雄口中正瘋狂喊嚷着青霜劍，頓覺一道眩人眼目的巨光，向自己射來，他嚇得魂飛魄散，手中鐵扇舞起漫天烏光。

說時遲，那時快，一聲慘厲的怪嗥，響徹夜空，這位江南武林的一代梟雄，便這樣的喪命了。

岳雲龍身受重傷，又連連逆運眞氣，施展絕技，此刻，但覺五臟如焚，唇乾舌燥。

這些跋扈暴戾的梟雄，並未因青霜劍鋒利，而放棄圍攻，反之，更是慘烈。

岳雲龍殺了顧維雄之後，已知自己實難再支持下去。

那冥陰道人與神眼羽士厲嘯天，兩人疾如蒼鷹般，疾速閃電騰來，雙臂各揮出幾道霸道的凌勁，十指箕張，欲攫奪青霜短劍。

驀然——

岳雲龍一聲悽厲欲絕的長嘯起處，身形已如巨鷹般飛掠而出。

神壇旗令冥陰道人陰森森一陣怪笑，身形如影隨形般，向岳雲龍追去。

岳雲龍頭也不回，反手一抖，青霜劍已疾然湧起十縷銳利劍氣，如電捲至，這正是「天都魅踪七絕劍」的第五招：「星飛虹影斷腸紅」。

祇聽一聲陰厲慘叫響起，那冥陰道人整個身軀，已在空中被揮成三截，血花飛洒，慘不忍覩。

岳雲龍拚着殘餘眞氣，劈殺了冥陰道人之後，却藉着劍上一陣衝撞之力，躍身掠出七八丈，已到達了一片密林邊緣。

驀然——

密林中，響起一陣陰森森，震人心魂的得意詭笑，一條黑影，疾如鷹隼般飛撲而下，單掌猛劈，一股幽幽陰風，颯然襲至。

岳雲龍聞此笑聲，暗道：「我命休矣！」雙掌運起全身殘餘功力，疾揮而出！

利時，兩股漫天掌勁，猝然相觸，恍如平地響起一聲焦雷，塵土飛揚，枝斷葉落……

岳雲龍身軀直似斷了綫的風箏，在空中連翻幾個觔斗，始勉强穩落地上，口中一張，連噴出幾口鮮血。

岳雲龍此刻滿嘴血跡，雙目已成血紅之色，混身上下，傷痕纍纍，面上肌肉陣陣痛苦的抽搐着，星目仍暴出一股仇恨的眸焰，冷然凝視着來人。

原來此刻密林前，已然凝立着一位幽靈似的身影，此人正是天龍帮主。

緊隨着，森林裏頭，又閃出幾十條人影，其中有天龍帮的四個壇主，總護法金風子曹逸天……

岳雲龍此刻腦際一片模糊，他知道自己已死定了，他恨，無比的痛恨面前這些邪惡狡獪的奸徒，但此刻，他只能夠用眼睛，怨恚的望着他們。

因爲他此時，已漸漸覺得自己連站着都已無能爲力了……

天際陰霾低垂，沒有星星，更沒有月亮，大地是灰濛濛地，一片悽涼，陰森、恐怖——

周遭是一片沉寂，但充滿了肅殺，恐怖，緊張的氣氛。

驀地——

虛空裏，飄忽傳來一縷絕妙的琴韻，哀怨、悽涼至極。

岳雲龍此刻，腦中已恍恍惚惚的，心裏不禁的叫道：「啊！白鳳令旗主的超魂琴……」

琴音飄來之時，緊接着，傳來一聲悽長的馬嘶。

岳雲龍心裏急道：「啊！那是瘦黑的聲音，難道它已知主人遇難……」

沉寂的夜裏，一陣清脆響亮的「的的、得得」疾促的馬蹄聲，劃破夜空，逕自傳來……

岳雲龍心裏又道：「是，是，瘦黑！牠眞的來了。」

瞬間，由那崎嶇的轉彎處，一匹瘦骨嶙峋的高長黑馬，已疾如一道黑綫似的，直向來人疾劃過來。

驀在此刻……

一聲悽厲刺耳，懾人已極的厲嘯響起，岳雲龍的身軀，已猝然飛起，恍似鷹隼般，在空中連盤了三旋。

剛好此刻，那匹黑馬已奔至岳雲龍的身下，只見岳雲龍在空中一弓一伸，翩若驚鴻般輕靈曼妙的劃了一道弧綫，穩然安坐馬上。

來人如夢初醒，一陣吶喊，暴喝，幾十百件暗器，盤空旋繞，直向岳雲龍背後罩去……

岳雲龍腦中混沌一片，他祇聽到一陣銳厲勁嘯大作，背上火辣辣一陣劇痛，人已經昏絕過去……

夜，又已盡了，東方天際，已曙光初露。

一條不寬的溪水，蜿蜒流去，溪旁儘是巨松，四週生滿了一些不知名的小草花卉，微風吹來，輕輕搖曳，不時飄過陣陣幽香。

溪旁，此刻正緩踱着一匹瘦骨嶙峋的

黑馬，黝黑馬背上，竟赫然俯臥着一個少年，他混身染滿血跡，背上插着三根羽毛血箭。

他身上的血，大概因時間過久，已凝結成一塊暗紫色的硬漿，這人有來彷彿有着一身武功，但此刻却一動不動的伏在馬背上，使人疑惑他到底是死去，抑或是在昏迷中？

風在樹梢，如泣如訴，飛瀑溪流，在此谷底如咽如噎。

馬兒口中猛噴着靑絲絲白氣，牠，仍沿着溪旁緩緩的踱着，好像似要尋找一個人，能夠救救牠的主人。

驀然——

在輕拂的晨風中，突然飄來了一縷簫韻。

簫聲起處，先是悠遠深曠，忽而漸轉低沉，令人聞之，生有一種悽惻，悲傷之感，簫聲隨着倏變，如泣如訴，如征人遠離前夕，與嬌妻黯然傷別，坐對燈花，淚眼晶瑩，好似秋風起兮，黃葉飄零，少婦空幃獨守，珠簾半捲中，徒望雲山飄緲。

嬝嬝簫音，在此岑寂的清晨，隨風飄蕩，惆悵，悽惋，使人聽來柔腸寸斷，萬念俱灰。

那馬背上的少年，像似被那縷簫音所驚醒，極端痛苦的呻吟了一聲，那緊閉的星目緩緩張了開來，冷然的凝視着四週。

祇見四週山巒重叠，崇山峻嶺，削立千仞，蒼烟縷縷，峯映金霞之下，形成一個廣闊的平原。

芳草如茵，野花似錦，雲光露影，紅樹蒼松，泉韻若琴，鳥語如笛，危石懸瀑，飛玉濺珠，此時此地，確是韜光養晦，深山靜志，古洞明心的人間仙境。

馬背上少年，星目微微瀏覽一週，像是睹景思情，一聲淒涼的慘嘆，說道：「岳雲龍，你若是死在此地，也是好的，但還沒有一件了却心願，你怎能從此撒手而去呢。」

內心裏，那股深刻的仇恨怒火，又開始在他的心胸中，洶湧澎湃的沸騰了起來，一股倔强，堅毅的生存慾念，不禁油然而生……

於是，他試運着一口眞氣，忽覺丹田之內，緩緩上升一股逆氣。

岳雲龍不禁淒涼的一嘆，他知道自己眞的不行了，此刻，他祇覺經脈之中，血液如焚，背後肩頭，肋下致命的傷處，更是慘痛如絞，唇乾喉燥，簡直比死還要難受。

「哇」的一聲，他又吐出了一口鮮血來，眼冒金星，幾乎由馬上跌下來。

這匹通靈的的瘦馬，牠已然知道人醒了過來，一陣淒涼的低嘶着……

岳雲龍在馬背上一陣痛苦的抽搐，悲愴淒涼的語言，道：「瘦黑，主人是不行了，現在帶我至一處較爲隱秘的地方，讓我安靜的死去，然後，再去尋找另一個主人吧！」

瘦黑似懂得岳雲龍話意，馬頭微微輕擺，連連低嘶着，狀似：牠也要陪伴着主人不論死活都要在一起。

岳雲龍見狀，微帶怒意的說道：「瘦黑，主人一生浪蕩江湖，全勞你不辭風霜，萬里代步，此恩此德，已刻骨難忘，你再是這樣做，主人九泉之下，於心何能安寧，現在我自己已找到了自身安寧之所，就聽我的話去吧。」

語罷，岳雲龍强忍着周身隱痛，由馬背翻跌下來。

全身一經震蕩，他幾乎又昏絕過去，痛苦的輕哼了一聲，岳雲龍慘白的面頰上，豆大汗珠一滴滴落了下來。

他不禁又慘然一笑，微微嘆息，說道：「岳雲龍啊，岳雲龍！你當眞如此懦弱嗎？……」

死，這是一個可怕的意念，他曾經不止一次，幾乎接觸到這個字。

現在，他知道自己雖然離死的距離，已經很近了，等下便會血液沸騰，經脈迸裂，淒慘的、痛苦的死去。

瘦黑連連淒涼的低嘶着，馬頭依偎着岳雲龍。

岳雲龍見狀，星目熱淚，潸潸的滾落下來，瘦黑那赤血金睛之中，也隱蘊着閃閃淚光，微微悲嘶！

啊！人世間的生死離別，總是最使人傷心腸斷的啊。

這人和獸，兩種不同的動物，牠們正默默的互視着。

這種無言的沉痛，較之有聲的號哭、悲嘶，更要來得淒涼與深刻。

驀在此刻，那縷淒涼絕妙的簫韻，又隨着輕拂的晨風，飄傳了過來。

岳雲中心中一動，疾忖道：「這簫韻，剛才自己矇矓之中，似乎聽到，但自己以爲是種錯覺，或是幻想，簫音清韻絕妙，絕非是庸俗之人所吹，自己何不去碰碰運氣，尋此高人，看能不能夠癒此嚴重的內傷！」

岳雲龍知道，這是一個極爲渺茫的希望。

吹簫之人，是不是會療治自己的內傷，他見自己懷着這柄瘋狂人心的青霜劍，是否會起歹念呢？

但是，這是唯一的希望，自己若沒有一位高人，以本身眞氣，相助返聚竄散的眞氣，凝聚丹田，再以青霜劍氣相助，攻通久已停滯在奇陰絕脈中的血氣，是絕對不能癒得內傷的。

不管它是多麼的渺茫，岳雲龍迅速的下了決定，他要以自己的生命，作一次最後的賭注。

因爲，他知道自己，可能在未尋到吹簫之人以前，便會經脈迸裂，在中途會慘死。

於是，岳雲龍凝神內視，細聽簫韻倏忽飄蕩之方向——

這一細聽，岳雲龍忽覺得這簫音，出奇佳妙，音調清楚至極，聲音怨愁，如泣如訴。

岳雲龍覺得這音韻，雖然悲淒哀怨，但不似韻曲哀惋，竟像眞人呻吟吐訴一般，淒涼至極。

岳雲龍喃喃低語，道：「這位高人，怎麼吹得如此淒涼韻曲。」

他此刻不禁也爲此簫韻觸起了一陣悽慘遭遇的回憶，星目滿蘊淚光，濡濡欲滴，竟忘記自己要去找尋吹簫人的意念。

倏地！簫音突然歛絕。

岳雲龍如夢初醒，暗罵一聲，糊塗，

強忍着身上奇熱如焚的痛苦，沿着溪旁，朝南方一步步移去。

因爲，他巳探測出簫音，起自南方的溪流那邊。

一步……十步……百步……

岳雲龍終於支持不住的傾跌下去，那焚熱的氣血，一陣陣，往五臟六腑，澎湃的逆湧着，身上千萬根骨頭，俱以全被拆散了一般，致命的創傷處，更是火辣辣的劇痛，他急促的喘着氣，星目凝望着溪流的那方……

此刻，他無法再擧步了，他失望的想着……

還是認了命吧！但是腦際裏又泛出了一幕幕慘象……。

莫如剛叔叔，臨死前之語音：「龍兒，你父親是爲人慘酷分屍……」

恩師九天神魔，強忍着「碧玉斷腸紅」劇毒，臨死之前，慘酷折磨，凄厲的絲絲語音，道：「龍兒，我這樣忍受着每日一次的劇毒，殘酷的折磨，無非是想把你造成一個絕世奇才，替爲師雪仇，殺盡那些沽名釣譽，盜世欺名的蟊賊，我知道你孤獨一人，要完成此願，是萬般艱難的：：但是，你要倔強的，堅毅的去幹，絕不能因爲遭遇這些苦難就消極，萎縮……」

岳雲龍頭上汗水，原是熱氣騰騰，想至此處，突如冷水澆頭般，滚滚而下，衣襟盡濕。

他暗暗自語道：「岳雲龍，你不能這樣消極，默默無聞的死去，那在九泉下的父親、叔叔、恩師……死也不能瞑目，自己便會落個不孝的大罪人……」

心念至此，忽覺胸中熱血沸騰，求生之念，陡然大增，不由大喝一聲，全身堅挺了起來，再次擧步前往。

驀地——

在一個風景清幽的小峽谷裏，一縷絕妙簫韻，又飄送了過來。

岳雲龍星目迅速的瞥掃過去，暗道：好個幽絕人寰的雅地。」

祇見這個幽雅的小峽谷裏，建築一排白色的院落，三面環山，遠遠望去，羣峯環抱，一片翠綠顏色的松林，迎風搖曳，不覺心曠神怡。

這一排木屋院落，成爲半月形，中央一個五丈方圓的廣場，綠草如茵，細竹環繞，這條青澈的溪流，正好穿過廣場的前邊。

眞是：小橋，流水，景色宜人。

岳雲龍緊咬着鋼牙，強忍百般痛苦，直向廣場那座精緻小橋移去。

「噗！」的一聲，岳雲龍又在小橋前端傾跌下去。

他再也不能爬起來了，熱毒發散，肝腸寸斷，全身血液，像似沸騰的滚水，周身竄湧，熔骨焚身……

額角汗水，大雨一般傾洩下來，全身皆巳濕透。

岳雲龍長髮披散，滿身血跡，衣衫破裂，身上仍舊插着三支血箭，一支金梭，面容凄厲，慘白恐怖。

他臉上肌肉一陣陣痛苦的抽搐着，緩緩抬起頭來，痛苦的爬近小橋欄干，又緩緩的竪起身來。

岳雲龍半依半凭着小橋的欄干，胸腹之間，急促的起伏着，星目冷然凝視着溪水。

此刻，一輪初昇的旭日，金霞，彩虹滿天，倒影水中，清波漣漪，無數小魚戲水躍波，面對此天然景色，岳雲龍腦中又漸漸的清醒過來。

他星目緩緩的轉移過來，凝聚眼神，向簫音處，窺視過去。

但他此刻神光渙散，眼前仍是一片模糊不清，他又緩緩閉上眼睛，養了一會神，重又張了開來。

細綠纖竹，迎風輕輕搖曳着，竹影下一條石椅上，端坐着一位秀髮披肩，淡藍輕紗，纖巧玲瓏，窈窕婀娜，秀麗絕倫的美女。

她那白藕似的玉臂，春葱似的細指，輕握着一隻古簫，櫻唇輕含，正吹着凄厲哀怨的音韻。

藍紗麗人似不知小橋欄干上有了人，那隻古簫，仍舊吹出美韻哀怨之曲。

岳雲龍全身若似烈火在烤焚着，周身經脈暴漲欲裂，唇乾喉燥，使他不能發出一點聲音，腦中一片混沌，那無神的星目又緩緩的閉了起來。

但他耳鼓裏仍能聽到那縷簫韻在柔和美妙的輕飄着，有如春江之水，潺潺弱流，十里長亭，樹枝輕擺，又像窈窕少婦盼夫歸來，似哀，似怨，如訴，如慕，又如春日和風，徐徐飄忽，緩緩輕拂。

眞是，此曲只應天上有，人間難得幾回聞。

岳雲龍耳中又漸漸失去了聽覺能力，一股氣血逆竄上來，「哇」的一聲，又一股鮮血，急噴而出。

岳雲龍的身軀，緊隨着癱軟下去，「噗通」的一聲，翻伏橋上。

藍紗麗人，若似滿懷感傷，這些輕微的聲響，並沒有引起警覺，秀目凝視着蒼空白雲，清聲低吟道——

霜冷離鴻失伴，有人同病相憐。
擬憑尺素寄愁思。
愁多蠹屢易，雙淚落燈前。
莫對雲空思往事，也短消減幾年。
無端嘹唳一聲傳。
西風吹隻影，剛是早春天。

語調凄涼，有如杜鵑哀啼，使人聽之，蝕骨斷腸。

忽然，她自那茂密的竹林中，慢慢走了出來，細長烏黑的秀髮，自然的披在雙肩，迎着晨風飄散，那兩道如新月似的柳眉下，有着一對深邃而又憂鬱的眸子，是位荳蔻年華的艷麗佳人。

這嬌艷如花的少女，如出水白蓮似的，是如此的純潔與高貴，一見她，會令人不自覺的有着自慚形穢的感覺，她彷彿月裏嫦娥，高不可攀。

忽而，她發覺了躺在橋上的岳雲龍，微咦一聲，嬌軀微晃，竟美妙而婀娜的飄到岳雲龍的身側。

她目光凝視着背上的羽毛血箭，如玉似的臉龐上，立刻籠罩了一層寒霜，驚愕的自語道：「這不正是父親所擅用的『殘魂血箭』，此人是誰，連中了三支殘魂血箭，居然能夠奔至此地，這實是使人費解了。」

她目光又移到岳雲龍肩頭上那支金梭，和那血跡斑斑，皮肉翻捲的左肋創口，那如罩寒霜的臉上，立又多了一層迷霧。

她武功造詣高深，當然知道岳雲龍身上，所中的三處傷痕，只要一處，便可取掉任何人的生命！她萬想不到此人，連中了三種歹毒無匹的暗器，掌功，而沒馬上送掉性命。

她輕輕的移身過來，毫不顧血汚的岳雲龍，輕輕的將他翻轉過來。

倏地——

藍紗麗人一聲驚叫，道：「是他！」

她玉容泛白，嬌軀一陣顫抖，幾乎要昏絕過去。

出現在她眼前的，竟是一張如此俊秀而挺逸的面孔，雖然此刻，他雙目緊閉，面色蒼白，慘厲，但仍掩不住那飄然出塵的俊俏面容。

這張面孔，在她心扉裏是如何的深刻，自己日夜夢牽魂縈，實在抛不開的凄傷，惆悵，莫不是全爲着他。

現在她驀見心扉深處的影子，這樣悽慘之狀，怎不令她柔腸寸斷。

藍紗麗人美目潸然淚下，把岳雲龍血汚的身軀，抱個滿懷，嬌軀顫抖，似隻輕盈飛燕，閃電似的隱人白色院落之中。

夕陽西斜，大地蒼茫。

絢麗多姿的晚霞，給浩瀚的大地，抹上了一筆凄涼的色彩，又是黃昏了……。

一間小巧清雅的繡房中，一張白漆檀木床，白色花巾，床單，襯着四週窗口一片白色的簾幃，房中一片純白，却是白得如此高雅，如此安靜。

白色的軟綿床上，躺着一個面色蒼白的少年，此刻，他巳悠悠醒轉，混沌的腦海中，却是一片空白，就似這間白色的繡房一樣。

慢慢的，他思想逐漸恢復，他想到昨夜在那場凄厲的血戰中，自己在「瘦黑」的背上昏絕了過去，被牠帶至小溪旁，驀然，聽到那縷絕妙的簫韻，自己復忍着萬般痛苦，爬至那座小橋欄干旁，模糊地看到了一位荳蔻年華，藍紗麗人，在細密竹影中，吹着那凄涼，哀怨的曲韻，漸漸自己耳朶失了聽覺，一切便渾渾噩噩，毫無所知。

但，現在又何以的會睡在這……這恍如少女的閨房中？難道自己被吹簫藍紗麗女所救嗎？

岳雲龍不禁迷惑了，這是在夢中嗎？猛地，他欲要翻身坐起，却牽動了那沉重的創傷，覺得全身慄然，一陣劇痛，他不由更清醒了幾分，肯定自己並非在夢中。

岳雲龍默默的打量這屋中的佈置，見那雪白的壁上，掛着幾幅神韻高雅的山水畫，一隻白玉香爐，正嬝嬝散出陣陣檀香，一張大書桌上，擺着一排書籍，書桌上頭的壁上，赫然平放着一支黝黑透亮的古簫。

岳雲龍見到這支古簫，不禁口中咦的一聲，驚叫道：「難道那藍紗麗人，便是仙簫萬珍珠姑娘？」

他一想到仙簫萬珍珠，心中頓時泛起一絲寧靜而安詳的感覺，說不出是什麼原因，他對她，心底裏早巳深藏着一股極大的親切感，也許是她幾次示警與相救之原因所使然。

岳雲龍正在瞑目靜思，萬縷思潮起伏之際，忽然室外甬道上，傳來陣陣環珮叮噹，笑語如鈴之聲。

瞬刻間，自外面進來了兩位十五六歲的青衣丫環，二人眉目都極清秀，但由那雙刁鑽、靈活的秀眸中，仍可看出她們稚氣未脫。

二人一掀紗簾，將手中的一碗人參湯，及幾件精緻的點心，擱在床前的小几上，那左側的青衣丫環，對岳雲龍做個鬼臉的刁笑，道：「這位公子，我家小姐估量公子，此刻必巳醒轉，是以特遣婢子等前來伺候，如無吩咐，婢子等即告退。」

岳雲龍腦中雖然猛測藍紗麗人，即是仙簫萬珍珠姑娘，但他心裏仍然不敢確定，他歷盡滄桑，對於世上有些事情，知道並非如想像中那般容易，於是，他在床上微微欠身，道：「不知你家小姐，芳名如何稱呼，萍水相逢，竟蒙如此照顧，實在令在下於心難安。不知可否請妳家小姐移玉一見，以便在下面謝療傷之恩？」

兩個俏丫環，相對「噗嗤」一笑，其中一個答道：「公子，你這樣窮酸性兒作甚，老實告訴你，我家小姐，絕對不會把一個不相識的男子，救至此地。」

另一個丫環，也口若懸河，立刻接道：「我家小姐，見你受了這等嚴重內傷，還暗暗的傷心流淚呢！」

驀在此刻，外面傳來一聲嬌叱，道：「妳們這兩個刁丫頭，等下不把妳們舌頭割斷，才怪！」

岳雲龍聽見這語音，是多麼曼妙悅耳，滲在如蘭似馨的氣氛中，微微傳來，眞使人有飄飄若仙，筋骨俱酥之感。

那兩位丫環，伸伸舌頭，向岳雲龍又做了個鬼臉，相對「噗嗤」一笑，似一陣風兒般相偕退出。

緊隨着，一個婀娜多姿，美如仙子的佳人，巳掀簾而入。

這艷麗少女，含情脈脈，秋波流轉，一瞬不瞬的視着岳雲龍，那如玉似的面龐上，不禁微微一紅，略帶少女應有的羞澀，嬌聲道：「岳相公，現在可感覺輕鬆一點嗎？」

岳雲龍心底泛出甜蜜的微笑，來人正是自己所想像的影兒，他急忙答道：「萬姑娘，區區屢次蒙受姑娘相救之恩，在下刻骨銘心，沒齒難忘，請恕在下殘傷在身，不能親迎芳駕，失禮之處，尙請見諒爲盼。」

仙簫萬珍珠，姍姍蓮步，移坐岳雲龍床沿，輕微的笑了一聲，聲音是那麼溫柔的，道：「若蒙相公不棄，妾巳心滿意足，怎敢接受報答。」

語音輕柔婉轉，略帶一股凄涼哀怨，那是至聖至情的流露。

岳雲龍自門慘痛遭遇，自得知母親無恥，逆倫行事之後，對於女人即有了一種厭惡的偏激看法，但自從他見了萬珍珠之後，這種偏激，巳稍爲動搖，他知道女人有壞的，但也有好的，譬如男人，有義俠的，也有卑賤邪惡的。

岳雲龍本是至情至性的人，他那冰冷的心情，突然被萬珍珠純潔的熱情所熔化

，滿腔熱情，在這一瞬之間，如大河決堤一般的爆發」。

他忽然一伸手，摟住了萬珍珠纖細的柳腰，輕聲道：「珠妹，妳這樣說，愚兄何以能安。」

仙簫萬珍珠，被岳雲龍一聲「珠妹」！叫得心裏一陣搖動，眞使她想不到，這鐵石心腸，冷酷傲骨的情郎，在此瞬刻間，會變得如此熱情，她沒掙脫岳雲龍的手臂，反而，輕輕的倒入他的懷裏。

她極溫柔的呢喃細語，道：「龍哥，我不要你這麼講。」

她那片櫻唇，已堵住了他那兩片……

岳雲龍面對此絕世美女，而且，又是自己心裏所敬愛之人，任他是如何的寡情，此時此刻，也要……他用力吻着她……

一般奇異幽香，似蘭非蘭，似麝非麝，撲入他鼻孔之內，他不禁心神搖蕩了起來，熱血沸騰着。

他愈抱愈緊，萬珍珠的軀體，也開始顫抖了，她微笑着閉上眼睛。

她那纖細玉臂一翻，反手抱着了岳雲龍的身子。

少女的熱情，在這一刻之間，也突然如火一般的燃燒了起來。

她自動的吻着他，無限的情意，都是在這簡單的動作中，表現了出來。

倏地——

岳雲龍輕哼了一聲，祇覺原已受傷的心血，又是一陣浮動，一口鮮血，已竄上口來，但他强忍着。

仙簫萬珍珠已然發覺「唉喲」一聲驚叫，移開了緊壓着的櫻唇。

岳雲龍嘴角鮮血汩汩的流了出來，萬珍珠玉容驟變，急顫的說道：「妾眞該死！不知龍哥內傷未癒。」

她淚水盈眶，櫻唇輕張，不避腥汚，吮吸着岳雲龍嘴角的鮮血。

岳雲龍慘白面容，一陣陣痛苦的抽搐，弱聲道：「珠妹，妳不要太以自責，哥哥傷勢嚴重，奇陰穴脈中已停滯的氣血，現又逆湧翻騰起來，大概不久便會離開人世，妳是我一生唯一所愛的女人，妳若是能替我收埋屍骨，我死也瞑目了，此恩此德，來世再圖相報。」

語調凄凉，哀怨至極，任是鐵石心腸，也要爲之動容。

仙簫萬珍珠，淚流滿面，嗚咽道：「龍哥，你不會死的，等下愚妹以『導氣陰陽』療傷秘法，可以療好你的內傷。」

岳雲龍聽了，不禁搖搖頭，說道：「珠妹，妳之心意，愚兄心領，我的傷勢，以『導氣陰陽』秘法療治，也是無法挽救了，我五臟六腑，奇陰絕脈，都好像碎損了……」

仙簫萬珍珠，秀靨微紅，嗚咽道：「龍哥，你是不喜歡愚妹，以此療傷秘法救你，但，妹此身世，非你不嫁，不管你是否眞心愛我，妹一片痴心，任是海枯石爛，此愛永不變。」

岳雲龍臉上泛起一絲慘笑，知道推諉不過，輕聲道：「珠妹，愚哥何德何能，值得妳這份聖潔情愛。啊，對！妳爲何這麼肯定，以『導氣陰陽』療傷秘法，可以痊癒我之傷勢。」

原來「導氣陰陽」療傷秘法，乃是療傷人與被治療者，二人要相偕裸體相抱，互以純元陰陽眞氣，互相交流替換，把那久已停滯的經脈氣血攻通後，以陰陽相輔，返聚丹田。

此種絕門功夫，忌憚極多，雖然武功上有記載着此門功夫，但施治者，自古以來，仍屬鮮見。

施此功者，要一男一女，且都是處男，處女之身，雙方內功，也定要有着純精的造詣，不然，稍有不愼，便會走火入魔，全功盡棄，輕則重傷，重則危及雙方性命。

岳雲龍剛才所以推諉，便是因對方雖是對自己略帶愛意，但，自己怎能叫她一個黃花閨女，全裸玉體，爲自己療傷，況且此功，從未聽說有成功先例，若是稍爲不愼，走火入魔，不是白白害她一條性命，所以，他只有謊說以此秘法，也不能療治自己內傷。

但是，萬珍珠是如何的深愛他，她怎能眼看愛郎咯血不止而死，所以，她一語道破愛郎的謊話，嗯了一聲，道：「龍哥身受重傷之後，而能拖延這樣長時間不死，想那內腑，六臟，定然傷而無損，或是經脈，骨髓，氣機中潛在着一種奇異的氣質。

所以，愚妹斷定你只是把一口眞元之氣，消耗盡絕，使內腑功能消失，百脈硬化，氣血不暢，加以，殘餘之毒，催動逆氣，而使之吐血不已，若能及時以幾口眞元之氣，相助你的六臟效能復常，然後，再以『導氣陰陽』秘法，陰陽相輔，助你暢通百脈，便可痊癒傷勢。」

岳雲龍聽了萬珍珠這番含意精奧深博的言論，內心暗暗欽佩不已，但他仍固執的辯道：「珠妹，那麼妳可以用本身眞元之氣，以口傳入愚兄內腑，消耗一些眞氣，打通愚兄之奇經八脈，就好了，何以施用『導氣陰陽』。」

萬珍珠知道愛郎不願自己以此法療治，虛僞的强辯着，她忙接口道：「龍哥哥，妹妹在你昏迷不醒的時候，已經以本身眞氣，催動你全身氣血，逼使你重傷的六臟，恢復功能，如果你受傷不重，或是傷的是外穴內脈，此種暢通脈穴之治法，不難很快復元。可是，你是被內力重擊，震傷內腑，而且，身中幾種絕命的歹毒暗器，殘餘之毒未除，若再次以此療治，反會使你復傷元氣，加快耗損，待你元氣耗盡之時，再以『導氣陰陽』秘法療治，也會回生乏術。」

岳雲龍知道無法推脫她堅決的心意，他默默無語地接受，但他內心裏，無限欽佩萬珍珠心思縝密，武功淵博，才華絕代，機智見解，俱屬超人一等，眞是人間仙鳳。

門外的秋風，刮得更響了，宅內一盞油燈被風刮得忽明忽暗，這又是一個凄凉而肅殺的秋夜。

坐在床沿的萬珍珠，姍姍蓮步來至窗前，仰望天色，回頭道：「龍哥哥，你受傷之經脈，氣血停滯已久，若再拖久了，只怕較難療治。」

岳雲龍忽然開聲道：「珠妹妹，這座院落，就只住着妳們三人嗎？」

（未完・八）



常服

氣金丹

事業成功

腦活腎通

各大藥房有售

峨嵋藥廠